

三K黨　（國際特警鬥智故事）　馬雲·新著

頭戴白色尖頂頭罩，只露出了雙眼，身披白袍。這班人曾經橫行美國。他們到底是何方神聖？

他們就是「三K黨」黨徒！

「三K黨」究竟又是一個怎麼樣的組織？今期的「國際特警故事」將有詳細的介紹。

$2.50

980

編後話

本刊出版已邁進第二十年度的開端，期間，深蒙海外及本港名作家與各地讀者鼎力支持，使本刊同人等在自勉自勵、不斷力求改進下如期出版將達一千號，實賴各位深切愛護擁戴，謹此致謝！

回顧過去十九年來，本刊宗旨素以質量兼顧，及以廣大讀者意見爲主題，務求達到滿足各位最佳精神食糧起見，已竭盡棉力，鑽隙搜羅佳作名著，目下本刊每期內容包括長、短、中篇，古今名著，軼事珍聞，詭秘奇案……包羅萬有，琳瑯滿目，尤以固定性期期選刊之巨型大小說與中篇故事，洋洋十數萬言，與時下同類性雜誌相比論值，有數得計，只看上述兩大巨著，已值回本刊書價。同時，讀者可以自己計算一下，本刊篇幅大，字數多，內容豐富，質量優厚，足夠一星期中的食糧。本刊一向宗旨，取諸於民，用諸於民，忠誠向擁愛本刊讀者服務！

本刊園地絕對公開，歡迎各地讀者來稿，範圍以武俠技擊、偵探鬥智爲題材，故事獨立，情節動人，來稿請勿超過十萬字，稿酬以每千字港幣十五至五十元致謝，敬希有興趣寫作的讀者們踴躍參加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詭秘奇案·軼事珍聞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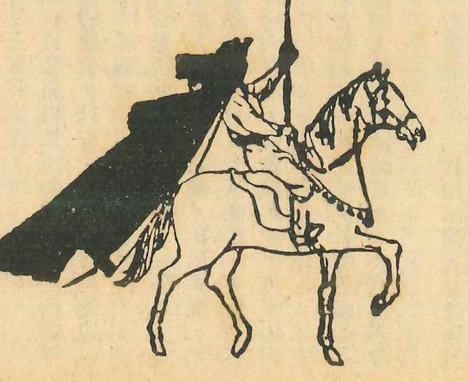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8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國際特警傳奇故事

三K黨

文·圖　雲成　馬子

隱形帝國　劣跡昭彰

「你是黃種人？」一名美國學生問另一個年青人。

「是的。」那年青人是由香港移民到美國去的中學生。

「那你不是白種人了？」那名叫白尼的美國學生態度極之惡劣。他雙手叉腰，四圍站滿了一羣十餘歲的中學生們。

這是一間中學校。種族問題一向嚴重，但只限於黑白人種而已，想不到現在竟然還有人針對黃種人。

那個中國人叫余大強，身裁瘦瘦削削，樣子却長得頗爲老實。

也許就是樣子長相太過老實了，所以才會被人欺負。

與白尼同聲同氣的學生最少有十二三人圍繞着他們，看來余大強的確有些孤掌難鳴；然而他却表現得一派鎮定！

十二三個青少年一唱百和地，齊聲取笑余大強，但他却置若罔聞地，不加理會，難得的是他也不生氣。

余大強只是心平氣和地，對白尼說：「我們中國有句名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朋友，我們到這兒來只爲了求取知識，別鬧事了，好嗎？」

豈料此語一出，各人又是一陣轟然大笑！

余大強仍然沉住氣，道：「對不起，各位，我要到課室裏面去了！」



這是校園裏的廣場，他被人羣圍繞住，所以他必須穿過人牆，然後才可以走出那個小圈子，但是那班人並沒有讓出一條路來。

余大強無可奈何，惟有從人羣中穿過，如此一來，磨擦便無可避免了。

有人用手推了余大強一下。

余大強隨即站立下來，他知道有些事情是無可避免的了。

果然又有人趁勢以手肘撞擊他，然而很快已被他格開了。

背後驟然起了一陣風。

那風來得又快又勁，但余大強的「虎尾脚」起得更快，也更疾勁，企圖在背後向他偷襲的人，應聲倒出丈外。

就在這一刹那間，十幾個白種青少年的反應並不一致，有人吃驚得退後幾步，也有人不知死活的一湧而上。

儘管他們的行動並不一致，但也有七八個人動起了手脚來。

有道「隻手難以遮天」，又說「單拳難敵兩臂」；然而眼前的余大強却有如七手八臂似的，在快速的動作下，雙手二腿看上去就像玩魔術的人一樣，凡是接觸到他的人都會倒跌出去。

七顛八倒的情形，看得旁觀者也忍不住拍手叫好不已。

白尼明知不敵，一聲號令，各人紛紛知難而退。

勝者不驕，敗者却悻悻然。

白尼臨走時也含恨地說：「小子，你等着瞧！老子決不放過你。」

余大強是個沉實的人，他只是默默地一聲也不响。

校園裏有許多學生，他們並非全是中立派，只是有些不想惹麻煩，有些敢怒不敢言而已！

有人一片好意地，過來對余大強說：「兄弟，你闖禍了！」

另一旁人也插咀道：「你可知道他們是誰？」

余大強默然無語。

旁邊有幾個人幾乎異口同聲地說：「他們都是三K黨黨徒。」

「三K黨黨徒？」余大強到底是個年紀還輕的學生，只有十八歲，他可能連「三K黨」這個名堂也沒有聽過呢。

然而很快就有人告訴他：「三K黨是一個以白人爲中心的組織，排斥異族，尤其是敵視黑人；但由今天開始，可能包括你們黃種人在內，也會成爲他們敵視的對象。」

余大強呆了一陣之後，苦笑搖頭：「其實任何人種均無優越可言，大家何必歧視。」

一名學生道：「假如每個人都像你這樣想，這個世界一定充滿了愛與和平！」

「你學過中個功夫？」忽然又有人好奇地問。

余大強笑了笑：「是的，不過，我學中國功夫只是爲了健身，想不到終於也闖了禍。」

「事情既然已成定局，那麼，我勸你由明天開始，最好不要上學。」有人這樣勸告余大強。

但余大強說：「怎麼可以？我是來求

學的，並非爲了打架；但剛才的情形，各位也見到了，我是被迫出手的。」

「我們只是一片好意，並非存心嚇你！」又有人說：「這班人眞的不好惹；今天他們吃了虧，明天一定會向你報復。」

另一個說：「他們只是較年青的黨徒，假如此事傳到『鷹王』的耳中，後果更難想像。」

余大強好奇地問：「哦！鷹王是什麼人？」

「這裏三K黨的首領。」有人告訴他：「此人性情暴烈，動輒派出槍手進行暗殺；過去已有不少人——尤其是黑人，死得不明不白！」

「槍手」與「暗殺」這些刺耳的字眼，果然令到余大強有些震驚起來。

但是表面上他還是若無其事地，昂然離開了他的校園。

只是他內心一直在想：這回怎麼辦好呢？

× × ×

國際特警紐約分部的負責人夏力，正開着汽車儎阿生到唐人街去。

阿生接到一個電話，是唐人街一位姓余的僑領撥到特警辦事處去找他的。

余柏年是紐約唐人街一家中國菜館的獨資老闆，也是僑領之一。他開設的「好味菜館」，小菜十分可口，阿生也帶朋友去光顧過好幾次。

這次他忽然要找阿生，據說是有些十分重要的事，非找阿生不可。

夏力今天剛好有空，所以便自動陪阿生前往。

這些日子以來，阿生總是留在紐約，主要還是總部的主意。

聯合國總部設在紐約，這段時間正是開大會的時間，所以國際特警的巴黎總部，便要加派一些人手駐在這裏。

阿生是巴黎總部所倚重的人，有什麼大事總少不了他。

其實，阿生逗留在紐約好長一段時日，若非迫不得已，他早已走了。

夏力開車經過一條橫街，憑他的經驗，這是一條捷徑。

紐約是個繁盛的大都市，交通比起香港更爲亂混；但那只是指一般通衢大道而已，由於紐約地方大，許多小街道並不擠塞，夏力熟悉環境，所以繞道而行，希望更快到達唐人街。

但是，當他們的車子進入一條橫街時，却令他們有些意外。

那兒竟然擠了不少人。

本來是一條相當僻靜的街道，爲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人？

夏力感到詫異地說：「這兒可能發生了事。」

一名警員伸手將車子截停，夏力趁勢將手伸出車窗外，示意警員走過來。

警員彎下腰來，探首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夏力把他的國際特警證件掏了出來，反問道：「請問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警員態度立即改變，答道：「一個黑人住宅裏面發生了命案。」

警員又問：「你們是不是要了解這件事？」

「不！」夏力說，「這兒是不是不准汽車通過？」

「是的。」警員說，「如果你一定非經這兒不可，我們可以將一些警車開過一旁，還要將人羣驅散。」

夏力道：「不必了，我事前並不知道這兒出了事；我們可以繞道而行。」

夏力正要將車子退後，倒駛出那條街道，阿生忽然叫住他。

阿生探首車窗外，把剛才那名警員召來，連夏力也不知道他想怎樣。

阿生問那警員：「你說，是一個住宅單位出了事麼？」

「是的。」警員搖搖頭，嘆息道：「那是毫無意義的殘殺行爲，三屍四命，的確慘不忍睹。」

阿生立刻又問：「會不會跟三K黨扯上關係？」

「三K黨？」警員怔了一怔！「對不起，這點我也不大清楚。」

旁邊突然有人聲加入：「你可能猜對了，聰明的國際特警先生。」

阿生和夏力同時把視力轉到背後去。站在那邊的，是韋倫探長。

韋倫探長是紐約警局裏的首腦之一，他們彼此早已認識了。

剛才他正由屋子裏面出來，無意中發覺了阿生和夏力他們，更聽到了他們的談話。

韋倫探長由那邊走過來，跟阿生和夏力二人點頭招呼。

「你們的消息眞靈通。」韋倫探長得過國際特警的帮忙，他自然明白到阿生這班人的偵探頭腦，所以他還以爲阿生他們專爲此事而來的。

「你猜錯了，探長。」夏力道，「我們只是剛巧路過此地。」

「你們不是得到消息趕來現場的？」韋倫反問道。

夏力搖搖頭。

阿生這時已推開車門落車。

阿生說：「我們雖然不是專程而來，但却對此事發生了興趣。」

韋倫探長怔了一怔：「三K黨涉及國際性罪案？」

阿生笑道：「你不是維護三K黨吧？我對這個組織實在很反感。」

「難得你義助一臂之力，正是求之不得。」韋倫探長說着，親自把阿生引領進入現場。

夏力只知道阿生要到唐人街去，却不知道他此去的眞正目的。當然更不會知道阿生在電話中跟余柏年談過一些什麼。

原來余柏年在電話中已對阿生透露過一些口風，所以阿生曉得他兒子惹了麻煩，此事正與「三K黨」扯上了關係。

阿生對美國社會情況已逐漸明白，「三K黨」的資料他也參閱過了；他知道目前美國法例容許這組織存在，正如容許其他政黨，甚至納粹黨等等存在一樣。

阿生是個有正義感的人，他對「三K黨」的所作所爲，十分深惡痛絕！

另一方面，阿生也是個十分忠於職守的人，他謹記他師父呂偉良的敎訓：「爲國際特警貢獻出一切，剷除罪惡，維護世界和平。」

阿生自出道以來，經辦的案件，不下百餘宗，但從來未牽涉到「三K黨」這方面去！這一次不但牽涉到了，還扯到中國人的身上，阿生當然是義不容辭了。

屋子裏擠滿了警方的人。

韋倫探長與阿生來到案發現場。

地板上三條屍體還未搬走。

一具女屍是個黑婦，據說她已有三個月身孕，二名男童，一個十二歲，另一個只有八歲，他們都是那黑婦的兒子。

「據我所知，這個家庭一共有五個人。」一名隣居正在向警探作供，「萊梭先生和他的長子托夫並不在家裏，否則也可能一併被害。」

警探問那個黑人隣居：「他們平時爲人怎樣？」

「很老實。」隣居也是個黑婦，「就是托夫這孩子很少在家，沒有人知道他在外面做些什麼事。」

「萊梭先生又是幹什麼的？」警探問道。

黑婦隣居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我們黑人還有什麼工作可做呢？他是個碼頭苦力。」

「謝謝你。」警探說，「你已經帮了我很大的忙，假如須要的話，我會再來找你。」

黑婦道：「我相信你不會再來找我的了。」

「爲什麼？」警探愕然。

「因爲你們根本就不想兇手落網。」黑婦有些兒生氣。

連旁觀者的阿生也感到奇怪。身爲警探的，自然更加要問了：「到底你在說些什麼？」

黑婦道：「這慘事明顯地是三K黨的所爲，你們白人警探又怎會去抓眞兇？」

那警探想生氣，立即爲旁邊的阿生制止。

阿生問那黑婦：「你怎麼知道這是三K黨的所爲？」

「我們這裏每一個人都知道，只有三K黨針對我們黑人，歧視黑人！」那黑婦說。除了較接近現場的黑人隣居之外，較遠處的黑人們，似乎也聽到了那黑婦的激動聲音。

他們都表現出一派十分激憤的神色。

阿生又問：「是不是有三K黨的人到過這兒來恐嚇你們？」

「爲什麼你不去問問托夫？」黑婦以爲阿生也是一名警探，「他經常在學校受到你們白人的排斥！」

「我並非白人，請你看清楚！」阿生含笑道，「我只是個黃種人。」

「黃種人？」黑婦道，「黃種人也做起警探來？嘿！」

「我亦非紐約警方的人，但我知道紐約警局裏也有黃種人和黑種人當警探。」阿生說，「美國是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你不要被一小撮壞人嚇倒，法律會維護好人的。」

黑婦呆住了一陣。

× × ×

阿生離開了現場。

阿生覺得這個世界到處充滿了矛盾，不單止限於美國而已。

美國是個典型的自由民主國家，但國內人民却由於法律賦予他們太多的自由，往往便因此弄巧反拙，罪惡叢生；相反的，有些國家的社會制度十分嚴謹，罪案自少，但人民却因而缺乏了自由。

阿生也明白到：世界上有許多種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但幾乎難以找到一種是十全十美的。

他感慨地步出了那處黑人住宅區。

臨行時還回頭問韋倫探長：「有沒有派人去找托夫？」

韋倫探長道：「當然有。」

「有消息請通知我。」阿生最後說。

韋倫探長口頭上雖然答應了阿生，內心却還不大明白，爲什麼阿生忽然會對此案表現得這麼熱心？

夏力開車繼續把阿生送去唐人街。

沿途上阿生想得太多，他們之間，幾乎說不上三句話。

夏力很明白阿生的爲人，所以沒有去騷擾他。

× × ×

紐約的唐人街已經沒有從前那麼平靜了。

最大的唐人街算是三藩市。但紐約的也不算小，最少這裏也住上了三幾萬人；以前，人沒有這麼多，環境却比較單純。

現在人多了，環境自然變得複雜，加上香港「輸入」的「黑飛」，於是罪案日漸增加，實在令人嘆息。

阿生和夏力的汽車開入唐人街時，也可以見到街頭巷尾站了一些「黑飛」——黑是指黑社會，飛是指阿飛；台灣人稱之爲「太保」。其實最正確的稱呼應該是「少年流氓」。

「唐人街」只是僑胞俗稱中國人聚居之處，其實絕對不是一條街，而是一個「區域」。眞正的正確譯法應是「中國城」才對。但若干年以來，僑胞們已習慣了稱之爲「唐人街」。

阿生每次見到那羣無所事事的小流氓，就感到心痛。他們不時搗亂了華僑社會的秩序，也汚辱了老一輩僑胞在海外樹立起的良好聲譽。

當然有些人會比阿生更加感到心痛，這些人就是他們的父母；然而又有什麼辦法呢？

夏力把車子停好，和阿生一齊進入好味菜館。

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好味菜館的生意並不好，往日食客盈門的景況，如今却不見了，爲什麼？

余柏年親自出來，將阿生和夏力二人迎入賬房後面去。

夏力不待衆人坐下，已經冲口而出：「這裏的情況似乎有些不大對勁！」

阿生也深感詫異，事實上他本身也是個相當敏感的人。然而他並未發覺有些什麼「不大對勁」的事，只是生意清淡了一些而已。

但是，夏力的見解很快便獲得余柏年的反應。他說：「是的，還是小兒帶來了的麻煩。」

阿生問：「有人要挾你？」

余柏年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他們已經開始行動了；每個食客進入這兒之前，都被他們警告，說這兒隨時有事發生。這樣一來，試問還有誰敢入來吃東西呢？」

「他們的人就在門外？」阿生感到驚奇，因爲他進來時，未見到任何人物在門外。

「是的。」余柏年道，「他們僱用了一班小流氓。」

「是什麼人？」阿生出奇地問。

「都是我們中國人。」余柏年道。

阿生恍然大悟：「噢！原來是那班阿飛？」

「他們被三K黨收買了？」夏力也問道。

「是的……」余柏年還未答完，外面有人敲門。

敲門聲不但來得突然，也十分之急。

余柏年心感不妙地過去開門。

門外有個中國男子，是個穿上侍者制服的二十餘歲青年，他氣急敗壞地說：「不好了，阿强在門外跟人打架。」

侍者口中的阿强自然是指余大强。

他們也沒有人多問半句，不約而同地一併湧了出去。

× × ×

好味菜館門外。

余大强正以單人匹馬的姿態迎戰幾個長髮青年。

正在打架的，都是中國人；余大强以一敵四，仍綽有裕餘。

阿生他們由屋內趕了出來，見狀也悄悄舒了一口氣；但是，另一角却出現了另外兩名中國青年，其中一人有槍。

一枝手槍正由屋角伸了出來，目標瞄準了余大强的頭部。

阿生從一輛汽車的望後鏡中見到那枝烏得發亮的槍管，他吃驚之餘，也感到鞭長莫及。

阿生是個十分機警的國際特警，他剛才進入唐人街時，已發覺事情不妙——街頭巷尾都站立了一些不大正派的飛型青少年，只是當時他並未想到原來是爲了針對余氏一家人的。所以阿生發現那邊轉角處有人埋伏，自非偶然的事。

他正在焦急萬分之際，驀地「錚」的一聲，一柄尖刀飛墜地上——那是一名青年手中所持的利器，不知怎的會被余大强擊中了他的手腕，尖刀於是不由自主地，飛墮地上。

阿生不及細想，迅速彎腰俯身，將那柄尖刀拾起，飛擲過去。

眼看子彈即將奪腔而出，未聽到「砰」然一聲槍响，却傳來「喲」的一聲慘叫，那持槍的人絕難想到有此一着。

手槍墮向地上，而那人的手腕却正在流血。

背後另一名年青人見狀，急忙衝前，企圖將手槍撿起。

但是他的手還未接觸到地上的手槍，「砰」然一聲，地上冒出了一股火花，子彈自夏力的手槍射出，將躺在地上的一枝手槍擊中了，令到那枝槍滑開數尺。

余大强等人正在惡鬥之際，聽到槍聲，均感愕然。

夏力趁勢吆喝了一聲。

阿生已飛快地衝過去，將那一枝手槍自地上拾起，握在手中，與夏力分別從不

同的角度，指住那班年青人。

余大强等人停住了手，有人奔跑着，企圖闖出重圍，但被阿生和夏力分別喝住了。

唐人街起了騷動，但見不到警察出現，反而令到一些怕事的僑商紛紛將店舖的門關上。

× × ×

夏力要召警，但被阿生制止。

阿生和夏力就憑住二支手槍的威力，將為數七、八名年青人驅入好味菜館後面；余大强和菜館的年青店伴則從旁小心監視。

阿生首先向一名似是首領的中國青年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青年人態度頑劣，只瞪了阿生一眼；他的眼睛彷彿要冒火。

阿生知道他內心在想些什麼。

「我知道你是誰，也知道你心裏正想着什麼事情。」阿生說，「我本來可以把你們交給警方的，但我也知道那是沒有用的，算了，這樣吧！我有個公　的處理方法。」

阿生一邊說着，一邊已將手槍交給身邊的夏力。

連夏力也不知道阿生想怎樣。

「你們都是中國人，但這次顯然是為了錢而甘心被外人的利用，反轉槍頭來對付自己中國人。」阿生又說：「我無意鼓勵種族歧視，事實上，美國是個多元民族國家，只要守法，每一個美國公民都有權生活在這裏。」

阿生說到這裏，又走到那班年青人中間去，環視了他們一遍之後，說道：「你們都有父母在美國，甚至就在這兒隣近，假如我將你們交給警方，你們一定令家人傷透了心；現在你們有一個機會恢復自己的自由，就是將我打倒。」

此語一出，在塲的人無不愕然。

那班年青人都是十餘至二十餘歲的，樣子也生得兇惡，七八個人一齊動手，阿生當然會吃虧，然而阿生並未提出「單對單」！

夏力雖有雙槍在手，但形格勢禁，他不可能隨便開槍，尤其是當阿生與人交手時，形勢必然引致一陣混亂。

阿生當然不是傻瓜，亦非自大狂；但他剛才已見過了各人的身手——這班人連余大强也打不倒，怎可能擊倒阿生？

此外，這班傢伙個個好勇鬥狠，阿生從他們的眼神中看得出，他們心裏不服氣——大概認為他們有二支手槍押陣，否則阿生他們一定無法佔上風。

所以阿生先行讓自己赤手空拳，也暗示夏力非到迫不得已，切勿開槍。

阿生對那年青人說：「你首先站出來吧。你不揍我，便輪到我來教訓你了。」

那中國青年二十出頭的年紀，長髮蓄鬚，一身牛仔打扮，目露兇光，一看就知道並非善類；從各人的眼神中亦可以看得出，他可能是這一班人的首領。

那傢伙果然脫下了他那件陳舊的牛仔飛恤，趁住轉身的一刹那間，驀地朝阿生進攻。

換上了別人，那傢伙十九可以得逞；但阿生是個訓練有素的人。他只看見對方的肩膊矮了一些，動了一下，也即迅速採取行動。

因此，那傢伙還未出手，已倒開了丈外。

他的下頷中了阿生一脚，身不由主的，跌倒人羣中。

雖是未正式出手，但旁人都可以清楚見到他企圖對阿生攻其無備；只是他的動作無論如何也比阿生慢了半秒。

在他的吆喝聲中，有三名身裁高大的年青人接受了他的暗示，與他聯手向阿生展開攻擊。

阿生存心要教訓這班青年，自然不敢輕敵，也絕不讓他們佔到任何便宜。

一陣旋風似的，連旁人也來不及改變視綫之際，那班人已七顛八倒的，被阿生的拳脚擊傷。

身為首領的人連聲吆喝，其他的人在猶豫中加入戰團。

但是，阿生早已將他們也估計在內；對方幾乎還未衝到他面前，阿生已令他們受創。

突然間，刀光一閃。

身為首領的年青人自足踝的皮靴旁拔出了一柄尖刀。

阿生事前也絕未想到，對方會有此一着。

刀鋒在他面前劃過，阿生嚇得急忙倒退幾步。

那年青人步步進迫，阿生再三退讓，連旁觀者也以為阿生生命飽受威脅，却不知這是一個「陷阱」。阿生是個受過搏擊訓練的人，又豈會被一柄小刀嚇倒？他用的正是誘敵之計。

那班年青人只會好勇鬥狠，那裏懂得什麼心理與搏擊之道？

一個是得寸進尺，以為可以反敗為勝，一個冷靜應付，乘虛而入；旁觀者這次是看得一清二楚了——阿生閃過一刀直刺後，側身進馬，左手閃向持刀的手腕，右手推向手臂與肩膊處，只見那年青人尖叫一聲，往前狂衝十數尺，與一幅牆壁硬蹦蹦地相撞了一下，隨即仰倒地上。

各人定神一看，那年青人滿面鮮血，動也不動。

他顯然昏倒過去了。

他的同伴們無不吃驚！有人想奪門而出，但被夏力的手槍阻止住。

阿生取過一壺冷水，迎頭淋下；那年青人緩緩醒來。

阿生回頭問其他人：「誰還要打？」

「……」沒有人回答。

阿生將另一名年青人抓過來，問道：「他是你們的首領吧？」

阿生指指地上的「血人」。

「不！」那個渾身發抖的青年說：「他只是一個小頭目而已。他叫鄺祖。」

阿生打量了各年青人一遍，忖測着問：「你們都是華青帮？」

各人不約而同地搖搖頭，齊聲道：「聯青社。」

地上躺着的鄺祖坐了起來，抓抓後腦，摸摸面部的傷痕，用衣袖抹去了鼻孔流出的血漬。

阿生問鄺祖道：「聯青社是個什麼組織？」

「全名是：國際聯合青年社。」鄺祖乖乖的回答：「我們不分國籍，與華青帮不同。」

「但同是黑飛組織，對吧？」阿生問道。

鄺祖勉强地點點頭。

他怕再揍，只要阿生再動手，他就會吃盡了苦頭！所以他一絲兒也不敢反抗。

阿生問：「你們已被三K黨收買？」

鄺祖望望其他人，終於還是點點頭。

「他們要你幹嗎？」阿生又問。

「要我們趕絕余氏父子，使好味菜館結束營業。」鄺祖道。

「這樣對你們有什麼好處呢？」阿生道。

「好處當然有。例如我們以後可以獨踞唐人街，任何勢力入侵時，三K黨都會帮我們。」鄺祖道。

阿生苦笑一下：「你有沒有讀過中國歷史？」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鄺祖道，「什麼中國歷史？」

「你聽過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的故事麼？」阿生道，「這世界的黑社會都是以本身帮會的利益為大前提的。三K黨不是什麼正式黑社會，但决計也不會帮你們帮到底；目前則肯定是利用你們對種族歧視。同時我提醒你，他們謀殺黑人，也開始排斥我們黃種人。如果你們還不自覺，到頭來還是要被他們排擠的。」

鄺祖呆呆地瞪住他的同伴們。

阿生知道這班阿飛輩都是遊手好閒的青年，他們固然不喜歡讀書，也不會知道什麼民族自尊，更加不知道美國歷史。

因此，「三K黨」的形成，以及一切來龍去脈，也肯定他們都不會知道。

阿生告訴他們說：「三K黨原是一個專門對付黑人的組織，已有超過一世紀的歷史。目前他們有數萬黨員，分佈於美國各地。你們的確糊塗，平日不僅連羣結隊敲詐我們唐人，還被這非法組織收買利用。我眞不知你們有何感想。」

一個戴眼鏡的聯青社青年說：「是的，鄺祖，他說得不錯，我已知道一些三K黨的歷史，他們是以白人優越為口號的種族主義者。我們實在不該再受他們的利用了。」

鄺祖一方面懾於阿生的餘威，另一方面也可能有心理上的矛盾。

他對他的同伴說：「那我們如何向沈威交代？」

戴眼鏡的年青人說：「只要我們有個目標，這裏大家一齊點頭，還怕他自作主張麼？」

阿生趁勢摸出一張咭片，交給鄺祖道：「除非你們不想再在美國好好的生活下去，除非你們的祖先不是中國人，否則，我勸你們好好的、冷靜地想想清楚。如果有事，可以撥上面印上的電話找我。」

鄺祖接過了。

夏力將一枝手槍交還他們：「如果這枝槍已有了執照，你們就得小心使用，切勿傷人。下次不會這麼幸運的！」

鄺祖接過了手槍，對阿生和夏力二人表示感謝。

阿生示意好味菜館的侍者讓開一條路，讓他們離去。

余大强忍不住問阿生說：「為什麼放他們走？這等於放虎歸山。」

阿生笑了笑說：「不！這不是叫放虎歸山，應該叫欲擒先縱。」

夏力也知道阿生不是個感情用事的人；他們之間合作已不自今日始。

夏力試探地問阿生：「你可是另有妙計？」

阿生輕輕點了點頭。

回頭阿生把余大强留下，令菜館的侍者分別返回他們的工作崗位去。

余柏年雖然暫時可以舒了一口氣，心裏却忐忑不安，因為他不知道聯青社的人什麼時候再上門找他的麻煩。

阿生先從余大强口中了解他在學校中的情形，余大强也一一說了。

阿生問夏力：「你可知道目前他們的『鷹王』保羅在何處？」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事情，保羅多數時間會留在南加羅連那州。」夏力回答阿生。

夏力和阿生的談話，令到在塲的人，包括余氏父子在內，都感到莫名其妙。

直至到阿生向他們解釋說：「三K黨是個十分龐大的組織，『鷹王』保羅目前是他們的首領，此人好戰成性，自封為鷹王，所以你們必須小心應付。」

阿生又特別對余大强道：「你目前還繼續上學去麼？」

余大强瞥了他父親一眼：「我想繼續上學，但父親不准。」

「那就難怪他們找上這兒來了。」阿生又說，「現在你最好避開一陣，讓我們來對付他們。」

余柏年道：「是的，我也正打算買張機票，送他回香港。」

余大强滿臉不高興地說：「要我這樣避開他們，實在沒有理由。」

阿生道：「我們的目的都是一樣，主要是不讓他們找到你。」

余大强道：「我可以避到一個同學的家裏去。」

「你那同學是什麼人？」阿生問。

余大强道　「美國人。」

余柏年立刻提出反對：「那樣還是有危險的。」

「你別以為所有美國人都是三K黨。」余大强道，「學校裏大部份同學都很友愛，就是給白尼那帮人搞濁了。」

阿生想了想，道：「大强，這樣好不好？到我們辦事處去住幾天。」

余大强對阿生非常羨慕，能住到國際特警辦事處去，自然求之不得。他立即答應了。

余柏年自然更加相信阿生，否則也不會找阿生到這兒來。

阿生又對余柏年說：「你可以繼續做你的生意，切勿離開這唐人街。有事可以找我。」

余柏年知道阿生辦法多多，也曉得他對僑胞份外關心；他知道這一次一定有麻煩，就是不知阿生如何解决而已。

× × ×

這是唐人街內一處陳舊不堪的住宅的天台上，一班青年人正在這兒聚集。

別以為所有到外國去的僑胞都是為了「掘金」而來；其實海外僑胞都有他們辛酸的一面。他們離鄉別井，無非為了生活，所謂「掘金」，未免過甚其詞了。

試想想，一個人如果沒有遠憂，如果能安安穩穩地生活，誰肯遠涉重洋；誰肯離鄉別井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去？

明白其中道理，就不難想像到海外僑胞們的生活狀況。

中國人的適應力十分強，所以那些到外國去的僑胞們，都能闖出他們自己的天下；各地的唐人街就是一個例子。

唐人街是指中國人聚居之地，這裏的樓宇有些很舊，也有不少是新建的；舊的只有數層高，新的高至數十層。

這班年青人為數約有二三十個，他們都是「聯青社」的人。

為首一人叫沈威，他是目前「聯青社」的首領；他很生氣。

相反，那個戴眼鏡的黨徒莫維與鄺祖等人，却心平氣和地在向他解釋。

鄺祖道：「大哥，我們絕非長他人志氣，事實上三K黨的宗旨是『清除外族』，包括我們黃種人在內。」

「你懂什麼？清除外族只是以前的事；目前他們只憎恨黑人。」沈威道，「我們如果不與他們合作，就無法在美國立足，遲早會被他們踢出唐人街，更難與華青帮的人對抗。」

鄺祖望望身邊的莫維。

莫維推動了一下他的眼鏡，道：「大哥，三K黨的確不是什麼好東西……」

豈料話猶未完，就被沈威截住了話頭，罵道：「他媽的，你以為我們又是什麼好東西？我們也只不過是烏合之衆，若非利字當頭，到頭來還不是一樣會餓死街頭麼？」

莫維與鄺祖二人正待辯駁之際，那邊突然傳來一陣喝采之聲：「對了，你說得對。」

各人不約而同地循聲將視綫集中到那邊去。

當他們發覺那來者是誰時，他們都嚇呆了。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白尼他們。

白尼是個學生——「三K黨」派到學校裏去的學生。

他們顯然已聽到了沈威等人剛才的談話。

白尼帶同幾個美國青年由那邊走了過來。

「沈威，你說得一點不錯，這世界講現實。」白尼說，「你們若非為了生活，又何必結黨？但像你們目前這麼一小撮人，沒有我們支持，相信遲早也會被華青帮併吞的。」

沈威支吾着。

白尼又說：「保羅想請你去一次。」

「保羅有什麼事找我？」沈威忍不住問道。

在場的人都知道保羅是誰；他是「三K黨」目前的首領。

白尼說：「放心好了，他只是指示如何去對付余大强那小子。此外，可能給你一些好處。保證不會有麻煩。」

沈威想了想，道：「好吧！請你先行一步，跟着就來！」

「不！」白尼道，「他在下面的汽車裏等着。他不喜歡婆婆媽媽的。」

「好吧！」沈威無可奈何，只有向鄺祖他們遞了一個眼色。

鄺祖於是說：「大哥，讓我跟你一齊去。」

同時鄺祖也向身邊的莫維打了一個眼色。然後摸摸他腰間的手槍；那手槍被衣服遮住。

× × ×

沈威在路邊一輛汽車裏見到「鷹王」保羅。

保羅是「三K黨」的首領，但黨徒們習慣了稱他「鷹王」。

「進來吧！」保羅故意將一包鈔票打開，「祝賀我們合作開始。」

沈威從未見過這麼多的鈔票，他終於身不由主地坐上了汽車去。

背後的鄺祖要跟進去，但汽車裏除了保羅之外，只餘下一個空位。

保羅的保鏢說：「對不起。」

鄺祖很不高興，但沈威却揮揮手，說道：「我自己去去就回來，你們不必跟來了。」

鄺祖深感不妙，道：「你怎麼可以一個人去？」

「放心吧！沒有事的。」沈威關上了車子的門，車子隨即開走。

保羅笑道：「你很有勇氣。」

事實上，連沈威也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因為他們與「三K黨」的合作只是開始而已；他想不出有什麼開罪對方的地方。

保羅又說：「你的手下都很多疑，這本來也是好現象；可惜他們忘記現在已是一家人了。」

「是的！」沈威有點受寵若驚，「我已照你的吩咐去做了，那姓余的勢必走投無路。」

「你可以獲得一萬元獎金。」保羅指着身旁一個包裹。

沈威剛才也親眼見過那包裹之內全是花花綠綠的鈔票。

保羅又說：「但是，你一定要將他殺死。」

「什麼？」沈威呆了一呆！「為什麼一定要殺死他？」

「這是一種表示——表示我們忠誠合作，以後不會互相猜疑。」保羅說。

「但是，謀殺罪名可不是講玩的。」沈威道，「我以為我們只須給他一些麻煩已經够了。」

「余大强澈底破壞我們徵收黨員的計劃；他那間學校的學生，都知道他的中國功夫了得，視他為英雄人物。」保羅又說，「他令到白尼他們擴大招收學生黨員的計劃受阻。」

「聽說他已不敢上學。」

「他總有一天會出現的，我們必須挫他銳氣，讓其他學生知所警惕。」

「我們可以想另外一種方法。」

「你有什麼好方法？」

「嗯……」沈威想了想，說道：「例如，迫他加入三K黨。」

「你開玩笑麼？」保羅說，「他恨透

了我們，怎麼會加入我們？」

沈威道：「總之，目前我以為還不適宜將他殺死。」

「那麼，你是反抗我了？」保羅很不客氣地問。

「不不！」沈威道，「我只是不想殺人。」

「傻瓜，誰叫你自己動手？」保羅說，「你可以命令你的手下去做。」

沈威無可奈何地說：「這件事，讓我先回去考慮一下好嗎？」

保羅道：「好吧！你今天晚上給我答覆，我坦白告訴你，假如你沒有興趣與我們合作的話，華青帮那邊也有興趣。」

沈威當然明白保羅的意思；保羅一定也明白到「華青帮」是「聯青社」的死對頭。

保羅示意司機停車，在前面街口把沈威放下。

沈威獨自下車。

臨別時保羅還對沈威說：「今晚我會再與你連絡。」

車子開走了。

後面迅速有另一輛車子開過來，停在沈威的身邊，令到沈威有些意外。

沈威以為是鄺祖等人，但車門開處，他見到的竟然是一些陌生人。

其中一人有槍，而且槍管對住沈威。

沈威在驚呆中被命令登車。

× × ×

沈威在驚魂未定中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猜猜吧！」汽車在行進中，說話的竟然是個中國青年人。

「華青帮？嘿！」沈威心有不平：「你們這樣太可恥了。」

那中國青年人說：「你被外國人收買，難道不算得可恥麼？」

「嗯……」沈威放眼望望車中人，又忍不住問：「這些外國人是誰？」

「是我的朋友。」說話的仍然是那個中國人。

「你想怎樣？」沈威感到生命受到威脅。

「請你回去談談。」

「回去那裏？」

「我們的辦事處。」

「辦事處？」沈威又是一怔！「你們到底是一些什麼人？」

「國際特警。」說話的中國人出示了他的證件。原來他是阿生。

沈威悄悄舒了一口氣。

「我犯了罪麼？」沈威問：「為什麼要拉我回去？」

「國際特警的工作是防止犯罪，你有沒有犯罪，我們暫時不管。」阿生說，「但我可以說一句，如果將你交給紐約警方，一定沒有現在這麼舒服。」

「我真不明白你們想怎樣。」

「回去你自會明白，何必焦急？」

沿途上，沉默了一會。

沈威忽然又問：「你們一直跟踪着我麼？」

阿生笑了笑：「你應該感到慶幸，若非如此，你已死於三K黨的槍手之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沈威怔怔地說。

阿生指指背後：「看吧！他們還是死心不息。」

沈威回頭張望，後面果然有一輛汽車跟來。

後面那輛車子本來只是亦步亦趨的跟隨住，但是，就在這一刹那之間，車中人似乎發覺他們的行藏已告敗露，立即開足馬力，狂衝而來。

阿生見狀急忙叫道：「快！快些伏下來。」

轉眼之間，後面一輛汽車已從旁邊掠過。

「砰砰砰」，一連响了幾槍，子彈紛紛擊落國際特警這輛車身之上。

車窗上的玻璃粉碎了。

幸好子彈未能將鋼板射穿。

阿生等人立即拔槍還擊。

那輛來歷不明的車子匆匆逃去。

沈威由伏下而至坐直了身子，就像發了一場噩夢一樣。

× × ×

他們終於回到了國際特警辦事處。

沈威驚魂未定的問阿生：「剛才襲擊我們的人是誰？」

阿生苦笑着聳聳肩：「我以為你會比我更加清楚呢。」

「可能是華青帮的人。」沈威喃喃自語地說，「也可能是……」

阿生看見沈威忽然頓住，接着說道：「也可能是三K黨，是不？」

「嗯……」沈威無可奈何地點點頭。

阿生正式道：「別以為你和三K黨的勾當我們不知道。剛才要不是遇上我們，怕你已死得不明不白了。」

沈威垂下頭來，不敢直視阿生。

阿生又道說：「鄺祖和莫維等人可是你的手下？」

「是的。」沈威點點頭。

阿生道：「他們在唐人街鬧事，我本來可以將他們送給紐約警方，但我沒有那樣做，你可知道為什麼？」

「嗯……」沈威自作聰明地說：「大概因為我們同是中國人的緣故吧。」

「對啊！」阿生為實現他的計劃，不得不順水推舟地說：「我們同是中國人，中國人最有骨氣，為什麼要供人差遣？」

「你很對，我太沒有骨氣！」沈威難過地垂下了頭。

阿生道：「現在我有兩條路讓你自己選擇，一條是放你出去，讓三K黨和華青帮的人追殺你；另一條是，讓我們保護你。但後者却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

「與我們合作。」

「合作？」沈威不大明白地反問：「你要我合作一些什麼？」

「詳細計劃，回頭我會慢慢地告訴你的。」

「但是……」

「你不必支吾了，我先讓你見見一些人。」阿生夾指一彈，那邊門開處走出一批人來。

那是鄺祖莫維等人。

沈威總算明白了一些：「原來你們早已商量好一切，現在才迫我就範。」

阿生點點頭：「這是對大家都有好處的事情，你怎樣決定？」

沈威衡量利害，終於說道：「事到如今，我只有答允你們。」

「但這樣還不够。」阿生說道：「你必須說服其他人，以及將三K黨的陰謀詳細告訴我們。」

沈威道：「他們要殺余大强，因爲余大强在學校裏破壞了他們招收學生黨員的大計。」

「這是想像得到的事，所以我們老早已將余大强收起來。」阿生說：「既然如此，我們可以來一個將計就計。」

「你想將我做餌？」沈威問。

阿生點點頭。

沈威道：「我怕他們不再信任我！」

「爲什麼？」阿生反問道。

「他們派人殺我，你們也見到了。」

阿生胸有成竹地笑了笑：「你放心，我們做事一向有計劃。我們正須要你的帮助，又怎會讓你去送死？」

然後阿生又將沈威帶到隣室，說：「剛才在街上對你進行暗殺的槍手，已被我們抓住，你可以立即見到他們。」

隔住玻璃窗，可以見到那邊室內有數名國際特警，以及三名槍手。

三名槍手都是中國人，沈威認得其中一個叫范卓明的，是華青帮的皇牌槍手。

沈威不知道他怎會落入國際特警的手中。

阿生向沈威解釋：「他們的行動與計劃，我們早已知道了，所以不易得逞。相反，我們的突擊人員却可以將他們抓住，必要時還可以將他們送交警方，控他們一級謀殺罪名。」

沈威道：「然則，現在你們如何處置他們？」

阿生道：「先要看看你的態度，假如你肯與我們保持合作，我們審問過他們之後，將他們交給警方。否則，我們會放他們一馬。」

「放走他們？」沈威怔了怔！「這是什麼意思？」

「讓你們鬼打鬼。」阿生笑了笑，「我們甚至叫紐約警方暫時不必去理會你們兩帮人。」

沈威道：「我早已表示過，我會跟你們合作。」

「那麼，你們一齊宣誓吧！」阿生又將各人帶到另外一間房。

這是預先佈置好的房間。

房間裏有神壇祭品等，完全是中國洪門色彩，使沈威和他的黨徒們均感愕然。

阿生道：「爲了尊重你們，宣誓形式還是採用你們那一套！鷄頭，黃紙，全都預備妥當了。」

沈威道：「何必那麼嚴重？」

「這件事本來就是够嚴重的。」阿生道：「我們之中只要任何一人洩漏秘密，這項計劃也無法完成。」

沈威等人無可奈何，惟有依照黑社會習慣了的發誓儀式，進行宣誓。

到此，阿生第一步計劃總算成功了。

計中有計 意外之外

聯青社控制的一間酒吧之內。

兩名水手打扮的外國人走到了酒櫃之前，向酒保表示要見沈威。

酒保與他們交換過了暗語，知道對方是「三K黨」派來的人。

酒保於是指示他們坐到酒吧中的一角——那兒是一個貼牆的卡座，原來有兩個中國人坐着。但經暗示後，那兩個中國人讓了座。

兩名「水手」剛坐下不久，那個貼牆的卡座立即轉到後面去：那種轉動十分迅速，酒吧中其他酒客甚至沒發覺，因爲那位置仍然有個卡座，也同樣坐了二個人。

即使可能發覺的人，也只道以爲是自己醉眼昏花而已！

× × ×

兩名「三K黨」黨徒被「轉」了入來之後，發覺這幅「牆」的背後另有天地。

他們不敢立即站立起來，因爲前面有兩名槍手盯實他們。

兩名槍手手中所持的，是非常新式的手提輕機關槍。

這是美國陸軍發展的新武器，兩名「三K黨」徒看得呆了一陣。

兩名中國槍手木無表情，手指則扳在機掣之上，未說過半句話。

一度活門打開，由裏面走出來的人，正是「聯青社」的首領沈威。

沈威示意兩槍手退後數步，向兩名「三K黨」徒說：「是保羅派你們來的？」

其中一人答道：「正是。」

另一人問：「保羅要知你的決定。」

「我要見保羅一次。」沈威道：「而且越快越好。」

「他很忙，如果你不打算合作，便算拉倒了。」其中一名三K黨黨徒說。

沈威笑了笑：「你告訴他，你們找我合作，並未找錯對象；但如果在我面前擺架子，那就錯了。我有皇牌槍手，更有最新式的武器。」

沈威說話時，故意望住左右兩旁那兩名中國槍手之中的輕機槍。

他又說：「我原則上答允與你們併肩合作，不過我有條件，也有生意跟保羅談談。」

「嗯……」其中一名三K黨黨徒想了想，道：「讓我撥個電話給他，反正他正等我們的消息。」

沈威叫人搬了一座「插頭電話」來。

那名三K黨黨徒果然致電保羅。

沈威故意站得較遠，讓他細談。

最後，那三K黨黨徒將聽筒交給沈威，道：「鷹王要與你親自談談。」

沈威接過聽筒，只「喂」了一聲，對方就接着說：「我是保羅，祝賀我們合作成功。」

但是，沈威却問非所答：「今天見過你之後，立即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不知你知道了沒有？」

「當然知道，是指有人暗殺你麼？」保羅在電話中問。

「正是。」沈威說，「你可知道他們是何方神聖麼？」

「當然知道，而且十分清楚。」保羅說：「我的律師要設法保釋他們出來。」

「你說什麼？」

「哈哈……你何必這樣緊張？」

「你的律師爲什麼要去保釋他們？難道你……」

「別大驚小怪，他們是華青帮的殺手，我都知道了。」保羅道：「我派人保釋他們，目的也只是討好他們，萬一你不與我合作，我也有個後備的對象。但是，現在你肯跟我們合作，我的計劃自然要取銷啦。」

沈威有點啼笑皆非。

不過由此可以知道，保羅的綫眼滿佈各處，包括當地警局在內。

沈威因此也有些担心：保羅到底知不知道他和國際特警合作的事？

沈威在電話中說：「經過這次之後，我開始覺悟了，像我們這種生涯，不但要現實，也要提高警覺。」

保羅道：「剛才聽我手下說，你們的裝備十分優良。」

「過獎了。」沈威道，「軍需處方面我有熟人，只要有錢，更優良的裝備也可以弄到手。所以你的提議，我願意考慮，但價錢一定先要講清講楚。」

「你要多少錢？」

「一個職業殺手的價錢。」

「那是沒有一定的。」

「你以爲我是外行，一般出價最少也是五萬元這個數目。」沈威說，「要我們殺余大强，你必須付這個代價。」

保羅在電話中稍作遲疑：「五萬元不成問題，但是，你要答應我另一件事。」

「什麼事？」

「介紹那位軍需處朋友給我認識。」

「可以。但先要人家同意。你等我消息吧！」沈威道。

保羅問：「你什麼時候動手？」

「我們做事有計劃的，不會這樣草草了事。」

「但我必須確實知道他死在你們手中。否則，我不付錢。」

「規矩是先付一半，事成後付另一半。」沈威說，「我們的工作保證滿意；行事之前，會先知會你。」

「就這樣決定。」保羅說，「叫我的人聽電話吧。」

於是電話聽筒轉到一名「三K黨」人的手中。

× × ×

韋倫探長出現國際特警辦事處。他正面對阿生和夏力二人。

「萊梭一家人幾乎死光了。」韋倫探長很担心地說。

「你是指三屍四命那個黑人家庭麼？」阿生問。

「是的，三屍四命已經够慘；昨天晚上又有人發現萊梭在碼頭被殺。」韋倫說，「他的屍體被人發現在碼頭附近，法醫官證明他已死去多時。屍體可能是後來才被人移至碼頭的。」

阿生出奇地問：「何必多此一舉？」

韋倫探長解釋道：「萊梭是個碼頭工人，曾當衆發表過攻擊三K黨的談話，言詞激奮，可能因此觸怒三K黨的兇手。屍體被人移至碼頭，可能藉此警告其他黑人工人。」

「的確無法無天！」阿生和夏力幾乎異口同聲地說。

韋倫探長道：「所以我來找你們商量一下，聯邦密探和我們都非常担心，這件事可能擴大。」

「這本來是你們美國內部的事。」阿生半開玩笑的說：「我們怎管得了？」

韋倫探長道：「三K黨可能已變了質，如果你們不理，說不定會蔓延全球。」

夏力道：「不理是假，但有條件。」

韋倫探長忍不住笑了起來說：「跟我竟然也談起條件來了。」

「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們也正進行一些掃蕩工作，此等工作與掃除種族歧視有關，但在美國法例上，不大合法。」夏力說，「如果你肯跟我們秘密合作，相信一定可以事半功倍。」

韋倫探長怔怔地問道：「你們到底在幹一些什麼工作？」

「請你跟我走！」阿生站了起來。

三人走出了夏力的辦公室。

那走廊之上有許多房間，有些房內之上有小小的門眼。

那些門眼只供人由外望入內，裏面的人原來全是被囚禁的。

阿生指示其中一間：「你看看裏面那個人吧。」

韋倫探長把眼睛貼上去看了一次。

阿生問：「認識他麼？」

「很熟，但記不起他是誰。」韋倫探長抓抓後腦說。

「他叫范卓明，唐人街黑社會組織華青帮的殺手。」阿生說，「他和其他二人企圖暗殺聯青社首領沈威。」

「給你們識穿了？」韋倫探長問。

「是的。」阿生道：「現在我想將他交給你，但有個附帶條件。」

「什麼條件？」

「如果有人保釋他們的話，除了及時通知我們之外，還要照准。」

「此中難道另有奧妙？」

阿生輕輕一笑道：「其中奧妙，慢慢再告訴你，現在你只要將他們帶走。」

「罪名呢？」韋倫探長問。

阿生道：「企圖暗殺沈威，但缺乏足够的證據，這正是讓他們保釋的最好理由和藉口。」

「這麼簡單的劇情，相信我會演得好的。」韋倫探長笑了笑。

阿生於是召來守衞，把囚室門打開。

× × ×

沈威被一名警探帶進警局裏來。

韋倫探長已親自審問范卓明等人。但是他還是要沈威親自來一次。

「你認識這三個人麼？」韋倫探長當面問沈威。

沈威當然認得眼前三個是他的死對頭——華青帮的殺手。

但是，他還是搖搖頭。

韋倫探長道：「有人見到這三個人曾經企圖行刺你。有這回事麼？」

「眞是活見鬼，那有這回事？」沈威知道，如果承認了，一定有麻煩。

「這件事可大可小。你當然可以否認，但我們不敢保證你的安全。」韋倫說。

「謝謝你的好意，探長。」沈威道：「當我感到生命受到威脅時，我會求你們保護的。但是目前無此必要。」

「好吧！」韋倫探長無可奈何地，深深嘆了一口氣。

× × ×

探長室門外，一直有人竊聽，那是一名探員。

那探員叫荷拔。

荷拔匆匆跑開了，他借故外出。

他跑到附近一個路邊電話亭去，撥了一個電話給一個人。

「那三個華人槍手剛問了話，沈威沒有證死他們。」荷拔在電話裏說，「你可以派律師來將他們保釋出去。」

「他們有沒有對探長講過什麼？」對方在電話中問。

「沒有。據我所知就沒有。不過，沈威顯然知道范卓明等三個中國人是誰。」

「那麼，繼續打聽打聽，有消息即刻通知我。」

「是的，我明白了。」

電話匆匆掛斷。

然而對方是誰？除了荷拔之外，沒有人知道。

× × ×

一名律師帶同他的助手匆匆趕到警局裏去，將范卓明等三名槍手保釋出來。

律師和他的助手在警局門口與三名槍手分別之後，回到自己的汽車裏去。

突然之間，背後有人用槍指住律師的背部，助手想拔槍也來不及了。

那人早已躲在汽車後座，律師和他的助手事前並未發覺。

「開車！」後面那人命令着，「若無其事地開車。」

律師助手被繳械之後，只好開車。

律師忍不住問：「你是什麼人？」

「可以殺死你的人。」那神秘客說，「如果你答得令我滿意，我不會殺你。」

「你想知道什麼？」

「只想知道你是誰請來的？」

「這是我的業務秘密，怎麼可以告訴你？」律師說。

「難道你想將秘密帶進地獄不成？」

「怎麼你不跟踪我的三個當事人？」

「你指范卓明他們？」

「是的，只要你跟他們回去，自會明白他們是誰的人。」

「他們是華青帮，我早已知道了。因此也無須跟踪他們，他們肯定會返回唐人街華青帮的巢穴去。」

「嗯！」律師猶疑着。

背後的人用槍管推了一下：「你再不說，我立即就開槍。」

「朋友，你切勿魯莽，你殺了我，你自己也逃不了的。」

「你放心好了！後面有一輛汽車跟來，見到了嗎？那是我的同黨。我殺了你之後，可以從容逃去，你相信麼？」

律師不敢再遲疑了，終於說道：「好吧，讓我告訴你，出錢請我的人姓麥。」

「是不是麥嘉？」

「基於職業道德，我實在不可能說得太多。不要迫我。」

「他是中國人？」

「是的。」

「好吧，放下我！在前面路口停車！以後我們互不相見，記住，你千萬不要自找麻煩。」

「我明白了。」律師叫司機兼助手把車子在前面路口停下來。

那神秘槍手下了車。

律師一邊叫司機兼助手開車，一邊執起汽車的無綫電話。

電話駁通了。

律師將剛才的情形告訴了一個人——那才是他的眞正當事人。

「他問我的當事人是誰，我告訴他是一個姓麥的中國人出錢請我的。」

「你做得好極了。」對方在電話中告訴他：「你的律師費將會加倍。」

「謝謝你。」

電話掛斷了。

律師和他的助手相顧而笑。

事實上他們一直很冷靜，並未眞正感到吃驚。

× × ×

剛才用槍去要脅那個律師的中國槍手並非別人，他正是聯青社的鄺祖。

鄺祖在路口下了車之後，後面一輛汽車迅速開了過去。

鄺祖上了車之後就對他的同伴說：「果然不出所料，是麥嘉付的律師費。」

「那麼，快去告訴沈威大哥。」有人說。

又有人主張：「直接去找華青帮的人算賬！」

但是，立即就有人提出警告：「別魯莽，大哥提醒過我們，任何事情必須問過他。」

汽車開回唐人街——這是聯青社控制下的街道。

相距幾條街道之外，則是另一個黑社會組織——「華青帮」的地盤。

「聯青社」與「華青帮」向來河水不犯井水，界綫也相當分明。但是雙方的內心早有所顧忌——担心對方將自己併吞。

因此，他們實際上是死對頭。

鄺祖等人下了車之後，匆匆走進一幢建築物裏面去。

這是沈威的總部所在。

鄺祖告訴沈威：「律師是麥嘉請來的。也就是說，派人暗殺你的，一定是華青帮！」

旁邊有人主張：「我們立即去找他們算賬。」

豈料給沈威一聲喝住：「你們瘋了，凡事怎可如此魯莽？我們見到的，只是表面上的事；實情如何，你們知道嗎？」

「嗯……」沒有人答話。

沈威說：「我們這裏每一個人都發過誓，必須與國際特警合作，這件事先得通知他們。」

鄺祖等人互相望了一眼，沒有人再作聲；事實上，也是他們最先主張與國際特警合作的。

× × ×

沈威拿起電話筒，他要找阿生。

保羅面對着的人就是麥嘉。

麥嘉是「華青帮」的首腦。

與麥嘉在一起的，是他的一班心腹手下，包括皇牌槍手范卓明在內。

保羅秘密會見麥嘉，是爲了了解一件事——就是當日范卓明等人追殺「聯青社」首腦沈威的過程。

范卓明說：「事後我們才知道，沈威未死，但槍聲已驚動了國際特警，於是我們被捕。」

「你們做得太差。」保羅很不客氣地說，「你們這樣子，想做唐人街未來的主人翁，簡直做夢。」

保羅這番話，令到麥嘉也感到面紅。

「過去的事暫且不提。」保羅又說，「你們可知道余大强那小子的下落？」

「據我們打聽所得，他可能去了香港。」麥嘉說，「沈威他們怎樣說？」

「他們說余大强仍在唐人街。」保羅說。

「我們的消息一向靈通，沈威他們未必可靠。」麥嘉又說：「既然他這麼說，爲什麼不叫沈威將他找出來？」

「他會的。」保羅道，「他已答允我，動手殺掉余大强。」

「這可能是個騙局。」麥嘉說，「我勸你還是小心點好。」

「放心吧！我也不是傻瓜，怎麼會上當？」保羅又說：「你們快些回去準備好一切，時機即將到來，唐人街就快要成爲你們的天下了。」

「但是，我有點担心。」

「你担心什麼？」

「聯青社的武器非常新式。」

「這點我早已知道。」

「這樣，我們未必是他們的對手。」

「我已爲你們訂購了一批新式武器，今天下午就可以交貨。」

麥嘉感激地說：「你眞懂得爲我們設想得周到。」

「別客氣！」保羅與麥嘉親切地握手，「不久之後，我們便是一家人；只要聯青社在唐人街的勢力消失。」

麥嘉也感動地說：「有你做我們的後台，他們一定失敗，我們將是唐人街唯一的勢力，你放心好了！」

「我在這裏祝你們成爲唐人街的新霸主。」保羅說。

麥嘉也笑道：「預祝我們將來合作成功。」

兩夥人都在笑了。

× × ×

保羅又秘密約會沈威。

沈威似乎學乖了。他身邊有保鏢，而且有槍；不再像從前那麼隨隨便便了。

這一次約會是事先安排好的，地點在遠離紐約市區的一個農莊。

保羅用直升機將沈威等人接運到這兒來。

除了沈威等人之外，還有一個特別嘉賓。

他是個中國人。根據沈威的介紹，他是來自香港的黑道中人；這次來美國是爲了採購一批槍械，準備秘密偷運回香港供黑社會使用。但是，計劃突然有所改變。

沈威又說：這個人是個退休警官，當越戰結束之前，曾認識了一些美國軍人。現在那些軍人已調到軍需處工作云。

保羅也知道中國人八面玲瓏，對沈威的話，亦無懷疑之處。

沈威介紹他的中國朋友給保羅認識時說：「他叫呂志生，是個退休警官，也是神槍手，所以香港方面才會派他來。」

保羅所以要直升機將他們幟到郊區來，是爲了試槍。

吳志生將一些槍械的樣本帶來。

根據他們向保羅解釋，根本是被迫轉讓；因爲較早時他們已秘密購妥了這批槍械，但臨時不能偷運出境。同時香港方面也有問題。因此他們不得不轉讓。

至此，保羅他們更加深信不疑。

沈威又暗示，呂志生這一次可能連香港也不能回去。

因爲香港警方進行了一次大改革，政府澈底清除黑勢力，所以呂志生被迫改變計劃；不但將購下的軍火轉讓，還可能留下來。

在農莊的試驗過程中，令到保羅等人大開眼界；因爲那些軍火不但新式，呂志生的槍法更是神乎其技。

沈威也讚不絕口地說：「假如我的組織中有個這樣的成員，一定如虎添翼。」

保羅笑道：「我正想開聲求呂志生加入我們三K黨，想不到讓你近水樓台先得月。」

呂志生苦笑搖頭：「其實我很平庸，那裏配得上加入三K黨那麼大的組織？」

「你太客氣！」保羅立即說：「我早已聽到香港警方訓練出來的人才一流，難得你另有高見；假如你眞的願意留下，而呂先生又不反對，我可以給你高薪！」

「別開玩笑了！」呂志生道，「我又不是美國人，那有資格加入你們？」

「你誤會了，今日的三K黨，與以前不同了。只要你加入我們，你慢慢就會明白了。」保羅道。

沈威道：「那是後話，先談妥這宗交易，再說其他好嗎？」

呂志生說：「是的，我這批軍火還有部份貨欵未付；目前我非常須要現欵。」

保羅隨手取過一支「M十六」型步槍，試了幾响，道：「好吧，我決定購下這批槍，就照你提出的價錢，但有個條件附帶在內。」

「什麼條件？」呂志生道。

「你必須加入三K黨。」保羅很認眞地說。

沈威收回面上的笑容：「保羅，不怕坦白告訴你，他回不得香港，早已答允加入聯青社。」

保羅怔了一怔：「聯青社與三K黨遲早也是一家人，你何必跟我爭！」

呂志生立即說：「其實我只是個十分平凡的人，大家何必爲我而爭吵？」

沈威格於形勢，改變口風道：「這件事留待我們慢慢商量好嗎？現在還是先談軍火。」

保羅想了想，又說：「軍火我會全數買下，還可以給你一點回佣，但這位朋友一定要留給我。」

沈威凝望着呂志生，似乎是看他的意思。

呂志生對沈威道：「謝謝你爲我介紹門路，看來我還是先留下來，看看環境如何再作決定吧！」

沈威無可奈何。

這宗軍火買賣算是完成了。

呂志生答允爲「三K黨」效力，但他

先要回去處理金錢上的事。

表面上看來，二人爭奪呂志生，都無非爲了欣賞他的槍法如神；但實則他們內心想些什麼？沒有人知道。

甚至呂志生的心裏正在想些什麼，也沒有人知道。

呂志生臨走時向保羅表示：他收下保羅的欵項，必須設法滙返香港，讓他的「組織」處置；但他的人就決定留下來。

呂志生描述他的「組織」中有許多與他同樣厲害的殺手；假如他有心吞沒那筆錢，「組織」會派人到美國來殺死他。

因此，他必須處理好那筆錢之後，才能向保羅報到。

保羅十分滿意。

沈威却表現得有點失望。

只有呂志生感到抱歉。

× × ×

呂志生是什麼人？

他並非眞正的「香港黑社會」的人物，而是阿生的化身。

阿生經過巧妙的化裝之後，混了入來，目的自然是爲了偵查「三K黨」的內部組織。

他總算初步獲得了成功。

呂志生這化身也只有沈威知道；阿生只是故意在保羅面前露一手，想不到立即被保羅看中。

其實，保羅也有他的想法；他並非眞正欣賞阿生的槍法如神，反而担心他助長了沈威的勢力，所以才甘詞厚幣，將阿生留下。表面是留爲己用，實則不想他從中帮了「聯青社」這黑社會組織的忙。阿生却佯作不知。

另一方面，麥嘉已得到保羅的通知，派人到保羅指定的地方，去接收那批槍械了。

看來一場「唐人街大戰」即將爆發。

保羅的如意算盤就是要兩帮黑社會「鬼打鬼」，自己則坐收漁人之利。

他計過算過，只要兩帮華人黑社會一齊跨下來，每年他從這一區的收益已非常可觀，至於付錢購軍火，付錢給沈威買兇殺余大强等等，他已視爲一種投資。

他一直以來，就覺得中國人既自私，又衝動，尤其是沈威和麥嘉這二個黑帮頭子，保羅肯定他們活在夢中。

因此，他把軍火分配給麥嘉的手下之後，便靜待時機，決定隔岸觀火。

× × ×

阿生頭一日上班，就接到保羅頒下的「秘密任務」。

任務之一：要他去追殺一名中國青年余大强。

他對沈威並非完全不信任，只是爲了保證得手，他要阿生加入追殺行列。

任務之二：要阿生追殺另一個青年人托夫。

托夫是個黑人，也就是黑人萊梭的長子。

萊梭一家五口，已有四人死在「三K黨」手中，只走脫了托夫一個。因此保羅一直耿耿於懷。

阿生覺得這是保羅有心爲難，也可能是存心要考驗他。

就在這時候，外面有人求見保羅。阿生總算暫時舒了一口氣。

進來的是麥嘉。

保羅知道麥嘉有事商量，把阿生支出門外。然後又十分愼重的關上了門。

「時機到了。」麥嘉開門見山地說，「我們開始作最後準備。過兩天就是聯青社的死期到了；我們已決定利用唐人年動手！」

「唐人年」就是農曆新年的意思。

麥嘉又解釋道：「唐人年華埠大放烟花炮竹，這正好掩護我們。」

「好極了！」保羅又說：「爲了保證你們徹底消滅聯青社，我會多派一些人手助你們一臂之力。」

麥嘉不知是計，反而連聲感謝。

× × ×

保羅自從見過麥嘉之後，就一直忙個不了。

他甚至連阿生也不見，只是不斷和他的手下們開會；而且每一次都沒有阿生的份兒。顯得十分神秘。

其實，阿生早已想到那是怎麼一回事了。

過兩天便是農曆新年，也就是唐人街兩個黑帮大決鬥的日子。

那麼，保羅一定是選好一些人手，到唐人街去加入戰團。

保羅會對麥嘉說，屆時會派一些人去協助他們——華青帮。其實，阿生早已看出他的眞正用心——他要坐收漁人之利。

但是，「三K黨」的詳細計劃如何？阿生很想知道。

可惜保羅和他的黨徒們每次開會都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阿生根本就無從獲悉個中詳情。

不過有一點阿生比較清楚的，就是每次保羅約會兩帮不同的黑帮人物，分別在二個不同的地點，如此一來，便可以避免他們碰頭。

保羅曾經說過：三K黨實行「企業化」。其實說得明白一些，就是變相的黑社會。不過阿生覺得一般黑社會總不會像他們那麼令人覺得討厭。最少一般黑社會就沒有種族歧視那回事。

× × ×

保羅沒有經常把阿生帶在身邊，這是不足爲奇的事，因爲阿生到底不是白人。

阿生正好趁此機會向其他方面展開偵查，甚至悄悄和夏力連絡。

阿生知道保羅在農曆新年那天，將帶人進入唐人街。屆時他和其他槍手們也被帶入去，但詳細情形却不知道。

保羅表面上似乎忙完了。

明天就是農曆新年，要準備的事情，早就應該準備好了。

阿生突然被召到保羅的辦公室去。

就在辦公室的門打開的一刹那間，阿生便感到不妙。

辦公室之內，每個人都穿上了「三K黨」的傳統服飾——長袍和頭罩。

阿生力持鎭定，否則就只有匆匆退倒出門外；然而那樣等於表示他作賊心虛而已。

何況背後還有人，他存心要逃也是逃不了的。

室內穿上長袍的人也不一樣，那些長

袍分別有紅、綠、紫、白等四種顏色。

穿白袍的最多，綠袍的最少，只得一個。其他紅色的四個，紫色的兩個。

根據阿生連日來調查所得，他已曉得穿綠色長袍的屬於甲級人物，紫色的屬乙級，紅色的是第三級；普通三K黨黨員則穿白袍。

因此，阿生不難想像到，那個唯一穿上了綠袍的，就是「鷹王」保羅。

然而一切只是猜測而已，事實上這時每個人都幪上了白色的頭罩，只露出了雙眼而已。唯一不同的就是：有些人帶了皮鞭，有些人則帶了手槍。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保羅的聲音終於出現了：「我們立即就要出發到唐人街去！」

阿生登時呆了一陣。

有個人將一套白色的制服送到阿生面前。

阿生彷彿吃了一顆定心丸。最少他有機會參加這次的行動，就等於說對方並未懷疑他。

但是，另一方面，事情似乎來得太過突然，夏力和沈威他們知道嗎？

阿生既然不知道，夏力他們一定也不會知道。

不過，麥嘉和沈威二人之中，最少應該有一個人知道才對；因爲沈威和麥嘉他們兩者之中，有一個必須首先發動攻勢。

沈威和麥嘉這兩伙人之中，最有可能搶先發動攻勢的，應該是麥嘉的「華青帮」，因爲三K黨有人滲在其中。

照想像中的情形，應該是：華青帮向聯青社進襲，然後當兩帮人馬鬥至兩敗俱傷時，便由三K黨來收拾殘局。進而控制了唐人街。

然而事實是否一如想像中那麼簡單？

阿生當然不會就此坐視，所以連日以來，他不斷秘密與夏力等人取得連絡。

現在看來阿生是可能要棋差一着了，因爲事前他並未估計得到他們會在大除夕的今晚，發動這攻勢。

假如他們立刻就出發，阿生連通知也怕來不及呢。

是他們怕走漏了風聲，還是先殺一個措手不及？

無論如何，阿生也得先穿上那一套三K黨的白制服再說。

他穿上了衣服之後，獲得分配了一條皮鞭和一把利刀。

他沒有槍，這並非表示三K黨缺乏軍火，只是人家不相信他而已。

在場的其他三K黨黨徒之中，大部份有槍；有些在那寬大的長袍之內，收藏了長槍和短槍等等。

長槍之中，有新式的自動步槍、來福槍和手提輕機槍。

短槍之中有左輪、曲尺，都入滿了子彈。

阿生開始有些担心，事情來得太突然；最少比起原定的時間來得太早了。

唐人街這時候正是最熱鬧、最高興的時刻。

中國人最懷舊，他們一直以來就只重視農曆新年。

除了農曆年之外才到聖誕節和陽曆年。所以這時候，唐人街的僑胞一定正在以狂歡的節目迎接新年的來臨。

通常今晚大除夕，人們在吃過了團年飯之後，便開始找節目。放烟花、燃炮仗幾乎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外國人也會在今天晚上湧到唐人街去湊熱鬧。

情況一定令人難以想像；試想想，當人們在狂歡中，突如其來有兩個黑帮展開大決鬥，那種混亂的場面，必然是難以控制的。

阿生越想越感到忐忑不安。

他就在極度不安之中，穿上了那套白色的三K黨制服。

看情形，他們立即就要出發了，所以，阿生根本也來不及通知夏力他們。

阿生雖然萬二分焦急，但也沒有用，因爲他已不可能單獨行動了。

他必須與其他三K黨黨徒在一起，三幾分鐘之後，他們就要出發。

阿生很想找機會避開其他人；只要有機會打個電話就够了。

可惜一直都沒有機會。

表面上看上去，每個人都一樣；即使有些人衣服顏色一樣，但聲音總是有分別的。

唯一不同的，是那幾個較高級的黨員，他們都穿上了有顏色的制服。

阿生非常注意那個穿綠色制服的人，因爲他是唯一的一個穿綠色的。他應該是保羅。然而他一直不作聲，除了阿生剛進來時聽他說過一句「立刻就要出發」的命令之外。

各人終於登上了汽車。

汽車約有十多輛，每輛都擠得滿滿的人。

阿生爲了及時通知夏力他們，眞想悄悄溜掉；但他却被人夾在汽車後排座位的中央，根本就沒有機會。

其中一輛大房車之內有無綫電話，穿綠色制服的人正在用電話；阿生遠遠見到，想像到那一定是保羅。他可能正在跟唐人街方面的華青帮連絡。

× × ×

唐人街的大除夕之夜，人頭攢動，的確熱鬧非凡。

街上擠滿了人，有中國人，也有當地的外國人以 遊客。

即使平時不到唐人街逛的紐約人，今晚也會被吸引到這兒來趁熱鬧。

放烟花、燃炮仗是最富有中國色彩的節目；儘管有人討厭炮仗聲太過吵耳，然而不少人却喜歡炮仗的聲浪，以及那陣火藥氣味。尤其是今天晚上，更加多了一種人喜歡它，就是企圖利用它的聲浪去掩飾槍聲的人。

× × ×

唐人街一幢樓宇之內。

這是「華青帮」的總部。

華青帮的人早已奉到密令，集中在這裏候命。他們之中絕大多數的人都心裏明白，今晚將有些什麼事發生。

今晚將會發生的事，就是華青帮向聯青社偷襲，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站在華青帮這方面說，他們是信心十足的，因爲他們不但有了一批新武器，還

多了一支生力軍——就是「三K黨」的志願軍。

「鷹王」保羅爲了澈底協助「華青帮」取得勝利，數日前已讓這批「志願軍」與「華青帮」的人跟在一起生活，以便雙方更易取得默契。

保羅的電話早已來過了。

三K黨派來的人，心裏早有了準備，當他們突襲「聯青社」取得勝利之後，迅速以第一時間先發制人，將「華青帮」繳械。

由於「華青帮」在心理上沒有準備，估計他們成功的機會甚大，因爲「三K黨」的大軍亦將開入唐人街來支援他們。

然而事情是否就這麼簡單？

三K黨的黨徒也把中國人看得太單純了。

就在即將出發之前的刹那間，「華青帮」總部之內已經發生了事。

正當「華青帮」首領麥嘉與數名「三K黨志願軍」研究行動步驟之際，「華青帮」的皇牌殺手范卓明，突然率領其他帮衆將麥嘉等人包圍。

麥嘉和幾個外國人同是一呆：「發生了什麼事？」

麥嘉本人更加以首領的口吻道：「你們瘋了嗎？這樣算什麼？」

然而他的首領地位並未獲得尊重，反而被范卓明等人喝令高擧雙手。

一名三K黨黨徒蠢蠢欲動，立即被一柄利刀飛插過來，他那隻企圖悄悄拔槍的手，手腕被利刀刺傷，不斷流出鮮血。

范卓明冷冷地說：「誰敢再動一下，再也不會這麼幸運了！」

果然沒有人敢再動。

范卓明以領袖的身份，命令各人過去將被制服者繳械。

突然之間，外面有人按响門鈴。

室內各人分了心，也給麥嘉和三K黨人有了可乘之機。

麥嘉和三K黨徒一齊發難。

在旁持槍監視的人一時之間也不知應否開槍制止，因爲各人已扭打成一團，開槍好容易會誤傷自己人。

門開處，進來的却是鄺祖等人。

原來「聯青社」的鄺祖等人與范卓明等人已有了默契。

鄺祖等人是約好時間而來的，目的是與范卓明他們一齊會合，合力對付三K黨人。

現在鄺祖等人見狀，立即加入，合力對付那班反抗的三K黨人。

麥嘉事前絕不知道范卓明等人作反，反而將三K黨人視作心腹；更不知道范卓明在國際特務辦事處羈留時，已被阿生一一說服。

范卓明等人在聽了阿生一席話之後，果然大澈大悟！但表面上他們仍聽從麥嘉的命令，只是秘密與其他殺手取得了默契而已。

夏力得到阿生的錦囊妙計，一方面與范卓明等人秘密連絡，另一方面又安排他們與聯青社方面的人會晤，讓雙方也有個默契。

沈威與鄺祖等一班「聯青社」人員，曉得麥嘉被三K黨利用之後，自然十分生氣，所以也就將計就計，一方面佯作聽從保羅的指揮，另一方面則保持與夏力等人的連繫。

有了這些前因後果，所以鄺祖等人及時趕到，范卓明等人一些也未感到意外；唯一感到意外的，只是麥嘉。

麥嘉和三K黨人終歸被制服。

就在這時候，電話又响了起來。

那是保羅在汽車裏撥來的無綫電話。

范卓明怕功虧一簣，親自接聽。

無綫電話在汽車行進途中撥出，聲音多多少少也受到少許的影响，因此保羅可能認不出對方的聲音，還以爲是麥嘉。

「準備好了嗎？」保羅說：「我們正開往唐人街途中！」

「一切已經準備妥當！」范卓明道，「我們現在就到聯青社那邊去！」

「那麼，我們等會兒就在那邊會合吧！現在先校正時計！」

「現在我們這邊是……晚上十二時零五分。」

「對了，我的錶也是午夜十二時零五分正！你們大約什麼時間到那裏？」

「十五分後。」

「十分鐘可否控制大局？」

「絕對可以。」

「那麼，十二時半在那兒會合。別忘記我們約好的燈號！」

「我明白了！」

電話隨即掛斷。

在范卓明接聽電話的時候，也是危機四伏的時候；只要三K黨人和麥嘉他們之中，任何一人叫了起來，保羅也會知道事敗，決不會再上當。

但是，范卓明聽電話時，其他人十分合作。尤其是鄺祖他們，紛紛以手槍槍管插入麥嘉等人的口腔裏去。

只要誰哼一聲，子彈就會穿過他們的咽喉。

事情至此總算告一段落。

范卓明指揮各人先將麥嘉和三K黨人綑綁、塞口。

麥嘉警告道：「三K黨不會就此放過你們的，蠢才……」

豈料那個「才」字未說得出口，已重重地吃了范卓明一掌。

范卓明狠狠地說：「我們不會受外國人指揮，去做那些遭世人非議的事，只有你這種奴才聽保羅的命令！」

麥嘉不敢再作聲；他知道今時不同往日，現在他已不是這班人的首領。

現在「華青帮」的帮衆，只聽范卓明的話。

「三K黨」那幾個白人更加不敢做聲，他們担心惹怒這班槍手時會被殺。

事實上，他們的確隨時準備將這班人殺死。

× × ×

阿生在担心中被儎到唐人街去。

唐人街雖然到處充滿了歡樂的氣氛，但也有隱憂的一面。

有些較僻靜的街道，這時候正隱藏着無限的殺機。

三K黨的車隊避開熱鬧的人羣，開到「聯青社」的總部附近。

街上的店舖都已經關門了。

保羅和他的黨徒們都紛紛棄車步行，繞到隣街去。

他們所以棄車步行，是担心汽車馬達聲驚動了對方。

事實上，十多輛汽車，的確太過大陣仗了。

各人只到了街口，就遠遠的望見到一幢樓宇的二樓窗口處，懸出了一盞綠色的燈籠。

這是他們事先約好的暗號，一切順利時，就懸出綠色的燈籠。

保羅向同行的人打出了一個手勢：「這是我們最光榮的時刻，朋友們，唐人街中開始由三K黨人來統治了！」

阿生心裏感到又驚又氣！

事實上，他事先未想到三K黨攪的是時間上的詭計。

三K黨本來是與各方面約好農曆新年動手的，現在竟然提前了！

萬一夏力等人來不及與范卓明、鄺祖他們配合，會不會功虧一簣？

阿生只相信范卓明和鄺祖他們，因爲他們才是兩帮黑社會中的骨幹；沈威這一輩首領人物，有時反而會被利益所矇蔽。

現在阿生看見保羅等人這麼興奮，也眞的相信他們控制了大局！

保羅指揮各人悄悄登上那幢樓宇的二樓去。

保羅和他的三K黨人未到過聯青社總部，但却知道這地址不會錯的；即使記錯了地址，也不會認錯了那盞「綠燈」。

現在他以勝利者的姿態率衆登樓，也絕對相信麥嘉和他的三K黨人已控制了大局。

但是，當他們走完了那梯級之後，便開始感到有點不妙了。

上面沒有人。

在昏暗的燈光下，可以見到一張長長的餐桌，桌上擺滿了香檳酒——這是唯一能令他們感到欣慰的。

最少這是一種「勝利」的表示。

「兄弟們，出來吧！別捉迷藏了，我知道你們已完全控制了大局！」保羅揚聲叫道：「出來吧，讓我們狂飲，慶祝勝利吧。」

然而，除了聽到一些回聲之外，並無反應。

就在這一刹那間，「砰」、然一聲。

各人立即戒備。

那「砰」然一聲，並非槍聲，只是那扇大門自動閉上了。

與此同時，室內的燈光也一齊熄滅。

一部份人被隔在門外和梯間，有些人則留在街外戒備。

但大部份人已經被關在這層樓宇之內。包括阿生在

也只有阿生一個人知道這是他們計劃中的一部份；其他人則驚惶失措。

三K黨人自然都不是善男信女，加上個個有刀有槍在手，有什麼可怕？

然而有刀有槍又怎麼樣？四周一片黑暗，伸手不見五指，如何使用武力？自然更沒有對象讓他們去攻擊。

突然之間，阿生感到非常吃驚。

事實上，這裏每一個人都十分害怕，因爲這裏每一個人的嗅覺都十分正常，所以他們可以嗅到一股煤氣的濃烈氣味。

各人進來時已清楚見到窗戶經已閉上，現在又嗅到煤氣的氣味，那有不吃驚之理？

已經開始有人嗆咳起來。

阿生趁住自己未昏倒之前揚聲叫道：「不要這樣，快些停止！」

有人聲自天花板上散播下來：「丟下刀槍，可以饒你們一命！」

事實上，有不少刀槍早已紛紛投在地上，人們正急忙忙的使用自己雙手掩住鼻孔，有些用他們一雙手，有些則用手帕。

情況非常混亂。

阿生迫於無奈，惟有在黑暗之中大叫：「亮燈吧！我是國際特警阿生！」

三K黨的人忽然之間聽到他們之中有國際特警人員，又是一陣愕然。

他們看不見，自然也不知道是誰在叫喊！更不知誰是國際特警。

燈光驀地放亮。

阿生首先注意到的，就是那個穿上了綠袍的人——在阿生的心目中，他是保羅——「鷹王」保羅。

阿生在燈光未亮之前，已有了心理準備，只要有機可乘，他會立即先發制人。

因此，當燈光亮後，阿生迅速以第一時間奪得了一枝手槍。

他知道整個計劃，熄燈迫三K黨投降就是計劃中的一部份。

但是，由於計劃可能有變——最少，時間上已經提早了十多小時。因此，阿生無法知道這件事目前進行的詳細情形。

不過，經他那麼一叫之後，煤氣停止放出，燈光也亮了，照算也不可能讓對方佔到優勢。但阿生仍舊恐防有變。

地板上有槍——那是人們爲了空出雙手救自己而拋棄的。

阿生只要 首彎腰，就可以拾得一枝了。

他迅速找到那個穿綠色長袍的人，抓住他，喝令他擧高雙手。

「啊！你幹什麼？」那聲音仍然是保羅的。

阿生道：「叫你的人放下武器，否則我們會一齊被煤氣焗死！」

「你是誰？」保羅在嗆咳中問道。

阿生仍然穿上「三K黨」的白色制服——白長袍和頭罩。

有聲音自天花板傳下來：「每個人必須棄械投降，否則再放煤氣，把你們活活焗死！」

「砰」的一聲，不知是那個三K黨員開了一槍。

由於室內窗戶緊閉，根本沒有人知道如何能將門窗開放，所以一陣陣回聲，震耳欲聾。

子彈擊破了天花板下一個擴音器。

但，擴音器絕對不只一個，還有許多個。

正在廣播的人十分生氣地說：「你以爲這是英雄所爲嗎？傻瓜，你一定是活得不耐煩了！」

剛才開槍的人，一些兒也不後悔，他四處張望着，他顯然在找尋他要射擊的對象。

他團團轉了一陣，仍見不到他要找的

人。

他想再開槍，但還未發射，槍聲却突然又响起來；他倒了下去。

他的肩膊中槍，倒地呻吟。

站在附近的人都可以見到，傷口仍在流血，但沒有人知道子彈來自何處。

「我再給你們一個機會，聽着，只數三下，誰不棄械投降，就會像他一樣！」聲音仍然來自天花板下的擴音器。「一……二……」

只數到「二」，「三」字未出口，刀刀槍槍已經遍地都是。

唯一沒有放下手槍的，是阿生。

阿生已自動將頭罩除了下來。

穿綠色長袍的人含恨地盯實阿生：「原來是你，你原來是國際特警！」

阿生一手將他的頭罩扔去，發覺他還是保羅，阿生放下了心頭大石。

阿生一直担心保羅遁去，想不到他竟然親自帶人來。是否太過大意？

保羅身為「三K黨」首領，他不該如此大意的。

沈威，范卓明和鄺祖等人都由一度鋼門後面出來，每個人手中都有槍。

三K黨人紛紛被綑綁起來。

沈威告訴阿生，梯間的數名三K黨人已被焗暈，只是走漏了街上數名。

街上那幾名三K黨徒是發覺勢色不對之後，匆匆駕車逃去無踪的。

整幢樓宇本來就是「聯青社」所有，所以到處機關重重，外人闖入，只要他們存心為難你，很難有逃出的機會。除非他們將機關開放。

那梯間前前後後也有自動閉上的門，所以站在該處等候入屋的三K黨徒，見狀想逃也逃不了，想衝入屋去救同黨的人也不可能，因為那度鋼門已將他們迅速地分隔開了。

「華青帮」與「聯青社」兩帮人在阿生的調解下第一次化敵為友，第一次携手合作，也是第一次做了一件對大家都較為有意義的事。

所有被綑綁起來的三K黨徒都被集中在一起，只有保羅一人被揪了出來。

阿生早已將「三K黨」的陰謀詭計揭破，讓兩帮唐人街的黑社會組織合作。現在他們終於證實了阿生並非虛構，「三K黨」的確想入侵唐人街，代替他們兩股勢力。

麥嘉等人被押到「聯青社」總部這邊來，等候集中發落。

保羅等人自然是心有不忿，滿口三字經的詛咒着！「華青帮」與「聯青社」的人要揍他，但被阿生制止。

阿生事前已跟兩帮黑社會取得了默契，國際特警的目的只為了針對「三K黨」，以及替紐約警方追查謀殺萊梭一家四口的兇手，因此他們對二帮黑社會組織暫不理會。

不過阿生却趁此機會對沈威和鄺祖以及范卓明等這班人，曉以民族大義，勸導他們不要騷擾唐人街的僑胞，沾污了唐人街一向的清譽。

兩帮黑社會組織中人也慕阿生的大名，知道他是「鐵拐俠盜」呂偉艮唯一的門生，所以也答允在揭破了「三K黨」毋陰謀之後，交出全部槍械，作為不起訴他們的條件之一。

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阿生一石二鳥的做法；他一方面要借助兩帮黑社會勢力，聯手對付「三K黨」。另一方面就是調解這兩帮黑勢力，希望他們不要再在唐人街明爭暗鬥，害苦了這裏的僑胞。

現在阿生的計劃看來已成功了。但是阿生本人並不樂觀。

阿生至今仍未見到夏力等人。他心裏已感到有些意外了。

沈威等人將保羅揪出來質問時，態度也顯得極不尋常。

他對保羅動粗，阿生從旁勸止也沒有用。

甚至有人對阿生道：「這裏不是你的地方，你最好站過一旁！」

說話的人很不客氣，而且手上有槍，阿生自然不敢造次。

沈威質問保羅：「媽的，你為什麼出賣我？」

「我是白人，白人是這世界上最優越的人種。」保羅冷冷地說：「聰明的，你們最好趁早放我們走，否則三K黨的援兵一到，只怕這裏唐人街會被剷為平地！」

「拍」的一記耳光，沈威的巨靈之掌打得保羅連頭帶臉側過了一旁，面上紅了一大塊。

「你眞不愧是天下的大蠢才，」沈威嘲諷地說，「難為你還好意思誇稱自己！你上了我們的當，還奉上這大批槍械，所謂最優越的人種，眞是不知從何說起！」

「朋友，冷靜些吧！」保羅道，「勝負仍在未知之數，不久你自會明白！」

沈威道：「你是三K黨首領，現在我就要你正式宣佈三K黨瓦解！」

沈威說着，將手槍上了腔，指住保羅的太陽穴部位。

然而在場的人都可以見到，沈威的手槍並未能嚇倒保羅。

保羅面無懼色地說：「開槍吧！在衆目睽睽之下殺人，尤其是當我知道有一名國際特警在場之後，我也死得痛快！除非你有種殺死這裏每個人，否則你最好準備坐電椅！」

沈威氣得發抖。

阿生担心他沉不住氣，想過去勸他幾句，却被人嚇住。

阿生所担心的事終於發生了，有人用手槍指嚇他，不准他移動半步，連沈威和范卓明等人也佯作不見。

夏力等人未見出現，阿生巳心知不妙，現在再冷眼旁觀，就曉得事情絕不會再像阿生所想像的那麼簡單了。

阿生只好躲在一旁不作聲，以靜觀其變。

保羅得逞地說：「三K黨在這地球上存在巳超過了一個世紀，沒有人可以消滅它。你們是什麼東西？只不過是一班黃面孔的中國人，更加沒有資格和我們這些優越人種相比！」

保羅的說話，立即引起在場的三K黨徒一陣歡呼之聲。

沈威本來就早巳氣得七孔生烟，現在再被吵得頭昏腦脹！只見他的頭筋也現了！手指一緊，手槍的機掣被扳下。

「砰」然一聲，子彈穿過了保羅的胸膛。

保羅悶哼一聲，面色蒼白，倒在地上，胸前冒血。

阿生想加以阻止，已來不及。有人甚至不准阿生跑過去。

但是阿生沒有理會他，終於衝至保羅身邊，蹲了下來。

阿生發覺保羅傷正要害，奄奄一息，鮮血不斷由胸前傷口湧出。

保羅很痛苦，但面上仍有得色地，示意阿生把耳朶湊過去。

「告訴你一個秘密！」保羅的聲音巳變得非常疲弱。

在旁的人根本聽不到，也沒有阻止一個垂死的人跟別人說話。

阿生出奇地聽下去。

保羅又一字一字的說：「我並非眞正的鷹王；眞正的鷹王保羅還在南加羅連那州。你可眞的是國際特警？」

阿生點點頭。

保羅又說：「那麼，你將有機會上法庭作證，證明他殺我！」

「希望如你所願。」阿生又說：「假如你死後能見到上帝，相信他會告訴你，地球上任何人種並無優劣之分。」

「我明白你的意思。」保羅苦笑道，「你在反駁我們三K黨的理論：白人並非優越人種。是不？」

阿生道：「每一種人都有優劣，假如我舉出一些事實，你會同意我的講法。」

「好吧！你說……」保羅痛苦得閉上了眼睛，流出了淚水。

阿生道：「中國人最早發明火藥，但美國人目前是最佳的軍火專家；中國人最早發明天象測量儀，農曆的二十四個氣節也準確無比，但最先登上月球的又是美國人。這說明了每個人都有一個腦袋，但不肯盡量發揮，就會倒退。中國人太保守，但無可否認，我們的祖先十分聰明。可惜他的子孫——我們太不爭氣了！」

保羅苦笑一下，道：「你說得也有點道理。」

阿生又說：「你說中國人不及美國人，這理論也是錯的，中國的青少棒球隊年年冠軍，最出色的世界棒球王王貞治也是華人。但最流行棒球這種運動的國家却是美國。」

「兄弟，我眞服了你。」保羅開玩笑地說：「如果你能改行傳教，保證更多人信教！」

阿生道：「我講的只是事實而已。再舉一些例子吧！你知道世界知名的圍棋好手是誰嗎？」

「林海峯。」

「他是什麼人？」

「中國人。」

「那麼，世界最負盛名的足球明星又是誰？」阿生問。

「比利。」

「比利又是什麼人種？」

「黑人。」

「所以說，每個人種都有優越人才，問題是有沒有人去發掘、栽培而已。」阿生又說，「三K黨起源於南北戰爭。當時美國國內情況一片混亂，白人仇視黑人，所以才有三K黨。但時至今日，任何人種也不該孤立起來，或互相仇視。林肯總統受到你們美國人世代敬仰，必然是大有道理的。」

阿生還想說下去，但是，保羅巳含笑閉上了眼睛。

阿生把手槍輕按他的氣管，一切都巳靜止了。

三K黨人很鼓噪，但沈威等人在吆喝聲中，又响了幾槍示威。

阿生緩緩站了起來。

「請你不要忘記，我們談好了的事。」阿生喚醒他面前的沈威。

沈威却瞪住阿生很不客氣地說：「請你不要忘記現在是什麼時候，以及這裏是什麼地方！」

「你似乎忘記了：你們曾經發過毒誓！」阿生也提醒了其他人。

「哈哈……」沈威發出了一陣輕狂的笑聲，「你眞是天下第一大傻瓜，這是什麼時候？二十世紀太空時代，誰還肯相信那些斬鷄頭、燒黃紙的迷信事物？信的那個才是呆子。」

阿生道：「呀！然則，一切似乎拉倒了！」

「嘿！你是個聰明人，難道還要我多說麼？」

「沈威，你會後悔的。」

「我做事從不後悔。」沈威又心平氣和地說，「不過無論如何，我也要感謝你這次的帮忙，你助我們聯青社一舉兩得地消滅了兩個頑强的對手——華青帮和三K黨。」

阿生望向呆在一角的「華青帮」首腦麥嘉。

麥嘉和幾個三K黨人巳被帶到這兒來，他們都呆若木鷄。

阿生知道，范卓明等這班「華青帮」槍手，一定巳秘密跟沈威有了君子協定，而非阿生所安排那一回事；換句話說，他們不會改邪歸正，只會繼續携手在唐人街作惡。

至於「華青帮」與「聯青社」這些名義上的事，也變得無關重要了。

但照看這種情形，范卓明等一班「華青帮」槍手，不但出賣了麥嘉，也出賣了阿生。

阿生自問看差了。

阿生只知道眞正的洪門人物極重義氣，說過的話算數，更不必講到發誓了。

然而眼前這一班人，發了毒誓尚且如此。

阿生無可奈何，只有盡最後的努力，勸告沈威道：「你們這樣做，將會造成悲劇的。」

沈威問道：「剛才那厮跟你說了一些什麼？」

阿生道：「他不是眞正的三K黨首領保羅，他只是個替身而巳！」

沈威怔了一怔。

阿生又說：「你一定也明白，他們決不會就這樣放過你們；聽我勸吧，快些離開這裏。鷹王知道了之後，三K黨人一定大舉前來報復。」

沈威異常地冷靜：「你放心，他們前來報復是想當然的事；但他們永遠找不到

這裏。」

阿生看見他充滿了信心，只是不明白他爲何說三K黨找不到這裏。

沈威又說：「現在你可以與你的同事連絡了。」

阿生反問道：「你一定沒有將今晚的事告訴過夏力吧？」

「沒有。」沈威說，「我當然不會愚蠢到那般田地。」然後他又示意一名槍手，將一具插頭電話，搬了過來。

阿生道：「你想我怎麼說？」

沈威道：「告訴夏力，叫他別理會我們的事，否則你會被殺！」

「原來你們早已有了默契。」阿生悻悻然說，「是我計錯數了。」

沈威道：「少講廢話，趁你有命，跟你同事講幾句吧！」

阿生正想拿起聽筒，電話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沈威親自接聽。

從他的語氣忖測，可能是他的手下打入來的，向他報告一些事。

沈威忽然揮揮手，示意在旁的槍手們將阿生等人帶走。

阿生他們被押到後面去。

後面是一些房間，但所有窗門都已封閉，室內都有空氣調節系統。

阿生心裏想：這一次眞的是自作孽，想不到沈威他們竟然會恩將仇報。早知如此，倒不如讓他們兩帮黑人物給三K黨作弄好多了。

阿生極力令自己冷靜下來，因爲他必須想出自救的辦法來。

否則，就只有在這兒默着等死。

唐人街內　面目全非

午夜後的唐人街，還是那麼鬧哄哄的。人們在狂歡中，似乎還沒有人發覺到唐人街的另一角已經發生了事。

炮仗聲掩沒了一切，即使有人開槍，也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突然有一輛警車開入了唐人街，車上坐着兩名警員，只有一個是眞的。

那名眞的警員叫荷拔。

荷拔是「三K黨」派到警局去做內綫的臥底人物。所以警方有什麼行動之前，「三K黨」往往已在事前獲悉。

荷拔在不久前得到「鷹王」保羅的指示，於是佯作開車出巡，闖進唐人街來。

他的車子未開入唐人街之前，在一處路口接儎另一名「三K黨」黨員——那黨員這時亦已化裝成警員一樣。

因此，外人看上去，一切都很正常，以爲兩名警員奉命到唐人街來巡邏而已。

事實上，荷拔要找出「聯靑社」巢穴之所在，讓「三K黨」的殺手們大擧報復和救人。

原來就在午夜前後，一批三K黨人發覺情勢不對後匆匆逃出了唐人街。

後來，他們重整陣容，帶齊槍械，再開入唐人街，企圖將「鷹王」的替身和其他黨人救出，無奈眼前所見，有面目全非的感覺。

這班三K黨人平時雖然不是經常到唐人街來，也不致會在黑夜中迷途的。

但是，事實上他們沿原路再進入唐人街時，却找不到聯靑社總部之所在。爲什麼？他們根本就莫名其妙。

最後，他們惟有照實向遠在南加羅連那州的眞正首領——「鷹王」保羅報告。

保羅聞報後，知道這一次三K黨不論在生命、財產以及聲譽等等各方面的損失，都難以估計，自然是萬二分的憤怒。

於是保羅立即採取行動，一方面用電話遙遠指揮就近的三K黨人，另一方面則兼程趕到紐約來。

荷拔就是直接奉了「鷹王」保羅之命而首先採取行動的。

他開着車子，儎住一名單眼黨徒獨眼龍，進入唐人街。

那黨員只得一隻眼睛，但他戴上了黑眼鏡，他的綽號叫「獨眼龍」。

獨眼龍較早時曾隨着三K黨的隊伍進入唐人街，但他沒有入屋，只守在街外等候着。此人雖然獨具隻眼，但同伴們都公認他最好記性，而且認路第一，所以才叫他扮成警員，與荷拔再入唐人街。

荷拔的車子依着獨眼龍的指示，在唐人街區域內打了幾個轉，仍然未能找出目的地。

荷拔有些心灰意冷，也對獨眼龍失去了信心，他提議明天再來。

車子開始駛出唐人街。

荷拔極力避免駛經熱鬧的街道，因爲那邊不但人多，警方派出的人員和車輛也多。荷拔不想人見到獨眼龍。

但是，儘管如此，荷拔還是遇上了另一輛警方的車子。

當時荷拔已佯作不見，但對方已响號將他的車子截停！

即使如此，荷拔仍然想不到會有些什麼事情發生，因爲當晚是唐人年的大除夕，自然在這唐人區域之內多了一些警方人員和車輛巡邏。

對方是一名警官。也是荷拔的一名上司。

警官將荷拔截停之後，立刻走過來問：「他是誰？荷拔。」

荷拔裝蒜地說：「我怎麼知道？他說他是剛調到本區來的。」

警官迅速拔出佩槍來：「下車吧，慢慢的，切勿魯莽。」

連荷拔也感到有些愕然。

這時候荷拔才警覺過來，原來警官响號截停他，絕非偶然的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荷拔這時候也只好首先下了車，佯作協助那位上司進行搜查工作，若非如此，他的嫌疑自然就更大了。

警官一邊叫荷拔代他搜查獨眼龍，一邊拔槍在旁戒備！

荷拔一邊搜查獨眼龍，一邊低語道：「我看他一定是接到了特別情報，等會兒你小心接應，我看我也留不下去了！明白嗎？」

荷拔背向那警官，却面向獨眼龍，所以他們談話，又如此低聲，那警官根本不知道，也肯定聽不到。

但是不知怎的，那警官却突然走了過來。

荷拔感到不妙，還以爲警官已聽到他

們之間的談話了。

荷拔突然轉過身來，同時趁勢拔槍，他企圖先發制人。

但是，「砰」然一聲槍响之後，棄槍捧臂慘叫的，却是那名警員荷拔。

獨眼龍的反應也算得快了，他看見荷拔發難，也急忙拔槍。

但是不知從何處飛來一枚子彈，將他擊倒。

街口拐彎處，出現了另外一輛車子，但那不是警車。

那是一輛私家車。

車上坐了兩個男子，其中一個是國際特警夏力；另一個是他的助手。

夏力跑到這兒來，亦非偶然的事。他知道明天——農曆新年將有事發生，所以晚上便跑到唐人街來先觀察一番，目的是讓自己心理上有個預算，以便明天派人來跟兩帮黑社會合力去對付三K黨人。

但是，當他帶了助手進入唐人街之後，竟然無法與兩帮黑社會的人取得連絡。

像夏力和阿生這種人，對一切事物都顯然份外敏感。尤其是當此最後關頭——十數小時之後即將有事發生的時候。

因此，夏力立即命助手將車子開往「聯靑社」總部。

夏力原本要找沈威，但是很奇怪，當他按址找到那條街道的時候，才發覺那兒的環境非常之陌生。

雖然在這大除夕的晚上，所有店舖都已關上了大門，但是，那些招牌、路牌和街名等等都不該突然之間有所改變。

夏力越想就越感到莫名其妙，終於找到了一個華人查問。

可惜，那 華人在狂歡之後，却喝得醉醺醺的，他連自己的家門在何處也不知道，何況其他呢？

夏力於是跟他的助手開着車子四處去找，同時也打過了電話，希望可以找到沈威或鄺祖等人，但他平時撥過的電話號碼，這時候都無法接通。

夏力越想越感到不妙。

當時他假設有幾種可能，第一，三K黨人提前發難。

第二，兩帮黑人物之中，有人走漏了風聲，以致出了意外。

第三，有人從中作弄，以致發生了一些意料不到的事。

但是實情如何，夏力和他的助手根本就不知道，他們只是一邊忖測，一邊開車子到處找尋，希望發現他們所要找到的「聯靑社總部」所在地，剛才就是正在四處找尋中。

想不到突然之間，遠遠發現了一名警官與兩名警員持槍相向！

他知道有事發生，但不知道到底那邊街頭發生了什麼事。

他停車在路口那邊，靜觀其變。

豈料看下去之後，發現那名持槍的警員是他認識的。

但是，那警官爲什麼要搜查下屬？

正思想間，荷拔就在此時發難，可惜他的動作還是不够快，終於栽在他上司手中。

就在那石火電光之間，另一個曾被搜查的人也企圖拔槍射擊那位警官，在那一刹那間，夏力根本沒有考慮和選擇之餘地，於是亦即開了一槍，及時帮了那位相識的警官。

現在他和助手開車過去之後，警官一邊感謝他，一邊叫他協助將兩人用他們身上的手鐐扣在警車之上。

警官繳去了荷拔和獨眼龍的佩槍，但荷拔到底意欲何爲，他還是莫名其妙。

目前他只知道最急切要做的事情，就是通知總部，派人前來協助一切。

假如在平時的日子裏，剛才响了一連串的槍聲，即使他們不致電總部，相信唐人街的華僑亦會因爲聽到槍聲而致電報警的。

然而今晚情況可不同了！

今晚是大除夕，街上的狂歡正進入高潮；不少中國人聚在幾條夜店集中的大街之上一邊燃放炮仗烟花，一邊飲酒作樂！

因此，即使有人開槍，人們也只以爲是炮仗聲而已！

所以，警官就要回到他自己的警車裏，利用車中的無綫電話交代。

夏力也在這時候，利用他車中的電話，與特警總部連絡。

正由於雙方面都急於撥無綫電話，又給了荷拔和獨眼龍有可乘之機。

荷拔明知這一次無從狡辯，但這時他和獨眼龍都被手鐐扣在一輛警車外面——警官利用他們自己制服上配備的手鐐，用其中一個環扣住一隻手，另一個環則扣在車窗一旁。

至於獨眼龍則用同一方法，扣在另一邊。

這樣本來已經萬無一失，但是，那警官却忘了這是荷拔他們開動過的警車，也忘記了取去這車子的車匙。

兩人雖然被扣在車外，但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立即攀住車門。

荷拔一隻手由車窗伸入駕駛座內，冒險就此將車子開動。

荷拔明知這樣非常危險，但是，當他被帶回總部之後，他臥底的身份亦勢必被揭破。所以趁住這個機會，希望會有奇蹟出現。

車子一經開動，迅速驚動警官和夏力等人，立即開槍擊向正在開動中的警車。

荷拔和獨眼龍二人雖然分別「掛」在車子外面，但由於荷拔的駕車技術頗佳，刹那間竟然給他衝出數丈以外。

夏力情急之下，子彈擊中了其中一個輪胎。

車子正在急馳中。

重心一失，立即撞向一幢樓宇。

「轟隆」一聲巨响，車子亦隨即停了下來。

車頭着火，眼看即將發生爆炸。

警官冒死飛撲過去，將手鐐開脫，把兩人及時救了出來。

這時候荷拔和獨眼龍兩人均已受傷，想逃也逃不了。

夏力和他的助手急急過來，協助那位警官，將二人帶過一旁。

幸而那輛警車只是着火焚燒，始終未有發生爆炸。

但是即使如此，早已驚動了隣近的居民。

睡着了的人紛紛驚醒，未睡的人也吃了一驚。

人們紛紛過來看熱鬧，但他們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 × ×

在警車裏，荷拔不得不招供，尤其是他已受了傷，他不招供，他上司會故意將他送院救治的時間拖延，他便可能因流血過多而招致死亡。

荷拔說出當晚唐人街發生的事，這些事情全是獨眼龍告訴他的。

坐在一旁的獨眼龍也受了傷，而且傷得比荷拔更重。

獨眼龍也證實荷拔所講的。

唐人街肯定發生了事，但荷拔表示他不明白。爲什麼環境會這麼陌生。

荷拔的話也提醒了其他警方人員——在場的警方人員，尤其是那位警官。

那位警官是荷拔的上司，他當晚親自開車出巡，目的是要看看下屬有沒有偷懶，想不到遠遠發現了荷拔和他駕駛的警車，而且當時車內還有另外一個人。

因此，那位警官才會起了疑心，走過來將荷拔的車子截停查問。

他既然是荷拔的上司，自然知道荷拔當晚不必當值，更知道被派到唐人街來的，有過那一些人和那幾輛車。

想不到果然出了問題，只是那位警官發夢也想不到荷拔是三K黨派來臥底的。

然而這一切已令到在場的高級 務人員吃驚，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把兩個逃犯暫且擱置一旁。

他們目前最急切須要了解的，就是唐人街區域之內，環境的「變遷」。

例如，爲什麼有些街道連店舖也「搬遷」得亂七八糟？

又例如，爲什麼夏力等國際特警人員找不到「聯青社總部」？

即使是常常被派到唐人街來值勤的巡邏警員們，也感到有點不對勁。

一個警員指住一些路牌道：「這是應該有『不准駛入』的交通標誌，就是這間菜館的門口，爲什麼現在不見了？」

另一個警員則說：「那邊有個電話亭，現在也不知所踪了。」

各人議論紛紛，彷彿唐人街經過了一番改建似的。

事實上，唐人街不可能在一夜之間，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改建。

於是警方人員連同國際特警們，就地展開了查究工作。

現場上雖然被封鎖，但有不少在該處的僑胞，已被吵醒，應召到現場來，接受警方的一連串詢問。

可惜此等僑胞們，個個從夢中被吵醒之後，也被問得一頭霧水，也眞的像發夢一樣。根本連他們也不明白，如何作答。

× × ×

阿生和其他的人被囚一室。

他儘管後悔——後悔不該太過相信這兩帮黑人物。

但是後悔只能令他懊喪，對眼前絕沒有帮助。

阿生極力令自己冷靜下來。

他的經驗告訴他，越冷靜越容易想出一些辦法來。

但是，他身邊的人却沒有讓他冷靜下來。

那是一名三K黨黨徒。

他問阿生道：「你是不是眞的國際特警？」

「國際特警還有眞與假麼？」阿生眞不想答，但他却在旁邊纏住阿生。

房間裏已熄了燈。

押解他們入來的人叫他們冷靜地等待在這裏，不准吵鬧。

但是，那人走後不久，燈也熄了。

於是室內變得一團漆黑，也變得更加可怕。

那名三K黨徒接着又問：「你們國際特警，爲什麼要聯合中國黑社會來對付我們？」

「你不會明白的。」

「你眞愚蠢，中國人最狡猾，你們怎麼可以信他們？」

「三K黨够狡猾，爲什麼你們還是要送上門來呢？」

「放心，我們的人快要來了。」

「你太樂觀了。」

「你不會明白的，我們當時還有人在屋外，他們一定知道我們囚在這裏。」

「希望這樣吧。」

阿生還沒有再說下去，燈光突然之間又再放亮起來。

門開了，有人入來。

進來的人都荷槍實彈，有人命令各人站起來，一個跟一個的出去。

各人手無寸鐵，只有千依百從。

他們被驅至屋後，由後面一隻扶梯下去，然後通過後巷，轉進了另一間屋的後門。

沿途有武 人員監視，他們聲言只要誰企圖逃走，或哼一聲，即槍殺勿論。

突然槍聲一响，有個人影在慘叫中倒下，原來有人逃走，引起一陣混亂。

阿生想趁勢發難，立即被一枝槍指住，原來身邊已有一人閃至，也許因爲他是國際特警的緣故，所以對他份外敏感。

那人用槍管指住他背脊，冷冷地說：「沈威吩咐過我，你只要動粗，老子有權就地把你解決。」

阿生道：「我不會走，你何必這樣緊張，不過，我想知道我們要到何處去？」

「等會兒你自會明白，何必多問？」那華人槍手說着，將阿生推進了一間屋子的後門去。

然後，他們進入了一處地牢。

地牢之內，燈光一片昏暗。

三十多個人擠在一起，抽氣系統也無法將空氣弄得清潔一些。

阿生很倦，知明暫時逃不了，便倒頭大睡，這正是他聰明的地方。

一個人的精神和體力有限，他可以拚命去做一件事，但不可能持久地消耗精神和體力。

他可以連續地工作，因爲他還年青，但必須找機會補充體力，因此，他經常「偷閒」。

「偷閒」與「偷懶」不同，他明白到一個人不可以不做；不做就是「偷懶」；但不可能不停地去做，做了找時間休息，這就是「偷閒」。



× × ×

唐人街區域之內，平時本來較爲僻靜的街道，這時反而熱鬧起來。

因爲這兒發生了事故，不久之前這裏曾經發生過槍擊事件，也發生過撞車。

現在傷者已送院救治，但警方仍在現場上展開調查。

警方要調查的，並非槍擊起因，以及撞車的來龍去脈，因爲這些他們全都知道了。

警方要查的，是那些街道爲什麼看上去都有「面目全非」的感覺？

城市的街道像人一樣，不可能條條都是一樣的；正如人的面孔，即使身裁一樣，面目很難相似。

由於自由世界的工商業都是私營，所以一切都是自由發展，街道上的私營店舖，各自出奇制勝，裝修各異其趣，自然亦不可能看上去都一樣，因此每條街道的情景，肯定不會一樣，即使其中有一兩間店舖改頭換面，也不會完全改變了該處的環境。

但是，唐人街區域之內好一些街道，爲什麼看上去都有些不同了？

例如一些明明限於「單程路」行車的街道，路牌已被移去，另一些可供雙程行車的，反而豎立「單程路」的路牌。

又有一些店舖的招牌也被改頭換面。

警方作進一步查究時，才發覺那些街名的路牌原來都被人調換了。

供駕駛人辨認的路牌調換得亂七八糟，供行人辨認的街名路牌也換得顛顛倒倒，再加上有人故意將一些招牌也改頭換面，於是各處的環境看上去便有面目全非之感。

由於時在午夜，加上大部份人睡的睡了，狂歡的正玩得不知天高地厚，所以，招牌被改，店舖中的人還懵然不知。

熟悉該處環境的人，大都是住在該處的，根本無須看什麼街名，幾乎閉上了眼睛也可以返家，自然不會發覺一切被「改」了。

但由外面開車入來的駕車人，却被那些調亂了的路牌弄得頭昏腦脹，自然無法可以到達目的地。

這也正是荷拔等一班三K黨人無法一下子就找到「聯青社總部」的最大原因之一。

然則，誰在這方面悄悄做了手脚？

毫無疑問，一定是唐人街內那兩帮黑社會組織中人做的。

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也十分之明顯，最大目的就是爲了擾亂三K黨援兵的視綫，拖慢了他們的救援行動。

他們的目的也顯然已經達到了。

三K黨人固然無法找到他們，國際特警的夏力也給他們弄得團團轉！

然而現在一切既已弄明白了，警方的大規模搜索行動也立即展開。

唐人街區域之內，有許多街道，所以要澈底搜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警方既然已從荷拔與獨眼龍口中知道了不久之前這兒發生過的事，自然不會放過。

何況國際特警方面也證實了三K黨與兩帮黑社會之間所發生的事，更加知道阿生也下落不明，所以搜查工作也就變得更加大陣伏。

× × ×

夏力因爲阿生的安全而感到無限担心之際，紐約國際特警辦事處又傳出了另一個令他更加焦急如焚的消息。

受到國際特警秘密保護的華僑青年余大强突然也不知所踪。

國際特警派駐當地的秘密辦事處，一向被公認爲保安措施最好的地方。

第一，因爲國際特警組織本來已經是秘密存在的，他們派駐各地的辦事處也傳統性地保持秘密，除了「自己人」之外，就只有各地的高級警務人員知道它的正確地址。

因此，即使是有關人等，往往也只知道它的電話號碼，而不知它之所在。

第二，紐約是聯合國所在地，各國外交使節雲集，保安措施單靠美國是不足够的，國際特警在這方面負上了特殊任務。

所以，紐約的國際特警辦事處不但最大，人手也最多，保安措施也份外嚴密。

自從余大强的生命受到威脅之後，阿生爲了保證他的安全起見，便將他安置在紐約國際特警辦事處之內。

但在另一方面，余大强只是「受保護者」，而非「囚犯」。所以，他在辦事處之內，也有一定限度的行動自由。

當然，國際特警辦事處是一個高度保密的保安機構，裏面絕大部份的地方是不准外人闖進的。阿生限制住余大强只可以在「貴賓室」那層樓宇走動，其他地方絕對不能去。

除此之外，余大强還是可以自由行動的。

但是余大强爲什麼忽然之間會失踪？

余大强應該知道那是最安全的地方，離開那兒是十分愚蠢的。

但在另一方面，余大强除了自行離去之外，根本也沒有人可以入內將他擄去。

因此，夏力首先要找的，是余大强的的家人。尤其是他父親。

余大强的父親余柏年一直爲他兒子的安全而担心，想不到有阿生和國際特警的帮忙，到頭來還是出了事。

余大强並未返家。

然則，他到何處去了？

警方也開始要深入了解這件事，在此之前，只有國際特警最關注，但現在這件事已牽涉到多方面去。

首先是三K黨的非法活動。

其他是唐人街的黑帮。

最後就是有大批人失了踪——包括三K黨人和阿生在內。

此外又有華人余大强和黑人托夫。

黑人托夫是碼頭工人萊梭的兒子，也是萊梭一家人中唯一的生還者，自從他的家庭發生了大慘劇之後，托夫便一直下落不明。

萊梭以及他的一家人被害，至今仍未找到兇手，但有關方面都相信，可能是三K黨的所爲，只是尚未找到足够的證據而已。

至於萊梭的長子托夫，會不會也同樣遭毒手？既然還未有屍體發現，但有關方面却表示十分担心。

美國是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沒有足够證據之前，任何懷疑亦難以將一個人或者一個團體入罪。因此明知一連串事件可能與三K黨有關，但也無可奈何。

紐約警方、聯邦警探等各有關單位，已加緊偵查工作。

國際特警方面自然比他們更爲緊張。因爲國際特警不但直接牽涉到這些事件，而且還有阿生亦同時宣告失踪。

唐人街的搜索似無結果。反而帶給華僑們無限的驚恐。

本來應該歡歡樂樂的農曆新年，竟然給警方的大搜索行動，弄得鷄犬不寧，人心惶惶。

人們感到惶恐不安的，是由於余大强的神秘失踪，以及兩帮黑社會的結合；他們都心裏明白，唐人街必然會從此多事。

單靠警方的人員，能否保證他們生命財產的安全？實屬疑問。

因此，唐人街的父老們，紛紛商量對策。

另一方面，沈威的手下已傳來口訊，警告唐人街的居民，不得與警方合作，否則便有麻煩。

僑胞們一向怕事，現在連他們最信賴的阿生也不知所踪，各人的心情亦可想而知。

× × ×

警方終於找到了沈威和范卓明一班黑人物，他們若無其事地在公共場所出現。

韋倫探長立即通知夏力趕到現場。

但是，沈威和范卓明等一班人，都否認見過阿生和失踪的三K黨徒們。

「然則，大除夕那晚你們在何處？」夏力問范卓明他們。

范卓明道：「我們一班人聚在一起玩牌，因爲翌日便是農曆新年，我們賭了一個通宵！」

韋倫探長插嘴問：「這個有誰可以做證明？」

「沈威，鄺祖他們。」范卓明又說，「我們甚至可以告訴你在何處聚集。」

在美國，私人性質的集會與賭博都無法構成罪名，所以韋倫只好問：「你們全都受嫌疑，除了你們之外，如果沒有其他證人，我們就只好將你們落案。」

「將我們落案？」沈威忍不住笑了，「你控告我們什麼罪名？」

「嗯……」韋倫怔住了。

沈威又說：「探長先生，算了，我知道你最担心的是什麼。但由農曆大除夕開始，我們兩帮人已合而爲一，以後在唐人街裏便是一家人，不會再生事了！」

美國法律也不像香港，黑社會也不可能構成一項罪名；即使是納粹黨、三K黨等等，任何人也可以公然加入。

因此，沈威承認他們兩帮黑社會合併，韋倫探長和夏力也是無可奈何的。

最後韋倫探長只好放人。

因爲沈威他們這時候都是入了美國籍的正式公民，如果警方沒有足够的理由覊留他們，將會引致被反控妨碍人身自由的可能。

夏力滿以爲從沈威等人口中知道一些阿生的消息，結果還是一無所得。

他失望之餘，悄悄吩咐手下，派人去暗裏跟踪沈威等人。

× × ×

一連串的事件都與三K黨扯上了關係，因此引起人們對該組織的注意。

到底「三K黨」是個怎麼樣的組織？

「三K黨」又是如何起源的？

「三K黨」的宗旨何在？

根據歷史記載，「三K黨」成立於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計算起來，至今已經超過了一個世紀了。

當時在田納西州的普拉斯基地方，有五個南方軍的少壯軍官，他們聚集在一位律師的辦公室裏，組織了一個帮會。

他們一帮人都不滿林肯總統解放黑奴的命令，決定成立一個帮會鬥爭到底。

有人建議黨名採用希臘文：「KU KIOS」，意思是：「圓圈黨」。

後來經過一番討論之後，決定用「KU KLUX KIAN」，最後一個字是蘇格蘭語。簡稱爲：「三K黨」，因爲三個字的頭一個字母都是「K」字。

由於當時「三K黨」仍然是一個白人的秘密會社，黨員們都不願以眞面目示人；但另一方面又要擴大招募白人會員。

因此，出外活動的「三K黨」的黨徒們，均披上了白色被單。

豈料黑人迷信，晚上見到了披上白被單的「三K黨」員，還以爲是陣亡的南軍鬼魂出現，嚇得魂不附體地四處逃竄。

「三K黨」領導人知道了這件事之後，洋洋自得。以後更加變本加厲，每在黑夜中出現，均披上白布和頭罩，甚至用假人頭去嚇黑人。

有些黑人以爲眞的見鬼，紛紛求諸神靈，跪倒於十字架之前祈禱。

「三K黨」人爲了顯示他們什麼都不怕，連十字架也燒毀了，目的無非間接告知迷信的黑人們：沒有神靈可以保護他們。豈料如此一來，「三K黨」人焚燒十字架，竟然變成了傳統性的「象徵死亡與恐怖」的一種具體表示。

時至今日，「三K黨」人還是以焚燒十字架作爲恐怖的象徵。

一八六七年四月，「三K黨」在納胥維爾舉行了一次代表大會——那應該是首屆的正式代表大會。他們一致推舉了當時的南軍首領羅拔李將軍做首屆「黨魁」。

但是，羅拔李只答允幕後主持，不肯出面。於是他們只好改選福勒斯特做首領。至於下一級的小頭目，都是南軍軍官們充任。

此後，只要他們看不順眼的黑人，都有被慘殺的可能。

首宗滅門慘劇發生於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喬治亞洲的三K黨首領將一個小康之家的黑人傑弗爾斯一家大小全都殺死。理由只是因爲傑弗爾斯有點錢，三K黨人看不順眼。

一個黑人父親和他的七個兒子這樣無端端的被人殺死，自然轟動一時。

其實單單就由一八七〇年至到一八七一年七月十五日爲止，被三K黨殺害的黑人數目，就已達到二百二十七名之多。

直至一八七一年後期，美國國會看不過眼，才緊急通過了一條取締三K黨的法案。

到了一九一五年，三K黨又再重張旗鼓。

一九二五年美國總統堅持認爲凡是美國人民均有結黨以及集會的自由。還公然批准四萬名三K黨員在華府的大街之上遊行。至此，三K黨又再度活躍起來。

時至今日，三K黨仍然活躍於美國各大城市之中，令到一向崇尚自由的美國政府，十分頭痛。

不過今日的三K黨，多多少少也有了一些變質。

以前要加入三K黨，黨員是須要納費的，但現在，三K黨揚言「企業化」，其實却是變相的黑社會。

不過，「歧視黑人」這種傳統政策，却一直沒有改變。

「鷹王」保羅是目前三K黨的首領，但據說此人狡滑非常，替身也有好幾個，爲的是他們已有了對手。

「三K黨」的對手就是「美洲黑豹聯盟」。

顧名思義，「美洲黑豹聯盟」是以黑人爲骨幹的一種團體組織。他們除了從事政治活動之外，也暗中與「三K黨」展開明爭暗鬥。

因此，保羅不但要替身們出面爲他辦事，也要保鏢經常陪伴左右。

自從接到紐約有大批三K黨人在唐人街神秘失踪之後，「鷹王」保羅立刻兼程由南加羅連那州的佐治城趕到紐約來，親自座鎮。

保羅所以如此重視這一次的事件，是由於他們剛展開一連串的擴大徵收會員運動，現在却被人當頭棒喝。

這件事傳了開去之後，後果自然不難想像得到：必然會令到一些準備加入「三K黨」的美國白人，爲之心寒。

× × ×

就在三K黨紐約總部的門外，也是「鷹王」保羅剛剛抵埗之後，有人發現了一個龐大的包裹。

一個大大的紙皮盒之上，寫上了「鷹王」保羅的名字。

正當這陣子風聲鶴唳之際，自然沒有人敢去移動那包裹。

保羅聞訊，也担心那是一枚炸彈。

但是，一名心腹保鏢看過了之後，再用儀器測探過，證明不是爆炸物品。

包裹上面書上了：「送給鷹王保羅先生，歡迎閣下光臨世界最大都市——紐約」等字。

令保羅和他手下生疑的原因，是沒有具名。假如這眞的是一份「大禮」的話，一定具名的。

既然不是爆炸物品，又是什麼？

保羅的保鏢正想將包裹拆開，却接觸到了一些濕濡濡的東西——那是由紙盒內滲出來的血。

在場的人無不大吃一驚。

包裹打開，裏面竟然是一具屍體。

那是「鷹王」保羅的替身——派駐紐約的波勒斯。

波勒斯蜷縮着身體，血水正由傷口滲出來，死狀可怖。

這包裹是誰送來的？沒有人知道。

但據目擊者稱，有人開着一輛旅行車經過這兒門口時，將它扔下。

毫無疑問，這是一種示威！

保羅氣極了。

爲什麼對方不殺其他人，偏偏要殺死自己的一名替身？

到頭來還要將屍首揀正他抵埗紐約之後不久，送到門前來，這不但是「示威」，還是一種莫大的侮辱。

他下令下屬立即展開偵查。

他的下屬幾乎毫不考慮地就回答他說：「不必再查了，這是中國人做的好事。唐人街裏面的黑帮們做的。」

有人立即插嘴說：「那麼，我們就去唐人街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吧。」

其他三K黨人也一唱百和，只有保羅一直是在默默沉思。

他一直不作聲，等所有人都說過了他們的意思之後，他才說：「這件事我們決不能魯莽，目前警方正注意着我們的一舉一動，我們好容易就上當。不過，我們要到唐人街去一次，却是非常重要的。」

有人說：「唐人街之內，連警方也有如闖入了八陣圖似的，如果我們入去，被兩帮黑人物知道，相信一定不會就此放過我們。」

「我也想過了。」保羅說：「如果我們不去，又如何能把他們引出來？」

又有人提出了忠告：「首領，我勸你還是小心一些，中國人十分狡猾的。」

保羅道：「你放心！三K黨比他們更加狡猾，你們等着瞧吧！」

「鷹王」保羅胸有成竹地笑了笑。

× × ×

保羅將一個個的木箱撬開，裏面是一個個的袖珍防毒面具。

此等面具的過濾器都用膠喉連貫住，主要部份有皮帶相連。

保羅取出一個，在他一班手下面前試戴，果然很瀟洒，很輕巧，沒有舊式那種那麼累贅。

然後，他戴上頭罩，穿上長袍——這是三K黨的傳統服裝。

穿上三K黨的傳統服裝之後，看上去並無特別之處，最少表面上沒有人知道白袍罩住的人是戴了防毒面具的。

面具非常袖珍，眼罩也不突出，所以白袍與面罩都掩飾得恰到好處。

保羅又說：「這是我設計的，廠家專爲三K黨而製造！」

衆黨員發出一陣歡呼聲。

這班人之中，不少巳知道了「鷹王」又有妙計；他一向以詭計多端知名。

但是沒有人知道「鷹王」這次又用些什麼詭計去對付中國人。

若然以過去他對付黑人的手段，只能用「又毒又辣」四個字加以形容。

雖然沒有人知道他用的是什麼詭計，但肯定不會簡單。

保羅沒有將面具放下，也叫他的手下繼續戴上了。

然後他將各人帶到後院去。

「三K黨」設在紐約的總部之所在，後院頗大，裏面甚至有泳池。

「鷹王」保羅的心腹助手，在後院等待着，他們早巳預備好一個十字架。

十字架上洒了一些液體，通常應該是易燃液體，例如火水，電油之類，但現在卻嗅不出火水或電油的氣味。

到底那是什麼?沒有人知道。

不過，這十字架肯定難逃一燒！這點卻可以肯定。

保羅帶了數名巳戴上了面具的人入到後院，至於未戴上去的，也都尾隨而入。

每一個人都以期待的心情，看看保羅又有什麼把戲上演。

保羅就像每次燒十字架之前一樣，在黨徒面前作勢一番，然後引火將十字架燃着。

火光熊熊之際，先後有幾個人呆若木鷄的獃在一旁；這些人都像普通人一樣，沒有戴面具和穿長袍。

不久，站得較近的人，也如同蠟人，動也不動的僵立一旁。

保羅走過去，用手推推他們一把，那些人立即倒下。

在塲的人之中，未失常態的只有那些戴上了面具的。

但是他們有些仍一知半解，不知道那班人何故失去了知覺。

保羅叫人將十字架上的火焰熄滅。

假如不用人工令火熄滅，相信還會繼續燃燒好一段時間。

待至烟霧稍散，保羅才用一些噴霧劑將失去知覺的人噴醒。

被救醒的人，揉揉雙目，彷彿發了一塲夢似的，打着呵欠醒了過來。

保　問其中一名剛剛醒來的黨徒：「你見到一些什麼?」

「沒有什麼。」那黨人說。

「你剛才幹了什麼?」

「沒有幹過什麼。」

保羅又問：「你可知道剛才發生了什麼事嗎?」

「沒有事情發生啊！」

保羅面有得色地回顧其他黨人。

只有他幾個心腹面露笑容，其他的人卻一派莫名其妙的神色。

「鷹王，這是怎麼一回事?」一名較高級的黨員問。

保羅笑笑道：「這是一種痳醉神經的氣體，當氣體進入人的神經系統時，便會惘惘然不知所措。然後昏迷。」

但是那些人何故未倒下?保羅沒有解釋。

其實那是一種由「CIA」秘密試驗的「瓦斯」，它的特點就是無色無味，但任何人嗅到後，亦會失去知覺，同時它不像其他迷魂氣體，不會令人失去支持力。

也就是說：它只會令人失去知覺，卻不會令人倒下。

當醒覺後，只像沒有任何事發生過。因此，剛才被「迷」過的人，根本就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事。

保羅對這次的試驗十分滿意，下令心腹手下準備好一切。

他告訴他的黨人：「我們現在就要開始進軍唐人街！」

大事搜掠　澈底報復

唐人街，表面上看上去並無異樣。

這裏還是像從前一樣，充滿了樸素的中國人，以及好奇的食客。

中國人對食，素有研究，外國人無論怎樣學，也難學得到其中奧秘。因此，中國菜館遍佈世界每一角落。

儘管生意還是照樣做，但菜館的老闆們都在担心以後的日子。

這裏每一間店舖，都得到了黑帮的口頭通知，必須按日交出數目不一的「治安費。」

什麼叫「治安費」?

這是變相的「收黑錢」，也就是所謂「保護費」。

這情形以前也試過不少，但黑帮僅限於節日，平時不會常常來擲手掌的。如今不但要「按日」，還分「等級」。

大的店舖，每日最少十元以上，小的也要數元起碼。

黑帮美其名曰「保護」，其實交不出錢的，就會被他們毆打。

以前有兩帮黑帮，地盤也界限分明，而且數目不大；如今「合二爲一」，他們聲言「皮費太大」了，非加價不可。

他們又對僑胞們揚言「三K黨」行將「入侵」，沒有他們這一股「力量」，勢難阻擋。因此，他們要加聘人手，添置槍械云。

以上只是黑帮將「治安費」加重徵收的「藉口」。

事實上，黑帮是否有力量「保護」他們?他們十分懷疑。

有些老一輩的僑胞心中明白：連警方也不敢說一句「保證安全」，只能在有事發生之後，加緊「緝兇」而巳。

因此，他們絕難相信這批黑帮能有此力量去保護他們。

他們付了錢，目的只是求他們不要諸多騷擾也就够了。

老一輩的僑胞十分怕事，「破財擋災」的心理一直存在。所以也就沒有報警。

思想較新的，悄悄報了警。

但警方來查過之後，拿不到證據，自然無法入罪，反而惹來無限煩惱。

因爲黑帮知道他們報了警，十分不滿，常常借故生事。

於是，唐人街的僑胞們，除了付錢之外，似乎毫無辦法。

以前他們還有個希望，就是被譽爲「唐人救星」的「東方三俠」。

許多僑胞有事，不去報警，反而去找「東方三俠」；但現在，「東方三俠」之中有兩位俠士宣告退休了。

那就是「鐵拐俠盜」呂偉艮和「迷你女俠」林愛莉。

現在只留下一個阿生。

阿生雖然只屬於「東方三俠」其中之一個，但威力仍然十分驚人；主要還是背後還有他服務的機構——國際特警總部，爲他撑腰。

然而阿生這一陣子卻無聲無息的失了踪影。

到底他在何處?

沒有人知道。

連國際特警紐約辦事處的夏力，也不知道阿生的下落。

感到無限焦急的，反而是座鎭巴黎國際特警總部的范梅力。

范梅力是國際特警總部的副總監，一向視阿生如左右手；海外許多重要行動，他都喜歡派阿生去處理。

事實上，阿生也很少令范梅力失望，想不到這一次卻變得音訊全無。

范梅力爲了此事，巳兼程正在由巴黎趕來紐約途中。

夏力也分派人手，明查暗訪，可惜一些兒消息也沒有。

因爲夏力知道一些唐人黑帮與阿生有交情，悄悄軟硬兼施的去找過他們打聽一下。可惜這些人都守口如瓶。

夏力派有專人跟踪沈威，但這一天，那名特警被人捉住警告：「回去告訴你上司，他要阿生安全，就不要理會唐人街的事務，專心對付三K黨吧！否則，下次輪到他！」

這特警據實回報夏力。

夏力越想越驚，因爲這番警告語調之中，阿生可能遇害。

就在這時候，夏力得到紐約警方的通知，要他趕往殮房去。

「殮房?」夏力這一驚的確非同小可，「是誰叫我去?」

「韋倫探長。」電話中一名探長助手對夏力說。

夏力心感不妙，只好匆匆與助手開車趕往殮房。

警方的車，都安裝有「開路警號」——一盞紅燈和响號。國際特警的車輛也有，不過是「活動的」——可以拆下，亦可以迅速裝上。因爲特警的工作大多數是秘密的，有時須要掩飾身份。

這時候夏力的車子因爲要及時趕往殮房，所以全速前進，沿途响號。

到了殮房之後，夏力發覺韋倫探長等人早巳在那兒等候。

「發生了什麼事?」夏力見面就問。

韋倫探長指指雪房那邊：「有人報案，發現了一條屍體，我懷疑是唐人街黑帮做的。你過去看看他是誰?」

夏力心亂如蔴，以急促的步伐衝進了停放屍體的雪房。

探長助手將一個藏屍格拉了出來。揭開白布之前，夏力閉眼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他祈求等會兒見到的，千萬不要是阿生就好了。

夏力並非和阿生有什麼特別交情，他只是阿生的同事。

但是，自從總部派了阿生到紐約之後，阿生協助他處理過不少案件。

每一次，他都經得起考驗，無論如何重重困難，阿生都能沉着氣去解決。

經過多次合作之後，阿生的精神令到夏力萬二分佩服。

以前他只聞其名——阿生在他們的組織中，無可否認，名氣巳越來越大了。

但是現在，他親眼見到的阿生，似乎比起他的名氣更受用。

然而，這麼能幹的一位同事，怎可以就此寂寂地死去?

夏力担心自己受不了，極力令到內心先行冷靜下來。

然後，他才緩緩地，將白布揭開。

夏力有點責怪地，回過頭來，瞪住韋倫探長。

但是他的內心，卻悄悄舒了一口氣。

他所以怪責韋倫，是由於探長事前未有說明死者不是阿生；但他也沒有問人家「死者是否阿生」。

事實上，韋倫探長根本也不曉得他內心想些什麼。

身爲紐約一名探長的韋倫，只是覺得這件事必須通知夏力而巳。

死者是「鷹王」保羅的「替身」——波勒斯。

韋倫探長道：「有人致電我們，說是有人將一個紙盒棄在道旁的行人道上，我們按址找到三K黨的總部門前去。」

「三K黨總部?」夏力怔了一怔：「原來是他們幹的。」

「我說的只是三K黨的紐約總部，因爲他們在東西區均設有辦事處，最近在曼哈頓區又多設一個。」韋倫探長又說，「不過，此人決非他們所殺。」

「你怎麼知道?」夏力問。

「因爲是他們報警的。」韋倫道：「他們要我們迅速找出兇手。」

夏力知道阿生曾滲入「三K黨」之內，當時的「替身首領」就正是此人。

夏力問：「在那裏可以找到眞正的鷹王保羅?」

韋倫道：「在紐約總部，保羅是否眞的，我不知道。但有個確實的消息，他最近由佐治城飛到紐約來。」

夏力也知道「鷹王」保羅有許多替身，但沒有人知道那一個才是眞的。

夏力只想知道阿生的下落，所以他决定到三K黨的紐約總部去一次。

韋倫探長忽然又問：「你的上司來了沒有?」

「你問范梅力麼?」
「是的，我們局長想找他談談。」
「他快要到了。」
「到埗後立即通知我，謝謝你。」
夏力點點頭。
事實上，國際特警最近發生太多不如意的事，阿生失踪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夏力明白到，紐約警方爲什麼要直接找范梅力，也許是美國政府方面也感到事態嚴重，非加强壓力不可。
紐約警方受到壓力之後，就不得不去找國際特警協助；過去如此，以後相信亦難例外。
夏力帶着助手匆匆趕往「三K黨」的紐約總部大廈去。
出乎意料之外，那兒靜悄悄的，鬼影也不見一個；門內全無反應。
夏力心有不息，左右張望一番，見沒有人，悄悄對助手說：「爲我把風，我偸偸入去看看；如果有人回來，响號通知我吧。」
助手點頭表示明白。
夏力於是取出百合匙，偸偸開了大門入內。
這當然是不合法的，但國際特警辦事向來不循正軌。
屋內果然沒有人。
夏力見到一些木箱，心裏感到驚奇。
木箱之內，空空如也。
木箱外面，有印上的字體，那是出品商的貨號等等。
從那些說明書上，可以知道那是一些新式的防毒面具！
夏力心裏更加奇怪，爲什麼要用到防毒面具?
找到屋子裏其他地方，仍然見不到半個人影。
夏力只好悄悄退出。
就在他準備退出屋外去的刹那間，電話响聲把夏力平空嚇了一跳。
夏力回頭一望，不是客廳裏的一具電話；而是房內的。
那間房設備豪華，可能是「鷹王」的臥室。
這屋子分前後兩部份，前面是辦公室，後面是住宅。
夏力發覺鈴聲很快就停止了。
然後有人聲說話。
夏力嚇得差些兒就要躲了起來！
但是他回心想想，剛才的確未見過半個人影，怎麼會有人?
他走進房內，原來是一具電話錄音機，聲音由此傳出。
那是保羅留言的錄音，他要每一個打電話到這兒來的黨人，迅速趕到唐人街去報到。
爲什麼他們要到唐人街去?
夏力滿腹疑團。
當他返回外面汽車裏之後，立即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他的辦事處……

× × ×

已經是黃昏時分。
唐人街的夜色已經褪了色。
店舖提早關門，爲的是怕有事發生。
街上比平時沉寂。
三K黨人正抬着十字架，在街道之上，作示威抗議。
那些標語牌寫着：「抗議中國人經濟侵略美國」，以及「中國人滾出美洲」等等。
警察們對這種現象已習慣了，見怪不怪，自然沒有人加以理會。
警方所關心的，只是他們不要當街打架，鬧事就够了。
事實上，在今日美國，抗議遊行，已成爲一種風氣；什麼事情稍不如意的，都會有人大事抗議一番。問題是有多少人參加。
最笑話的，還是那些不知廉恥爲何物的男男女女。
他們竟公然要求「同性戀合法化」。
甚至妓女也來抗議一番。
今日的美國，的確稱得上是「自由的天堂」；政府給予國民太多的自由；國民却給政府太多的麻煩。
自由應該有個限度，但美國執政者只知「依法辦事」。
因此，許多事情外人看不慣；但美國人，或者生活在美國的人，就見怪不怪。
三K黨常常遊行，尤其是晚上。
不過，過去他們所針對的只是黑人，這次却改變作風，矛頭指向華人。
僑胞們一向怕事，今晚似乎有些例外了。
那邊有人佈下了陣勢！等待着。
保羅立即向身邊的助手說：「他們是誰?」
「可能就是我們要找的人！」助手說，「我只認得那個叫鄺祖的打手。」
鄺祖正帶同另一人走過來。
保羅叫人讓開，讓鄺祖過來與他直接交談。
鄺祖似乎有恃無恐：「你們到底想怎樣?快滾。」
保羅心平氣和地說：「爲什麼叫我們滾?這是美國領土，我們是美國公民。」
鄺祖道：「這是唐人街，我叫你滾，因爲你們不是唐人。」
「好好，你們眞惡！」保羅好像要息事寧人似的。「不過，我們三K黨有個老例，每次巡遊，一定要燒了十字架，然後才可以收工。」
「別嚕嗦了！」鄺祖道，「要燒就快些燒，你們這班人，神經一定有毛病。」
保羅忽然又叫住：「喂喂！兄弟，請留步。」
鄺祖回頭問：「什麼事?」
「波勒斯可是你們殺的?」
「我不認識什麼波勒斯。」
「他是鷹王的第三號替身。」保羅又說，「屍體我們已收妥了，告訴你的首領，說我感謝他。」
鄺祖怔了一怔。
他想不到保羅有此一問，更想不到他的語調變得這麼柔弱。
他只得傳達了沈威的命令：「我們一向河水不犯井水，過去的事，算了吧，以後我們要楚河漢界的，分個清楚！假如你們存心鬧事，我們也不會客氣，一定奉陪到底。」
「我還有一個問題，想求你們回答一下！」保羅說。

「什麼事?」鄺祖實在也不想生事，因爲較遠處有警員監視。
只要這邊發生任何衝突，警員也會過來干涉。
保羅自然也明白。
所以他很沉着，一點兒也不生氣地問：「我的人呢?」
「什麼人?」鄺祖其實內心也明白他指的是失踪的三K黨人。
但是，鄺祖不可能承認，免得正面與對方衝突。
「你我心裏一定明白，我有一班人在你們的手上。」
「我不明白你意思。」
「我可以跟你大哥談談麼?」
「你等等。」
鄺祖回到了沈威的身邊去。
沈威知道這一天終會來臨，他答允了保羅的要求。
在旁監視的警方人員開始有些担心起來，隨即用通話機知會總部。
假如這是香港，上述情形自然不可能會發生。即使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不可能；但在美國，却絕對有此現象。
兩個組織的首領，竟然當住警方人員的面前展開談判。只要他們心平氣和不動武，警方人員也無權干涉。
沈威等人一齊過來。
如此大陣仗，警方人員暗自吃驚！但三K黨却若無其事。
「你是沈先生?」保羅堆起一臉外交家的笑容，加上柔和的語調問。
「是的。你可是保羅先生?」沈威幽默地反問：「是第幾號替身?」
「那是三K黨內部行政，請勿干涉我們的內政，可以嗎?」保羅笑了起來。
距離他們數丈外的警員，悄悄舒了一口氣。
最少，至今爲止，還看不出有什麼危機。
「好了，現在應該言歸正傳。」保羅說，「我們之間，似曾有過一些誤會。」
沈威也開門見山的說：「是的，你的替身，企圖帶人入侵我們這裏的地盤。」
「那是誤會。」
「絕不可能是誤會。」
「過去的，不必談了。以後我們可否和平共處?」保羅問。
「可以的。」沈威道，「美、蘇二國亦可以，我們爲什麼不可以?」
「那麼，我們一言爲定！」保羅想伸出手去，但對方沒有伸過來。
「你想找回你的人，我當然知道，但是，我有條件。」沈威道。
「什麼條件?」
「第一，過去的事，一筆勾銷。第二，以後三K黨人不准踏入唐人街半步。第三，賠償我們一個滿意的數目。」
「既然一筆勾銷，爲什麼還要我們賠償?」保羅笑了笑。
「這是體面上的事。」
「好吧！」保羅似乎很懦弱，「你們中國人眞要得。」
「那麼，我們另外再約時間，詳談細則。」沈威以勝利者姿態出現。
他想走，但立即又被保羅叫住：「可否答允在下一個小小的請求?」
「又是什麼事?」
「三K黨一向有個習慣，巡遊完結後，照例要把十字架焚燒。」
「好，你燒！燒完就給我滾出去。」
「謝謝你，這樣大家的面子都好過是吧。」
保羅於是燃火點着了十字架。
沈威也帶鄺祖等人，步向了街口那邊而已。
當時隣近的店舖雖然早已關了門，但是，好奇的僑胞們，仍有不少駐足路上，或樓頭之上，注視街上的情形。
有些僑胞隱約聽到了他們的對話，也不得不暗自佩服沈威的勇氣。因爲「三K黨」一向很有名氣，從不肯在別人面前低頭。
這一次爲什麼會例外?
心水清的人都感到事情不大妙；但頭腦簡單的，就洋洋自得，認爲這是「中國人的光彩」。
沈威一邊行，一邊說道：「眞正的鷹王保羅爲什麼肯如此低聲下氣?」
「誰叫他們有人質在我們手上?」鄺祖道，「他們投鼠忌器，當然要禮下於人啦。」
沈威又說：「他似乎戴眼鏡！他是個近視佬麼?」
「天曉得，反正從來未有人見過眞正的鷹王保羅。」
「你以爲我們該要求個多大的數目?這是一條財路啊……」
沈威話未說完，步伐停止，聲音亦中斷。
身旁與他併肩前進的鄺祖和其他人，也是一樣。
刹那間，眼前一切似乎都被一種神秘的力量「凍結」下來似的。
沈威以及他身邊的每一個人，駐足街上看看熱鬧的路人與警員。
還有那些探首窗外俯視街中情形的唐人街僑胞們。
所有人忽然之間都僵住了。
他們全都失去了知覺。
街上好像一座龐大的蠟像院，那些人已不像是人，而是蠟像似的。
保羅立即下令：「開始我們的搜查行動；我們要逐條街去搜。」
是的，淋上了神秘液體燃料的十字架，最少還有十多個，留在他們的貨車之上；他們要逐條街進行搜索，就要繼續令到這兒的人失去知覺一段時間。
也只有這個方法才可以令到那些僑胞們視若無睹地，讓他們爲所欲爲。

× × ×

阿生和一班三K黨人已經三番四次地，被人轉換囚禁地點。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阿生也明白沈威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
一方面大概是怕警方和國際特警展開搜索行動；另一方面大概還要担心來自「三K黨」的威脅。
因此，阿生他們這時候又被囚於另一幢樓宇之內。
他們不知道沈威等人究竟將會如何去處置他們這班人！

他們閒來只是聊天，和睡覺。

他們沒有行動的自由，每天只吃兩餐，以及開水的供應。

三十多個人擠在一起。假如這是監房，這一定是設備最差的一間。

阿生從那班三K黨徒的口中，知道了許多關於三K黨的事。

阿生趁這機緣和他們打交情，知道這班人之中，有些是眞正憎惡黑人的，但也有不少是盲從附和的。

有些覺得「三K黨」代表白人，他們是白人，所以就加入「三K黨」。

有些喜歡鬧事，有些則天性好奇，覺得「三K黨」既神秘，又刺激；尤其是當他們披白袍、戴頭罩出巡的時候。

美國人就是這麼樣沒有主腦的。

阿生只當做進了一次圖書館——有聲的圖書館。也許是專爲「了解三K黨」而來。

突然之間，有人在內邊那邊大驚小怪地叫將過來：「喂！你們過來看看。」

聲音是那麼低沉，而且急促。

室內的人都驚呆了一陣。

這是一間經過改建的變相囚室，裏面只有三百平方呎左右。

除了二個洗手間之外，便只有水喉。

門口有一度鐵門。

鐵門十分穩固。顯然在阿生眼中，一切穩固只是表面上的。

鐵門之上，有個小小的門眼。

由這門眼可以往外窺伺。

許多被囚在這裏的人，都經常跑到內邊，分別由那個小門眼和罅縫之間往外窺望。雖然他們都明知無法通過那些武裝守衛。

然而包括阿生在內，他們都利用窺望來打發心靈上的寂寞。

因爲房間裏雖有空氣調節，却沒有窗門，四壁蕭條，什麼也見不到，眞是悶得他們發了慌。

唯一可以知道一些外間情況的，就是那個小小的門眼，以及鐵門鋼板之間的小小罅縫。

這時候，經有人低聲呼叫了一聲之後，最少有十來個人一齊湧了過去。

事實上這裏每一個人都很焦急，希望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但那門眼大極有限，最多也只可以「容納」數人觀望。

因此，後來者都沒有擠迫上去。

阿生很不容易才從一條罅縫中往外窺望了一陣。

外面的情形的確令他們感到無限的驚奇。

一名武裝守衛呆立不動！他的位置剛好就在門前。

「他爲什麼會這樣？」有人問。

那人的姿態絕對不是「立正」或「站崗」，只是在步行中突然停止下來。

因此，雙手雙脚的姿勢還是那麼「生動有趣」的。

阿生在一時之間也想不通這是什麼道理。

但是，他用手扶住對方肩膊的一個人，在深呼吸了一下之後，忽然也僵住了！

阿生的警覺性極高，他急忙用手掩鼻，然後後退。

許多人擠在門後，被人壓在下層的人，自然要沉住氣才可以支持；因爲他們正在「共患難」之際，當然不會呼叫，以免引起外面守衛的注意。

被人壓住當然十分吃力，難免會作出一些深呼吸；那些人就因爲吸入了街外飄入來的神秘氣體，而紛紛失去了知覺。

阿生受過訓練，對這方面的知識十分豐富，自然反應敏捷。

他急忙自口袋中摸出一方手帕，跑到洗手間去，開了水喉，將手帕弄濕，然後掩住鼻孔。

儘管如此，他的眼睛也開始感到有些枯澀。

阿生心裏明白，這是一種迷魂氣體。

有些事情即將發生。

假如不是剛才他往外窺望過，知道外面的守衛亦已「中毒」的話，阿生還以爲這是一項「集體謀殺」的毒計。

然而剛才從門縫所見，那守衛分明只是失去了知覺而已。

這間房之內，也有更多的人像那守衛一樣，僵呆不動。

阿生的頭腦還勉强可以保持清醒。因爲那濕了水的手帕，足以帮助他「過濾」已被迷魂氣體沾汚了的空氣。

雖然阿生的眼睛有些枯澀，但他還可以見到外間的事物。

他匆匆來到門後。

這時候，室內的人竟然全部呆立不動；那是由於氣體已由門縫流入的緣故。

阿生很担心自己支持不住！雖然暫時他還很清醒。

但是，鐵門鎖上了。

而且還是在外反鎖的。

室內的抽氣系統，亦難以對抗外面流入來的迷魂氣體。

因此，阿生希望在自己未昏倒之前，想辦法逃出去。

就在這時候，門外傳來了一些雜亂的步履之聲！

阿生湊近門眼往外張望。現在再也沒有人跟阿生爭奪有利的瞭望的位置了。那些擠在門後的人，只要被阿生輕輕一推，立即倒了下去！

阿生看見有人出現！

那是一位穿上了白袍，戴白頭罩的「三K黨」黨徒！

最少有數名白袍人入來。

有人從守衛的口袋裏，搜出了這鐵門的鎖匙來。

阿生立即閃過一旁！

門開了！有人入來。

阿生佯作僵呆一旁，忍住氣，因爲他已知道眼前的空氣沾染了那種神秘的迷魂氣體，如果呼吸，很易眞的失去知覺。

阿生聽到有人說：「我們終於找到了他們之所在！」

也有人在外面說：「快些去通知首領吧。說我們已找到了我們的人。」

由於開門時，已被「碰」倒了不少呆立在鐵門後面的人。

所以，室內橫七豎八的躺了不少三K黨人。

至於站得較後的，則跟阿生一樣，呆立不動，唯一不同的就是他們這時已經失

去了知覺，而阿生還保持清醒而已。

阿生也知道他不可能支持得太耐，只要他再吸入多一兩口迷魂氣體，他也肯定會倒下去。

因此，他極力忍耐，另一方面則希望他等待的機會快些出現。

機會終於來了。

有個人走進了洗手間去。

那個白袍的三K黨人並非小解，只是看看裏面是否有人。

阿生立即以第一時間衝入。

他知道其他三K黨穿白袍的人都在門外，所以他不肯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那個白袍人聽到步聲，還以爲是自己人尾隨而入。

事實上到了這個時候，他心理上早已經沒有了任何戒備。

因爲至今爲止，他們所遇到的，除了像他一樣，穿白袍，戴上防毒面具的同黨之外，個個都失去了知覺。

他們當然明知沒有人可以抗拒這種迷魂氣體，自然不必顧慮什麼。

就因爲這樣，那三K黨人被阿生從後面箍住頸項。

這時候他才知事情不妙，可惜爲時已晚。

阿生一邊箍住他頸項，另一隻手揭開他的白布頭罩。

頭罩之內有一具袖珍的防毒面具——這是阿生早已想像得到的事，對方若非有此裝備，又怎麼可以自由行動？

因此，阿生以第一時間將面具除下，直至那人不動，他才放手。

阿生迅速戴上那面具，然後披上白布頭罩。

最後脫下了那人的長袍，讓自己穿上了這才出去。

他剛出到洗手間門外，又遇上另一個穿白袍的人。

那人問：「裏面是什麼地方？」

「洗手間。」阿生用英語回答。

「有人嗎？」

「有一個，他倒在地上。」

「將他拖了出來，他一定是我們的人。」說話的人是三K黨中一個頭目。

他命令過之後，又轉了出去。

阿生因爲頭戴白布頭罩，身穿白袍，一切與對方並無兩樣，所以終於又過了一關，沒有被看出破綻。

× × ×

「我要找韋倫探長。」夏力在汽車裏的無綫電話中說。

探長助手問：「請問你是誰？」

夏力道：「國際特警的夏力，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找他。」

助手把韋倫探長叫了過來。

當時韋倫正在殮房之內。

他進入汽車之內，接過了電話：「夏力，有什麼發現？」

「非常重要的發現，三K黨人開入了唐人街，他們可能鬧事。」夏力說。

「我還以爲什麼事這樣緊張。」韋倫道：「這件事我已經接到報告？」

「你爲什麼還不去？」

「三K黨巡遊是常見的事，你何必大驚小怪？我勸你留回一些精神處理其他的事吧！」

「但是，我担心這次非同小可，因爲帶人去的，是剛自他們總部飛來的眞正鷹王保羅。」夏力說。

「夏力，只有你才相信那是眞正的鷹王保羅，自稱爲眞正保羅的，單是死去的，最少也有幾個。你對三K黨似乎知得太少了。」

「你不去，我不勉强你，但求求你帮我一件事，可以麼？」

「什麼事？」

「我知你辦公室裏有一批白袍。」

「你想借三K黨制服？」

「是的，越多越好。」

「我手上只有十多套。」

「全借給我。」

「可以，我怎樣交給你？」

「通知你秘書，我親自去取。」

「慢着。」探長問：「你想怎麼樣對付他們？」

「你想知道，爲什麼不來一次？」

「我覺得沒有必要！」

「你以爲三K黨就是巡遊那麼簡單麼？不會的，他們一定是對付華人？」

韋倫道：「你放心，我知道我們早已派人前往現場監視。」

夏力無可奈何，惟有說道：「好吧，那我也不再勉强你了。」

電話掛斷了。

夏力吩咐助手一邊開車往警局，他則一邊致電特警辦事處。

紐約國際特警辦事處，夏力的另一名助手也剛剛想找他。

原來是范梅力等人已到了紐約，目前正由機場用電話通知夏力。

夏力不想躭延時間，只叫助手在辦事處等待范梅力等人。

他本人則在紐約警局韋倫探長的辦公室等候，由辦事處派來協助他工作的特警們。

夏力又吩咐在辦事處工作的助手，如果范梅力等人來了，就將情形向他們報告，然後用無綫電話跟他連絡。

夏力明知唐人街有事發生，但不知道將會發生一些什麼。

所以，他通知辦事處，派出一批特警趕往紐約警局向他報到。

他借用了韋倫探長的辦公室，向他的下屬們發號施令！

他與局長很熟，因爲紐約警局經常要跟國際特警連絡，所以他常常借用一些辦公室，局長從來未拒絕！

他得到韋倫秘書的協助，找到了十幾套白布頭罩和白袍，這是三K黨的服裝。

夏力將這些制服，分配給十多名手下，敎他們必要時穿上，以擾亂三K黨黨人的視綫，或者見機行事的混入去。

一切部署妥當之後，夏力等人便分別乘幾輛大房車出發，直駛唐人街！

× × ×

時間上早已入黑！

三K黨正在唐人街之內，繼續展開前所未有的刧掠行爲。

他們已將一些被擄的黨徒救了出來，同時正用「淸醒劑」把他們逐個喚醒。

那些神秘的迷魂氣體，令人吸入呼吸

系統之後，大腦神經最少會痳醉達一個小時之久。

但是，假如被迷倒的人，被人用噴霧式的「清醒劑」噴醒，則隨時可以在短時間之內清醒過來。

三K黨要在這短短一小時之內，大事搜掠。

因爲唐人街之內，那些店舖即使關上了大門，店內的人也都僵呆不動，失去了知覺，自然是任由他們爲所欲爲。

那種經過燃燒之後才發揮迷魂作用的神秘氣體，迷住了大部份的唐人區街道。

由於時間只有短短一小時，一小時之後，被迷暈的人都會紛紛自行醒來，所以保羅爲了增加人手，就指揮手下先將被救出來的三K黨人逐個逐個救醒。

保羅的計劃是要分成下列幾方面進行的——

第一，將唐人街的財物大事搜掠。

第二，將沈威等黑人物，一一綑綁起來，然後帶走。

第三，派人假扮警員，在街道上佈署，以鐵馬、路牌等，阻止任何人進入唐人街，直至到一小時過去之後。

第四，各三K黨人一律對準時計，必須按時離開唐人街。

保羅的計劃不但想得非常周到，而且看來亦萬無一失。

但是，當一批手持噴霧器的手下將一些三K黨人救醒了之後，這些醒來的黨人之中，竟有一個呱呱大叫起來。

原來他正是在洗手間被阿生箍暈的。此人叫占士。

占士十分生氣，說出了當時的情形。

在旁聽了他口述的人之中，有些是較早時被人救醒後，他們很快就想起在所有被囚的人之中，有一名國際特警阿生。

在被囚的日子之中，阿生已無分彼此地，跟這班人混得很熟，所以立即就有人說：「他一定是阿生！」

阿生爲什麼能不致昏倒過去？

三K黨人已無暇去研究，他們立即向「鷹王」保羅報告。

保羅聞訊，也吃了一驚。

他下達一度命令，立即通知所有黨人，準備撤退。

第二度命令就是，要留意身邊每一個身披白袍的「三K黨」徒，因爲他未必是「自己人」，只要發覺是阿生，立即殺死他。

雖然由開始至現在，只是四十五分鐘左右，照時間估計，他們還可以多活動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可以讓他們做更多的事情，也可以刦掠更多的財物。

但是，阿生僞裝三K黨人的秘密被識破了之後，保羅担心他此時已悄悄用電話知會了警方和國際特警。

因此，保羅認爲越早走越好，太遲就可能來不及了。

×　×　×

阿生因爲戴上了防毒面具，又戴上了一式的白色頭罩，再披上白長袍，看上去根本就沒有人懷疑他的身份。

但是，他不會因此而自滿，他知道這不但是他的生死關頭，也是唐人街僑胞們最悲慘的時刻。

他目睹不少店舖在毫無反抗中，被三K黨人大事搜掠。

店中的人都失去了知覺，櫃枱中的錢，人客口袋中的財物，全部都任由他們予取予携。

有些三K黨徒更進入民居搜掠。

阿生看得心痛，但他却不敢出面阻止，否則就可能露出馬脚。

阿生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設法避開身邊的三K黨黨徒，獨自找電話報警。

當然，他還要致電給國際特警辦事處，尤其是通知夏力。

可惜阿生不知道在另一方面，三K黨人另有一種方法將昏迷的人救醒。更不知道有人知道他的秘密，而且正派人四出搜索他。

阿生剛剛才千方百計的擺脫了一個與他同行的三K黨人，跑到一間曾被刦掠的商店中去，躲在一角想致電報警之際，突然之間有人驚天動地的大喝了一聲：「放下電話！」

在阿生這方面聽來，的確是有如晴天霹靂！但在對方這方面，他們發現了阿生，就有如發現新大陸一樣。

阿生本來已經十分小心選擇過！他不敢到太過露眼的地方。

同時他又選擇了一些曾被搜掠過的商店，因爲只有被「光顧」過的，三K黨人才不會「捲土重來」。

但是阿生却不知道有一批殺手專責四出搜索他的下落。

阿生此時甚至還十分冷靜地問：「什麼事？」

那名三K黨殺手持槍相向，冷冷地說：「舉高雙手，不要動！」

「你瘋了！」阿生覺得自己的僞裝不可能被識破。

「你才瘋！你再動一動，你胸前就開洞！」那殺手又說：「我已經知道你叫阿生了，是不是？」

「哦，你原來找錯了人？」阿生笑道：「我不是叫什麼阿生，我叫路易。」

「去你的！」那殺手道：「我問你，你打電話給誰？」

「我沒有打過電話！」

「我剛才是見到了，你休想狡辯？」那殺手說。

「首領沒有說過不准打電話的，你又何必這麼緊張？」

「你還想僞裝？」殺手揚了一下那枝手槍道：「把頭罩除下。」

「爲什麼？」

「我要看清楚你是誰。」

「你太豈有此理，我們已經時間無多。」阿生從另一名三K黨人的口中，知道他們全部行動時間只得一個小時。

但見那殺手道：「所以我才勸你不要浪費時間！」

「你一定要，我也沒有辦法。」阿生裝成無可奈何的樣子，揭去了頭罩。

那是一個白布造成的頭罩。頭罩下面還有一個面具——防毒面具。

因此，阿生覺得他仍不致「原形畢露」，但對方則肯定會叫他再脫下防毒面具的。

果然，那殺手又說：「將面具也一併脫下，我要看清楚你的樣子？」

阿生於是千依百從的，將面具也脫了下來。

防毒面具有帶子繞到腦後，也要從肩膊上脫下懸掛住「空氣過濾器」的另一條吊帶。因此，阿生須要有許多大動作。

這些大動作對阿生不但大有帮助，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原來阿生在接受對方命令的時候，已經在腦海裏計劃着如何利用機會反抗。

阿生的腦筋不但動得最快，也最會利用機會反敗爲勝。

雖然他還不知道後果如何，他却明白不能就此束手待斃。

所以，當他將面具脫下之後，那些帶子其實早已離開他的身體鬆脫了，但他却欺對方離他有一段距離，加上這時燈光又不太明亮，對方可能看不清楚。

因此，阿生借故順手一揮，面具脫手飛出，直向對方飛擲而去。

對方也知道阿生的企圖，立即開槍。

但是阿生有這樣的頭腦，自然亦有了心理上的準備，再加上他那反應敏捷的身手，又怎麼會獃在那兒讓對方射殺？

在阿生擲出那面具時，他已經往旁飛躍而出，離開了原來站着的位置，所以對方那一槍肯定是落空了！

那槍手也僅僅開了一槍，鼻子就被迎面擲來的面具擊中。

鼻子被面具撞擊之後，痛了一下，他立即明白到眼前的處境十分危險，他不敢怠慢，立刻想開第二槍。

但是，剛才那一下子痛楚，却足以阻慢了他的動作，也間接帮助了阿生。

阿生的身手是最快的，出手自然也不會輕。

那殺手來不及開第二槍，已被阿生擊中一拳，朝天仰跌出去。

人跌槍墮。

當他企圖翻過身去，抓回地上的手槍時，阿生的人也撲到了。

阿生也來不及奪取墮在地上的手槍，只能將地上的殺手暫時制住。

然而每一個人都有一雙手，他們都是大漢型的人物，半斤八両，身裁方面互不吃虧。

阿生的目的首先是制止他重新奪得那枝手槍。

其次就是希望自己奪得那枝手槍，否則，最少也能徒手擊倒他，制服他。

但是，那殺手的氣力相當，人也高大，要將他制服，眞是談何容易？

二人於是扭作一團，在地上打滚。

阿生知道，時間上的拖延，對自己最爲不利，因爲對方的同黨——三K黨人，如果聽到了槍聲，他們一定趕來查看。

阿生越是焦急，越是難以達到目的。

兩個人糾纏了好一會。

阿生奪不到那枝手槍，更無力制服那名殺手，雖然他受過搏鬥的嚴格訓練，無奈他剛好遇上了一個强大的對手。

他坐了起來，那殺手趁勢向他攻擊。

阿生閃電似的，避過一旁。

「拍」的一聲，那斗大的拳頭擊向阿生背後的櫃枱脚下。

「劈拍」一响，那裝飾的木板塌下了一大塊，現出了一個大洞。

這一拳打得十分用力，假如被擊中的是阿生，相信他的頭顱可能要裂開。

但是，可惜那一拳落空了。

那殺手的拳頭被破裂的木板上的刺插傷，皮破血流，雪雪呼痛！

阿生趁勢衝過去，俯首彎腰，就想拾起那枝手槍。

驀地「砰」然一聲。

還差一點兒就可以拿到手的手槍，被子彈擊中，刹那間滑開了數尺。

阿生擧目一看，他面前站了好幾個人——那是三K黨人。

每一個人都握住一枝手槍，其中一個人正在格格地笑個不停。

「好一個國際特警人員？」說話的人正是「鷹王」保羅。

剛才那一槍是由保羅開的，阿生只好乖乖的擧起雙手！

保羅又說：「你的中國功夫果眞不錯，假如你不是身份如此特殊，我眞想邀你加入我們三K黨，做一名武術敎練，可惜你是一名特警。」

阿生很絕望，只有他才明白，因爲那個電話打不出去。

也就是說，他並未報警。此情此景之下，又怎會有奇蹟出現？

阿生苦笑一下：「你殺了我也未必有用，國際特警人員終於會找到你。」

「你可知道我是誰？」

「鷹王保羅。」

「你怎麼知道？」

「因爲你是唯一穿綠袍的人。」

「你很聰明。」保羅擧起他的手槍：「可惜你的死期已到。」

「砰」然一聲。

阿生的眼睛閉了一下，奇怪的是他並未倒了下去。

倒下去的竟然會是「鷹王」保羅。

不但阿生感到無限驚奇，所有在場的人也吃驚不少。

保羅的手下紛紛拔槍！可惜他們還來不及開槍，一陣密集的手提輕機槍聲，一連串地响個不停。

保羅身邊的人一個一個有如骨牌似的紛紛倒了下去。

阿生凝神細看，那個開槍的人，竟然是個穿上白袍，頭戴面罩的人。

阿生仍然不敢動，因爲他根本不知道那人是誰。

那人緩緩地脫下白色頭罩，露出了一顆皮膚黝黑的頭顱。

他跪下來，流出了眼淚，哭道：「你們安息吧……」

阿生感到奇怪，也不明白他的意思。

外面有更多穿白袍人的趕來。

阿生也知道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剛才那陣槍聲，任何人也可以聽到。

阿生以爲那是三K黨人，担心那黑人青年會被殺。

因爲阿生也不難想像得到，這黑人肯定不是眞正的三K黨人。

三K黨人又怎麼會有黑種人？

果然，那黑人青年也警覺過來，立即重新站了起來，擧槍相向。

街外剛進來的人羣之中，有人大叫：「不要開槍，我們是國際特警。」

阿生還以為自己聽錯了，但當各人將白頭巾揭開了之後，果然是夏力和他的手下們。

夏力等人只是聞聲而至，較早時他們已經裝成三K黨人混了入來。

唐人街入口處的三K黨哨兵們，以為他們是自己人，這才放他們入來。他們進來後，分別伺機制服了一些三K黨槍手。

由於一個小時的時間已過，不少華人亦紛紛在此時醒了過來。剛才要不是他們及時脫下頭上的白布罩，那黑人青年必然開槍，將他們亂槍掃死。

到底那黑人青年是誰？

當大批警方人員趕到了現場之後，他對警方人員供出：他就是托夫——黑人萊梭唯一生還的兒子。

原來托夫一直東閃西避，躲開了三K黨的追殺！他另一方面，又改名換姓，尋找機會為父報仇。

機會終於來了，他知道「鷹王」保羅將「御駕親征」，親自到紐約來，所以托夫就一直注意他們的行動。

他終於查出了三K黨洗刦唐人街的行藏，於是穿上的白袍制服，冒充三K黨人，混了入來，伺機行事。

但是，他只開了一輪手提機槍，殺了一批三K黨槍手，並未傷及保羅。

最先開了一槍將阿生救了的，原來又另有其人。

此人便是余大强。

余大强由特警辦事處逃出來之後，也對三K黨的活動，展開了明查暗訪，他也像托夫一樣，悄悄跟踪到這兒來。

余大强只傷了保羅的手、胸二處，保羅未死。假如不是因為余大强那一槍在先，阿生固然要死，保羅也會被托夫亂槍掃死在當場。

因為他傷後倒地，後來托夫的一輪手提機槍的子彈，反而傷不到他，只是站在他背後的人紛紛死去而已！

警方把保羅送院急救。

事後警方亦已查出此人並非眞正的三K黨首領「鷹王保羅」，他只是一名替身而已。眞正的「鷹王」保羅，據說一直在幕後指揮着美國的「三K黨」活動，從不以眞面目見人的。

無論如何，唐人街一場浩刦，因為國際特警的插手而及時避過了。

事後雖然發現有些人受了傷，但也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三K黨在現場上被擒獲的人，固然難逃被治罪的命運，就是唐人街二帮黑人物，也被一網成擒。

問題却是：美國法律太過「自由化」，他們是否永被「留在監牢之中」？

這當然有待法庭的審判，但最少經過這一次之後，他們總算知道了阿生和國際特警的厲害。

黑人青年托夫也有罪，因為他開槍殺了人——五名三K黨人。

但是，他一家人也被三K黨人所殺。他應該獲得法官原情輕判的。

余大强只是傷人，而且及時救了一名國際特警阿生，他反而獲得讚揚！

最後，他又可以回到原來的學校去上學。至於潛伏在那間學校的三K黨「職業學生」，也因此次事件，而揭開了他們的身份，終告被捕。

儘管如此，三K黨還是沒有因此而消滅！至今為止，他們仍然存在，而且，不斷地仍在活動！

國際特警這一次的勝利，只算是挫挫他們的銳氣而已。假如眞眞正正的要消滅三K黨，則有待美國國會議員的努力。

這只有修改法例，然後才可以把一切「非法組織」清除。因為至今為止，他們仍算「合法」的！

不過，國際特警巴黎總部方面，自從這次范梅力到過紐約，徹底了解這件事之後，已正式擬了一份報告，交到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建議他們修改有關法例，清除一切非法組織。

否則，有一天美國政府必然會栽在這種非法組織的手上。

國際特警的建議，不知道會否被接納，但這個故事却結束了。

—全文完—

孫玉峰的羅漢掌

雷門

孫玉峯是羅漢門的掌門人，可惜他在抗戰時期回到故鄉，不久病逝，羅漢門的拳與掌仍有傳人，但却比不上他老人家那麼精湛，閒來無事，試把孫玉峯的羅漢掌幾種絕招寫下來，作為茶餘酒後之談。

孫玉峯的羅漢掌有許多種方式可以制勝，當然的，首先要他的掌和手臂都很有勁，然後能夠把它發揚出來。

他經常用的一種羅漢掌法叫做封手，即是說，兩人過招，他的攻勢，並非以兩隻手來分左右出擊，希望擊倒對方，而是剛剛發招就用手去封住對方的手，如果有辦法把對方的手封住，當然是佔盡上風。

舉例言之，他看見對方右手伸前，左手貼在腰間保護自己，不管那一隻左手微曲抑或握拳貼在腰間，孫玉峯總是如此出擊的，突然發招，右手向前，以手掌的掌心向下，「陰掌」的姿勢壓住對方的左手，然後用自己的左手向左一撲，預備對方覺得自己左手受制於人，用右手解圍，或者用右掌出擊，順勢捉住對方的右手，如果這兩招施展出來，既然自己的右手封住對方左手，自己的左手又封住對方的右臂，那就必贏這一仗了，不管使用拳掌或者以兩指叉喉的絕招急攻，總是打贏的，因為對方兩隻手都給他封住。

照孫玉峯所述，攻守之法，變化多端，當然不是一定生效的，因為你發招的時候，可能對方一齊發招，如果對方採取密集急攻之法，他的右手還沒有封住對方左手，對方右拳已經打來，那就要改用較剪手去取勝了，這個方法就是用左掌向左邊一反，順勢握住對方的右臂，然後把自己的右手穿過對方右臂之下，握住對方肩膊，使勁一按，他就渾身發軟，右臂發生劇痛。左手或右手都可以使用較剪手的方法

取勝，最重要的就是用反掌撥開對方打來的一拳時，隨即捉住對方手腕，如果抓不着它，那就無法把右手穿過對方的手臂，這一招是羅漢門裏面相當扼要的，故此，練習羅漢門的掌法，必須練習反掌，一反一抓，務求捉住對方的手臂。

羅漢掌不一定是把它去抓對方的手臂，有時可以用掌根斬下去，有如斬瓜切菜，這一招就叫做「切掌」。

孫玉峯的左右切掌相當犀利，對方當胸一拳打來，他用左手一反一抓，跟住右手補上，斬柴一樣，斬落對方的手臂，隨即使勁一切，如果斬下去的時候他能够忍受，跟着一切，那就不輕易忍受了，原因是用掌斬下，傷的是皮肉，用掌按在手臂之上使勁一切，那就傷入骨髓。

不過，反掌和切掌這兩種功夫都要經過苦練，才練出勁來，不然的話虛有其表，反而給對方硬打硬的用另外一手向前以短拳出擊，那就由獲勝的一邊變成打輸。

羅漢門的托掌相當有名氣，這種掌法是另外一種門派所缺少的，或者不喜歡使用的，托掌的招式如此，如果對方以右拳當胸打來，你很快就用右邊的反掌把他一抓一拉，跟着左手向上一托，托中了他的右臂手踭那一部位，就會脫臼，整個手臂軟下來，托掌向上施展之前，先要把對方使勁一拉，然後出擊，原因是某一個人偶然被人捉住一條手臂，使勁一拉之際，登時馬步不穩，呆了一呆，那就無從施救，因此之故，如果自己沒有這種拉力，就無法使用托掌。

托掌雖然向對方右臂的手踭那一個部位向骨節托上去，有時托不準，只是托中對方的前臂或者上臂，並非托中骨節，那就無法使敵人受挫，立刻用左手化為拍掌，向他的肋骨部份使勁一指，仍可獲勝。

孫玉峯的掌法，變化多端，連環打出，非常快速，他的反掌，托掌，一經施展，即時化為拍掌，幾乎一招打出的，若非內行的人，看不出他連打三招。

關於這點，孫玉峯有所解釋，他認為兩人相鬥，必須預防對方起腳，如果自己的掌法變化少，或者發拳慢，還沒有打傷別人，對方已經用腳踢出來，那就弄巧反拙，故此，羅漢掌雖然變化多端，認眞要苦練，除了一掌傷人之外，還要隨時使用一拉一托的方式，假如對方右拳受制於你，你無法把他一拉一托，只是捉住他的右腕，他隨時可以飛腳踢上來的，故此，必須平時練習有素，幾乎有絕大把握捉住對方的手，然後能够表演這一路的掌法。

想把敵人的手捉住，實在不容易，因此之故，孫玉峯的羅漢掌隨時有另外一些變化，作為補救，換句話說，他的手掌一反，無法抓緊對方的手，立刻移步換形，向對方的左邊或右邊閃側，然後發招。

假如對方以右拳出擊，抓不着他的右臂，即時閃到他的右邊，那是穩佔上風的，因為他的右臂已經打出，沒有收回之前，很難發第二招，至於他的左手，根本無法傷害到你，原因是你已經閃到他的右邊，那時你有兩隻手打他，他僅有一隻右手迎戰，那是輸定了，這樣做的時候，認眞要顧慮到對方起腳，因此，一個閃身，隨即進馬，用你的右邊前鋒馬迫住對方右腳，他就完全無法踢出左腳或右腳來，那時你只是想他受傷的話，隨即用上述的切掌放橫向他的右邊肋骨一切，他就發生劇痛，無力再鬥，反之，你想改用更加厲害的絕招，可以把那隻手化為拍掌，向他的軀幹中部使勁拍下。

練習過羅漢掌的人，那隻手掌橫拍，直拍，反拍，或者用掌根斬下，都是很有份量的，此外還有插掌，即是把手掌伸直，向對方胸腹之間插去，那一處是胃囊的，同時是叫做「劍突」的穴道，即兩邊胸骨當中的一塊軟骨，功夫再好的人，也無法使軟骨變硬，該處不堪一擊，一個插掌插下去，他就會重傷倒地，不過，能够伸直手掌，把五指練習到堅如鐵石，而且插傷對方，殊不容易，做不到這一點，不要使用插掌，改用插捶同樣的生效，插捶就比較插掌容易得多，但却比不上插掌那麼好，原因是插掌比較插捶伸前多了兩三寸，此外，用掌出擊，碰着對方用手擋格即時可以撥開，同時一撥即捽，一招取勝。

羅漢門的擒拿手是另有一格的，所謂一撥一沉一擒，即是說，那個插掌還沒有抵達對方的軀幹中部，對方用左手或右手擋格，即時擋住他的手腕，向下一沉，便使他整個蹲下來，而且發生劇痛，很少人預防對方捉手腕隨即施以壓力，多數人以為對方捉住一隻手就用另一隻手出擊，實際上單手制服敵人的右臂或左臂，不必另外一隻手帮忙，那樣才算得上乘的功夫。

羅漢掌的撥掌還有一個妙用，可以稱做「殺着」，假如他把一隻手以低過肩膊的姿態打來，不管是高或者是低，都可以用反掌壓住他，跟着，他的手臂便削到肩膊上面去，向他的頭部斬下，正面使用反掌斬喉之法是沒有用的，必須把腳步移側一點，故此，一經反掌斬喉，自己的一雙腳立刻就移側，變成以橫制直，那一掌就特別有勁，任何一個拳師的喉部都不能够練習到堅如鐵石的，斬了一下，登時倒下來。

羅漢掌的妙用就是纏住對方兩隻手，在中部出擊，既然不會打向對方的臉孔，亦不會低過小腹，故此，在那麼短的部位容易伸縮，一收一放，快如閃電，加上了反掌擒拿，托掌封手，斬喉之類的絕招，更覺出色。

雖然整套羅漢掌有一百零八招，實際上最有用的就是上述那幾招，由於掌法變化靈活，一經過招，便即進馬貼身衝打，這種戰略是相當高明的，因為對方的腳被你封住，除非轉身，無法起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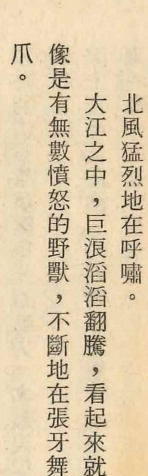
羅漢門很少起腳，但却在特殊情形之下，立刻起腳踢出，當他發覺自己封住對方的馬步時，對方剛剛轉身，立刻起腳，那時對方還沒有把整個身體轉到可以踢腳的時候，你的一條腿已經從他背後踢出，無法預防，多數會倒下來。

以前孫玉峯就施展上述那些連環出擊的招式，先用掌後用腳，多數是打贏對方的，根本上他對這一門的拳腳已經有很深入的研究，而且從小練習，下盤功夫做到足，腰馬極穩，發拳或發掌，能够把腰勁打出來，作為一個大門派的掌門人，而且是一間鏢局的總鏢頭，當然有些武功，等閒之輩，不是他的對手。（完）

血戰衝鋒黨

一期完民初技擊打鬥小說

龍乘風·文
子成·圖



蟠龍虎踞鬥　相殘無盡期

北風猛烈地在呼嘯。

大江之中，巨浪滔滔翻騰，看起來就像是有無數憤怒的野獸，不斷地在張牙舞爪。

雖然還沒有下雪，天氣已經很寒冷。

但在江邊碼頭上，却有一個面色蒼白的青衫漢子，一面不停地咳嗽，一面却迎着北風，靜靜的站在一堆貨箱的後面。

他的衣衫很單薄。

他的身體也不見得怎樣好。

而且，他顯然正在害病。

一個這樣子的男人，站在江邊上吹冷風，可以說是一件危險的事。

突然間，三個手持粗大木棒的大漢，走到青衫漢子的面前。

青衫漢子又在咳嗽，而且咳嗽得更厲害。

那三個手持木棒的大漢，臉上都毫無表情。

他們只知道執行任務，而絕不會去理會對手是甚麼人。

他們是這個城市裏，人人聞名變色的棒球好手。

打棒球是一種外國的運動。

這三個漢子手裏的木棒，就是打棒球用的球棒。

但他們並不打球，而是打人。

死在這三條木棒下的人，包括詹大亨手下的四狠六豹。

四狠六豹這十個人，簡直比狠更兇，比豹更殘忍。

拚命狠魔、九指飛狠、奪命狠、獨臂狠、全部是詹大亨從大上海灘網羅回來的職業打手。

至於六豹，最著名的就是撲克豹。

撲克豹這個人的臉孔，就像一副直板板的撲克牌，直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見他曾經笑過一次。

但他打爆別人的腦袋，却別有一套本領。

可是，打爆別人腦袋之人，人亦打爆其腦袋。

他死得很舒服。

因爲球棒打爆他腦袋的時候，他正在一間旅店中，和一個赤裸裸的女孩子擁抱着。

所以，撲克豹是死得很風流的。

還有其他五豹，也在三日之內，分別一一被殺。

四狠六豹死後，詹大亨好像快要垮台了。

他平時最喜歡去的地方，現在都看不見他的踪跡。

所以，人人都在說：「詹大亨怕捱棒子！」

× × ×

站在江邊碼頭的這個青衫漢子，一點也不像是個練過武功的人。

他甚麼都不像，只像個病魔纏身的病漢，

葛大手開始懷疑眼前這個青衫漢子，是否眞的就是江湖上號稱鋼人的葉金剛。

葛大手是三人中最兇猛的一個殺手。

撲克豹的腦袋，就是給他一棍打成肉醬的。

葛大手的手，的確又粗又大，球棒在他的手中，把持得相當穩定。

還有蘇興和巢極勇，他們的身材也同樣魁梧，而且出手也極狠捷。

三棍聯手，在這個城市裏，又有誰能攖其鋒？

强如四狠六豹，都已分別栽倒。

葛大手實在想不透，雷老闆爲甚麼如此忌憚號稱鋼人的葉金剛？

葉金剛並不是詹大亨的手下。

但近幾天，葉金剛却把雷老闆的幾個手下打得連腰都伸不起來。

雷老闆是葛大手的老闆。

也是詹大亨的死對手。

這兩個勢力龐大的大亨，正展開一幕扣人心絃的鬥爭。

詹大亨和雷老闆兩人都是同一類型的人物。

在這兩個大人物之間，必定會有一個要倒下去。

× × ×

江風吹得更猛烈，也更寒冷。

葛大手突然一棒向青衫漢子的鼻樑上打去。

這一棒，去勢兇猛，他知道青衫漢子一定會閃避的。

然而，只有葛大手自己才知道，這一棒根本就是虛招。

可是，青衫漢子好像看穿了葛大手的招數，竟然不閃不避，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

葛大手的臉色陡地一變。

「你果然就是鋼人！」

青衫漢子淡淡的說道：「雖然鋼人不喜歡殺人，但鋼刀却是殺人的利器。」

葛大手只覺得眼前一亮，青衫漢子的手裏，已握着一把鋒利的鋼刀。

巢極勇冷冷一笑：「葉金剛，你殺人用的刀子，好像比你的身子還更單薄。」

葉金剛嘆了口氣。

其實他的身裁，絕不單薄。

但現在他有病，却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葛大手忽然沉下了臉：「咱們的說話，似乎太多了一點。」

葉金剛居然露出了一個輕鬆的微笑，然後很禮貌地說了三個字：「請動手。」

× × ×

「請動手。」

這三個字表面上看來很平淡，但實際上已蘊藏着無限的殺機。

葛大手不再猶疑，用盡氣力，一棒就向葉金剛的腰間擊去。

這一棒之力，已足够打死一隻三百斤重的巨型野豬。

江風呼嘯聲雖响，但球棒的呼嘯聲却更令人覺得刺耳。

蘇興和巢極勇還未出手。

但他們幾乎已肯定，不必自己出手，葉金剛就可能會被這一棒活活打死。

可是，葛大手一棒擊出之後，蘇興才覺得不對勁。

葉金剛已用一種令人無法想像的速度，繞到巢極勇的身後。

巢極勇的反應，也不能算慢。

他手裏的球棒，已從一百八十度的角度下，猛抽葉金剛。

這一棒很快。

但葉金剛的鋼刀却更快三分。

颼！颼！

巢極勇的後腦上，立刻多出了兩隻眼睛。

那當然不是眞的眼睛，而是血洞。

巢極勇發出一陣絕望的咆哮。

他手裏的球棒，也同時脫手飛出，丟進了大江之中！

× × ×

北風冰冷。

但葛大手的手更冷。

在這一秒鐘之前，他從未見過任何人的出手，能與葉金剛刺出這一刀相比。

葛大手是這個都市裏著名的殺手。

他不必用球棒，就已經在鄉下裏赤手空拳打死過幾個惡霸。

二十年前的葛大手，最痛恨惡霸。

然而，他現在却成爲雷老闆的打手。

雷老闆是這個都市裏的大商家，他經營的生意，種類極多，而且全是本市規模最龐大的。

世間上許多成功的商家，都有創基立業時的一段艱苦奮鬥史。

雷老闆能够得到今天的成就，也曾經過一番奮鬥。

在二十年前，雷老闆的拳頭，曾打碎無數人的顎骨，更打扁過無數人的鼻子。

那時候的雷老闆，簡直就是一隻到處吃人的大老虎。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社會。

唯一能使自己不被別人吃掉的方法，就是先去把別人吃掉。

這是雷老闆做人的原則。

也是他開山立萬的原則。

世間上有雷老闆這種人，無疑是天下大亂的主要因素。

經過了無數驚濤駭浪，雷老闆的勢力更强大。

他開始成爲暴發戶。

甚至跟隨着他的手下，現在已有多人成爲了富翁。

雷老闆現在雖然已成爲這個城市裏的大商家，但是他仍然沒有放棄他本來的生意。

他是靠走運私貨，開設賭塲起家的。

在這裏，誰都不敢得罪雷老闆。

唯一例外的，就是詹大亨！

× × ×

四狠六豹，是詹大亨最寵信的十大打手。

可是，他們現在都已變成了死狠和死豹。

「三棒煞星」的名號，現在已遠遠蓋過了昔日四狠六豹的聲威。

以前，人們曾經一度認爲，撲克豹是永遠不會被人擊倒的。

但葛大手一棒擊下，就完全否定了這些人的想法。

撲克豹的腦袋碎了。

詹大亨的努力也好像被擊成粉碎，碎得一片片，無法再重整實力。

但這只是部份人的想法。

雷老闆却認爲，詹大亨不會因爲四狼六豹的死亡，就宣告垮台。

詹大亨是三教九流人物的大亨，他經營不法生意的歷史，比雷老闆更早十年。二十年來，詹雷兩姓家族一直處於針鋒相對的地位。

一山不能藏二虎。天無二日之理。

詹大亨一日不倒下去，雷老闆就絕對不會感到巳獲得了眞正的成功。

——爲了要證明自己是個成功的人物，他不惜要詹大亨倒下去。

——詹大亨的勢力，原本比雷老闆强，但自從五年前內部分裂，經過一場內鬨之後，詹大亨的地盤巳被雷老闆侵蝕了三份之一！

× × ×

惡霸！

雷老闆不愧是這個大城市裏的惡霸。

他要雄霸這個大城市。

他代表了另外的一種法律。

國有國法。

家有家規。

這個城市竟然也有執法機關，也有它的法律。

但雷老闆視這些法律如無物，他只是不斷地創造自己的法律，更殘酷地執行這些可怕的法律。

藐視他的法律的人，都格殺勿論！

詹大亨雖然是黑社會裏的大亨，但雷老闆仍然要與他硬撼。

他要把詹大亨擊敗。

他要侵佔詹大亨全部的地盤。

雷老闆的計劃，需要有精悍的戰士去發動攻擊行動。

「三棒煞星」是雷老闆的主力殺手。

戰爭開始之後，葛大手，蘇興和巢極勇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詹大亨手下的四狼六豹全部殺死。

這是一個危險而艱鉅的任務。

但這三人辦到了。

然而，詹大亨仍然擁有不可輕侮的實力，名震江湖的鋼人葉金剛突然加盟，更是大出任何人意料之外。

他的足跡，據說巳遍及南北十一個大省。

他的拳頭和刀，也巳打遍十一大省，所向披靡，未逢敵手。

葉金剛加盟詹大亨旗下還不够十天，就巳經把雷老闆的十個爪牙，一一吊在街燈之下。

一命還一命。

你們殺了詹大亨十個手下，也要拿出十個人的性命來抵償。

雷老闆當然不能忍受這種報復。

這不但是報復，同時更是挑戰。

他立刻下令三棒煞星，無論如何都要拖葉金剛回來。

「拖」，就是把他的屍體拖回來的意思。

「最好把那個渾小子的腦袋，敲得像一鍋紅荳沙，讓老詹知道我的厲害。」

× × ×

葉金剛的腦袋，現在的確有點不妥。

他有點頭昏腦脹，不停咳嗽。

他患了感冒。

但他的腦袋，絕對並未變成一鍋「紅荳沙」。

但巢極勇的腦袋就很不妥了。

無論是誰，腦袋上多出了兩隻這樣的「眼睛」，都一定活不下去。

葉金剛殺了巢極勇之後，蘇興的眼睛立刻變得火紅。

「呼」一聲，蘇興的球棒擊出。

葉金剛右手握刀，左手居然伸出來與球棒硬碰。

蘇興冷笑着。

就算你的手再堅硬，也一樣捱不起這一棒。

事實的確如此。

但葉金剛的左手剛伸出，立刻又縮回來。

蘇興的棒去勢巳老。

葉金剛却反手一壓，把球棒壓得更低，然後左手握成拳狀向蘇興臉上打去。

「砰」然一聲，蘇興中拳。

這一拳的力量，好像打得並不太重。

但蘇興捱了這一拳之後，竟然搖搖欲墜。

葛大手不再猶疑，脚踏中宮，棒如雄獅伸爪，向葉金剛的後頸上扑去。

這一棒，葛大手是看準了機會才下手的。

葛大手認爲這一棒十拿九穩，最少有七分的把握可以擊倒葉金剛。

他並沒有輕視葉金剛。

面對強敵，他也沒有過份估高自己。

事實上，這一棒揮出去的時候，葉金剛的背部全是空門。

葛大手不禁有點沾沾自喜的感覺。

可是，他的高興，未免太早了。

饒是他看得很準，出棒的手法也絲毫無誤，但他還是疏忽了一件事。

葉金剛的右腿，巳把蘇興的左脚給勾住了。

蘇興捱了一拳，整個身子都開始搖擺起來。

葛大手這一棒擊出，其實早巳在葉金剛意料之內，所以當背後棒聲呼嘯的時候，他立刻脚上加勁，把蘇興整個人勾跌。

蘇興曾苦練過腿功。

他練的是北派踢樁腿，一雙腿堅實如鋼鐵。

但葉金剛巳控制了他整個人的重心，而且又巳把他打得昏昏沌沌，所以蘇興被他一勾之下，就無法可以站立得穩。

這一着變化，顯然大大出乎葛大手意料之外。

他立刻想把球棒收回。

可是，擊出去的一棒，彷如矢箭離弦，又如何能制止得住！

「噗！」

一陣難聽之極，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在猛烈的北風中響起。

這種聲音，葛大手並不陌生。

他一棒打死撲克豹的時候，那種聲音也是一模一樣的。

唯一不同的，是撲克豹被擊爆腦袋的時候，曾尖聲驚叫。

但蘇興的腦袋被打成粉碎，却連悶哼也沒有發出一聲，就巳伏倒在一堆貨箱之上。

× × ×

快棒！

兇猛的一棒。

可惜這一棒沒有擊碎葉金剛的腦袋，却反而把蘇興打死了。

葛大手怪嘯連聲，情緒巳比先前大爲激動。

二十年來，能令葛大手激動的事巳不多。

就算有人把他的四肢都割下來，他都未必會激動。

但現在，他親手把蘇興打死，這種事實却令他無法忍受。

「好小子，老子今天與你拚了！」

他的聲音激動。

球棒上染滿了蘇興的血跡，他親自用左手把那些血抹掉。

以手抹血，更腥幾分。

葛大手的確巳準備與葉金剛拚命。

但就在這個時候，一個人清秀的聲音響起，道：「你們都給我住手！」

× × ×

江風冰冷。

這個人的聲音，却令人有如沐春風之感。

葛大手一呆。

葉金剛的目光却垂了下去。

他不必去看這個人，便巳知道對方是誰。

那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她的聲音，葉金剛可說熟悉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就算把他的耳朵割了下來，他也聽得出這把聲音是誰發出來的。

因爲這人就是他的表妹霍玲瓏！

× × ×

玲瓏。

看見了玲瓏，他就想起了霍針。

霍針是玲瓏的父親。

玲瓏是一個很柔順的女孩子，從三歲到今年二十三歲，都很聽順父親的說話。

就是爲了這個緣故，葉金剛得到了玲瓏的心，却得不到玲瓏的人。

這無疑是一件悲劇。

世間上的悲劇太多。

發生在愛情上的悲劇，更多。

霍針是霍家的主人，也是主宰。

主人和主宰兩個字眼，看來似乎一樣，其實絕不一樣。

主人並不一定有權力慾。

但身爲主宰的霍針，他的權力慾簡直比袁世凱還更大。

霍家一向都是這個城市裏數一數二的大家族。

而霍針身爲霍氏家族的長老，巳有二十年的歷史。

他在霍氏家族裏，是主宰。

在霍家中，權力更是絕對集中在他一個人的手上。

霍玲瓏很不幸地，愛上了葉金剛。

但霍針大力反對女兒與葉金剛來往。

結果，玲瓏在父親的壓迫之下，另嫁他人。

玲瓏現在的丈夫，姓雷。

他叫雷樣飛。

雷樣飛是本市著名的花花公子。

他更是雷老闆唯一的兒子。

× × ×

雷老闆下令要解決葉金剛的事，傳到了雷樣飛的耳中。

雷樣飛雖然是個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但他的眼光也有獨到之處。

他立刻去找父親。

他告訴雷老闆：「憑葛大手，蘇興和巢極勇這三個人去對付葉金剛，無異是叫他們去送死。」

雷老闆皺皺眉：「你未免把葉金剛看得太高了。」

雷樣飛嘆一口氣，道：「爹，話可不是這樣說，他們的棒子雖然巳打死了四狼六豹，但葉金剛並不是那十個人所能比擬的。」

雷老闆一怔：「十個人都比不上葉金剛？」

雷樣飛道：「葛、蘇、巢三人的武功，比起徐家兩兄弟怎樣？」

雷老闆臉上爲之一陣動容：「你是說陰陽兄弟徐黑徐白二人？」

雷樣飛道：「正是這兩兄弟。」

雷老闆微一沉吟，道：「聽說徐黑曾在三年前，醉打巢極勇，結果巢極勇在床上躺了半個月。」

雷樣飛說道：「不錯，還有徐白，他更曾經打敗過葛大手，這件事爹你可有所聞？」

雷老闆點點頭，道：「徐氏兄弟，的確是一對很可怕的人物。」

雷樣飛道：「但徐氏兄弟現在搬了家，搬到了西城義莊的棺材裏躺着，這件事你又是否知道？」

雷老闆一楞：「徐氏兄弟巳死？」

雷樣飛嘆了口氣：「他們就是死在葉金剛刀下的。」

雷老闆眞的楞住了。

徐氏兄弟曾擊敗葛大手和巢極勇，但他們却一樣敵不過葉金剛。

如此看來，葛大手，蘇興和巢極勇恐怕更不是葉金剛的敵手了。

雖然陣上交鋒，不能用這種「數字」計算出戰果，但葉金剛是個極厲害的角色，這是絕對不容懷疑的。

雷老闆並不希望三棒煞星被葉金剛幹掉。

雷樣飛眉黨一皺，忽然道：「要殺葉金剛，並不容易，但要逼走他，我是有辦法！」

雷老闆的雙目陡地一亮。

他一向都很信任這個兒子。

雷樣飛說有辦法，他就一定眞的會有辦法。

他只希望三棒煞星現在還未與葉金剛交手……

× × ×

玲瓏來了。

她的出現，是那樣地突然。

葛大手不敢不聽玲瓏的說話。

因爲她現在是雷老闆的媳婦，雷家的少奶奶。

玲瓏是乘坐着一輛簇新的汽車，來到

碼頭旁邊的。

駕駛汽車的，是雷家的司機。

他叫阿木。

阿木這個人的確像一塊木，而且是四方木。

木木實實的人，駕駛汽車自然比較小心一點，而且絕不會開快車。

這是雷老闆最欣賞他的地方。

玲瓏的目光，終於與葉金剛的目光相碰在一起。

玲瓏的身子彷彿在顫抖。

葉金剛的臉却已平靜下來。

但這種平靜，却像是一潭死水。

× × ×

死水！

激蕩澎湃的波濤，忽然變成了一潭死水。

以前，葉金剛並不是這副樣子的。

甚麼事情令到他有這種改變。

玲瓏知道。

葉金剛却好像一點也不知道。

他只是問玲瓏：「妳好？」

玲瓏的回答，却令人感到有點意外：「你若不離開這個城市，我永遠都不會活得好，永遠都不會得到眞正的快樂。」

葉金剛凄然一笑：「爲甚麼？」

玲瓏的聲音，不再柔和，也不再令人有如沐春風之感，却像是從江中吹來的北風那樣，冰冷如雪：「嫁鷄隨鷄，嫁狗隨狗，你若還在這裏，一定會對我的丈夫不利。」

葉金剛道：「妳眞的希望我走？」

玲瓏冷笑一聲：「當然，你最好馬上滾！而且滾得越遠越好！」

× × ×

在從前的日子裏——

玲瓏很聽從父親的說話。

葉金剛却很聽從玲瓏的說話。

從前如此。

現在仍然如此。

刀槍木棒，都絕對趕不走葉金剛。

但玲瓏的說話，却生效了。

「好！我滾！」葉金剛垂下了頭，一步一步的離開碼頭，頭也不回地說道：「我將會離開這裏，到一個妳以後永遠都不會找得到的地方！」

玲瓏冷笑道：「傻小子，我怎會去找你，別忘記，我現在已經是雷樣飛的妻子。」

江風雖冷。

但是，玲瓏的說話，却比江風更冷百倍。

葉金剛說走就走。

直到他的背影逐漸消失在遠方，玲瓏好像依稀還聽得見他的咳嗽聲。

葉金剛只聽到她那種傷人的說話。

但他却看不見玲瓏的面頰上，已流下了兩行斷綫珍珠般的眼淚。

情人。

傷心人。

她爲甚麼要流淚？

她爲甚麼要說出那種傷人的說話？

× × ×

阿木坐在汽車的司機位裏。

玲瓏的每一句說話，他都聽得清清楚楚。

阿木雖然被人稱爲四方木，但他畢竟是人，而不是一塊無血無肉的木頭。

他有點担心。

他担心葉金剛會受不起這種刺激而自尋短見。

阿木沒有忘記葉金剛的兩句說話：

「我將會離開這裏，到一個妳以後永遠都不會找得到的地方！」

阿木臉上的表情，仍然像一塊木。

但他心裏想着的事，別人又有誰能看得出來？

× × ×

外面的風，越吹越猛，好像要把秋葉徑一幢古老的建築物吹塌下來。

這是一幢超過五十年歷史的古老石屋，也是一間看來很霉氣的老式飯館。

這裏的陳設，和五十年前幾乎毫無分別，唯一不同的，就是以前掌櫃的何老伯，半年前已被一場颶風而活活埋葬。

何老伯死後，掌櫃的是懶方。

懶方並不姓方，他姓勞，名天方。

但這個城市中知道他叫勞天方的人，恐怕還不超過十個。

每一個人都只叫他懶方。

也有人叫他醉方。

事實上，他的確是個又懶，又嗜酒的傢伙。

何老伯是他的舅父。

懶方是何老伯唯一的親人。

而何老伯也是懶方唯一的親人。

何老伯還在世的時候，懶方雖然已經「懶名赫赫」，但比起現在，也算勤力不少。

現在的懶方更懶。

他不但懶，而且常醉。

他的身份既是掌櫃，也是老闆，就算他怎樣懶惰成性，也沒有甚麼人敢去斥責他。

然而，懶人却有懶人福。

雖然他甚麼事情都幹得不起勁，但却請到了三個很勤力的伙計。

這三個伙計，一老兩少。

老的一個，年紀已超過七十歲，但他工作勤快，尤其是釀酒的本領，更是這個城市中的一絕。

他叫耿老三。

至於那兩個年輕的伙計，一個是鮑球，另一個是侯猴子。

鮑球雖然年輕，只有十八九歲，但他的體格魁梧，膂力相當不錯。

最粗重的工作，通常都是由鮑球來負責。

侯猴子本來叫侯達。

但沒有人叫他侯達，人人都叫他侯猴子。

事實上，他身材瘦削，臉龐的輪廓更像西遊記裏的孫悟空，別人叫他侯猴子，他也坦然承受，絕不以爲忤。

侯猴子雖然身材瘦削，但是其中有一件很秘密的事，除了懶方之外，誰都不知道。

——在這間霉氣飯館的隔隣街道上，有一個身長八尺，拳頭比侯猴子腦袋還更粗大的大漢。

——他就是旺記賭場的第一號打手李天荒。

——九個月前，李天荒看上了侯猴子的姐姐侯娟。

——李天荒在這裏附近，是一等一的壯漢，也是一等一的惡漢。

——在一個晚上，他準備用強暴的手段，去奪取侯娟的貞操。

——但在那個晚上，李天荒失踪了，就像是一個從肥皂裏泡出來的泡沫，忽然間就在空氣中消失了踪跡一樣。

——旺記賭場的老闆米三爺立刻派人到處去找尋李天荒。

——然而，無論是活的李天荒，還是死的李天荒，都沒有人能把他找回來。

沒有人懷疑侯猴子。

如果有人說李天荒已給侯猴子一拳打死，相信那人必會被人視爲瘋子。

但事實上，李天荒的確是給侯猴子一拳打死的。

侯猴子在侯娟最危險的一刹那間，突然出現。

那時候，李天荒幾乎已把侯娟的衣裳脫光。

侯猴子身輕似燕，連走路的時候都一搖一幌，李天荒又怎會把他看在眼內？

他以爲自己的拳頭，一下子就可以把他打死。

可是，被打死的不是侯猴子，而是李天荒。

侯猴子之所以能够及時趕到，完全是由於懶方的通風報訊。

侯娟是侯猴子的姐姐，也是懶方的未婚妻。

當懶方知道李天荒的野心之後，立刻就去找侯猴子。

他告訴侯猴子：「旺記賭場的老李，要強姦你的姐姐。」

侯猴子的眼睛登時睜得比嘴巴還大：「既然如此，你爲甚麼還在這裏？」

懶方道：「她是你的姐姐。」

侯猴子大聲道：「她也是你的未婚妻呀。」

懶方伸了一陣懶腰，道：「你去對付老李已游刄有餘，別忘記，我叫懶方，這種拚命的事，最好還是你去幹好一些。」

侯猴子無話可說，幾乎忍不住一拳就想打在懶方的鼻子上。

但他沒有打懶方。

懶方不但是他的老闆，而且也是他的朋友。

懶方這個人雖然懶惰得要命，但他的朋友倒也多得要命。

因爲在懶方的飯館裏，經常都有些窮人，吃飽之後，拍拍屁股就掉頭而去。

他們不是不想付賬，而是根本付不起賬。

倘若在別的飯店裏，他們很可能會被人打得頭崩額裂，大脚轟踢出去。

但懶方絕不會這樣做。

他只會客客氣氣的對這些窮人笑着說道：「招呼不週，見諒！見諒！」

所以，這些窮人就變成了懶方的朋友了。

他們都大讚懶方義氣深重。

不過，當他們有錢的時候，不必懶方追討，他們都會自動把欠數清還。

只吃而不肯還債的雖然也有，但却並不多。

侯猴子也曾經是這間飯館裏的食客。

他一直都沒有付過賬，到後來，却索性加入飯館裏工作。

於是，懶方不但成爲了侯猴子的朋友，也成爲了他的老闆。

身爲老闆的人，多數都有點架子。

但懶方沒有架子。

無論是大架子或者是小架子都沒有。

他唯一最差勁的，就是太懶。

連對付李天荒這種龜蛋不如的傢伙，他都懶得親自動手。

是不是他認爲侯猴子的武功，已可以把李天荒的鼻子打扁？

但結果，侯猴子沒有把李天荒的鼻子打扁，却把李天荒的咽喉，一拳震斷。

× × ×

李天荒活着的時候，威風十足。

在旺記賭場裏，被他赤手空拳轟出去的人，沒有一百也有九十幾個。

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死在懶方一個小伙計的拳頭之下。

他死了之後，連屍體都不見了。

沒有人知道李天荒的屍體到底在甚麼地方。

只有懶方和侯猴子知道。

他們把李天荒的屍體，埋葬在大江之中。

李天荒的屍體，一直都沒有浮起來，因他全身都被粗大的繩緊緊縛着，而繩索的另一端，却有一塊重達數十斤的巨石。

× × ×

飯館裏的蒸鍋熱烘烘，霧氣籠罩着侯猴子的臉。

蒸鴨很香。

蒸鵝也很引人。

但更令葉金剛心動的，却是蒸鍋左邊一個牆櫃上的烈酒。

別看輕這一間倒霉的飯館。

這裏有全城市最香醇的白蘭地，雖然只有兩瓶，但價錢之昂貴，保證連闊綽的大亨聽見之後，都要爲之一陣咋舌。

懶方一看見葉金剛，就嘆了口氣，道：「失戀的傢伙來了。」

葉金剛冷冷的盯着懶方。

相識滿天下，最懶是此人。

葉金剛忽然伸手，把牆櫃上的兩瓶白蘭地拿了出來。

懶方連眼皮都省得抬起來，淡淡的道：「要喝儘管喝，喝醉了別在這裏給我生事。」

葉金剛一言不發，開了瓶塞，仰首就把酒灌進喉嚨裏。

酒還未到胃，葉金剛忽然就彎下了腰，劇烈地咳嗽起來。

懶方搖頭又是一陣嘆息：「病了整整一個月，還不去醫理一下，難怪有人說，好人通常都不會長命。」

葉金剛冷冷的道：「你看我遲早都會病死？」

懶方點了點頭，說道：「遲早你一定會死的，也許是三十年後，也許是五十年後……」

門外突然响起了另一個男人的聲音：「也許今天他就會被人剁成肉醬。」

懶方笑了。

他知道這人絕對不會把葉金剛剁成肉醬。

這人只會剁豬肉，而不會剁人。

因爲他就是這間飯館的伙計飽球。

× × ×

白蘭地酒是醉人的。

葉金剛把兩瓶白蘭地酒喝光之後，脚步有點虛浮了。

飽球嘆了口氣，說道：「每一個人，每一天都在變，你年紀還細小，你不會懂的。」

懶方道：「他的確不懂，但我懂。」

葉金剛把兩個空酒瓶，放在櫃枱上，對懶方道：「這兩個瓶子留給你。」

懶方淡淡一笑：「你把酒喝光，却把瓶子留下，莫不是藉它來吊吊我胃口？」

葉金剛揮了揮手，脚步好像有點蹌踉：「隨便你怎樣想，總之，再見了。」

「再見？」懶方臉上的笑容收斂，換上了一種奇怪的表情：「難道那個婆娘說了幾句令你傷心的說話，你就眞的要離開這個地方？」

葉金剛的身子猛然一震。

他突然把身子撲前，一手揪住懶方的衣領：「婆娘？你說誰是婆娘？」

懶方的臉都白了。

葉金剛拿起其中一個酒瓶，氣冲冲的說道：「你若敢侮辱玲瓏，我就把你的腦袋擊成粉碎！」

懶方嘆了口氣。

葉金剛忽然又彎下了腰，不停地在咳嗽。

飽球一陣錯愕。

他並不担心懶方會被葉金剛擊碎腦袋，他只担心葉金剛。

他知道他在戀愛的戰爭上，吃了一場敗仗。

他也知道懶方是葉金剛的老朋友，就算發生了再大的事情，他們都絕不會眞的打起上來。

飽球的想法，一點也沒有錯。

葉金剛咳嗽停止之後，又坐下來。

他的一雙眼睛，看來有點模糊。

但忽然間，這雙模糊的眼睛，又變得清澈明亮無比。

他長長的吐了口氣，對懶方道：「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懶方故意板起了臉道：「我可以原諒你，但我絕不能原諒這兩瓶白蘭地酒！」

葉金剛一怔。

但他隨即又大笑起來：「別人說你是個不倫不類的傢伙，現在看起來，果然不錯！」

這陣笑聲倏地又停下，他盯着懶方，道：「你怎麼知道我曾與玲瓏見過面？」

懶方淡淡的道：「當你還未來到這裏之前，已有人把這件事向我報告。」

葉金剛雙眉一揚：「難道是阿木？」

「不錯。」懶方點點頭，道：「就是阿木。」

葉金剛一陣默然。

阿木是一個老實人。

在雷公館裏，他一直都很得到雷老闆的信任。

可是，雷老闆畢竟是人，而不是神，他知道的事雖然很多，但他却不知道，阿木在雷公館裏任職司機，其實是另一個組織在雷家佈下的秘密臥底。

這個秘密組織的名字，是「雙鵬」。

雙鵬帮！

而雙鵬帮的雙鵬就是葉金剛和懶方！

直到目前爲止，這還是一個很秘密的帮會，在這個城市裏，甚至沒有人聽過雙鵬幇這三個字。

但事實上雙鵬幇已在逐漸長成，勢力也日漸强大。

創立雙鵬帮的人，並不是葉金剛和懶方，而是已經在暴風雨中逝世的何老伯。

何老伯姓何。

但知道他名字的人，就只有葉金剛和懶方。

懶方是何老伯的外甥，當然知道何老伯的眞正名字。

而葉金剛知道何老伯的名字，亦非奇事，因爲他的授業恩師，就是何老伯。

何老伯的名字是萬桐！

四十年前，提起了何萬桐，江湖上中人，莫不爲之又敬又畏，尤其是關外的响馬羣盜，更是聞名喪胆，退避三舍。

金拳百臂刀何萬桐的名號，實在是太响亮了。

何萬桐不能算是個正人君子，他也是個賊。

他專向打家刦舍的强盜下手。

所以，他又被江湖中人，稱爲「賊中賊」。

隨着年華的老去，疾病的無情折磨，近年來的何萬桐，已無復昔日的雄風。

他不但老了，而且武功也在顯著的退化。

然而，人雖老，雄心未老。

他仍然不斷地想盡辦法，要在這個品流複雜的城市裏，樹立起另一股强大的勢力。

在這裏，人人都知道，雷老闆和詹大亨勢力龐大，是別人無法可以比擬的。

但何萬桐不服氣。

他認爲雷老闆和詹大亨都是人類中的渣滓，尤其是雷老闆，更加非要把他澈底擊敗不可。

他要親眼看見雷老闆崩潰、敗亡。

他痛恨雷老闆。

因爲雷老闆曾殺過一個女孩子。

那是姦殺。

被殺的女孩子，是何萬桐唯一的女弟子，她叫小雯。

小雯被雷老闆姦殺，是十年前的事，那時候，葉金剛的武功還很不濟事。

從那時候開始，何萬桐就有一個很長遠的計劃。

他要秘密地成立一個帮會。

這個帮會，定名爲雙鵬帮，帮中的一雙大鵬，就是葉金剛和懶方。

他要親眼看見，雷老闆在葉金剛和懶方的拳頭下倒台。

懶方雖然懶，但在練武功的時候，他比任何人都還更勤力。

這一點顯然是別人無法想像得到的。

葉金剛的足跡，遍及南北各大省，這也是何萬桐的主意。

他希望葉金剛能够在外面多加磨練。

而懶方也曾在外面走動過不少時日。

但是，他的確不愧是懶惰成性的人，葉金剛足跡遍及南北各大省，而懶方去得最遠的地方，也不過距離這個城市只有三十里。

何萬桐無奈，只好把懶方安置在飯館裏。

飯館裏的工作雖然平淡，但懶方却負起了一個極重大的任務。

雙鵬帮帮衆的行動與分佈，都由他負責策劃。

但阿木被分派到雷老闆的家裏任職司機，却不是懶方的主意，而是何萬桐生前釐定下來的計劃。

阿木是個忠厚老實的人。

像他這種人，本來不宜於去做臥底的工作。

但他却毫不猶疑，就肩負起了這個極其危險的任務。

爲甚麼他願意這樣做？

這一點，除了何萬桐之外，誰都不知道。

原來小雯就是阿木的表姊。

小雯一向都很疼愛阿木。

可是，她却給雷老闆姦殺斃命！

所以，不但何萬桐要報復，他更要報復！

× × ×

清晨，窗外霧濃如乳。

擺在大廳近窗前的那座古老自鳴鐘，並沒有按照以往一般，在這個時候敲响七下。

七點了。

雷老闆看看腕上的金表，又再看看那座自鳴鐘。

而自鳴鐘上顯示的時間，是九點零九分。

而自鳴鐘顯示的時間是九點零九分。

自鳴鐘顯示的時間，完全不對，因爲昨晚九點零九分的時候，雷老闆用一柄鐵鎚把它擊毀了。

好好的一座自鳴鐘，按照時值而論，最少價值一千塊大洋，他爲甚麼要把他擊毀？

不熟悉雷老闆脾氣的人，一定會感到很驚異。

但在雷公館裏，每一個人都知道，雷老闆有一個怪脾氣。

每當他要殺人的時候，他就會把大廳裏的傢俬毀掉其中一件。

兩年前，他燒掉牆壁上懸掛着最值錢的一幅彩鳳圖。

這幅彩鳳圖被燒掉之後，雷老闆立刻就帶着三個孔武有力的手下，衝殺到城北最大的一間綢緞莊裏，把綢緞莊的老闆娘活生生揑死，然後把她的屍體用一匹上好的金綫綢緞包裹着，再用汽車把她的屍體輾碎！

這個綢緞莊的老闆娘，是個寡婦。

她的丈夫容團，原來是雷老闆的一個得力手下。

在雷老闆的組織裏，容團是第四把交椅人物。

容團在三年前，突然病逝。

雷老闆再三調查之後，終於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秘密，原來容團並不是病死，而是給他的妻子下毒殺死的。

當雷老闆知道了這件事之後，大發雷霆。

他燒掉了彩鳳圖之後，立刻就帶手下，直闖綢緞莊，把容團的妻子殺死。

在一年前，雷老闆又把一套從波斯運來的精緻傢俱用斧頭劈成粉碎。

那一次，他首先殺了一個對他不忠的第六姨太太，然後又率領着十幾個大漢，奔殺城郊二十里外的一間雕刻工藝品的工廠。

這一間工廠的少東，長得白白淨淨，一貌堂堂，而且還有一張咀巴很能討好女人。

這本是他一向引以爲傲的事。

他很風流。

可惜，風流事竟變成了抱憾終身的慘事。

他搭上了雷老闆的第八房妾侍，滿以爲艷福齊天，誰知却惹來殺身大禍。

他被人發現殭斃的時候，身上最少插着一百把尖利的雕刻刀。

更令人吃驚的，就是他的褲子也不見了。

不但褲子不見了，連男人身上最重要的東西都不見了。

這是一宗極殘酷的謀殺案。

可是，保安當局查來查去，還是沒有抓着兇手。

——如果那兇手是別人，必已難逃法網。

——但雷老闆幹的事，就算保安局查出了，又還能把他怎樣？

隻手遮天的事例，古往今來是屢見不鮮。

雷老闆權勢薰天，就算本市的市長見到了他，恐怕也得彎腰下禮。

這絕非誇大其辭。

本市的市長，原本就是雷老闆把他捧出來的。

如果沒有這個雷老闆的大力支持，這個城市的市長，將會是一個德高望重的老人。

但現在，本市的市長却是個不學無術的土豪惡霸，他叫韓甘。

雷老闆一直都在利用韓甘！

而韓甘也甘受利用，因爲他需要一個雷老闆這樣的人來支持自己。

× × ×

燒畫殺寡婦！

毀碎傢俱殺姦夫淫婦！

這兩件事，已深印在雷公館每個人的腦海中。

現在，雷老闆又擊毀了那座古老的巨型自鳴鐘，他又將會殺誰呢？

× × ×

雷老闆看看腕錶，時間已經是上午八點零兩分。

他端端正正地，靜靜地坐在大廳中的一張繡花大椅上，咀裏啣着一口黑色的雪茄！

這種雪茄，是一個德國商人送給雷老闆的，每一支雪茄的價值，已可讓平常人在酒家裏吃一頓豐富的飯菜！

雪茄香濃。

但雷老闆的臉色，一點也不像是在享

受的樣子。

他在等待一個人的消息！

他已派了三十個精明幹練的打手，同時重懸獎賞，一定要把那個人抓回來。

能够抓活的，固然不錯。

就算把那人打死，獎賞照發！

他一直都對待那人不錯。

但直到昨晚九時零九分，他才接到一個準確的情報，那人原來竟是雙鵬帮派出來的秘密臥底。

於是，那座自鳴鐘立時就被擊碎！

同時，雷老闆更下令，無論如何都要把這個奸細抓回來。

這個奸細，當然就是雷公館裏的司機阿木。

× × ×

時針不斷移動！

雷老闆仍然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張繡花大椅上。

在綉花大椅的下面，有一柄巨大的鐵鎚。

這一柄鐵鎚，曾擊毀了他一向都很欣賞的巨鐘。

如果阿木被抓回來，他將會毫不猶疑，就用這柄大鐵鎚敲在他的腦袋之上。

那座自鳴鐘被擊了三下，就再也不會動！

阿木是否也能捱得起三鎚。

× × ×

直到十點正，阿木終於被抓回來了！

把阿木抓回來的，是丁衝。

丁衝在雷老闆的心目中，只是一個草包。

雷老闆一向都認爲，像丁衝這種土頭土腦的鄉下人，實在不適宜來到這個城市混飯吃。

可是，他不能不把丁衝留下，因爲丁衝的父親丁仲，是雷老闆闖天下時的大功臣。

他不想被人非議，說他是個忘恩負義的人！

但現在把阿木抓回來的人，居然就是丁衝，這一點，實在是出乎雷老闆意料之外的。

阿木渾身上下，最少有十幾塊瘀漬，嘴角還不停地在流血。

雷老闆冷冷的盯着阿木。

阿木滿臉驚惶之色：「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犯了甚麼過失？」

雷老闆冷笑着，道：「你沒有犯任何過失，犯過失的是我，而不是你。」

阿木好像完全不明白雷老闆說話裏的意思。

雷老闆沉下了臉，雙手拿起了那柄大鐵鎚。

「我所犯的過失，就是太相信你。」雷老闆目中殺機倏現：「想不到你原來竟是雙鵬帮的奸細。」

「雙鵬帮？」阿木臉上一片茫然之色：「雙鵬帮？我豈會是甚麼雙鵬帮的奸細？老闆，你一定是誤會了。」

「誤會？」雷老闆嘿嘿一笑：「我絕對沒有甚麼誤會，別以爲雙鵬帮的活動，可以瞞得過我。」

阿木一楞。

雷老闆冷冷道：「其實雙鵬帮的秘密行動，我一直都瞭如指掌，這一個帮會想要取代雷某人的地位，恐怕永遠都難以如願。」

雷老闆不愧是個老江湖。

他說對雙鵬帮的行動瞭如指掌，只不過是誇大其詞，事實上，他所知道的事還很少。

阿木不再辯駁了。

雷老闆也不再說下去！

他突然揚起巨大鐵鎚，就向阿木的臉上砸去！

× × ×

雷老闆年輕的時候，曾經練過外門功夫。

他的膂力和腕力，年輕時候固然厲害，直到現在，仍然不可輕侮。

這一鎚擊下去，就算阿木是鐵鑄金剛，銅澆羅漢，臉上也勢非被鑿穿一個大洞不可。

阿木沒有閃避，也不能閃避！

因爲丁衝早已把他用繩索整個人縛着，同時更雙臂緊箍着他！

雷老闆這一鎚敲得够狠，够準。

阿木似乎註定要命喪在雷老闆這一鎚之下！

但突然間，大鐵鎚竟從雷老闆的手中甩脫，跌落在地上。

緊緊縛着阿木的繩索，也突然鬆開。

同時，更有一柄七吋長的刀子，深深的插在雷老闆小腹上，直至柄沒。

× × ×

這一下變化，太突然了。

雷老闆瞪着眼睛，憤怒地指着丁衝的鼻子：「你……你這個反骨賊……」

丁衝攤了攤手。

他的左手空空如也。

他的右手也同樣空空如也。

他的手上，沒有武器，連一塊碎鐵都沒有。

但雷老闆小腹上插着的一柄刀子，却是他剛才雙手合力把刀子刺進去的。

阿木的臉上，仍然瘀痕處處。

但這張平時難得看見笑容的臉，現在却流露出一種很愉快的表情。

他笑了！

那是復仇者的笑！

也是復仇者得雪大仇才會流露出來的一種愉快表情！

雷老闆伸出雙手，想揑丁衝的頸子。

丁衝冷笑退後。

雷老闆又想去揑阿木。

可是，他連這兩個人的衣衫都沒有碰到，整個人就已僵硬地倒了下去。

這個城市裏不可一世的雷老闆，就在這一天早上的十點零五分，結束了他傳奇性的一生！

× × ×

自鳴鐘永不再鳴。

叱咤風雲的雷老闆已被打垮！

雷公館從今將會變成是誰的天下？

丁衝看着雷老闆的屍體。

雷老闆的眼睛，仍然張得很大，彷彿也在看着丁衝！

丁衝是丁仲的兒子。

丁仲死後，雷老闆把丁衝留下，但他一向都認爲丁衝遠不及其父丁仲。

他曾說過兩句這樣的說話：

「丁仲是傑士，可惜兒子丁衝却是個膿包貨色。」

可是，他現在却死在「膿包貨色」的刀下！

莽莽江湖，又有誰能眞正淸楚每一個人，誰是傑士？誰是膿包呢？

× × ×

像雷老闆這種人，當然擁有一批對他絕對效忠的手下！

三棒煞星，無疑就是雷老闆的心腹份子。

雖然蘇興和巢極勇已死在葉金剛的手下，但葛大手仍然活着。

當丁衝正在對付雷老闆的時候，葛大手正陪伴着雷樣飛，在一間高尚旅店的套房中，與一羣嗜賭成性的花花公子，闊少在聚賭。

他們在搓麻將。

牌局由昨夜九點開始，一直到現在，已歷時超逾半天。

整整一大半天！

雷樣飛的牌章，雖然不錯，可是他的對手，技術更高一籌！

雷樣飛初時是大赢家，但到了半夜之後，他就一直屈居於劣勢！

牌風越打越邪。

雷樣飛竟然有八圈牌，連一手牌都未曾糊過。

直到北風最後一手牌，他碰了東、西、北，叫糊二八萬對碰，對家打出八萬，以爲可以糊出滿貫，豈料居然給上家單吊八萬攔糊。

雷樣飛差點沒有跳了起來！

但他仍然勉强沉住氣，繼續再戰。

最後四圈。

也是決定勝負的四圈牌。

雷樣飛的手氣，仍然一蹶不振，屢次大牌都不能糊出。

不覺間又到了北風最後一手牌。

雷樣飛此時敗局已定，就算他能够在這一手牌糊出滿貫，也要輸二萬多塊。

忽然間，雷樣飛對坐在上家的駱鋒道：「這一手牌，咱們賭大一點如何？」

駱鋒是一個三十來歲的闊少爺，他的父親駱定國是本市十大工業家之一，財雄勢大，除了雷老闆和詹大亨之外，他已被人公認爲第三大勢力。

可是，駱定國已於數年前患病癱瘓，駱家大權，最少有三份之二落在駱鋒的手上。

駱家與雷家，一向都是世交。

雷老闆一直拉攏着駱定國父子，成爲雷家另一個附庸勢力！

雷老闆製造這種形勢，當然對詹大亨相當不利！

駱定國從十二歲開始，便在工商界打滾，經過數十年不斷的磨練和奮鬥，終於把駱家的財產，由一變十，再由十變百，成爲本市十大財團之一！

大致上來說，雷家經營的生意，不合法的比合法的多得多，而駱家世世代代，都是經營合法的生意，對於非法的生意，從未染手。

但到了駱定國晚年時候，居然破例，與雷老闆合作，經營走私的生意！

到後來，他更與雷老闆合資，開設了一間全市最豪華的賭場。

自此之後，駱家的財勢與日俱增，甚至開始與詹大亨發生了衝突！

雷老闆感到很滿意！

他曾經說過：「無論是誰，只要他是詹大亨的敵人，他就是雷某人的朋友。」

雷詹兩大家族的鬥爭，已趨陷於白熱化的階段。

當駱定國病倒之後，雷老闆就吩咐兒子，盡量與駱鋒多些接觸，務求使雷駱兩家的關係更加親密。

雷老闆的生意，本來不錯！

但他却沒有料到，雷樣飛與駱鋒經常聚在一起，最少有一半原因是爲了聚賭。

牌九、撲克、骰子、麻將、都是他們的最佳娛樂！

雷樣飛今天的手氣，可算差極了。

當雷樣飛提出最後一手牌打大一點的時候，突然電話鈴聲响起。

這電話是旅店的總機傳上來的。

葛大手拿起聽筒，傳來了旅店接綫生的聲音：「駱公子在嗎？」

葛大手放下電話聽筒，對駱鋒道：「駱公子，是你的電話。」

駱鋒緩緩地走到電話機前，拿起了電話聽筒，一面聽，一面不住的在點頭。

過了半分鐘之後，他把電話擱斷，然後皺眉回到座位上，一言不發。

他的臉色異常沉重。

雷樣飛忍不住問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駱鋒雙手托腮，良久才吐出了一句沉重的說話：「你的父親，已在十時零五分去世。」

雷樣飛的臉色，倏地一沉。

「駱鋒，這種事可不能開玩笑！」

駱鋒長長的嘆了口氣，說道：「這是眞的，剛才撥電話到這裏報訊的人，是丁衝。」

「丁衝？」雷樣飛冷冷一笑：「他是個膿包，他的說話，別看得太認眞！」

雖然他勉强故作鎭靜，但聲音已開始有點發抖。

駱鋒搖搖頭，道：「丁衝絕不會說假話。」

雷樣飛道：「爲甚麼？」

駱鋒道：「因爲丁衝就是殺死你父親的兇手。」

「丁衝會殺人？」雷樣飛顯然不相信丁衝會殺人，而且殺的人又是他的父親雷老闆。

在雷樣飛的心目中，丁衝只不過是一條剛從鄉下裏來到大城市的笨驢。

雷樣飛一直都這樣稱呼丁衝。

一條笨驢，又怎可能謀殺雷老闆。

駱鋒忽然笑了。

雷樣飛一怔。

他突然吁了一口氣，看駱鋒的神態，這很可能只是一個玩笑。

但這種玩笑，豈非太過份了？

但立刻又扳起了臉孔，對駱鋒道：「如果這件事只不過是拿來開玩笑的，我要求你立刻向我道歉。」

駱鋒仍然笑着。

雷樣飛再也忍耐不住，一手就揪住了駱鋒的衫領，怒喝道：「道歉！我要你馬上向我道歉！」

駱鋒的笑聲終於停止。

「好，我道歉，」他抽了一口氣，又接着說道：「但在我向你道歉之前，我首先要給你看一件東西。」

雷樣飛怒氣未歇，喝道：「甚麼東西？快拿出來。」

駱鋒緩緩地從袋中摸出一件金光閃閃的事物。

雷樣飛的眼睛登時一亮。

他吃驚了。

他立刻鬆手，張大了嘴巴，可是，他甚麼話也沒有說出來……

月黑風高夜　刀光血映紅

絕大多數的人，如果驟然看見了一塊黃金之後，一雙眼睛都難免會比平時睜得更大一些。

黃金是世界上最能令人目眩的事物。

但雷樣飛吃驚，並不是因爲看見了黃金。

就算一塊更大百倍的黃金，都不會令他爲之大吃一驚。

但駱鋒從袋中摸出來的事物，既是黃金，同時也是一柄體積細小的金槍。

這種金槍，槍膛只能容納兩顆子彈，射程不遠，但在短距離之下發射，又有誰能倖免？

砰！

砰！

兩顆子彈相繼射出。

雷樣飛不能相信那是事實。

但他垂下臉，就看見自己胸膛上，冒出了兩灘血。

一個蹌踉，雷樣飛就在這天上午十時二十二分的時候，中槍斃命。

他臨死的時候，還看見了另一張冰冷無情的臉。

這張臉不但冰冷，而且孕育着一種令人無法描敍的殘酷笑意。

在那一刹那之間，雷樣飛終於知道了一件事。

駱鋒並不像他的父親駱定國般容易對付，而且他的野心比駱定國大得多。

他的手段也比較駱定國更厲害。

同時，雷樣飛更知道了另一件事，葛大手已背叛了雷家。

他臨死時看見那張冰冷無情的臉，就是葛大手。

駱鋒槍殺雷樣飛，葛大手看得清清楚楚。

他一點也不覺得意外，因爲駱鋒已秘密地把葛大手收買過來。

在短短的一個上午，雷氏父子同時完蛋。

這是一件轟動全市的大事！

× × ×

十小時之後，已是當晚八點三十分。

在雷公館內，一切都已改變。

改變的不是地方，也不是這裏的修飾和傢俱佈置，而是人。

大廳依舊，人面全非。

以往經常在這裏出入的人，現在都已被打死。

活活打死！

一個一個的打死！

雷老闆的手下，誰若不肯歸順，誰就被殺！

現在，這個地方的主人，已不再是雷老闆。

主人一死，就再也不能成爲主人。

不但主人死了，連少主人也被槍殺。

對於雷家來說，這自然是一場可怕的浩刦。

在大廳的中央，有兩張繡花高背的大椅。

以往，除了雷老闆和雷樣飛之外，誰都不敢坐在這兩張椅子之上。

三年前，曾有一個年輕的快刀手，來投靠雷老闆。

他做事勤快，武功也不錯，半年之內，替雷老闆立過不少汗馬功勞。

但有一天，他趁雷老闆不在的時候，悄悄地坐在這兩張繡花高背大椅上，享受享受。

他覺得這兩張繡花高背大椅很不錯，坐在這種椅子上，就像是躺在雲堆裏一樣舒服寫意。

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就被人發現躺在一條又髒又臭的污水坑裏，整張臉都已被一塊大石壓扁。

自此之後，誰都不敢坐在這兩張大椅之上。

——皇帝的龍椅不能坐。

——雷老闆的大椅也不能坐。

這是每一個人都應該緊記的。

× × ×

在今天之前，的確沒有人敢坐在這兩張椅子上。

別人不敢。

丁衡也不敢。

但現在，情況已改變。

在這兩張椅子上，左邊坐着的人，就是丁衡。

而右邊那一張椅子，也坐着另一個人，他就是駱家公子駱鋒。

在大廳之中，除了丁衡和駱鋒之外，還有阿木。

阿木坐在一張精緻的皮椅上，神態肅穆。

丁衡臉上的表情，也和阿木差不多。

他們都是同一類型的人。

但同類型的人物，也有分別的地方！

他們之間的分別，就是丁衡的野心，遠比阿木强烈。

野心是一種怪物。

它可以膨脹，而且永遠不斷地膨脹下去。

漫無止境的野心，就像是一發不可收拾的炸藥，它可以埋葬任何人。

然而，它也可以埋葬了自己。

雷氏父子一向都瞧不起丁衡，終於把他們一起毀掉。

晚飯已剛用過。

丁衡和駱鋒，以主人的身份，與阿木一起用膳。

飯後，氣氛沉寂下來。

阿木又像以前般，木然地坐着，好像對甚麼事情都不會發生興趣。

過了好一會，駱鋒才對阿木說道：「這一次行刺雷老闆能夠順利成功，你的功勞不少。」

阿木淡淡的道：「行刺老雷，一向是我的心願，他這種禽獸不如的惡魔，活在世上，對任何人都沒有益處。」

駱鋒擊掌大笑道：「說得好！難怪丁師兄說你是一個深藏不露，大智若愚的人物。」

阿木說道：「大智若愚四字，愧不敢當。」

丁衡忽然嘆了口氣，道：「現時這個地方，除了詹大亨之外，又有誰能與咱們衡鋒黨分庭抗禮？你若肯加盟衡鋒黨，前途將會無可限量。」

「衡鋒黨！」阿木淡淡一笑：「直到現在我才知道，原來你們的秘密組織，就是衡鋒黨。」

丁衡悠悠一笑，道：「雷老闆父子一向都瞧不起別人，尤其是我。」

駱鋒冷冷的接道：「他們一向都以爲丁仲的兒子是個膿包，連他是我的師兄都不知道。」

阿木道：「正因爲他們知道的事不多，所以才會在猝然不防之下，被你們暗殺了。」

駱鋒道：「無論任何人，若與衡鋒黨爲敵，都一定會得到一個悲慘的結局。」

丁衡道：「木兄是聰明人，加盟衡鋒黨一事，將不會有甚麼問題罷？」

阿木搖了搖頭，說道：「請恕難遵尊命！」

丁衡道：「難道你認爲留在雙鵬帮，會更加有出息嗎？」

阿木道：「我本來就是一個沒出息的人，就算勉强加入衡鋒黨，恐怕也難有振作。」

駱鋒露出了一個神秘的微笑：「話可不是這樣說，如果你把雙鵬帮的底細都抖露出來，本公子保證你在一個月之內，就變成百萬鉅富。」

百萬鉅富！

這四個字的確很吸引人。

可惜，阿木絲毫不爲所動。

「我不想做百萬鉅富，」他倏地站直了身子：「我只想離開這裏，回到鄉村做個平平凡凡的農夫。」

「農夫？」駱鋒忍不住轟聲大笑起來：「你會去做一個農夫？」

阿木冷冷的道：「我從前本來就是個農夫，那時候的生活，遠比現在愉快。」

駱鋒笑聲歛止，長長吐了口氣，道：「好，你去做農夫，我不反對，但在你回去鄉下之前，你一定要把雙鵬帮的內部情況說出來。」

阿木冷笑着，道：「我不會出賣朋友，你別做夢。」

駱鋒和丁衡的臉色同時沉下。

尤其是駱鋒，他那張臉簡直變成了白無常般駭人。

「阿木，」駱鋒也站直了身子，雙目兇芒畢露：「我可以給你三分鐘的時間攷慮。」

阿木冷笑道：「就算你給我三年的時間攷慮，我都絕不會改變主意。」

丁衡嘆了口氣。

駱鋒目中突然露出一絲惡毒的笑意，緩緩道：「葉金剛是你的老朋友？」

阿木並不否認。

駱鋒冰冷的聲音又道：「據說雷樣飛的妻子，以前是葉金剛的情人。」

阿木一言不發。

駱鋒忽然又笑了笑，笑得像是一條狡猾的狐狸：「霍玲瓏的確是一個很動人的女孩子，她嫁了給雷樣飛這種人，實在可惜。」

阿木仍然保持沉默。

「你可知道，霍玲瓏爲甚麼要趕走葉金剛？」駱鋒的聲調，突然壓得很低。

阿木搖頭。

其實他心裏知道，在江邊碼頭，霍玲瓏故意說出那說話，是因爲受了雷樣飛的壓迫，她不能不那樣做。

因爲霍針的性命，已被雷氏父子威脅着。

如果霍玲瓏不順從雷樣飛的旨意去做，他們就算未必會殺了霍針，但大吃苦頭恐怕在所難免。

霍玲瓏一向都是個很孝順的女兒。

爲了父親的性命，她不能不聽雷樣飛的說話，把葉金剛逼走。

事實上，她已經成爲了雷家的媳婦，縱使對葉金剛舊情難忘，緣份却已盡了。

駱鋒忽然又笑了。

「我可以放你回去，讓你告訴葉金剛，霍玲瓏已落在本公子的手裏。」

阿木的眸子陡地一陣發光。

駱鋒嘿嘿一笑，道：「不但霍玲瓏在本公子的手裏，連她的父親霍針，也已成爲了階下之囚。」

丁衡緩緩地嘆着氣，然後對阿木說道：「駱鋒的說話，句句都是實話，如果葉金剛想救回他倆父女的性命，只有一個辦法。」

阿木忍不住道：「甚麼辦法？」

丁衡道：「三日之內，把詹大亨的腦袋割下來，交換霍針父女的性命！」

阿木道：「否則如何？」

丁衡淡淡的說道：「駱鋒是個怎樣的人，我很清楚，他將會先把霍針活活捏死，然後再把他的女兒先姦後殺！」

阿木突然機伶伶的打個寒顫。

駱鋒冷笑一聲，對阿木說道：「你現在可以走了，但在你離開這裏之前，你要放下一點東西。」

阿木臉色發白：「你要甚麼儘管說，你要我的一雙手，還是兩條腿？」

駱鋒嘿嘿一笑。

「本公子甚麼都不想要，只想剜下你的一雙眼睛！」

× × ×

夜已深。

懶方早已臥在床上，一面喝酒，一面哼着山歌。

今天他喝的酒很劣，酸得有點像醋！

他哼唱着山歌，也同樣難聽，就像猿啼一樣。

侯猴子忍不住找了兩塊破碎了棉布，塞着自己的耳朵！

何萬桐留下來的飯館，也就是懶方的住宅。

懶方最欣賞的正是這一點！

無論上班也好，下班也好，都不必奔波走動，這正適合懶方的胃口。

侯猴子原本有家，他平時也會回家睡覺。

但今天有點特別，他在飯館裏，陪着懶方。

其實他陪伴的並不是懶方，而是葉金剛。

葉金剛並沒有離開這個城市，懶方巳把他留下。

今夜，懶方睡不着。

侯猴子和葉金剛也睡不着覺。

侯猴子睡不着覺，是因爲懶方在唱山歌！

而葉金剛的耳中，根本就沒有聽見懶方在唱歌，他正在心事重重。

心事重重的人，當然也闔眼不下。

就在懶方的歌唱得最起勁的時候，門外突然傳來一陣敲門聲。

侯猴子立刻衝出去，低聲喝道：「甚麼人？」

門外傳來了一把蒼老而嘶啞的聲音：「胡將軍！」

侯猴子的眼睛骨碌地一轉，立刻去啓門。

門外冒出了一張既蒼白又蒼老的臉。

這人的身材並不怎樣高大，長相也不見得如何威武，而且衣着襤褸，無論怎樣看去，都不像是一個將軍。

將軍只不過是他的綽號，他其實是個叫化子。所以，他的眞正綽號，應該是乞丐將軍。

胡將軍在這個城市裏靠乞討爲生，巳有三十年的歷史。

在下層社會裏，三教九流的人，多數都知道胡將軍是個怎樣的人物。

身爲將軍，當然手下有不少部屬。

胡將軍的手下，有參謀長，有師長，旅長，團長，也有些無名小卒。

這些人，有些是叫化子，也有些是市井流氓，但最著名的一個，却是被稱爲小排長的醉鬼。

因爲這個小排長，就是懶方。

× × ×

胡將軍剛走進飯館，立刻就問侯猴子：「排長呢？」

侯猴子關了店門，把胡將軍拉進去，扳起了一副猴臉：「甚麼排長？簡直胡說八道。」

胡將軍一呆，立時改口說道：「是！是！請問帮主……」

懶方的聲音幾乎同時響起：「我和葉帮主都在這裏，老胡，發生了甚麼事？」

胡將軍臉上的神態，頓時變得異常恭謹。

這時候懶方的聲音，絕不像是一個醉漢。

他的聲音平穩而有力，而且有一股不怒而威的嚴肅。

他從飯館後堂走出來的時候，一雙眼睛熠熠生光，步履沉實，與平時那種懶洋洋的神態，簡直判若雲泥。

胡將軍咳了兩聲，恭聲道：「帮主，郭木的一雙眼睛，已被衝鋒黨的首領挖了出來！」

懶万的臉，登時一陣發白！

郭木，就是阿木。

阿木的眼睛被人挖去，這事情太嚴重了。

葉金剛也在這個時候走了出來，他第一句就問胡將軍：「是不是霍針父女巳落在駱鋒的手裏？」

× × ×

一直都控制着這個城市的雷老闆，巳經倒台。

還有詹大亨，他也是這裏叱吒風雲的黑社會大亨，但現在似乎巳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

詹大亨住的地方，在這個城市最高的一座小山崗上。

現在，詹大亨正獨自坐在露台上，看着天上點點寒星。

風很冷。

露台上的風，更能令人有手足痲痹之感。

詹大亨是個微胖的中年人，雖然他的年紀不算老，但兩鬢巳然灰白。

他身上穿着最華麗的西服，整套衣裳熨得筆直，彷彿將要前往赴宴。

從現在看來，他並不憔悴，反而精神奕奕。

他是不是個失敗者，到目前爲止，誰也不能遽下定論。

他住的地方，氣派雖然比不上雷公館，但修飾之華麗，亦是罕見！

在這裏，他是發號施令的主宰。

無論是誰，想見詹大亨一面，都必須要經過澈底的搜查。

如果被發現藏有武器的話，這人就會被砍斷一雙手。

但他却似乎忘記了一件事。

有些人雖然不帶武器，但他的手就巳經是一種足以致命的武器。

× × ×

葉金剛是江湖上有鋼人之稱的殺手。

他可以替任何人做事，只要對方能付得起殺人的代價。

就在凌晨兩點零八分的時候，葉金剛來到了詹大亨這個戒備森嚴的地方。

他不是單獨前來。

他也不是經過大門而來！

他是和三個人一起從後門爬進來的。

× × ×

無論怎樣，葉金剛總算再次見到了詹大亨！

不是一個人，而是四個人。

詹大亨却像是一點也不覺得意外！

他居然從露台外微笑着回到客廳，淡淡的說道：「難得四位大駕光臨，歡迎！歡迎！」

葉金剛冷冷一笑，道：「外面的風很冷，想不到你却如此熱情。」

詹大亨悠悠笑着說道：「連勞天方這位足不出戶的老闆却肯親自駕臨寒舍，詹某又豈能不熱情一點？」

他說着這幾句說話的時候，眼睛只盯在一個人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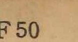
這人當然就是懶方。

在懶方後面，還有一老一少兩人。

他們就是胡將軍和侯猴子。

× × ×

詹大亨自從發跡之後，從未穿過睡袍見客。



現在巳經是凌晨兩點多，應該是穿着睡袍，躺在床上睡覺的時候。

但詹大亨並非如此。

每個人都可以看得見，他身上穿着的衣服和鞋子，不但筆挺光亮，簡直就和新的毫無分別。

他的頭髮巳呈現灰白，但却梳理得十分整齊！

可以說，詹大亨仍然和平時一樣，精神煥發，絲毫沒有憔悴的跡象。

葉金剛忽然說出了一句令人吃驚的說話：「我是來割你的腦袋的！」

無論是誰，聽見這句說話，恐怕都難免嚇了一跳。

因爲葉金剛臉上的表情，是冰冷的，也是認眞的。

但詹大亨却只是微微一笑。

他的神態仍然十分安詳，安詳得就像坐在戲院裏觀看舞台上的表演。

他甚至毫不在乎的坐下，然後對葉金剛說道：「詹某人的腦袋，一向都是很值錢。」

葉金剛冷冷的道：「不錯，雷老闆曾出價二十萬，要買殺手結束你的性命。」

詹大亨笑了笑：「可是那些殺手還未碰到我的衣角，就巳經倒了下去。」

葉金剛道：「這是你值得自傲的地方，就算強如三棒煞星，他們都只能除去你手下的四狠六豹！」

詹大亨皺了皺眉，道：「三棒煞星能夠把四狠六豹置諸死地，巳很了不起。」

語音微微一頓，又嘆了口氣，接道：「撲克豹是我近三年來最欣賞的一個猛將，想不到最後還是死在葛大手的棒下。」

葉金剛道：「一般人以爲四狠六豹死後，你再也無所恃靠，但後來却又出現了一個厲害的殺手，把雷老闆的威風壓了下去！」

詹大亨目中露出了讚賞之色，緩緩道：「這人就是葉金剛，也就是閣下。」

「不錯。」葉金剛冷冷一笑：「可惜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都被你的手法所蒙騙。」

「哦？」詹大亨淡淡一笑。

葉金剛冷冷說道：「四狠六豹雖然是你手下的主力骨幹之一，但更主要的主力，却是另外幾個神秘人。」

「神秘人？」詹大亨哈哈大笑，道：「你說話所用的字眼，巳經神秘得很。」

葉金剛冷笑道：「別以爲你從外國聘請了四個職業殺手的事，可以隣得過任何人！」

詹大亨的臉色開始有點變了。

他突然把目光盯在懶方的臉上：「勞天方，你果然有點本事，連這種事也瞞不過你的眼睛。」

懶方悠悠一笑，道：「查出這件事的人，不是鄙人，而是胡將軍。」

詹大亨一呆，道：「胡將軍？誰是胡將軍？」

懶方伸手向後一指道：「他就是胡將軍！」

詹大亨總算明白了，「乞丐將軍」消息靈通，是全城市三教九流中人人都知道的事。

葉金剛忽然沉聲對詹大亨道：「你爲甚麼不問一問我何以要割下你的腦袋？」

詹大亨沉默半晌，才笑道：「以前要殺我的人，是雷老闆，但現在雷氏父子巳經倒台，想殺我的人，當然就只有丁衝和駱鋒這兩個小子。」

葉金剛臉上冰冷的神態突告和緩：「雷氏父子倒台的事只不過短短時間，你便連衝鋒黨的兩位首領的名字都巳知道得清清楚楚，果然不愧是一代大亨。」

詹大亨冷冷一笑，道：「以前這個地方，只有雷老闆與詹某爲敵，現在雷老闆垮台，我的敵人却反而越來越多。」

葉金剛道：「衝鋒黨的頭子是丁衝和駱鋒，這兩個人一個表面沉實，但却是個深藏不露的野心家，至於駱鋒，更是一個極厲害的脚色，詹老兄，你要小心了。」

詹大亨突然仰天大笑，笑聲幾乎震撼整個客廳：「衝鋒黨，衝鋒黨算是甚麼東西，雖然丁衝和駱鋒巳擊敗了雷氏父子，但詹某人却不是好惹的。」

懶方插口說道：「我知道你並不好惹，但現在咱們來到這裏，是要割下你的腦袋！」

詹大亨哼一聲道：「這一點，我早知道了。」

懶方淡淡一笑，道：「我實在看不出，你爲甚麼直到現在，還能保持如此輕鬆鎭定。」

詹大亨又笑了。

他笑得很自然，也笑得有點自傲：「你們能夠闖進這個客廳裏，而不費吹灰之力，難道不感到奇怪？」

葉金剛道：「我並不感到奇怪，因爲

是你故意把咱們放進來的。」

詹大亨道：「我爲甚麼要故意把你們放進來？」

葉金剛道：「你想看看咱們是否眞的要割下你的腦袋！」

詹大亨嘿嘿一笑：「好小子，果然是一號人物。」

葉金剛道：「現在你認爲我會不會殺你？」

詹大亨道：「當然不會。」

葉金剛道：「爲甚麼？」

詹大亨站了起來，沉聲說道：「因爲就算你把我的腦袋割下捧回去給衡鋒黨，也救不了霍針父女！」

葉金剛不再說話了。

詹大亨又冷冷的說道：「我若被殺之後，丁衡和駱鋒就可以集中全部的力量，去對付雙鵬帮！」

葉金剛長長嘆息了一聲。

懶方却苦笑着道：「詹大亨果然不愧是詹大亨，你看的事，比雷老闆所看的準得多。」

千穿萬穿，馬屁不穿。

懶方這幾句說話，使詹大亨又露出了自豪的微笑：「所以現在雷氏父子倒下去了，詹某仍然穩如泰山，衡鋒黨現在雖然威風八面，但他們威風的時候，也絕不會太長久。」

葉金剛突然走到客廳露台附近，冷冷的道：「外面的風如此寒冷，四位何必站在那裏吹風？」

這兩句話說完之後，露台上仍然沒有半點動靜。

詹大亨吸了口氣，終於道：「你們的行藏既已被葉帮主識破，倒不如出來大家交個朋友罷。」

他一開口，遠比葉金剛的說話有效得多。

露台外立刻就有四個高矮參差，肥瘦不一，連頭髮眼睛顏色都不相同的大漢走了進來。

這四個人，就是詹大亨從外國聘請回來的四大殺手。

× × ×

上海灘的吳帥爺，是目前黑道上最大勢力的鉅頭。

吳帥爺手下最能打的打手，就是七個分別來自德意志、日本和俄羅斯的高手。

現在，詹大亨也學會了這一套。

第一個從露台上走進客廳的，是俄國力士。

他不但是個大力士，而且更是跆拳道的好手。

他的體重，大約比葉金剛重兩倍，走起路來簡直就像隻龐大的北極熊。

在莫斯科，誰都知道耶米波夫是首都五大勇士之一，除了杜勒茲坦斯基之外，誰都不是他的對手。

在耶米波夫的身後，是一個金髮，直鼻，瞳孔深藍的德意志人，他的身材比耶米波夫不遜多讓，但肌肉却更結實。

在漢堡，他是個著名的拳擊好手，提起了狄柏·古烈花，當眞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在古烈花的左首，是一個鷹鼻，眼眶深陷的中年藏人，他是藏族摔交名手，也是神箭勇士，他的名字是闊雨達。

而最後從露台走出來的人，身材遠比其他三人瘦削，而且也矮細得多。

但葉金剛和懶方都絕不會因此而看輕他。

因爲這個身材矮細的黃臉人，就是日本血刀流的第一高手賀尾忍三！

× × ×

賀尾忍三東來漢土，已非朝夕之事。

八年前山東濟南府天香賭坊門外，發生了一場驚人的血鬥。

十八個大刀隊的刀手，圍攻三個東洋浪人，結果交手不足半分鐘，三個東洋浪人就已有兩人橫屍路上。

大刀隊人數衆多，而且也不乏刀法名家。

當時圍觀的人，都大力拍掌喝采。

同時，人人都認爲餘下來的一個東洋浪人，也勢必踏上同伴的後塵，依然就會被大刀隊的刀手劈成肉醬。

可是，戰況一直持續着。

大刀隊的隊員，不但未能把這個唯一餘下來的東洋浪人殺掉，反而被他一刀一個，連殺十六人。

這眞是一件令人心悸的事。

十八個大刀隊的刀手，竟然打不過一個日本浪人，這種事說出來也未免太丟中國人的臉了。

然而，事不離實。

這個東洋浪人的刀法，遠比他的同伴爲高。

驟眼看來，他的刀法很笨拙。

但他手裏的東洋刀，却已一口氣連殺十六人，這種氣勢，眞箇嚇人已極。

餘下來的兩名大刀隊隊員，差點沒有昏倒過去，自然不敢戀戰，亡命奔逃。

自此之後，這個東洋浪人就成爲了上海灘吳帥爺的手下大將。

他的名字，就是賀尾忍三！

× × ×

賀尾忍三在吳帥爺旗下，幹過不少殘暴的血案，事情鬧大之後，連吳帥爺也無法包庇，只好割愛，把他讓給詹大亨。

胡將軍雖然是個叫化子，但他的消息來源，又快又準，賀尾忍三來到本市的第一天，便已被胡將軍查了出來。

賀尾忍三來到之後，耶米波夫，古烈花和闊雨達亦相繼來到本市，而且成爲了詹大亨的頭號金牌殺手。

這件事，除了胡將軍之外，誰都沒有查出來。

胡將軍查出這件事，當然立刻就向懶方和葉金剛報告。

所以，四狠六豹雖然被三棒煞星所殺，但詹大亨仍然擁有極雄的實力，足以與雷老闆週旋。

現在，雷老闆已倒下。

這一股力量，自然而然就變成了衡鋒黨的大敵。

× × ×

詹大亨能够得到今日的成就，絕非倖致。

當形勢對他不利的時候，他絕不會與敵人硬撼下去。

與他一直對峙多年的雷老闆，突然就被一個巨浪噬掉。

他幾十年辛苦打出來的江山，已完全崩潰。

代之而起的，就是丁、駱兩姓聯合組成的衡鋒黨。

衡鋒黨希望借助雙鵬帮的力量，去打跨詹大亨，這是一石二鳥之計。

無論此戰誰勝誰負，對衡鋒黨都會十分有利。

但葉金剛已看透了丁衡和駱鋒的詭計，就算他眞的把詹大亨殺死，衡鋒黨也不會遵守諾言釋放霍氏父女。

丁衡和駱鋒一定會再進一步，用霍氏父女來威脅葉金剛。

而且詹大亨實力雄厚，想把他的腦袋割下來，又談何容易。

黑帮鬥爭風氣，瞬息萬變。

衡鋒黨突然崛起，並不是一件值得驚訝的事。

在雷氏父子被殺之前，早已潛伏下兩條禍根。

第一條禍根是丁衡，而第二條禍根則是駱鋒。

雷氏父子老謀深算，但算來算去，還算少了這兩個突然對他們發難的人。

江湖路，本就是最難行的路。

雷氏父子已掉進陷阱裏。

接着快要掉進陷阱裏的，又將會是誰呢？

× × ×

江風已靜。

江邊碼頭上，停泊着十弍艘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船隻。

這時候，是凌晨四點十五分，距離天亮還有兩小時。

天上無月，只有點點寒星。

碼頭上，黝黑深沉。

碼頭背後的城市，像是一頭酣睡中的龐然巨獸，似乎整個天地都在靜止的狀態中。

但在碼頭旁一大堆貨箱旁邊，却有幾輛汽車停放着。

雖然汽車沒有亮着燈光，但在微弱的星光下，仍然可以看見，車輛裏面有人。

在三輛汽車後，還有一輛巨型的大卡車，車廂之中，也坐着幾個黑衣大漢。

江風沉寂。

天地也沉寂。

就在最沉寂的時候，江邊遠處，突然傳來了一陣汽船航行的聲音。

大卡車的車廂裏，立刻冒出了兩個黑衣人。

這兩人竟然就是衡鋒黨的兩大首領——丁衡、駱鋒！

× × ×

汽船駛得很緩慢。

五分鐘後，終於在碼頭旁邊停泊下來了。

丁衡與駱鋒的臉上，却充滿了緊張而又興奮的神色。

在這一艘汽船之內，正運載着一批私貨。

這一批私貨，原本是屬於雷老闆的，但現在情況已改變。

私貨已不再屬於雷老闆，因爲死人是不會幹任何買賣生意的。

駱鋒一直都是雷老闆的合伙人。

現在，雷老闆死了，他就正式成爲這批私貨的主宰。

只要一轉手，就可以憑這批貨物賺五十萬。

五十萬！

這一筆數字已足以令任何人爲之怦然心動。

一聲號令之下，貨物起卸的工作立刻展開。

每一個貨箱，都載滿着令人爲之目眩的貨物，其中還包括了槍械和彈藥。

走私軍火，雖然危險，但也是最能賺錢。

雷老闆以前就是靠走私軍火發跡的。

× × ×

起卸貨物的過程，相當順利。

那一輛大卡車，已被裝滿了價值驚人的私貨。

別看丁衡平時沉默寡言，在指揮屬下工作的時候，却是井井有條，毫不急亂。

正當大卡車準備駛離碼頭的時候，突然一陣急驟的汽車聲音傳了過來。

又是一輛大卡車，亮着了車燈，直向碼頭方面疾衝過來。

丁衡和駱鋒的臉色立刻變了。

只見那一輛大卡車駛到碼頭前，就堵塞住裝滿私貨大卡車的去路。

駱鋒怒喝一聲，道：「是詹大亨的手下！」

此言一出，氣氛立刻變得倍加緊張。

只見大卡車之上，湧出了一羣白衣漢子。

他們的手上，都持有極具攻擊性的武器。

駱鋒第一眼便認出，最先衝出來的一個大鬍子，就是詹大亨麾下，號稱快斧王的尤鬍子。

尤鬍子擅使一雙精鋼打造的短斧，近十年來，最少已有三十個人倒在這雙短斧之下。

尤鬍子殺氣騰騰，第一個衝殺上來。

丁衡冷冷一笑。

他還沒有開口，葛大手已經揮動球棒，與尤鬍子大戰在一起。

尤鬍子的武功，未必及得上葛大手。

但他的一雙短鋼斧，殺傷力極大，而且此人兇悍的程度，猶在葛大手之上。

經過一番劇烈的厮殺之後，居然是個兩敗俱傷之局。

葛大手的左手不見了。

而尤鬍子的兩邊膝蓋，也被葛大手一棒擊個粉碎，再也站不起來。

駱鋒冷冷一笑。

他的目光，已和詹大亨相碰在一起。

駱鋒一副毫不在意的表情，好像完全不把詹大亨放在眼內。

但實際上，詹大亨這一次突如其來，聲勢是相當駭人的。

尤鬍子倒下去之後，詹大亨立刻派人把他抬回到大卡車的車廂內。

駱鋒冷冷的說道：「詹大亨，你的黃金時代已經成爲過去，這裏已不再是姓雷和姓詹的天下。」

詹大亨仍然是衣飾煌然，西服筆挺，而他臉上的神態，也是鎭靜安詳，彷彿這裏不是戰場，而是一個盛大的宴會。

他突然嘆息一聲，淡淡說道：「後浪推前浪，新人勝舊人，令尊翁駱定國是商界奇材，想不到他的兒子居然連這種生意也沾上手了。」

駱鋒冷哼一聲：「詹大亨，你不必用這種說話來挖苦駱某，這種生意雖然風險大一些，却是賺錢的生意，否則閣下又何必眼紅？」

「我會對這批貨眼紅？」詹大亨哈哈大笑：「駱鋒，你未免太小覷詹某了。」

駱鋒吸了口氣，道：「今晚算是咱們倒霉，遇上了你，大家在江湖中混，都只想發財，你心裏想甚麼不妨直說出來。」

駱鋒這一番說話，氣勢已比剛才軟弱了一大半。

詹大亨得意地笑了起來：「這才像句人話，老實說，這一批私貨不比尋常，裏面有大量軍火，就算詹某人不眼紅，別人也是打些主意的。」

駱鋒面色一寒：「別人？難道是雙鵬帮那一夥渾蛋？」

黑暗中，倏地响起了一個人冷漠的笑聲：「不錯，是雙鵬帮。」

另一個人散漫的聲音同時响起：「但渾蛋的是衝鋒黨，而不是雙鵬帮！」

丁衝和駱鋒的眼睛同時一亮。

黑暗中，又出現了另一夥青衫漢子。

剛才說話的人，就是葉金剛和懶方！

× × ×

江風雖已靜止，殺氣却比霧氣還更濃厚千百倍。

詹大亨到了。

葉金剛、懶方、侯猴子、胡將軍、鮑球也到了。

丁衝忍不住大聲喝道：「還有甚麼人，統統都給我滾出來！」

他這一陣呼喝，在黑暗中恐怕一里外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詹大亨又笑了。

他輕輕揮了揮手。

四個高矮參差，肥瘦不一，連頭髮眼睛顏色都截然不同的漢子，就從大卡車緩步走了出來。

這四個人，當然就是耶米波夫、古烈花、闊爾達和賀尾忍三！

× × ×

這四個人出現之後，丁衝和駱鋒的臉色眞的變了。

駱鋒並不怕耶米波夫、古烈花，或者是闊爾達。

但是賀尾忍三的刀法，他却是見識過的。

八年前山東濟南府天香賭坊門外的一戰，他也是圍觀者之一。

當時駱鋒正在濟南府，與山東棋王莫賢順在天香賭坊內，賭得天昏地暗。

當他們賭得天昏地暗的時候，外面的大刀隊隊員，也正與三個東洋浪人殺得天昏地暗。

駱鋒剛巧輸得乾乾淨淨，與莫賢順從賭坊裏冒出來。

駱鋒第一眼看見的人，就是日本血刀流的第一高手賀尾忍三。

那時候，賀尾忍三的兩個同伴已經被殺。

駱鋒雖然是中國人，但他居然替賀尾忍三担心，而且還希望他能够把大刀隊的人殺掉。

結果，賀尾忍三並沒有讓駱鋒失望。

大刀隊十八個隊員只剩下了兩個，賀尾忍三趾高氣昂的大勝而去。

三個月之後，賀尾忍三就成爲了上海灘吳帥爺的手下大將。

在這件事裏面，究竟又包藏着些甚麼秘密？

別人不知道。

但駱鋒却比誰都更清楚。

賀尾忍三能够成爲吳帥爺的皇牌殺手，完全是因爲駱鋒的大力保薦。

——憑駱鋒的力量，絕不足以推倒雷老闆。

——雖然他與丁衝成功地刺殺了雷氏父子，但如果不是吳帥爺在幕後大力支持，又怎能如此順利的就控制了全體大局？

——葛大手加盟衝鋒黨，也完全是爲了吳帥爺！

——吳帥爺從上海灘插手到這個城市，當然不是一件小事，他第一個要打垮的人，就是雷老闆。

——現在雷老闆已敗亡，衝鋒黨最大的敵人，就是詹大亨！

× × ×

衝鋒黨的敵人，也就是吳帥爺的敵人了。

因爲衝鋒黨的幕後大老闆，就是吳帥爺。

賀尾忍三是吳帥爺的手下大將。

吳帥爺爲甚麼會把這個日本人成爲詹大亨的打手？

這一點，實在太簡單了。

賀尾忍三並不是來協助詹大亨，而是來行刺詹大亨！

吳帥爺已經對賀尾忍三下了一道命令，在最適當的時候，先殺詹大亨，再殺丁衝！

× × ×

先殺詹大亨！

再殺丁衝！

丁衝雖然是駱鋒的師兄，但吳帥爺認爲這個並不可靠。

吳帥爺認爲不可靠的人，又豈能讓他在衝鋒黨內担任如此重要的職位？

所以，詹大亨固然要殺，丁衝亦不能把他留下來。

現在，已是最緊張的時候。

大戰一觸即發。

這一戰，即將會決定詹大亨的生死存亡。

但吳帥爺却漏算了一點。

他沒有把雙鵬帮的戰鬥力計算在內！

這是一個疏忽。

而且是極嚴重的疏忽。

× × ×

衝鋒黨裏，當然不乏武功高强，而又好勇擅戰的第一流打手。

閃電椎鄔狗、五行拳王譚術，鎖喉雙刀鄧樹，霹靂雙煞皇甫兄弟，這幾個人都是上海灘名氣極响亮的黑道高手。

駱鋒一聲號令之下，大火併就立刻展開。

耶米波夫是個力大無窮的力士，他一出手就已經把五行拳王譚術的腰箍斷。

這個俄國人的膂力，的確嚇人。

當譚術氣絕斃命的時候，耶米波夫也突然一聲慘叫。

鎖喉雙刀鄧樹一向以陰損狠毒稱著，耶米波夫死箍譚術不放，鄧樹也不客氣，無聲無息地就用兩柄尖刀，把耶米波夫的後頸戳穿了兩個大洞。

這兩刀戳得快。

也刺得狠。

耶米波夫慘吼一聲，轉身就向鄧樹撲去。

但他沒有抓着鄧樹，整個人就失去了平衡，砰然倒地！

× × ×

葉金剛面對着丁衝。

丁衝掩飾得很好，雷老闆一直都沒有看出，這人的武功竟然是如此了得。

如果葉金剛的武功稍差，他最少已被丁衝刺了好幾劍。

丁衝用的是劍。

劍鋒很利，銀光閃閃。

葉金剛的刀，速度居然比不上丁衝的劍。

一連串銳利的攻勢，把葉金剛幾乎逼進大江裏。

葉金剛手裏的鋼刀，突然招式一變。

不是變得更快，而是變得更慢。

但葉金剛的腿，却像旋風掃落葉般飛踢起來。

好快的腿！

刷刷！

慢刀配合着快腿，竟然產生了一種令人匪夷所思的巨大威力。

丁衝這一陣子，反而被逼得有點慌亂了。

但他仍然能沉着應戰，葉金剛一時之間，亦未能把他擊敗。

× × ×

天色仍然異常黑暗。

在這個黑暗的黎明前夕，刀光、白光、交織成一片淒厲的景象。

碼頭上殺得血肉橫飛。

大卡車上，已變成了血肉擂台。

詹大亨站在最安全的一角，不斷指揮着手下。

這種場面，使人想起了狗。

在深夜裏，流浪街頭的狗，豈非也像這羣好勇鬥狠的人一樣，經常「大打出口」嗎？

狗打架用的是口。

人打架用的却是手。

狗口有尖銳鋒利的犬牙。

而人的手呢？

那是比犬牙更鋒利，更致命的殺人武器。

刀、劍、椎、棒，還有手槍！

× × ×

手槍！

雖然天色黑暗無比，但每一個人都看見一柄金黃色的手槍。

他們也聽見一陣震人心絃的槍响。

砰！

砰！

胡將軍倒了下去。

還有那個金髮藍眼睛的德意志人古烈花，也倒了下去！

× × ×

金黃的手槍，在駱鋒的手裏；槍咀上還在冒出乳白的烟霧。

詹大亨的眼睛紅了。

胡將軍倒下去他不在乎，但古烈花却是他花了兩萬塊聘請回來的特級打手。

這時候，賀尾忍三正和一個矮子纏鬥着。

詹大亨倒也識貨，他一眼就看出，駱鋒手裏的金槍，槍膛裏只能够容納兩顆子彈。

他立刻向賀尾忍三下令：「殺駱鋒！他的手槍已無槍彈！」

賀尾忍三立刻應了一聲。

接着，刀光一閃，那個矮子的人頭應聲落地。

直到這個時候，詹大亨才驀然驚覺，那個矮子竟然是他自己的一個手下。

詹大亨呆了。

他終於發覺到不妙。

可是，賀尾忍三已瞪着一雙魔鬼般的眼睛，雙手高高舉起，染滿了鮮血的東洋刀直向詹大亨迎頭劈下。

詹大亨立刻就變成了無頭大亨。

他的腦袋，應聲落下。

賀尾忍三殘酷地格格大笑，然後再加一脚，把詹大亨的腦袋踢進大江裏！

「噗通」！

詹大亨的腦袋不見了。

這個城市的黑頭子，又少了一個……

× × ×

直到現在，駱鋒終於發覺，這柄金槍雖然很好看，也能在短距離之下殺人，但容納槍彈的數目，却實在是太少了。

懶方就在他準備再裝上子彈的時候，笑咪咪的走過來。

駱鋒凜然一驚。

槍彈還未裝上，懶方的拳頭已到。

那是懶方的左拳。

駱鋒急閃。

但懶方的右手又到，而且走勢遠比左拳急速。

懶方的右手，並不是空着的。

在他的右手裏，有一瓶白蘭地酒。

酒已喝了一半。

懶方的身上，也滿是酒氣。

駱鋒正想驚呼。

但他連驚呼都還未發出，酒瓶就已經重重的砸在他的臉上。

酒瓶沒有破。

但是駱鋒的臉却已扭曲，完全變了形狀。

這時候，侯猴子如飛殺上，補刺了一刀。

「他媽的巴拉子，還回胡將軍的命來吧！」

這一刀，駱鋒避無可避。

一直到他下葬的時候，仍然有人在爭論，他究竟是被酒瓶砸死，還是被刀刺死的……

× × ×

黎明終於降臨到人間。

江邊碼頭上，熱鬧到極點。

何謂熱鬧到了極點？

理由很簡單。

——死屍多。

——看死屍的人更多。

在這一場慘烈的火併裏，詹大亨連腦袋都被無情的江水冲走。

丁衝連做夢也想不到，賀尾忍三在殺了詹大亨之後，居然連他的腦袋亦照砍可也。

所以，丁衝和駱鋒都同告陣亡。

耶米波夫，古烈花，闊爾達和賀尾忍三這四大殺手，只有闊爾達能倖存性命，夾着尾巴匆匆逃到西藏，再也不敢踏足中原。

至於賀尾忍三，他是四大殺手武功最高的一位。

日本血刀流的刀法，賀尾忍三並沒有白練。

然而，強中自有強中手。

他一向都以爲自己的刀法，可以橫掃中國。

但在黎明最後一刻間，他終於碰上了勁敵。

經過長達十八分鐘的慘烈決鬥，賀尾忍三總算見識過中國刀法的厲害。

他敗得心服口服。

殺敗賀尾忍三的人，就是鋼人——葉金剛！

× × ×

北風又在猛烈地吹嘯。

大江之中，巨浪滔滔翻騰，看來就像是有無數憤怒的野獸，正在不斷地張牙舞爪。

在江邊碼頭上，懶方不斷地在揮手。

一艘巨大的汽船，緩緩地離開這個城市。

甲板上，葉金剛也在揮手。

他向懶方告別。

也向這個城市告別。

離別是惆悵的。

但在這惆悵的氣氛裏，葉金剛却又同時得到了陣陣溫暖的甜蜜。

玲瓏！

夢裏的玲瓏，他一直都痴戀着的玲瓏，現在巳回到他的懷裏。

霍針經過這一場刦難之後，整個人變了。

他不再反對女兒與葉金剛在一起。

他不但不反對這件事，而且還任由他們遠走天涯。

「你們喜歡去甚麼地方，儘管去，」霍針彷彿在短短時間內，蒼老了二十年：「將來有了孩子之後，再抱回來看看我也就是了……」

人，總會變。

無論變好變壞，總會變。

但江水呢？

江水滔滔，甚麼時候才會永遠平靜？

（全文完）

刀術漫談

偷步攔腰斬

・麥海雲・

抗戰時期，廿九路軍的軍長宋哲元，是一個出類拔萃的武官，他訓練的大刀隊，在「喜峯口」之役，殺了日本將領和士兵數萬，這一場戰事，雖然是由宋哲元率領部隊，靠大刀斬劈，實行夜襲，出其不意，在喜峯口血戰，奏凱而歸，可是，他的部隊當中，訓練大刀的人此較他更加有功勞，此人就是廿九路軍副軍長佟麒閣。

至於佟麒閣的刀法會得如此出色，乃是母親王三娘從小教導的，說到王三娘，當然是刀法如神了，她的父親就是清朝名震天下的大刀王五。

大刀王五當年憑着金背大砍刀闖南闖北，從無敵手，名聞全國，王三娘從小就得到父親嚴格的訓練，嫁給佟麒閣的父親，因爲婚後不久，他戰死軍中，王三娘守節撫孤，以刀法傳授給佟麒閣，佟麟閣對於刀槍棍棒都相當的精湛，大刀更加出色，他在宋哲元的部屬本來是排長，因爲宋哲元知道他是大刀王五的外孫，認爲總有一天利用刀法殺敵，故此特別器重他，三幾年之後，就一直升到師長的職位，後來再升爲副軍長。

現時我想談的是刀法，並非報道歷史，只是以刀論刀。那時日本當局對於侵華的野心，巳經暴露無遺，經常派出間諜潛伏軍政界，宋哲元駐防北京，整軍練武，當然是日本人派諜刺探軍情的對象，不過，宋哲元決不會重用日本人，根本上無法潛入，故此，本日當局只好想辦法推薦四個精於刺刀術的武士，作爲軍中的教官，專教刺刀術。

宋哲元當時明知那幾個日本武官來意不善，一來迫於環境不便拒絕，二來他爲人非常精明，凡是間諜的行爲，最忌的就是茫無所知，既然知情，反而容納他們比較好，免得另外一派間諜化裝做別種人物，自己絕不知情，那就更糟，基於這種心理，他就笑臉相迎，讓那幾個日本教官留在軍中，但却派出十多名特務早晚監視。

那些日本教官既然置身於宋哲元的軍隊之內，担任教授刺刀術，當然是經常在操場上走動的，一來想刺探軍情，二來想看看宋哲元的士兵除了練習大刀之外，還有何種武器學習，不久之後，他們就知道宋哲元在各種士兵當中挑選特別強壯的一隊，有數百人之多，由副軍長佟麟閣教授大刀術，每日在操場最僻靜的一角專心教授，如果那些士兵的姿勢不準確，親自糾正，非常嚴謹。

有一天，佟麟閣在訓練精兵如何使用大刀之際，日籍的教官黑田剛剛走過，站在一旁觀看，佟麟閣早就得

到宋哲元的授意，碰着日籍教官在旁參觀，故意用不正確的刀術演出，而且有許多漏洞，比不上刺刀，使他們看了，疏於防範。

佟麟閣立刻改變刀法，用不堪一擊的刀術教授精兵，第一刀迎頭劈落，跟着收刀進馬，兜了一個圈，再劈第二刀，如此演出，既然姿勢欠佳，而且又十分緩慢，黑田看在眼裏，忽然冷笑起來。

佟麟閣並非不能容忍，但因他知道黑田是刺刀術的專家，想試一試日本人的實力，故此擺出忍無可忍的姿態來，笑着說：「我的刀法有七十幾種變化，你的刺刀術僅有十多種方式，且又加上了很長的步槍，看來不是刀，而是一種古怪的武器，實際上無法跟大刀相提並論的。」

黑田知道他的意思，臉露微笑，說：「最好我們兩人互相佩備武器，在操場上交手，看看那一方面比較厲害。」

佟麟閣毫不考慮，欣然點頭，於是叫士兵分別取出他慣用的大刀以及普通步兵所用的刺刀，兩人各執一種武器，在相距二十步的位置，突然撲攻。

兩人都是直衝過去的，黑田大喝一聲，挺起步槍，把刺刀向前面對準心窩就刺，衝刺的時候，連人帶刀，有如狂風落葉似的直捲過去，他這一路刺槍術，佟麟閣早巳看慣，知道他如何變招，有甚麼漏洞，至於中國的大刀術，黑田却毫無所知，因此佟麟閣早就有把握獲勝，但却並非立刻展開攻勢，而是左閃右避，似乎勉强招架，想看清楚黑田的刺刀術重點何在，如何能够必操勝劵，攻破對方的刀法。因此之故，他並不急於獲勝。

黑田此人非常衝動，渴望一刀刺穿佟麟閣的大腿，刀勢有如狂風暴雨，但因刺刀術並非大刀可比，多了一條步槍，轉動不够靈活，必須收了一截然後再攻，那是最大的弱點，鬥了一會，佟麟閣便用「偷步攔腰斬」這一招，在對方進馬急攻之後，稍爲停頓，並未展開第二次攻勢，立刻閃身上前，先用大刀架住對方的步槍，然後疾忙一刀劈下，劈中黑田的左腰。

佟麟閣並非眞的想跟他交手，逞英雄，目的是想看看對方的刀法如何，故此他不是用刀鋒劈向對方的腰部，只用刀背，因此，黑田雖然中刀，不過腰間發生劇痛，抛了手中的刺刀，蹲在地上，休息一會然後能够站起來。

佟麟閣向他道歉，兩人有說有笑，似乎彼此忘記了剛才相鬥的事。

黑田事後立刻寫報告給日本最高當局，認爲中國的大刀術必赢刺刀，還把他跟佟麟閣在操場比武的情形很詳細的寫出來，另加註解，說明佟麟閣並非逞英雄，希望赢了對方的刺刀，故此僅用刀背劈下去，不用刀鋒，如果在戰場交手，改用刀鋒，他的腰部巳經一刀劈斷，分爲兩截，叫日本最高當局聘專家研究大刀術，想辦法擊破這種持刀的精兵。

單是這件事，巳經可以反映出日本人想吞噬中國，無孔不入，不過，黑田這番話並未給日本當局接納，反而給最高峯申斥，認爲他的刺刀術欠佳，因此打輸，並非刺刀一定輸給大刀，沒有接納他的要求，故此，後來宋哲元率領精兵在喜峯口一役，僅有五百多人進攻，連打兩日，殺敵無算，如果日本人早些知道中國的大刀確比刺刀厲害，那就不會輸得那麼慘。

照武林中人的看法，大刀是應該打赢刺刀的，因爲刺刀必須把刀鋒細長的一柄刺刀插在步槍之上，那就不是刀，而是花槍，如果眞的是花槍槍柄很輕，能够左右舞動，遠勝刺刀，故此，刺刀本來既然不是花槍，亦非大刀，眞的交手，便要吃虧，何况佟麟閣教授出來的精兵，等於大刀王五當年威震天下的一路刀法呢？當然是應該打赢了。

上述的一種大刀隊是宋哲元率領的，可惜得很，後來佟麟閣在平津一役，受到敵軍重重包圍，中槍殉國，沒有把大刀王五的刀法傳到南方來，不過，南方的刀法並不很弱，因爲當年武漢三鎭的國術教練就是黃漢勛，至於黃漢勛，正是北螳螂派宗師羅光玉的得意弟子，羅光玉在香港精武體育會座鎭，巳經知道，終有一天會使大刀跟敵人周旋的，因此把螳螂門的「軒轅刀」的刀法由長柄改爲短柄，便是軍中適用的大刀。

黃漢勛得到軒轅刀這一路刀法，教授給門徒，當時盧韋昌這一位武林高手負責把刀法傳授到軍中去，在廣東的中山縣訓練大刀隊，於是羅光玉傳授的軒轅刀透過黃漢勛與盧韋昌兩人的助力，遍佈民間，所有參加抗戰的民兵都學習這一路刀法，後來在桂林山地作戰，七進七退，結果打赢了日本士兵，那就證明羅光玉軒轅刀赢了日本人的刺刀。

不管南方或北方，都有這種精彩的表現，證明大刀確實勝過刺刀，後來把大刀王五的刀法與軒轅刀混合，變成「聯合大刀」，一共有三十二招，招招都是毒着，左右旋轉跳躍，務求一招殺敵，變成了另一門派。



風月寶劍（五）

俠義傳奇中篇

秦紅·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茅大寶在客棧內吃飯沒錢付帳，正想拿寶劍抵押之時，一個賣花女忽然來替他還了帳，還把寶劍拿去了，大寶一路跟蹤前去，走至荒郊地帶，見橫行太湖的「三條蛇」和賣花女在比鬥，賣花女敵不過三人受傷倒地，大寶前來救了賣花女，她即是「神偷成凱」的女兒成小娟，她受了傷，大寶只好送她回楓林書院休息，之後大寶偷偷離去，自個兒上路，途經豫東鹿邑，找一客棧歇息，怎知小娟也跟了來，使茅大寶氣笑不得，成小娟也知他此去要到五台山菩薩頂貞容院盜取「珍珠寶塔」，她聲言要去幫助他的——

少俠跋險途　佳人苦勉勵

茅大寶暗暗透了口氣，連連點頭道：「對！對！妳眞聰明，一猜便着！」

成小娟得意一笑道：「這算不了甚麼，比這更複雜的事情，我都能有條不紊的分析出來。」

茅大寶道：「佩服！佩服！」

成小娟道：「我告訴你，大寶，你要偷那『珍珠寶塔』，今天碰上我，算你運氣好，別的本領我不敢說，要說偷東西，我是家學淵源，誰也比不上我！」

茅大寶笑道：「我知道。」

成小娟道：「現在你不反對我跟着你了吧？」

茅大寶道：「反對。」

成小娟一呆道：「怎麼呢？」

茅大寶道：「我和刁天英這項賭鬥，絕不能假手於人，否則勝之不武。」

成小娟道：「你不說，誰知道呢？」

茅大寶道：「我自己知道。」

成小娟道：「哎喲！你別死心眼了，要知道這項賭鬥非同小可，關係到你們茅府的聲譽，你無論如何非贏不可。」

茅大寶道：「贏要贏得光彩啊！」

成小娟道：「那麼，這樣好了，我不動手，從旁指點你怎麼偷好了。」

茅大寶搖頭道：「也不成，我們事先已經講好，必須單獨進行，不能跟任何人在一起！」

成小娟嘟嘴道：「你騙人！」

茅大寶道：「不，是實話。」

成小娟道：「你是不是厭惡我？」

茅大寶道：「沒有，要是厭惡妳，剛才妳睡覺時，我就乘機走了。」

成小娟笑道：「既不厭惡我，那事情就好辦啦！」

茅大寶道：「怎麼說？」

成小娟道：「你們要偷的『珍珠寶塔』是在貞容院中，是不？」

茅大寶道：「是啊。」

成小娟道：「那麼，所謂不能假手於人，和必須單獨行動，應是指到了五台山後而言，在這之前，是沒有這種限制的，是不？」

茅大寶道：「不錯。」

成小娟道：「既然如此，從這地方到五台山的一段路，我爲甚麼不能跟你在一起？」

茅大寶道：「妳跟着我，會影响我的行程。」

成小娟道：「怎麼會呢？」

茅大寶道：「我那匹白馬雖是很驃悍的名馬，但兩人共乘一騎速度必慢，會被刁天英趕在前面去。」

成小娟道：「就是這個理由？」

茅大寶道：「是的。」

成小娟道：「沒有別的了？」

茅大寶道：「沒有。」

成小娟一跳下床，笑道：「好極了，現在咱們就動身趕路去吧！」

茅大寶一怔道：「小娟，妳大概沒有聽懂我的話，我是說兩人共乘一騎……」

成小娟插口道：「不要兩人共乘一騎，我自己有一匹馬，是前天在烏衣鎮買的，現在你還有甚麼話好說？」

× × ×

茅大寶和成小娟就這樣各乘一匹馬，半夜裏出了鹿邑縣城，披星戴月，直奔西北。

一路無事，第四天晌午，已抵達開封府。

兩人一入城即投入客棧，開了相連的兩間上房，洗去一身塵埃，換上一身乾凈衣服，成小娟便提議上酒樓去吃一頓，茅大寶猶豫道：「就在客棧裏隨便吃一些不好麼？」

成小娟道：「客棧裏沒有好東西吃，我聽說開封府燒鷄很不錯，咱們去打打牙祭。」

茅大寶道：「開封是個大地方，萬一遇上熟人怎麼辦？」

成小娟道：「遇上熟人，跟他打個招呼，客套一番不就行了？」

茅大寶道：「不，這回我是偷偷跑出來的，萬一被家父知道了那就要命啦。」

成小娟道：「哪有這麼巧的事，你要是捨不得花錢，我請客。」

茅大寶道：「胡說，我怎麼捨不得花錢……」

成小娟催促道：「去嘛，去嘛，咱們去吃一頓，然後就回客棧歇息，不去別的地方，不會這麼巧就碰上熟人的！」

於是，兩人到了一家酒樓上。

由於連日趕路，不曾好好吃過一頓飯，這回到了酒樓上，茅大寶就點多了幾樣好菜，準備大快朶頤一番。

成小娟笑問道：「你一共點了幾個菜了？」

茅大寶道：「七菜一湯。」

成小娟道：「你要請甚麼人吃飯？」

茅大寶道：「就請妳呀！」

成小娟道：「眞是胡鬧，叫了這麼多的菜，怎麼吃得完嘛？」

茅大寶笑道：「不一定要吃完，每樣嚐一嚐，好吃的多吃一點，不好吃的少吃一點。」

成小娟道：「準是我說你捨不得花錢，你發了少爺脾氣，就要擺個闊給我看，是不？」

茅大寶哈哈笑道：「不，我的意思是不來便不來，既然來了就該吃個痛快。」

不久，酒菜上來了，其中的燒雞，紅燒牛肉、糖醋全魚……都是大盤菜，因此擺了滿滿的一桌。

成小娟看得直蹙眉，說道：「這麼多的菜，再來兩個人也吃不完！」

忽然有人接口道：「那就加上我們兩個好了。」

茅大寶舉目循聲一望，登時傻了。

出現在他面前的，是兩個中年老人，一個年約五旬，個子矮胖，頭上禿了一塊圓圓的頭皮，四周却還長着濃密的灰髮，面上鬍鬚亦多，怪模怪樣的；另一個年約四十五歲，容貌較爲斯文，但身材很高大，是個少見的彪形大漢。

兩人手上各提着一只長包袱，明眼人一看就知那包袱中有刀劍之類的武器！

怕鬼的人偏會遇見鬼，原來這兩人都是茅大寶的「熟人」：他父親「武林大元帥茅兆霖」的手下，有名的「十二將軍」之二！

禿頭者，名號叫「鐵頭將軍」鐵崧。

體形高大者，名號叫「山東將軍」高建塔。

武林大元帥茅兆霖，原是神州第一大俠，由於武功絕世，爲人正直熱心，因此受天下武林各大門派的推崇，擧爲「武林大元帥」，掌號令各大門派之兵符，主排難解紛之責，因而其手下衆多，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十二將軍」。

這「十二將軍」個個都身懷奇技，可說是當今武林的精英，他們經常奉命出外辦事，無事時便在「元帥府」待命，因此茅大寶與他們混得很熟。

這時，茅大寶一見是他們二位，心中一驚，但立刻起身施禮道：「鐵叔，高叔，你們二位怎麼到了這裏？」

鐵頭將軍鐵崧上下打量着他，微微而笑道：「我還以爲我看錯了。我說大寶呀，你不在楓林書院讀書，怎麼跑到開封府來了？」

茅大寶囁嚅道：「我……嘻嘻，我是溜出來散散心的嘛！鐵叔高叔快請坐，坐下好說話……」

當下，陪笑連連招呼他們入座。

鐵、高二人老實不客 的坐下，後者斜眼瞅着他，也微微而笑道：「我的少爺，你眞會散心，一散就是一千多里！」

茅大寶陪笑道：「鐵叔，高叔，你們二位一向最疼我了，是不是？」

鐵頭將軍向成小娟一抬下巴，問道：「這個小妞兒你是哪裏勾來的？」

茅大寶忙道：「不，不是勾引來的，我們是在很偶然的一個場合下認識的，她是……」

鐵頭將軍 哼一聲道：「我走了幾十年江湖，就從來不曾有過一次艷遇，你的運氣這樣好？」

茅大寶嘻嘻笑，只是笑得有些尷尬。

鐵頭將軍道：「說她是誰家姑娘？」

成小娟開口道：「成家姑娘！」

鐵頭將軍眉頭一皺道：「這個小姑娘好放肆，我又沒問你！」

成小娟笑道：「鐵頭將軍，難怪你走了幾十年江湖都沒有姑娘喜歡您……」

鐵頭將軍瞪着眼睛道：「嗯？」

成小娟道：「要我說出理由來麼？」

鐵頭將軍道：「妳說！」

成小娟說道：「您老不生氣，我才敢說。」

鐵頭將軍道：「好，我不生氣，妳說吧。」

成小娟掩口笑道：「因爲……因爲您老又臭又硬！」

「甚麼？」

鐵頭將軍叫着，就要拍桌子，但一想到巳答應不發脾氣，只得把氣忍下去，悻悻然道：「好得很，幾十年來，這是第一次有人敢在我面前罵我，嘿嘿嘿……」

成小娟脆笑道：「鐵叔，我年紀小，口沒遮攔，您老大人不記小人過。」

鐵頭將軍嘿然道：「我不會跟你計較的，但是我會找妳父親談談，叫他多管敎妳。」

成小娟道：「您老找不到我爹的。」

鐵頭將軍一怔道：「妳爹巳經……」

成小娟忙道：「不，我爹很好！」

鐵頭將軍道：「那爲何找不到他？」

成小娟道：「因爲我爹一年到頭行踪無定，連我都找不着他。」

鐵頭將軍道：「令尊幹甚麼營生？」

成小娟道：「偷。」

鐵頭將軍又一怔道：「甚麼？」

茅大寶道：「鐵叔，成姑娘的父親即是『神偷成凱』。」

鐵頭將軍似感意外，望了成小娟半晌，忽然哈哈大笑道：「難怪！難怪！」

成小娟道：「難怪甚麼？」

鐵頭將軍笑道：「成凱那老小子不是好東西，養出來的女兒當然……」

成小娟生氣道：「你敢罵我爹，可別怪我無禮了！」

鐵頭將軍道：「妳待怎的？」

成小娟道：「我又要罵人了！」

鐵頭將軍把臉一沉道：「我答應不生氣的時間巳經過去了，妳敢罵我，我就剝妳的皮！」

成小娟道：「我不怕，我現在就罵給你看，你是個……」

鐵頭將軍敢情很怕挨罵，忙道：「且慢，妳爲甚麼要罵我？」

成小娟道：「你罵我爹是老小子，不是東西！」

鐵頭將軍笑道：「這有甚麼不對？我當着他面前也是這樣稱呼他的呀，他罵我禿子，我罵他老小子，哈哈，就像打情罵俏一樣。」

成小娟道：「 跟我爹很熟？」

鐵頭將軍點頭道：「不錯，我還沒進入元帥府之前，常常跟他一起喝酒。」

成小娟一笑道：「既是如此，我不罵您啦！」

茅大寶早巳吩咐堂倌多送來兩副杯筷，這時便接口說道：「這麼說，大家都是自己人。來來，鐵叔，高叔，大家邊吃邊談……」

於是，四人邊吃邊談起來。

山東將軍高建塔笑道：「大寶，你從實招來，爲何不在楓林書院讀書，却老遠跑到開封來了？還有，鶯鶯和燕燕怎麼沒跟着你？」

茅大寶哪敢實說，陪笑道：「高叔，您是知道的，我……我實在不喜歡讀書，所以有時便出來走走，解解悶兒。那鶯鶯和燕燕管得我好緊，我一時賭氣，就偷偷溜了出來。」

高建塔道：「可曾在江湖上生事？」

茅大寶道：「這個……沒有！」

高建塔道：「我們這趟出門，在江湖上聽了一些傳說，說有個『武林少爺』殺了不少人，還把死者的腦袋摘去，那不是你吧？」

茅大寶搖頭道：「不是！不是！」

高建塔道：「你要知道，你父親是『武林大元帥』，身爲其子的你，行爲可不能有一點差錯，否則你父親的一世英名要斷送在你的手裏了。」

茅大寶聽了凜然心驚，俯首答道：「高叔說得是……」

高建塔道：「你呀，最好趕快返回楓林書院去，不要再四處亂跑了。」

茅大寶道：「是的，鐵叔和高叔哪裏去？」

鐵崧道：「嵩山少林寺。」

茅大寶道：「有事麼？」

鐵崧道：「是的，有幾個人去向你父親投訴，說他們的親友失踪，而失踪的地點是少林寺，懷疑少林和尚殺了人，因此你父親指派我們去查一查。」

茅大寶驚訝道：「少林和尚不可能無故殺人，只怕是誤會吧？」

鐵崧道：「是非曲直，要等到了少林寺查究之後才能明白。」

茅大寶道：「鐵叔和高叔也是今日抵達開封府的？」

鐵崧道：「是的。」

茅大寶道：「何時動身往少林寺？」

鐵崧道：「明日一早動身。」

高建塔接口問道：「你呢？你何時返回楓林書院？」

茅大寶道：「小侄明天回去，只是……只是二位叔叔一向最疼我了是不是？」

鐵崧笑道：「有話就快說，不要吞吞吐吐的！」

茅大寶說道：「二位叔叔返回江都見到家父時，不要說曾在此地見到小侄，好麼？」

鐵崧道：「這個……」

茅大寶央求道：「鐵叔，您老是知道的，家父對小侄管敎異常嚴厲，他若知道我離開楓林書院跑到開封來玩，那不把小侄打得半死才怪，好不好？鐵叔？」

鐵崧沉吟有頃，抬目凝視他笑道：「你明天眞的回楓林書院？」

茅大寶點頭道：「是，我明天一定回去。」

鐵崧道：「好吧，叔叔我放你一馬，不過你要是不老實，又溜到別處去玩，將來被我查出——」

茅大寶忙道：「不會的，小侄一定回去。」

鐵崧轉對成小娟問道：「妳呢？」

成小娟道：「我怎樣？」

鐵崧道：「妳是否也要跟他回楓林書院？」

成小娟道：「才不呢！我不是他的甚麼人，幹麼跟他回楓林書院！」

鐵崧目光銳利，精芒閃爍，嘿嘿沉笑道：「丫頭，我先警告妳，別以爲我『鐵

頭將軍』好騙哄，我辦過許許多多離奇古怪的案子，見過許許多多精靈狡猾的人物，他們在我法眼之下均無所遁其形……妳說話時，眼睛爲甚麼不敢看我？」

成小娟道：「誰說我不敢看你！」

說畢，瞪大兩眼逼視他。

鐵崧生氣道：「不要這樣看我！」

成小娟「咭！」的一笑道：「哎呀！你這個人到 怎麼了，不看你不行，看你也不行，你究竟要我怎麼樣呀？」

鐵崧有些拿她沒辦法，冷哼一聲，轉對茅大寶問道：「你們住在哪家客棧？」

茅大寶答道：「北大街興隆客棧。」

鐵崧道：「住一間還是住兩間？」

茅大寶道：「兩間。」

鐵崧點點頭道：「這還差不多，你是個聰明人，別忘了老夫子說過的話：年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色字頭上一把刀，可不是好玩的呀！」

茅大寶道：「是，小侄謹記在心。」

成小娟笑道：「大寶，我也有一句孔夫子的話要勸你——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鐵崧氣極，戟指她斥責道：「臭丫頭，妳竟敢頂撞老夫，看我不找妳爹算帳才怪！」

茅六寶也忙說道：「小娟，不可對鐵叔無禮！」

成小娟一嘟嘴道：「我怎麼了？別以爲我是偷兒的女兒，出身下賤。我告訴你，我也是淸淸白白的姑娘，誰要指桑罵槐，我就跟他沒完沒了！」

說完，跺脚而起，跑下樓去了。

茅大寶叫道：「小娟！小娟！」

追到樓梯口，看見小娟巳到樓下，想追下去又怕冷落了鐵、高二人，一時大感左右爲難。

鐵崧道：「大寶，你回來！」

茅大寶只得回座坐下來。

鐵崧道：「這樣更好，我告訴你，大寶，你們茅家乃是武林第一家，你父親又是『武林大元帥』，門閥顯赫，舉世無雙，雖然『神偷成凱』不失爲是個刼富助貧的俠盜，但畢竟是個偷兒，你將來的妻子，絕不可能是偷兒的女兒！」

茅大道快快然道：「鐵叔想得太多了，我們只不過是普通朋友而巳。」

高建塔道：「你吃過她嘴上的胭脂沒有？」

茅大寶道：「沒有呀！」

高建塔笑道：「這麼說，你們還是普通朋友不錯，但男女相處，日久便會生情，既無結合之望，最好不要在一起。」

茅大寶道：「是的。」

鐵崧舉杯道：「來，喝酒！喝酒！不要把她放在心上，將來她父親若敢找你麻煩，一切有我！」

× × ×

茅大寶回到興隆客棧時，夜巳深沉，他知成小娟受了委屈，一定很傷心生氣，所以他一入客棧，就直接來到她的房門口，舉手敲門，叫道：「小娟，小娟，妳睡了麼？」

房內靜寂無聲。

茅大寶輕輕一推房門，發現房門竟未栓着，應手而開，他探頭一望，見房中一片黑暗，乃又開聲道：「小娟，妳睡着了沒有？」

驀地，一個陌生的、如珠走玉盤的聲音道：「誰是小娟？」

茅大寶大吃一驚，以爲走錯了房間，急忙道歉道：「對不起，走錯了。」

說着，就要拉上房門。

那陌生之聲道：「沒錯，請進來！」

茅大寶一怔道：「妳……妳是誰？」

那陌生的聲音不答，反問道：「你是茅公子麼？」

聲如黃鶯出谷，悅耳之極！

茅大寶登時滿腹驚疑，將房門整個推開，運目而視，這才發現床前坐着一個女子，又隱約看見她臉上覆着一方輕紗，看不見她的面貌，當下提高警戒，問道：「妳是何人？」

房中女子緩緩起來，姍姍走去桌前，把桌上的一盞油燈點燃起來。

燈光一亮，那女子的形貌也就淸晰的顯現於茅大寶的眼前。

一身質料精美的青色勁衣，外加一件淡黃色的披風，從打扮上看，分明是走江湖的姑娘，但年紀輕輕，看樣子只有十七、八歲，雖然臉上覆着一方輕紗，看不淸其容貌，却仍給人一種無比嬌麗的印象。

她點好了油燈，就在燈前站着，啓口吐出嚦嚦之聲道：「茅公子，請進來。」

茅大寶遲疑的慢慢移步入房，不勝驚奇的問道：「姑娘，妳究竟是誰？」

那女子舉手揭下臉上的輕紗，巧笑倩兮道：「現在認得了吧？」

茅大寶兩眼發直，幾疑是在做夢，表情由驚呆轉爲狂喜，大叫道：「妳是項姑娘！」

不錯，這女子正是項人鳳！

這是茅大寶第二次看到她，而這一次在燈下看她，覺得她的美較之上次在畫舫看見更有過之，覺得另有一股仙姿玉質，令人不敢正視。

就是爲了她，茅大寶殺了一百個人，現在又爲了她，他要去五台山眞容院竊取「珍珠寶塔」，後面這一項行動，較之殺死一百個人更爲困難，更具危險，一個不好便將身敗名裂。但現在見到了她，他又覺得不要說一座「珍珠寶塔」，就是要他去竊取一百座「珍珠寶塔」也是值得。

因爲，她太美了，美得令人目眩，令人心醉，令人情願爲她去死！

茅大寶情緒興奮到了極點，一個箭步跳過去，握住她的一雙柔若無骨的玉腕道：「項姑娘，妳怎麼到開封來了？」

項人鳳玉臉飛紅，輕輕掙扎道：「不要這樣……」

茅大寶不肯放開她，緊緊的握住她雙腕，面上也因興奮而脹紅，道：「項姑娘，這不是做夢吧？妳怎麼會跑到開封來？又怎麼會找到我？」

項人鳳沒有再掙扎，低首羞答答道：「我……是追你來的，你騎的是白馬，所以我很容易就打聽出你住在這客棧……」

茅大寶喜得心花怒放，道：「追我來的？妳有甚麼話要跟我說？」

項人鳳低着螓首道：「我，我……」

茅大寶拉着她在床邊坐下，急問道：「妳說，妳有甚麼話要跟我說？」

項人鳳嫣然一笑道：「你別急嘛！」

茅大寶道：「好，我不急，但妳快說呀！」

項人鳳羞笑道：「那個刁天英他……他在你之前還是在你之後？」

茅大寶道：「不知道。」

項人鳳似乎有些着急，道：「你怎可以不知道？萬一他趕在你前面，那可怎麼辦？」

茅大寶一聽這話，不禁高興得跳起來，道：「妳是說：妳希望我獲勝？」

項人鳳點點頭。

茅大寶好像喝了仙家的美酒，整個人爲之飄飄然起來，狂喜地道：「好，我答應妳！我拚了命也要贏得這場競賽！」

項人鳳含嗔白了他一眼道：「看你說的甚麼話！」

茅大寶忙道：「對不起，我說錯了，我的意思是說：我會盡一切力量拿到那座『珍珠寶塔』，絕不叫妳失望就是了！」

項人鳳一笑，又低下了螓首。

茅大寶仍在她的身邊坐下，笑道：「項姑娘，妳不喜歡那個小拳王刁天英，是麼？」

項人鳳微微點頭。

茅大寶問道：「爲甚麼？」

項人鳳輕輕的答道：「我說不出道理來，只是不喜歡他而已。」

茅大寶道：「妳這次出門，令尊知不知道？」

項人鳳道：「不知道，我是偷偷跑出來的，等一會我就要回去了。」

茅大寶道：「不，不要回去，妳就隨我一道去五台山眞容院，我竊得那座『珍珠寶塔』之後，咱們一起去見令尊！」

項人鳳道：「不可以，我一定要回家去，我爹若知道我趕來見你，他必會大發雷霆；你也許還不知道，我爹爲人非常耿介正直，對我們管教十分之嚴……」

茅大寶道：「哦，是這樣麼？」

項人鳳道：「是的！」

茅大寶道：「也好，竊取『珍珠寶塔』是一項非常危險的行動，妳確實不宜參與，我自己前去進行便行了。」

項人鳳道：「我問你，小娟是誰？」

茅大寶道：「妳剛才沒見到她？」

項人鳳道：「沒有？」

茅大寶道：「她是神偷成凱的女兒，我在溧陽縣城外發現她被三個歹徒圍攻，就出手支援她，此後她便一直跟着我，甩也甩不掉。」

項人鳳道：「她是不是看上你了？」

茅大寶道：「有那麼一點點意思，不過我絕不會喜歡她，我除了妳之外，絕不喜歡別的姑娘。」

項人鳳抿唇一笑道：「但願你說的是實話。」

茅大寶道：「實實在在的話，自從那天在莫愁湖上見到妳，我的心中就只有妳一個，沒有一個姑娘能取代妳在我心中的地位了。」

項人鳳道：「既如此，你應該設法離開她，不能再跟她在一起。」

茅大寶道：「是的，晚間我和她去酒樓吃飯，正好遇上我爹的兩個部下，成姑娘在言語上與他們起了衝突，一氣之下掉頭就走了，我以爲她已回到客棧，既然沒有回來，可能已負氣離去了。」

項人鳳道：「你最好立刻動身，免得被刁天英趕在前面。」

茅大寶道：「對，我本就準備馬上動身。」

項人鳳起身道：「我要走了，千萬不要告訴人我來見過你。」

茅大寶道：「好的。」

項人鳳移步向房門行去。

茅大寶拉住她道：「項姑娘，妳多坐一會好不好？」

項人鳳輕輕掙脫他的手，道：「不，我已出來好幾天，不能不回去了。」

她走到房門口，回頭對着茅大寶露出深情欵欵的一笑，又道：「記住，千萬不可輸給刁天英！」

茅大寶答道：「不會的，妳放心。」

項人鳳道：「再見！」

茅大寶道：「再見。」

項人鳳走到走廊外面，嬌軀一縱，飛上屋頂，瞬即消失不見。

茅大寶如飲醇酒，心頭一片甜甜的，站在房外發痴的回想着，回想着伊人的每一句話和一擧一動，不禁喃喃自語道：「她眞是一個大家閨秀，擧止是那麼端莊嫻靜，言語是那麼溫柔誠懇，我茅大寶若能娶她爲妻，這一生沒有甚麼遺憾的了！」

一陣脚步聲從走廊上傳過來，他別臉一看是店小二，便向那店小二招手道：「小二，你過來。」

那店小二上前問道：「客官，您需要甚麼？」

茅大寶指着成小娟的房間問道：「我妹妹還沒有回來麼？」

店小二道：「沒看見她回來。」

茅大寶道：「她的馬還在吧？」

店小二道：「是的呀！」

茅大寶皺眉道：「奇怪，她跑到哪裏去了？」

店小二道：「她不是跟您客官一起出去的麼？」

茅大寶道：「是的，我們一起去酒樓吃飯，後來她先回來……」

店小二道：「小的沒看見她回客棧，想是逛夜市去了。」

茅大寶「唔」了一聲，道：「小二，我有事必須立刻出城，你去把店帳算算，然後備馬。」

店小二一呆道：「不等明早再走？」

茅大寶說道：「不，非得馬上動身不可。」

店小二道：「令妹不同您一起走？」

茅大寶道：「是的，她若回來，你就轉告她一聲：叫她趕快回家去。」

店小二道：「哦……」

茅大寶道：「快去吧！」

店小二應了一聲，疾步而去。

茅大寶轉回自己房中，把衣物打點好，便提着包袱出房。

不，就在他一步跨出房門之際，忽見從廊簷上飄下一團人影！

他吃了一驚，連忙丟下包袱，錯掌護胸，但定睛一看，不覺失聲道：「是你……臭頭和尚！」

來者正是臭頭和尚！

前次在路上現身，勸走江南三怪的臭頭和尚！

此時此地見到這個臭頭和尚，茅大寶感到有些頭痛，但他已知這個臭頭和尚不是平凡人物，故不敢失禮，連忙拱手一揖道：「大師夤夜駕臨，莫非有甚麼急欲指教之事？」

臭頭和尚嘻嘻一笑道：「沒有，只來通知你一件事：有個小姑娘受了傷，希望你趕快去和她相見。」

茅大寶一驚道：「成小娟？」

臭頭和尚道：「不錯。」

茅大寶驚問道：「她怎麼受傷的？」

臭頭和尚道：「有人騙她出城，說她父親在城外烈婦嶺等她，她到了烈婦嶺，却出現了兩個蒙面人聯手攻擊她，欲置她於死，幸好貧僧適由該經過，救了她一命……」

茅大寶急忙問道：「那兩個蒙面人是誰？」

臭頭和尚搖搖頭道：「不知道，他們一見貧僧趕過去，立即落荒而逃，貧僧因見成姑娘受傷，故未追上去。」

茅大寶道：「成姑娘傷在何處？」

臭 和尚道：「腿上挨了一鞭，雖然骨頭未折，却已痛得不能行走。」

茅大寶道：「現在還在烈婦嶺上？」

臭頭和尚道：「是的，貧僧不便帶她回，是以趕來告訴你，你快去帶她回來吧。」

茅大寶道：「好的，小可這就去。」

臭頭和尚合十一禮，道：「有緣再相見！」

語音未落，人已騰身飄上屋簷，一閃而沒！

× × ×

茅大寶騎着自己的白馬，牽着成小娟的馬，來到了城外的烈婦嶺上。

此刻，夜已二更，烈婦嶺上，一片沉靜。

「小娟，妳在哪裏？」

茅大寶一邊走一邊呼喚，走到一叢茂密的樹林裏時，才聽見成小娟的聲音從林內傳過來：

「哼，你還來找我幹麼？」

茅大寶疾步循聲尋去，終於在一棵大樹下見到她，只見她蓬髮垢臉的倚坐在樹頭上，模樣十分狼狽，當即下馬趨至她跟前，笑道：「小娟，妳的樣子好狼狽！」

成小娟氣得一脚踢去，罵道：「混球，你還敢笑我，你這個人眞不是東西！」

茅大寶沒有閃避，故意讓她踢着，跌個四脚朝天！

成小娟噗哧一笑道：「活該！」

茅大寶爬了起來，笑道：「妳的氣消了沒有？若是還沒有，再踢一 ！」

成小娟道：「不要臉！」

茅大寶道：「那個臭頭和尚敢情也會說謊，他說妳腿上挨了人家一鞭，我只道傷得很重，原來還能踢人呀！」

成小娟道：「去你的，我傷的是左腿，踢你的是右腿呀！」

茅大寶道：「我看看好麼？」

成小娟啐他一口道：「才不！」

茅大寶說道：「或者我再替妳推拿一下？」

成小娟道：「不要！」

茅大寶道：「妳怎麼啦？」

成小娟道：「你見到了你的鐵叔、高叔，就像見到了生身父母似的，還來管我幹麼？」

茅大寶聽了頗爲不悅，正色道：「小娟，妳再亂使性子，我可要生氣了，我原說在客棧隨便吃些，是妳吵着要上酒樓吃飯的；他們兩人是我的長輩，我怎可以不理他們？再說我的長輩也等於是妳的長輩，妳根本不該頂撞他們。」

成小娟眼眶一紅道：「你是說我該忍氣吞聲挨他們的罵？」

茅大寶道：「他們沒罵妳呀！」

成小娟道：「指桑罵槐，更叫人受不了！」

茅大寶笑道：「那也不算罵妳，鐵叔勸我戒色，指的並不是妳一個。」

成小娟道：「還說不是，那個禿子最可惡，難怪他討不到老婆。」

茅大寶道：「好了，事情已過去了，現在你告訴我，妳碰上的那兩個蒙面人是誰？」

成小娟道：「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們要殺害我，幸好來了那個臭頭和尚，要不然我必死無疑。」

茅大寶道：「妳有仇家？」

成小娟道：「沒有，自我出道至今，我只偷摘過花，沒得罪過人。」

茅大寶道：「是不是前次的『太湖三條蛇』找來的帮兇？」

成小娟道：「不是，『太湖三條蛇』與我並無仇恨，他們目的只在刦色，他們已被你這個『武林少爺』嚇破了胆，絕對不敢找人來報復。」

茅大寶道：「那麼，今夜那兩個蒙面人說不定也是想刦色。」

成小娟道：「不，他們要殺我，我看得出來，他們好像是奉了誰的命令，欲置我於死！」

茅大寶疑惑不解道：「妳沒有得罪過人，却有人欲置妳於死，這不是怪麼？」

成小娟道：「說不定是……」

茅大寶見她說到一半就打住，乃追問道：「是甚麼？」

成小娟道說：「我說出了你可不要生氣。」

茅大寶道：「我不生氣，妳儘管說好了。」

成小娟道：「可能有人認爲我成小娟不配與你茅大寶做朋友，因此……」

茅大寶立刻打斷她的話道：「錯了，小娟，我們茅家的人絕對不會做出這種事的！」

成小娟道：「除此而外，我就想不出別的原因了，那兩個蒙面人武功非常高强，我一個也敵不住，若非臭頭和尚適時趕到，我非死不可。」

茅大寶道：「他們絕對不是我們茅家的人，這一點妳要相信。」

成小娟道：「好啦，我相信就是，其實我也不敢斷定他們是你父親的部下，爲了反對我和你交往，就要殺害我，那你父親豈不成了……」

說到這裏，她掩口竊笑，不敢再說下去。

茅大寶正色道：「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直到現在，我爹還不知道我離開了楓林書院，更不知道我和妳在一起。」

成小娟到了這時，心中的氣憤已全消失了，吃吃脆笑道：「大寶，我告訴你，不論誰要殺害我，我都不怕！」

茅大寶道：「哦，為甚麼？」

成小娟道：「因為你在我身邊！」

茅大寶聽了暗自叫苦，尋思道：「眞糟糕，這丫頭好像已認定我愛上她了。這如何使得，我看不如現在就坦白告訴她，好讓她斷了念頭……」

心念一定，便正色道：「小娟，有件事情，我必須現在告訴——」

「妳」字還沒出口，突然面色一變，目中射出了銳利如刀的精芒！

因為，他發覺有武林人欺近！

他立刻取劍站起，沉聲道：「是何方朋友，請現身相見！」

一聲冷笑如風飄至，數丈外出現了兩個手仗長劍和鋼鞭的蒙面人！

成小娟一見之下，驚叫道：「就是他們！就是他們！他們要殺我！」

那兩個蒙面人口中發出陰惻惻的冷笑，一齊舉步走過來。

茅大寶拔劍出鞘，冷冷一笑道：「二位一再欲置成姑娘於死，可願意說明原因麼？」

那兩個蒙面人在相距尋丈處刹住脚步，仗劍的那個開口道：「報仇！」

茅大寶問道：「甚麼樣的仇？」

仗劍的蒙面人道：「其父多行不義之仇！」

茅大寶道：「成姑娘的父親與二位有過節，二位就該找她父親解決，所謂寃有頭債有主，二位不此之圖，却要殺害他女兒洩恨，這豈非太卑鄙下流？」

仗劍的蒙面人大怒，舉劍戟指他厲叱道：「小子，你是何人，竟敢在大爺面前出口不遜！」

茅大寶道：「我叫『武林少爺』。」

仗劍的蒙面人聽了竟無驚狀，反而仰頭狂笑一聲道：「哈！原來你就是『武林少爺』！好極了，大爺正要找你較量較量，不道神差鬼使，今夜竟在這兒碰上！」

茅大寶含笑道：「要跟我較量，就得報上名來。」

仗劍的蒙面人道：「好，大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月下劍客月無容』便是我！」

茅大寶忽然輕嘆一聲，說道：「眞可惜！」

「月下劍客月無容」一哼道：「可惜甚麼？」

茅大寶道：「我要是在一個月前碰上你，那該多好，我最喜歡收集採花淫賊的腦袋！」

月下劍客月無容哈哈狂笑了一聲道：「小子，你莫口出狂言，今夜要身首異處的是你！」

茅大寶微微一笑，一指那手仗八稜鋼鞭的蒙面人問道：「這一個呢？有沒有名號？」

月下劍客月無容道：「他是我堂弟，江湖上人稱『趕山神鞭月在天』！」

茅大寶笑道：「二位的大名，我都聽說過了，只是我不大相信你們就是月家兄弟。」

月下劍客陰聲一笑，道：「為何不相信？」

茅大寶道：「月下劍客月無容和趕山神鞭月在天兩人雖然不是好東西，武功却相當不弱，他們若與神偷成凱有仇，神偷成凱一定活不成，因此我認為你們如是月家兄弟，絕不會來殺害成姑娘！」

月下劍客冷笑道：「我們若找到成凱，他當然活不成，問題就在找不到他。」

茅大寶道：「找不到他，也不該把帳算到他女兒頭上，這是小人行為！」

月下劍客怒道：「小子，你到底有多少廢話？」

茅大寶道：「沒有了。」

說畢，舉步迎上去。

月下劍客月無容趕山神鞭月在天身形一分，各移開三步，採取夾擊之勢。

茅大寶笑道：「出招吧！」

月下劍客道：「來了！」

劍光一閃，一劍已劈向茅大寶右肩，劍法快似閃電，好像洒落一片月光！

趕山神鞭月在天也同時出手，八稜鋼鞭「呼！」的一聲，掃向茅大寶的雙脚。

兩兄弟默契極佳，一左一右，一上一下，欲逼使茅大寶無法閃避，因為要躲開長劍的攻擊，必須向上跳，而要躲開鋼鞭攻擊却要向下蹲伏，但現在月家兄弟上下夾攻，使得茅大寶不能向上跳躍也不能向下蹲伏。

但這是指「守」而言，如果「搶攻」，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茅大寶採取的正是「搶攻」的戰略，對方招式一發，他的攻擊也隨之發動，右手長劍一振，便聽「錚！」然一响，月下劍客的長劍應聲盪開；同時只見他左脚一抬，從容不迫的讓過趕山神鞭的鋼鞭，緊接着左手上的劍鞘打橫撞出，反擊月在天的腹部，幾個動作一氣呵成，極為乾淨俐落！

趕山神鞭吃了一驚，疾忙退開了一大步。

茅大寶長笑一聲，身形猛可一轉，長劍一式「轉身射雁」疾似奔電向趕山神鞭的面門刺去。

月下劍客乘他轉身之際，搶步躍走，長劍疾吐，直取茅大寶的背心。

誰知茅大寶背上好像長了眼睛，但見他身子向前一傾，看似繼續進擊趕山神鞭，右脚忽然倒踢而起，後脚跟「砰！」的正好踢中月下劍客的劍柄，又把他的長劍踢得向上盪起！

「嘿！」

茅大寶大叫一聲，身形再轉，劍隨身走，勢如匹練飛拋而出！

一聲衣裂輕响，月下劍客的右袖被劈下一大片，嚇得他倉皇暴退下去。

趕山神鞭怕茅大寶乘機追擊月無容，大喝一聲「看鞭！」，八稜鋼鞭對準茅大寶的後腦猛砸過來。

茅大寶上身向左一偏，左手劍鞘向上一托，架住了對方的鋼鞭，接着倒退半步，反靠近對方跟前，再接着倒拖長劍，反手掃出！

「哎呀！」

趕山神鞭右腿上感到一陣劇痛，不禁驚叫一聲，慌忙仰身暴退。

茅大寶騰身向前飛撲，再度攻擊月下劍客，長劍連續翻動間，月下劍客已抵擋不住，節節倒退……

成小娟看見茅大寶迎戰二敵佔了上風，心中十分高興，忍不住歡聲道：「大寶，捉活的，可別讓他們跑了啊！」

茅大寶笑道：「不會的，妳等着看好了。」

說話間，絕招連發，又逼得月下劍客手忙脚亂。

趕山神鞭腿上中了一劍，但傷勢不重，他見月無容抵擋不住茅大寶的攻勢，不顧腿上之傷，奮勇撲上，再與月無容聯手起來。

成小娟叫道：「大寶，要不要我來帮忙？」

茅大寶叫道：「不要，這兩個傢伙根本不是甚麼『月下劍客』或『趕山神鞭』，我要在十招之內擺平他們！」

成小娟道：「好，我替你數一數——第一招！第二招！第三招……」

數到第三招時，忽然張口發呆。因為她的面前忽然出現了另一個黑衣蒙面人。

這個黑衣蒙面人似鬼魅般的從一棵大樹後轉出，兩三步就欺到她面前，然後慢慢的拔劍出鞘，好像準備宰殺一隻無力抵抗的羔羊，動作從容已極！

成小娟渾身起了一陣寒悚悚的雞皮疙瘩，疾忙扶樹起立，吃驚的問道：「你是何人？」

黑衣蒙面人沒有回答，舉起手中的長劍，對準她的心口，一寸一寸的逼近。

成小娟腿上受傷，行動不方便，情知難以抵敵，當下探手入懷取出三朵「鐵花」，準備用之迎敵，一面大叫道：「大寶，這裏又來了一個了！」

黑衣蒙面人手中長劍突然疾速的推出，筆直的向成小娟的心口刺去。

成小娟連忙往旁閃開，同時一揚手，喝道：「照打！」

黑衣蒙面人對她的暗器也相當顧忌，一見她揚動手臂，立刻將身一蹲，長劍隨之化刺為掃，「呼！」的一聲，猛然向她雙脚掃去。

（未完）

呂四娘創飛鶴長拳

希華

有一種拳脚稱做飛鶴長拳，創立這一派拳脚的人，來頭甚大，她就是呂四娘，原來呂四娘在清朝康熙年間，因為她的父親呂晚村寫了一首詩，詩中有兩句是詠紫牡丹的，這樣說：「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引起清廷的疑慮，死後仍被雍正皇開棺戮屍，誅了九族，單是呂四娘逃出，她報仇心切，亡命天涯，後來跟隨一個武功極高的尼姑學習劍法，然後上京刺殺雍正皇，事成之後，她隱居雲南白鶴山的白鶴庵，削髮為尼，結果壽終於庵堂。」

當時呂四娘既然父仇已報，心境就平靜下來，在庵內修眞練氣，閒來無事，研究白鶴飛翔的姿勢，把她的劍法混合為一，於是創立一種特殊的拳技，叫做「飛鶴長拳」。

雖然後來有人把這一派拳術稱做白鶴拳，但眞正的名稱應該稱做「白鶴長拳」，到了乾隆初期，呂四娘陸續把拳脚教授給其他慕名而來的武林高手，且被人尊稱為「五梅祖師」。

當時最負盛名的幾派祖師除了五梅祖師之外，少林俗家的武林高手苗顯，南少林派的首領至善禪師，峨嵋派首領白眉道人，以及武當派首領馮道德等，結為同門師兄弟，那是幾大門派最高的當權人物了，不過，一個人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終於身歸黃土，故此，飛鶴長拳一定有人繼後，然後能夠留到今日，照該門派的門人稱述，五梅祖師把飛鶴長拳傳給幾個人，其中最有勁的一個是唐師太，她在廣州西關外龍慶坊的龍慶庵做主持，擅長使用一對九節軟鞭，還在廣州發揚飛鶴長拳。

第二名的入室弟子就是小雲師太，五梅祖師在世時，她一直追隨身邊，五梅祖師謝世，她然後離開廣東省，到鼎湖山的慶雲寺做主持，擅使一枝一丈二尺長的梨花棍。

第三個入室弟子叫做妙空師太，她是四川巫峽千鶴山的「畫樓主人」，修眞練氣，把武功傳授給柳迎春，在上述的幾個人當中她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為她的得意門生叫做柳迎春，柳迎春並非別人，她就是少林高手洪熙官的妻子，故此，白鶴派一傳再傳，就與少林的洪拳混和在一起。

柳迎春傳授武藝給嚴詠春，後來嚴詠春在福建省創立詠春拳，自立門戶。

當時一傳再傳，有一派流入台灣，不過，在台灣僅有陳尾祖一人眞正學習到飛鶴拳的眞傳，他在清朝咸豐十年出生，體型消瘦，身高四尺七寸，根本上外型極差，但却精於一指禪功，以及八卦散手，綽號「一招閃電老鼠師」，後來又由陳尾祖傳到莊世裕，莊世裕是福雄國術館的館主，仍是飛鶴長拳的高手。

飛鶴長拳的武功究竟是怎樣弄出來呢？照該派稱述，最主要的就是吞，吐，浮，沉，這四個字，其次是貼身靠打，由飛鶴拳化為許多支派，叫做一門七派。

那些拳脚是：正鶴拳，飛鶴拳，縱鶴拳，宿鶴拳，鳴鶴拳，食鶴拳，化鶴拳。

其中化鶴拳又分太祖化鶴拳，猿猴化鶴拳，以及醉步化鶴拳等，那是整個飛鶴長拳的源流，至今仍在台灣享譽。

（完）

密宗十絕

慕容美著

五

上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胡集香期間，老吳受僱去殺一少女，而小方則受僱保護。一日，該少女前往胡集，太平鎭爲必經之路，時鎭上酒樓座無虛席，見少女至，議論紛紛，始知該少女乃係淮揚帮主之掌珠，老吳當時爲之愕然，始知此番前去，定必棘手，但旣已受雇於人，只好勉力以赴。

而小方則因知少女來頭頗大，乃暗隨保護……

莽漢顯神力　巧破蛤蟆功

丁玄不覺微微一怔。

這女人認得他？

不錯，他們都是當今江湖上的知名人物，但這跟彼此之間是否熟識，完全是兩回事。

他雖然很早就聽人提過這女人的大名，但雙方從未見過面，這女人是怎麼認出他來的？

難道這女人早就派人釘上了他？

丁玄正思忖間，那漢子已走了過來。

他不待那漢子開口，就笑着站起道：「在下已經聽到，艾姑娘寵召，自然不敢違命。」

他邊說邊走了過去，九尾金狐已命女婢讓出一個座位。

隣座有人低聲稱羡道：「奶奶的，還是這個小子好福氣！」

同座另一人輕笑道：「誰叫你多了廿歲，偏又少了一大把頭髮？」

原來先前那人還跟八爪鷹一樣，是個禿子。

禿子嘆了口氣道：「就是回到廿年前也沒有用。像姓丁這種俊小子，一千個年輕人中，也難找出一個來，咱們拿什麼跟人家比？」

這位禿大爺居然蠻看得開的。

同座那人忽然也嘆了口氣道：「就算我有姓丁這小子的條件，我也不會羨慕這種福氣。」

禿子一楞道：「爲什麼？」

同座那人低壓着嗓門道：「你難道沒有聽說過，這女人另外還有一個渾號，叫做：『化骨爐』！」

禿子眨着眼皮道：「哦！化骨爐的意思是……」

同座那人頭一搖，自語似的喃喃道：「我他媽的眞是像跟一頭驢子講話呢。」

禿子被罵了一聲驢子，反而像是突然給開了竅門，輕輕一噢，連連點頭道：「對對對，我懂了！」

同座那人又嘆了口氣道：「姓丁的小子如果以爲這是一次飛來的艷福，你吳法兄等着瞧好了。」

×　　×　　×

九尾金狐的確還有一個「化骨爐」的渾號。

這並不是一個秘密。

很多人都知道這個渾號，知道這個渾號的人，也全部懂得它的含義。

但是，照樣有人爲這個女人痴迷瘋狂，甘願投爐化骨，死而無怨。

只可惜這種機會並不多。

過去若干年來，死在這女人身上的狂蜂浪蝶不計其數，但多半是死於這女人的七種歹毒暗器，以及一雙鋒利的短劍，眞正達到爐中化骨願望的並沒有幾個。

這也就是這女人的名氣愈來愈响亮的原因。

男人就是這種天生的賤骨頭。

越是得不到的東西越想染指；多大的犧牲，也在所不計！

自古以來，就有人把「紅顏」喻爲「禍水」。但那只是一種警世之語，只能用諸於著書立說，只可在書齋中焚香吟哦。

在現實生活中，當一個美女出現時，有幾個人會把她跟禍水聯想在一起？

所以，儘管這時樓上人人都知道九尾金狐這女人沾惹不得，但當丁玄應召前去時，依然人人露出艷羡之色。

禿子吳法，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　　×　　×

丁玄坐下，坐得端端正正，規規矩矩的。就像一個後生晚輩，恭恭敬敬地準備聆聽長者的敎訓。

這當然不是九尾金狐所樂意看到的一種態度。

因爲她並不是丁玄的長輩。

若以雙方目前在江湖上的名氣來說，「血鏢丁玄」四個字也絕不在「九尾金狐」之下。「血鏢丁玄」可說沒有理由要對她這位「九尾金狐」表示尊敬。

如果一定要找出一個理由來，那也許是她的年齡。

一個快四十歲的女人，願意有人尊敬她的年齡？

不過，這女人一點也沒有露出不樂意的神色，她笑吟吟的望着丁玄道：「我可不可以喊你一聲小丁？」

四週的酒客聽了這句話，人人心中又酸又痲，像打翻了五味罐子。

大家幾乎不約而同地想：「奶奶的，好快的拍子！」

丁玄微微欠身道：「回艾大姐，這正是我最歡喜聽到的稱呼。」

衆人全都聽呆了！

因爲誰也沒想到，這位殺人不眨眼的小魔王，居然也有這樣一張乖巧的咀巴。

這不就行了嗎？

一個開口喊「小丁」，另一個馬上報以一聲熱呼呼的「艾大姐」；彼此開門見山，不兜圈子不拐彎，這樣還愁成不了好事？

樓上突然靜了下來。

人人裝出只顧喝酒的樣子，但每一雙耳朵都豎得高高的，沒有人敢破壞這種氣氛，也沒有人願意漏聽雙方的每一句話。

不過，儘管人人都希望雙方接下去還有更露骨的進展，但抱的希望並不大。

因爲雙方旣巳打好了基礎，接着很可能轉移陣地；隨便找個藉口，約去客棧中繼續交談。

事實上這種情形並沒有發生。

九尾金狐示意一名女婢爲丁玄斟酒，等丁玄道謝接下，並淺淺喝了一口之後，這位金狐才收起笑容，輕輕嘆了口氣道：「小丁，說實在的，我很羡慕你呢。」

丁玄微笑道：「我那一點值得你艾大姐羡慕？」

九尾金狐道：「羡慕目前竟有那麼多人想要置你於死地。」

很多人的酒杯突然一傾，酒從杯中溢出。

你有否聽過這種話？

有人羡慕你，不是羡慕你年輕、英俊、名氣大、武功好，而是羡慕你的仇家多，生命朝不保歹！

但丁玄的酒杯仍然端得很穩，臉上的笑意也絲毫沒有改變：「大姐說的『那麼多』，是指多少？」

九尾金狐道：「這些人如果聚集一起，至少可以坐滿兩桌。」

一桌普通是指八個人。

兩桌便是十六。

如果加上「至少」兩個字，那就是說這只是一種「最低」的估計，實際的人數，尚在十六以上。

丁玄微微一笑道：「是否包括你大姐在內？」

九尾金狐搖搖頭道：「目前還沒有我的份兒。」

丁玄笑道：「大姐說的這個『目前』，可以維持多久？」

九尾金狐道：「有人向我游說，希望我也盡一分力，但我還沒有找到加入他們的理由。」

丁玄沒有追問那個游說的人是誰，聰明人永遠不會提出這種問題的。

九尾金狐接着道：「這便是大姐羡慕你的原因。因爲仇人也跟朋友一樣，兩者都能够顯示出一個與衆不同的身份。」

丁玄點點頭。

這種話普通人不一定懂，但丁玄懂。

這等於是門當戶對的另一種解釋。

窮人不會交到富朋友，販夫走卒不會結識王侯公卿。同樣的道理，一個人若是武功平平，仗義無力，爲惡不成，份量不够，他絕不會在江湖上惹來厲害的仇家。

以名氣重於一切的武林人物來說，九尾金狐因這一點對血鏢丁玄表示羡慕，倒也不能完全說是一種戲謔。

九尾金狐停頓了一下，忽然眯起眼縫，睨目悠然道：「大姐的這些話，你相信不相信？」

丁玄道：「相信。」

九尾金狐道：「你一點也不懷疑大姐可能是在有意嚇唬你？」

丁玄道：「不懷疑。」

九尾金狐問道：「因爲你心裏早巳有數？」

丁玄道：「正好相反。」

九尾金狐微微一怔道：「正好相反？這話什麼意思？」

丁玄笑了笑道：「這意思就是說：如果依照我自己的想法，我會認爲我丁玄一個仇家也沒有。」

九尾金玄道：「這兩年來，你殺了那麼多人，會沒有一個仇家？」

丁狐微笑道：「正因爲我殺人太多，才會變得一個仇家也沒有，我殺掉的人，俱是我的仇家。」

這無異是說：誰若想跟他丁玄結仇，誰便有被殺的危險！在這個時候，說出這種話來，會不會是一種帶有反擊意味的警告呢？

九尾金狐似乎並沒有這種感覺，至少從她的神色看不出這幾句話對她所產生的影响。

她只有輕輕哦了一下道：「那麼，我說目前很多人想置你於死地，你爲什麼會相信，而且一點也不懷疑？」

丁玄道：「因爲說這些話的人，是你艾大姐。」

這是一種很好的恭維。

聽到這種恭維話，無論男女老少，相信一定都很受用。

九尾金狐果然露出受用之色，緩緩點頭道：「很好，算你老弟够聰明。一般人聽說有人要取他的性命，馬上便會聯想到仇恨上去，其實仇恨只不過是殺人的動機中之一，並不是每個人被殺，或是想殺別人，其動機都是基於仇恨。」

這話一點不錯，殺人的動機，的確多得很。

仇恨只是其中之一，它佔的比例也許很大，但絕不是唯一的一種動機。

九尾金狐輕咳一聲，緩緩地又接着道：「至少這兒的名殺手青狼老陳，昨晚被殺就不是死於仇恨。」

樓上的酒客們，都爲之當塲一呆！

什麼？青狼老陳昨夜遭人殺了？怎麼這樣一件大事，竟未聽人提及一字？

丁玄也不禁爲之微微一呆！

這位血鏢吃驚的原因，當然不同於一般人，青狼老陳被殺，在他並不是一個秘密，他甚至在青狼老陳被殺之前，即巳料定這位殺手昨晚非死不可。他如今吃驚的

是：這女人何以對這件事如此清楚？這女人難道昨晚就已來到鎮上？

不！就算這女人幾天前就來到本鎮，今天帶領大批僕從出現，只不過是個幌子，這女人也沒有洞悉這一秘密的理由。

因爲青狼老陳招致殺身之禍，純出於一時不愼，事先並無若何預兆，連他這位當事者，也是經過多方推敲，才斷定這位殺手已爲自己找來大麻煩。這女人當時並不在場，又怎會比他這個當事人還清楚？

這女人難道眞是一頭成了精的九尾狐狸變的？

九尾金狐好像完全不知道她透露的這個消息，會爲別人帶來多大的震驚，這時輕描淡寫道：「你老弟既是明白人，我的話也就用不着多說。大姐歇在駱家老棧，可能要住兩三天，在大姐離去之前，你可以隨時來找我。」

她說完這幾句話，輕輕一甩手，便由兩名女婢護伺着，冉移蓮步，下樓而去。

酒帳是兩名壯漢結算的，結清酒帳，兩名壯漢也走了。

酒樓上立即響起一片議論之聲，話題全集中在青狼老陳被殺的事件上。

丁玄仍然坐在原處未動。

九尾金狐說他是明白人，並非過譽之詞，他本來的確是個明白人，但現在他却糊塗得像個呆瓜。

九尾金狐的酒，他只喝了一小口。而這一小口酒，就像是一大盅迷魂湯。

他如今幾乎完全喪失了思考之力。

這女人爲什麼要以這種公開的方式，警告他有很多人想取他的性命？

那些要取他性命的人，又是些什麼人呢？

聽這女人的口氣，那些人跟他爲難，顯然不是由於仇恨。如不是爲了仇恨，又爲的是什麼？

再說，就算有人要跟他這位血鏢過不去，這又和她九尾金狐有什麼關係？

這女人先提出警告，然後要他去找她，似乎隱含化解危難之意。九尾金狐會是這樣一個好心的菩薩？

若以武功而論，如果連血鏢丁玄也應付不了的敵人，她九尾金狐又帮得了什麼忙？

這女人憑什麼如此自信？

還有：這女人若是誠心想助他一臂之力，又爲什麼要出之以這種公開的方式？酒樓上人多口雜，話一傳出去，不僅促使敵人警覺提高，到時豈非連她這位九尾金狐也要變成敵人收拾的對象？

一個精明如九尾金狐這樣的女人，又怎會計不及此？

不！事情決不會如此簡單，這裏面一定大有文章。

丁玄正持杯默想之際，忽有一名酒客擦身而過。那人經過他身邊時，輕輕在他肩上碰了一下。丁玄從對方背影上認出，這個碰了他一下的人，原來是猴頭老四。

丁玄心中一動，知道猴頭老四一定是爲了有話要跟他說，因碍着人多，不便明打招呼，才來這一手的。

不過，丁玄雖然會意，却並沒有立即跟過去。

他一直等到猴頭老四下了樓，同時確定無人釘梢之後，才慢慢的起身走向帳枱去。

他們在馬婆子妓院裏已約好見面的方法，他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猴頭老四。

× × ×

丁玄和猴頭老四見面的地方，是在鎮上一座破廟。

這座破廟裏，只有三個和尚。

當家和尚法名了緣，兩位師弟，一名了雲，一名了雨。

三個和尚，都是假和尚。

他們的出身，只有丁玄清楚。

丁玄每次來到殺手鎮，在以姓管的大爺或本來面目出現之前，差不多都是住在這裏。

這是一個任何人都不知道的秘密，也是殺手鎮上，無論發生什麼事，都逃不過丁玄耳目的原因。

如今，他們就坐在廟後的一間柴房裏面。

猴頭老四是依約定從後園子摸進來的，三個和尚在前面大殿上唸經，好像一點也不知道廟裏已經多了二位不速之客。這是丁玄的安排。

他這時還不希望猴頭老四看出他跟這座破廟的關係。

猴頭老四的敍述很詳盡。

從眞假八爪鷹段高，直到兩名老媽子的眼神，他把見到和聽到的全說了，可說是連一個細節也沒有遺漏。

丁玄一邊聽一邊點頭，時而微笑，時而蹙額。

很明顯的，猴頭老四這番報告，一方面固然爲他解答了不少疑問，同時也似乎爲他帶來了不少困惑。

猴頭老四說完，丁玄陷入沉思之中。

猴頭老四等了片刻，才鼓起勇氣問道：「小人最放心不下的，便是那位冒牌八爪鷹的身份。依少俠看來，這個傢伙究竟是什麼來路？」

丁玄抬起面孔，咬唇沉吟道：「我想是想到一個人，只是一時還不敢確定。」

猴頭老四精神一振，趕快接道：「少俠想到這個人是誰？」

丁玄注目反問道：「『巴東五毒』這個名號，你聽人提過沒有？」

猴頭老四搖頭。

他雖然年紀不小，但跑過的地方太小了。淮揚道以外的人物，除去一些名氣特大的，他幾乎一無可知，別說什麼巴東五毒，連巴東在什麼地方，他都弄不清楚。

丁玄道：「我懷疑這個傢伙，很可能就是五毒中的毒蜂弓强。」

猴頭老四道：「五毒是不是五個同胞兄弟？」

丁玄道：「不是。」

猴頭老四道：「同一師門？」

丁玄道：「也不是。」

猴頭老四道：「否則……」

丁玄道：「那是因爲他們同以巴東一帶爲出沒之所，同時爲人行事也很相近的關係。」

猴頭老四道：「這五個傢伙都是九尾金狐的部屬？」

丁玄搖頭：「當然不是。」

猴頭老四道：「那麼，姓弓的怎麼說他是奉了九尾金狐之命，來跟踪你少俠的呢？」

丁玄微笑道：「他還說他就是八爪鷹段高，你相信不相信？」

猴頭老四敲敲自己的腦袋，彷彿是責怪自己問得太幼稚。

接着，他像是想起什麼似的，又抬頭問道：「剛才九尾金狐說有很多人要取你的性命，會不會也包括姓弓的在內呢？」

丁玄輕輕嘆口氣，苦笑道：「包括誰在內都沒有關係，比這更重要的是，我根本猜不透這個女人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件事，跟這種女人打交道，我幾乎半分信心也沒有。」

猴頭老四不斷眨着眼皮，幾乎不敢相信這大名能止小兒夜啼的血鏢丁玄，竟然會說出這種喪氣的話來。

海門四雄，鎭江神掌，南通金毛獅子，以及淮揚帮兩大金帶護法拿魂手吳信雄和三刀絕戶馬文祥等人，無一不是响噹噹的人物，這些人碰上這位血鏢，幾乎連還手之力都沒有，而這些人的名氣，全不在九尾金狐艾格格之下，這位血鏢天不怕，地不怕，爲何單單要將一個九尾金狐放在心上？

猴頭老四想不透。

丁玄望望天色，忽然從身邊取出一支小銀鏢來，道：「你照姓弓的吩咐去辦事，萬一被惡鬍子陸富發覺，出示此鏢，可以保命。然後，你再慢慢告訴他全部事實眞象，相信這位金帶護法一定不會難爲你。目前我也有要事待辦，若有機會，我答應替你打個招呼就是了。」

猴頭老四接了小銀鏢，稱謝而去。

丁玄跟着也站起身子，自語似的喃喃道：「這兩年來，不曉得跑了多少寃枉路，這一回，看樣子大概已經差不多了。」

× × ×

吸血鬼孫二今年的運氣實在眞的太好了。

後院上房的六名房客，除了一位管大爺，大夥兒聽說九尾金狐要他們讓房，一個個如奉綸音，誰也沒有半句怨言，不過眨眼工夫，五間上房便告騰清。

管大爺呢？

管大爺出門還沒有回來。對於這位管大爺，孫二一點也不担心。他知道管大爺好說話，絕不會爲了這種小事情，叫他孫二爲難。

所以，他沒等管大爺回棧，便將管大爺的兩件行李，從一號上房提了出來。

八間上房，一一清掃完畢，金狐的部份僕從正好趕到。

照應客人的茶水，當然是要忙碌一陣子的。不過，忙完這一陣，事情就輕閑了下來。

因爲駱家老棧已告客滿，用不着再爲招徠新客人打躬作揖。

至於張羅客人的飲食，那是大廚房的事，他是客房伙計的領班，只須吆喝吆喝就行了。

孫二決定於落日時分交班之後，去安樂巷馬婆子那裏走走。

他辛苦了好幾天，如果不享享樂子，可實在對不起自己。

馬婆子那裏這幾天雖然沒有新鮮貨色，不過，如將就一點，紅紅那個騷娘們，也還可以湊合湊合。

× × ×

孫二坐在店堂一角，悠然啜着八分銀子一兩的六安茶，帳房師爺滴滴搭搭的算盤聲，就像一首催眠曲，使得這位駱家老棧的領班，心曠神怡之餘幾乎瞌眼入夢。

就在這時候，兩名相貌怪異的黑衣漢子，忽然從棧外走了進來。

前頭那名漢子，身裁高而瘦，臉孔白得泛青，一雙眉毛却濃黑得像拿筆畫上去似的。

後面的那個漢子，則又矮去胖，像個肉球，臉上長滿了褐色疙瘩，每一顆疙瘩都有紅豆那麼大，裏面像是灌滿了膿漿。

此刻已是未末，店堂裏只有四五個客人在喝酒聊天，兩名漢子隨便佔了一副座頭，那白臉漢子以指節敲着桌面道：「來酒呀！伙計。」

伙計老楊應聲走過來，哈腰陪笑道：「是，大爺。大爺們可要來點滷菜嗎？」

白臉漢子一怔道：「滷菜？誰跟你說過要滷菜？」

伙計急忙改口道：「是，是，是！不要滷菜。」

白臉漢子道：「大爺們要點炒菜，拿菜牌子來！」

伙計面有難色，搓着手道：「回兩位大爺，灶上剛熄火，這個……」

白臉漢子向隣座一指道：「他們的菜，是那裏來的？」

伙計陪笑道：「他們幾位是棧裏客人，菜都是中午封爐前要的。」

白臉漢子冷冷一哼道：「大爺們管不了這許多。大爺們要炒幾個菜喝酒，你就得乖乖的去把菜炒來。熄火未熄火，是你們的事；你們不升火，惹大爺們的火升起來，要熄下去，可就難了。」

那伙計無奈，只好轉頭望向孫二。

孫二當然也聽到兩個漢子的話，他從兩人進門開始，就瞧出這兩位大爺，不是好惹的角色，爲息事寧人起見，他只好點點頭道：「不要緊，你去看看大廚房，如果錢司務不在，就煩鄭司務替兩位大爺張羅一下，兩位大爺大概趕了遠路，也難怪人家的。」

那伙計皺着眉頭走了，心裏顯然很不愉快。

孫二只當沒有看到。

老楊的心情，他當然了解。

這件事看起來好像微不足道，實際上內行人都知道是個大麻煩。

廚房司務，工作吃重而辛苦，只有在午、晚之間，可以獲得片刻喘息機會。大部份的司務，都是利用這段空間，喝喝茶或是打打瞌睡。

如果有人不識相，這時候叫他們動鑊執鏟，準會挨上一頓臭駡。

孫二是得罪不了這兩位客人，老楊則是不敢不聽這位領班的；這就像官場一樣，一層層壓下來，結果只有官小的吃虧。

孫二今天委曲求全，當然也有他的想法。

他已看出這兩個漢子是過路客，喝完了酒，一定還要趕路，這幾天正是鎭上的

多事之秋，俗語說得好，爭財不爭氣。

他這幾年，已掙下不少銀子，有錢的人，平安便是福。

這兩位瘟神，早打發掉早好，受點委曲，又算什麼？

孫二的這種想法並沒有錯，只可惜有一件事他却看走了眼。

這兩名漢子並不是過路客！

× × ×

兩名漢子喝完了酒，招手喊孫二過去。孫二不待對方開口，便哈腰道：「謝謝兩位大爺光顧，一共是四錢七分銀子！」

白臉漢子點點頭，卜的一聲，在桌角上放下一隻淨重三兩五的銀錠。

孫二心想：這兩傢伙脾氣雖然暴躁，出手倒是挺大方的。有了這筆賞錢，老楊和鄭司務該沒有話說了！

至於這兩個傢伙是不是眞的如此大方，孫二當然沒有十分把握。

有一種客人，爲了炫耀荷包充足，儘管拿出來的整錠銀子，找零時却是斤斤計較，像這樣的客人，你如果希望有小帳，當然是談也別談。

所以孫二先預留退步，不敢馬上說謝字，一邊伸手取銀子，一邊陪笑臉道：「兩位大爺喝茶，待小的去櫃上……」

白臉漢子道：「不必找了。」

孫二等着的，正是這句話，當下順勢一躬到地，放大嗓門，拖長着尾音道：「謝……」

孫二雖然不會武功，但在這個謝字上，却是中氣十足，頗具功力。

因爲他知道客官爺爺所以肯付出白花花的銀子，爲的就是要聽這個字。幹他們這一行，樣樣可以馬虎，就是領賞時這個謝字要喊得有學問。

但是，不幸得很，孫二這個謝字，這一次顯然喊得太早了一點。

只聽白臉漢子不慌不忙的接着道：「多下來的銀子，寄在櫃上，就算是預付一部份的房錢好了，細帳將來慢慢再結。」

孫二腦門裏一嗡，霍然抬頭張目道：「房——錢？」

白臉漢子點頭道：「是的，替我們清兩間上房出來，大爺們要在這裏等幾個朋友。」

天呀！不但要房間，而且要的是上房。要上房不算，而且一要就是兩間！

如今棧裏那兒去找兩間上房？

孫二挺挺腰幹，決定不再遷就，因爲這個問題實在太嚴重了。

別說小帳，就是白饒一頓酒菜，都沒有什麼大不了，開房間的事，可得說個清楚。

別的事他可以担當，這個包袱，他可馱不動。

孫二定定神，故意裝出很遺憾的樣子道：「兩位大爺要房間？呵呀！眞是太不巧了。」

白臉漢子道：「什麼不巧？」

孫二道：「棧裏的上房，全被一位艾姑娘給包下了。」

白臉漢子道：「噢！你這裏有幾間上房？」

孫二道：「一座院子，八間。」

白臉漢子道：「一個婦人家，幹嘛要住這許多房間？」

孫二道：「這位艾姑娘除了使女之外，還帶了大批護院，八間上房，也只剛剛够住。」

他原希望對方追問艾姑娘的來歷，他就好順便拿出九尾金狐的金招牌來抵擋一下，那想到對方對艾姑娘是何等人，根本不發生興趣；對方既然不問，就只好由他提出來了。

所以，他特別加强「大批」兩個字的音節，希望對方去領會這兩個字的弦外之意。

然而，孫二又失望了。

白臉漢子一擺手道：「管她什麼艾姑娘不艾姑娘，去叫她們的人擠一擠，騰兩個房間出來，大爺們決定了的事，從來不打消主意。」

孫二仍抱着最後一絲希望，陪笑懇求道：「鎭上的萬福棧，說不定還有房間，勞勞兩位的駕，這位艾姑娘，實在不好說話……」

白臉漢子兩眼一翻道：「艾姑娘不好說話，我們就好說話？」

孫二完全絕望了。

這怎麼辦呢？

這兩個傢伙固然不是好惹，後面九尾金狐的那些部從，他更招惹不起。

如果依了這兩個傢伙，眞的去後面打商量，準會落個灰頭土臉，就算是白痴，也不會打這種主意。

所以孫二站着未動。

他只是個伙計，他並不是有房間不給客人。俗語說得好：人吃鹽和米，講的是道理！

這裏是太平鎭，如今又是正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不信這兩個傢伙眞能拿他孫二怎麼樣。

那個一直很少開口，臉上長滿疙瘩的肥胖漢子，這時忽然插口道：「老夏，說這些有什麼用，別白費唇舌了！」

孫二暗噓了口氣，眞是人不可貌相，想不到還是這個疙瘩的傢伙比較通情理。

孫二正在慶幸間，只聽疙瘩臉又接着道：「你老夏應該記得，上次在鎭江雙喜客棧，那個姓梁的伙計起先也不是一口咬定沒有房間麼？」

「當然記得。」

「後來房間怎麼又有了？」

「當然是我們一連揑碎了他三根指節骨的關係。」

「對呀！這個方法旣然有效，你怎麼不用呢？」

「我一時沒想得起來，多虧你賴兄提醒了我，看樣子我只有炒個冷飯吃了。」

「我敢跟你老夏打個賭。」

「打什麼賭？」

「賭這個伙計一定比不上姓梁的。」

「哦！」

「這一次絕用不着三根指節骨。」

「哦！」

「這一次你揑斷這位伙計第一根指節骨之後，如果仍然沒有房間，晚上太白樓我請客。」

「一言爲定？」

「當然！」

孫二又氣又急又怕，想跑不敢跑，想

找個人解圍，又不知找誰好。

此刻店堂雖然坐了四五名客人，但一個個都笑嘻嘻的望着他，以爲兩個漢子是故意唬着他玩的。

但孫二知道不是。

因爲他是個殺手仲介人。

當他接下一宗交易時，人命根本不算是一回事。

他爲了一百兩銀子的佣金，可以眼睁睁的看着一個人送掉生命，現在這兩個傢伙爲了有個地方落脚，縱然揑斷他幾根指節骨，也算不了什麼大事情。

這種事發生在別的地方，也許會轟傳一時，若是發生在太平鎭，就太平淡了。

孫二正驚惶間，只見白臉漢子肩膀一動，他的一隻右手，已被對方抄起。

孫二忙叫道：「房間……」

房間怎麼樣？誰也不知道他底下要說的是什麼。

因爲他只說了兩個字，下文就被「拍」的一聲脆响給打斷了。

白臉漢子鬆開已經斷去的小指，去挑起孫二的無名指，抬頭微笑道：「房間有沒有？」

孫二全身扭曲，汗如豆滾，一張面孔疼得全變了形狀。

「有，有，有。」

「上房。」

「是！」

「兩間？」

「是！」

答應下來能不能兌現是另外一回事，先救手指頭要緊。

白臉漢子滿意地放開了孫二的手。

孫二梧住小指折斷的右手，像打擺子似的，渾身抖個不停。

去年小方受傷臥床，整天哼哼唧唧的，當時曾遭他譏笑過不知多少次，說小方不像個男子漢，不配充當一名殺手，不過斷了幾根肋骨，就吵得像個斷奶的孩子。

現在他才知道，那怕折斷的只是一根小指骨，原來也會這樣令人疼得無法忍受的！

疙瘩臉發出一種像田鷄求偶似的咯咯怪笑道：「怎麼樣？我沒有說錯吧！」

白臉漢子點頭道：「不錯，這個法子屢試屢驗，下次我一定好好記住。」

白臉漢子話剛說完，一陣幽香忽然隨風吹入店堂。

香風吹過，店堂門口，接着俏生生地出現一名白衣佳人。

白臉漢子和疙瘩臉漢子很快交換了一下眼色。從兩人的神情看來，他們顯然並不是不認識這位白衣佳人，而是驚奇後者何以會於此時此地出現？

只見白衣佳人眼波一轉，嫣然微笑道：「兩位也來了麼？眞是稀客。賴大俠的一手蛤蟆功，最近想必又有驚人的進境了吧？」

她最後這兩句話，當然是對疙瘩臉說的。

但疙瘩臉却只當沒有聽到，反而轉向孫二問道：「你說包下全部上房的，就是這位艾姑娘？」

孫二點一點頭。

其實，孫二根本就弄不清楚這位白衣佳人究竟是不是九尾金狐艾格格。

去年小方曾受僱刺殺這位九尾金狐，動手的地點並不在太平鎭，他當然也沒有見過九尾金狐本人。

他點頭只是由於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動作，就算點錯了頭，也比說錯了話要好得多。事實上，他的頭並沒有點錯，這位白衣佳人正是從太白樓過來的九尾金狐艾格格！

九尾金狐輕輕一哦，道：「原來賴大俠已向店家打聽過奴家的行踪？」

疙瘩臉仍然置之不理，又轉向白臉漢子道：「這個伙計的一根小指頭，如今細細想來，斷得也未免有點寃枉，包下全部上房的人，既是我們這位艾大姑娘，他當然無法通融了。」

疙瘩臉如今說的，可說句句都是良心話。

能把人活活氣死的良心話！

孫二本來已忘記了痛楚，經疙瘩臉如此一提，忍不住又彎下腰去哼唧起來了。

拗斷他手指的人雖然是白臉漢子，但他切齒痛恨的却是這個疙瘩臉！

因爲當初如非這廝授意，白臉漢子絕不會動手，如今這廝不僅不感覺歉咎，居然還說這種氣人的風凉話，你說可恨不可恨？

九尾金狐臉色微微一變道：「你們二位竟爲了這種小事，就拗斷了人家伙計的一根手指頭？」

疙瘩臉輕輕嘆了口氣道：「聽聽，老夏，跟人家艾姑娘這種菩薩心腸比起來，我們巴東五毒簡直連一隻過街老鼠也不如了。」

九尾金狐身後那叫牛路的漢子，突然沉聲叱喝道：「在我們艾姑娘面前，你姓賴的少放肆！」

疙瘩臉連頭也不回一下，兩眼望天道：「是誰在上風說話，氣味這般薰人？」

牛路搶前一步，指着疙瘩臉道：「姓賴的，你站出來，別人怕你毒蛤蟆賴寶的一身蛤蟆功，老子可不怕，是個有種的，你就站出來，跟老子比劃比劃！」

如果換了平常時候，第一個怕事情鬧大的人，無疑就是孫二。

而今天，情形恰好相反。

這時候第一個感到興奮的人，便是孫二！

他眞希望九尾金狐的這名部屬，能把這個疙瘩臉好好的教訓一頓！

至於九尾金狐的這個部屬是不是疙瘩臉的敵手，這一點他既不清楚，同時也不担心。

因爲九尾金狐這邊有的是人，疙瘩臉縱然能贏得了這漢子，事後也絕對脫不了身。

總之，只要爭端一起，疙瘩臉的虧便吃定了！

孫二右手的痛楚突然消失。

他這時不住的默默禱告，只求別生意外變化，好讓這場好戲快快上演！

× × ×

情況沒有任何意外的變化。

接着所發生的事，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疙瘩臉慢慢起身離座。

白臉漢子坐着沒動，既沒有出言排解，也沒有參入戰綫之意。

九尾金狐的態度也差不多。

她帶着兩名婢女和兩名老媽子，緩緩退向一旁，臉上的神情極爲平靜，就好像即將爆發的這場血戰完全屬於一場私人的糾紛。

疙瘩臉走到店堂中央，挺着肉球似的大肚皮，冲着怒容滿面的牛路一抬下巴道：「不必客氣，請啊！聽說尊駕是在淮陰一拳打死一條大水牛，拳路之勇猛，堪稱淮揚第一，現在，你只管向賴某人身上招呼，賴某人保證絕不還手，且看看是你拳頭厲害，還是賴某人的身子結實？」

店堂中鴉雀無聲。

另外那幾個酒客，已遠遠去避在一角，這時都在屏息等着牛路的反應。

孫二望望毒蛤蟆賴寶的那個大肚皮，忽然又爲牛路担心起來。

他雖然不諳武功，但心計方面可不輸人。

一拳能打死一條大水牛的人，出拳的力道，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牛都受不了，何況是人？

而孫二所担心的，也就是這一點。

疙瘩臉說話時，腔調陰陽怪氣的，一看便知道是個奸險的角色。

他既然明知道對方拳力驚人，爲什麼還敢挺着肚皮向對方挑戰，而且保證不還手？

這無疑表示：他這位毒蛤蟆的一手蛤蟆功，已到了外力不傷的地步，並且可以創敵於無形！

牛路如果夠機伶的話，就該特別提高警覺。

但是，孫二敢跟任何人打賭，這位九尾金狐的部屬，一定沒有這份靈活腦筋。

牛路的頭腦欠靈活，並不令人感覺意外。

因爲這個牛大爺的一副長相，已充份說明他是個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朋友。

這一類的朋友，動刀子，拼拳頭，全是勇不可當的好漢，談到動腦筋，恐怕連一個十歲大的孩子都不如！

孫二並不期望牛路會自動發覺毒蛤蟆賴寶是個難纏的人物。

她如今着急而又奇怪的是：身爲主子的九尾金狐，爲什麼不在這緊要關頭，拿話點醒點醒他？

其實，九尾金狐縱然想這樣做，這時候也來不及了！

× × ×

牛路幾乎沒等毒蛤蟆賴寶的話說完，就口帶三字經，一拳對準賴寶的大肚皮揍了過去！

一個道地的莽漢。

這是一種最粗鹵，最不講究功架的起手式！

如果說這位牛大爺曾經一拳打死過一條大水牛，從刻下這一拳看來，此說應屬十足可信。

因爲這位牛大爺出拳時儘管姿式欠雅，但拳帶風走，勁氣激蕩，其威力之猛，就是站在兩丈外的人，也不難感覺得到。

不過，這種拳法的確似乎只對水牛才有效。

巴東五毒之一的毒蛤蟆賴寶，並不是一條水牛。

× × ×

毒蛤蟆賴寶說話算數，牛路一拳打過去，他果然沒有還手。

嘭！

牛路的一拳，結結實實的搗在賴寶的大肚皮上。

這一拳打中的聲音，很响，也很怪！

就好像這一拳打的地方，不是一個人的肚皮，而是一面破鼓，隱隱地帶着一種嗤的尾音。

牛路一招得手，並沒馬上收回拳頭。

並不是他不想收回，而是拳頭已深陷肉團之中，想收也收不回來了。

如今兩人的姿態，看來非常滑稽。

賴寶原是挺着肚皮站立，這時的肚皮好像又挺高了些。

牛路彎着腰，滿臉通紅，屁股不斷的扭擺，看上去就像他一條右臂已插入賴寶腹內，正在賴寶腹內努力搜摸什麼似的。

這雖然是個很滑稽的局面，但店堂中却沒有一個人能笑得出來。

就算對武功十足外行的人，也不難看出，賴寶的這種蛤蟆功，威力實在驚人。

很明顯的，他這時只須內勁一吐，牛路的一條右臂就被報廢了！

孫二緊咬着牙根，彷彿在帮牛路用勁似的。

他一邊爲牛路着急，一邊又忍不住以眼角向九尾金狐偷偷打量過去。

說也奇怪，這時的九尾金狐，居然仍像沒事人兒般，一點也看不出有絲毫心焦的樣子。

孫二暗罵道：「這女人怪不得被人喊作狐狸精，果然沒有一點人味！」

毒蛤蟆賴寶忽然發出一陣「咯咯」怪笑聲，道：「你伙計不是說要比劃比劃麼？怎麼只打了一拳，就沒有下文了？」

牛路一聲不吭，仍在奮力掙扎。

毒蛇夏盛忽然咳了一聲道：「老賴，算了，艾姑娘說起來也不是外人，這一趟咱們或許還有借重她們主僕的地方，扯破了臉皮子，以後不好說話……」

毒蛇夏盛說到這裏，神色微微一動，突然住口。

他兩眼緊盯着毒蛇蛤蟆賴寶的面孔，好像突然發現賴寶的面孔上長出了花朵似的東西來。

× × ×

毒蛤蟆賴寶的面孔上，當然沒有長花朵。

賴寶的面孔上，只有疙瘩。

像灌滿膿漿的紅疙瘩。

現在，這些疙瘩正在慢慢變色，由紅變白，變黃，變青！

牛路忽然重重嘿了一聲，左拳一推，向後退去。

毒蛤蟆賴寶踉跟後退，那個高高挺起的大肚皮，也像洩了氣的球，在慢慢的癟了下去。

只見他以發抖的手指頭，指着牛路，又驚又怒地嘶聲道：「你這個卑鄙的小人，你，你，你……」

九尾金狐像嘆息似的道：「牛路就是這些地方不懂事，我送給他一根破穴針，

不過是要他增點見識，想不到他竟戳入了人家賴大俠的肚皮，蛤蟆功最忌這種破穴針，這種玩笑怎可亂開？唉！」

賴寶臉色越來越難看，終因抵不住散功之痛苦，身子一頹，倒了下去。

九尾金狐纖手一擺，領着婢女及牛路等人，逕向棧後走去，連滾在地上的賴寶望也沒有再望一眼。

賴寶在地上打了兩個滾，身子蜷成一堆，如今看來，更像個名符其實的癩蛤蟆了。

破穴針戳的洞孔當然不會太大，所以他流的血也不太多。

血雖不多，冒得却很猛，他滾了兩滾，就像在自己腰身上以紅頭繩胡亂纏了幾匝，地面上也留下一片交織的血綫。

這位毒蛤蟆現在一點也不神氣，他滾去毒蛇夏盛脚下，喘息着道：「老夏，扶我找個地方歇歇，如果不趕快服藥，我這條命一定保不住了。」

毒蛇夏盛皺起眉頭，長長嘆了口氣道：「命保住了又怎麼樣，你賴兄蛤蟆功一破，就等於廢人一個，如果要我侍候你，那我就什麼事情也辦不成了。」

他口中說着，又長長的嘆了口氣，然後便帶着一臉愛莫能助的神情，緩緩地身轉向棧外走去。

賴寶又氣又急，嗄聲大叫道：「老夏，你聽我說，看在咱們……」

但老夏却連頭也沒有回一下，沒等賴寶話完，人已走得不知去向。

店堂中的幾名酒客，人人爲之錯愕不已。

朋友之間，反臉無情的事例，他們不是沒有見過，但那多多少少也得有個言之成理的藉口。

像毒蛇夏盛這種不講一點道義的絕情人物，他們顯然還是第一次見到。

交上這樣的朋友，豈非比交上一條眞正的毒蛇還要可怕？

賴寶雖被毀去一身武功，論傷勢本來還不算太嚴重，只要救治得宜，說不定仍有復原的希望，如今遭夏盛來上這一手，無異火上澆油，呼吸臨時濁重起來。

孫二眼珠子轉了幾轉，忽然走上前去道：「這位賴寶大爺，您不碍事吧？」

賴寶呻吟道：「只要找個好大夫……銀子……我這裏有……」

孫二又道：「您那位姓夏的伙伴太不像話了，這種人那能算是朋友？」

賴寶痛苦地道：「別去提他了，伙計，你……你……你……」

孫二接口道：「小人懂您大爺的意思，要小人扶您大爺一把，是不是？」

賴寶忙道：「是……」

孫二好像很爲難似的道：「大爺大概忘了小人的手指頭吧？這全是您大爺的好事，害得小人只剩下九根指頭，像您大爺這般富泰，一個只有九根指頭的人，如何扶得動？」

賴寶終於明白了這位孫二忽然上前殷勤問候的眞正用心。

原來這位孫老二是一推還一推，故意來風涼他的！

賴寶受不了這種接二連三的刺激，突然嗔目圓睜，發出一聲悶吼，身子也跟着陡地彈跳起來。

孫二魂飛胆裂，掉頭便跑。

只聽身後忽然有人笑着道：「別跑了，孫老二，死人沒有什麼值得可怕的？」

× × ×

孫二扭頭一瞧，才發現店堂中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多了個藍衣漢子。

他再轉頭朝賴寶望去，那位毒蛤蟆果然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已經由活人變成一個死人。

原來這位毒蛤蟆適才彈身一跳，全憑的是最後一口濁氣，這最後一口濁氣吐光，生命也就隨之結束。

這位毒蛤蟆可說是被孫二給氣死的。

不過，他若是泉下有知，他也怨不了孫二。因爲他跟牛路的衝突是由孫二所引起，而孫二斷指又是夏盛受他教唆所致。

他的一張嘴巴實在太毒了。

他送命就送在這張刻薄的嘴巴上，這也正是很多江湖人物，雖然練成一身上乘功夫，但却比別人命短的原因。

孫二看清毒蛤蟆賴寶確已一命歸陰，這才長長鬆了口氣。

於是，他定定神，又重新去打量那個在等着要跟他談話的藍衣漢子。

眼前這名藍衣漢子，年約四十出頭，黃巴巴的一張臉，像是大病初癒，一身衣着也不够光鮮。

若以一名客棧伙計的眼光來看，這樣的客人，絕不會是個好客人。

不過，孫二如今已成驚弓之鳥，無論什麼樣的客人，他也不敢得罪了。

藍衣漢子嘴一張道：「走，孫老二，我們去那邊說句話。」

孫二只有唯命是從。

兩人來至店堂一角，藍衣漢子擺手道：「請坐！」

孫二依言坐下，心中益發爲之忐忑不已。

因爲這漢子對他客氣得太離譜了。

藍衣漢子這種語氣和態度，幾已令人弄不清他們之間究竟誰是客人誰是伙計。

藍衣漢子指給孫二坐的位置，是背外面裏，他自己則坐在孫二的對面。

這樣一來，孫二的身子，便成了一道屏障，從外面進來的人，如果不特別留心，便很難看得出孫二正在跟誰談話。

藍衣漢子這種處處透着心機的安排，當然又爲孫二心頭加重了不少壓力。

孫二右手的小指頭，又隱隱地疼痛起來了。

被折斷的小指頭，已腫得像根胡蘿蔔，這根指頭能不能醫得好，孫二已無暇計較了，他現在只希望別再橫生波折，希望這漢子不要是另一個毒蛤蟆賴寶，噢，對了，這位老兄到底要跟他談些什麼呢？

關於這一點，孫二馬上就可以獲得了答案。

× × ×

藍衣漢子的動作靈活而迅速，只聽得花花幾下輕响，孫二面前已多了一疊簇新的銀票。

票子是六合莊開出的。

最上面一張，金額是五百兩，總數約六張，如果張張相同，它的合計數則應該是三千兩正。

（未完）

武俠中篇傳奇故事

高皋·文
子成·圖

瘋雷狂雨動江湖

（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曾知府偕秦三畏到鐵旗鏢局提親，爲局主婉拒，局主之女鐵含烟爲避免曾秦兩人再來騷擾，乃與白少亭小菀夫婦計議，遠走漢口，另創鏢局。開業以來，生意鼎盛。一日，有金立人前來，托保一宗價值百萬兩金銀之明珠送到錦州，鏢隊至中途，適逢夜雨，雷電交加，小菀爲防白少亭又於雷雨之夜前去濫殺無辜，乃求鐵含烟追踪勸阻，由是一來，竟使兩相鍾情。翌日天曉，鏢隊繼續進發，薄暮遇羣匪來到，不敵，失鏢，三人只得分頭追尋……

陷身岩隙中　雙妹歷驚險

然而，白少亭還是不甘心就此罷手，依然冒着凄風苦雨，在山林間往返搜查。

風雨未停，天色却已接近四更，他沒有找到半點敵人的踪跡，却已弄得滿身疲憊。

不管他心頭如何着急，但時不我與，他必須趕回與鐵含烟小菀約定的會合之處，以免她們發生什麼意外。

他依在一株樹幹之上略作歇息，目光却在四週流轉，以辨識入山之時的方位。

忽然，一股暗勁由身側急湧而來。那是利刃在極近之處所帶起的勁風，據他的估計，利刃與他的身體，相距不會超過兩尺。

這是暗殺，是行刺，是一種爲江湖不齒的卑劣手段。

不過兩尺距離雖然極短，可惜那行刺之人出手太過急了一點，他如果將利刃緩緩刺出，待抵達白少亭的腰際之時，再向前全力一送，任是何等功力之人，也難免要飲恨荒山，埋骨在這風雨飄搖的太行山頭了。

白少亭功力不凡，雖然風雨盈耳，他仍能察覺金刃劈風之聲。

在千鈞一髮之際，他貼着樹幹一轉，不僅避過了足以致命的一擊，反而轉到行刺者的身後。

他原想擒到這名活口，以便追問鏢貨下落的，但此人應變之快，大出他意料之外，一刀走空，立即伏地前竄，像一條狡詐的野狠，一下便已竄入暗影之內。

而且賊人還有同黨，不待他施展殺手，兩股凌厲的勁風，已向他身後襲到。

在如此情形之下，他不得不先求自保，立即錯步旋身，長劍飛洒而出。

嗆啷啷一陣金鐵交鳴，身後的兩人被他一劍震退，他目光一抬，向對方冷冷的瞧去。

他們不只是兩人，連同最初出手的，一共是五名蒙面大漢。

白少亭雙目轉動，露出一股懾人的殺機，他向這五人流目一瞥，冷冷道：「說，你們受誰的指使？」

五名蒙面大漢互相瞧了一眼，忽然一

起狂笑起來，其中一人道：「閻王老子，聽清楚了沒有？咱們兄弟是受閻王老子的指使。」

白少亭面色一沉道：「你們一定要找死，少爺成全你們就是。」

對面五人三個用刀，一人使棍，一人用的是一柄寒光閃閃的吳鈎劍。適才出手偷襲的，正是使吳鈎劍的蒙面大漢。

這五人眼神銳利，可能是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可惜白少亭江湖閱歷過淺，無法由兵刃上找出他們的來歷。

對白少亭，他們似乎所知頗多，使吳鈎劍的踏前一步道：「不要跟他嚕嗦了，早點收拾了好回去復命。」

他好像是這五人中的頭兒，在他一聲令下之後，三柄鋼刀，首先分三面攻了上來。

刀光如幕，攻勢凌厲無比，白少亭猜的不錯，這五人果然不是等閒人物。

使棍的配合三柄鋼刀的攻勢，專門乘虛蹈隙，塡補漏洞，刀棍配合，當眞是絲絲入扣。

功力最高的還是使吳鈎劍的大漢，他獨攻白少亭的身後，劍鋒所指，全是非死即傷的要害大穴。

這是五名强敵，而且是一塲生死之戰。白少亭縱然藝業不凡，也不敢稍存輕視之心。

只不過對方是五件兵刃，而且一招之中封閉他任何一處可能逃生的空隙，除了硬接硬架，他似乎別無長策。

但一柄長劍如何能同時接下五件兵刃，只要稍有差錯，他就得躺在這兒。

危機迫在眉睫，任何人瞧見了也會替他捏一把冷汗的。

只是天下之事，往往意外得使人難以忖測，白少亭的處境分明危如纍卵，誰知蒙面大漢的兵刃竟一起走空。

這五人面色一變，竟身不由己的倒退三尺。

良久，使吳鈎劍的大漢嘿了一聲道：「姓白的，果然是你。」

「果然是你」，這是指他已經知道白少亭的身份了。

不錯，神龍九變身法，是潼關白家的獨門絕藝，當年白龍大俠行道江湖，單憑此一身法，就能無往不利。不論他們五人功力多高，也無法與白家絕藝相比。

因此，他們生出了怯意，雖然還沒有鼠竄而逃，但已找不出適才那份氣焰了。

白少亭哼了一聲道：「是我，鐵旗鏢局的鏢師，咱們的鏢呢？你們弄到那兒去了？」

使吳鈎劍的大漢道：「鏢？原來閣下是來尋找失鏢的，是誰如此大胆，敢動鐵旗鏢局的手脚！」

白少亭冷冷道：「少跟白某裝糊塗，你到底說是不說？」

使吳鈎劍的大漢道：「說？這要看咱們高不高興了，閣下如果願意跟咱們兄弟合作，在下倒可以考慮考慮。」

白少亭道：「怎樣合作？」

使吳鈎劍的大漢道：「跟咱們走，在下會帶你去一個地方。」

白少亭道：「你要帶我去那裏？」

使吳鈎劍的大漢道：「這個你就不必問了，到時候你自然知道是那裏。」

白少亭道：「就是這麼簡單？」

使吳鈎劍的大漢道：「還有麼，只是一點小小的手續罷了，讓在下點上你的穴道，暫時封閉你的武功。」

白少亭道：「嗯，封閉武功，任憑宰割，閣下的辦法當眞不錯。」

使吳鈎劍的大漢道：「你不同意？」

白少亭道：「在下倒是十分願意，只是有點拗它不過。」

它，是他掌中的那柄長劍，他知道空言無益，憑武功才是解決問題唯一法子。

使吳鈎劍的大漢向其餘四人遞出了一聲暗號，他們身形一陣晃動，對白少亭形成了一個半月形的圍。

這幾人不僅臨敵不亂，而且行動如風，由這些情形推斷，他們決不是簡單人物。

不錯，他們是南鄭五霸，在江湖道上，頗有一點聲譽。

白少亭不理會這些，他的心中只有兩樁想法。

「先追出鏢貨的所在，然後再動手殺人。」

這並不是他生性嗜殺，因爲南鄭五霸已經點破了他的身份，爲了今後的安全，他不得不當機立斷。

於是，銀衫急蕩，他像鬼影一般的飄了起來。

南鄭五霸也同時發動了攻勢，原來他們擺做半月形態，是爲了便於以暗器集中攻擊。

這五人的暗器十分凌厲，一片烏光罩滿了三丈方圓的範圍。

他們的計劃是可圈可點的，只可惜白少亭的身法快了一點，在暗器封鎖全面的一瞬之間，他已像輕烟一般的鑽了出去。

同時劍光倏地像閃電般的一轉，立即帶起一連串的悶哼，就這樣戰鬥結束了，但那驚心動魄的劍光仍使人餘悸猶存。

南鄭五霸仍然是半月形的圍攻姿態，所不同的是他們已失去了活動的能力。

一招之中幾乎不分先後的制住五名高手的穴道，白少亭的武功實在高得驚人。

他輕輕彈了一下劍尖，發出嚐的一聲脆响，然後踱到使吳鈎劍的身前道：「告訴我，鏢在那兒？」

「不知道。」

「當眞麼？」

「知道也不告訴你。」

「很好。」

劍光一閃，同時揚起一聲慘嚎，白少亭掌中的長劍，已由使吳鈎劍的前胸直透後背。

長劍一吐即收，他已轉到使鐵棍的身前。

「朋友！鏢在那裏？」

「不知道。」

「適才的情形你必然瞧到了。」

「不錯。」

「你不怕死？」

「廢話。」

劍光再閃，又揚起一聲慘嚎，接着他到了第三名的身前。

白少亭連殺兩人，別人連眉頭都沒有皺動一下，縱然他有滿腹殺機，心腸也不由軟了下來。

於是他對第三人道：「朋友！人只能死一次，生命畢竟是可貴的。」

第三人是使刀的，此人的狠勁，較前兩人就差了一截，因爲他的額頭已經淌出了冷汗，目光之中也顯出一股畏怯之色。

不過他的語氣依然是強硬的，哼了一聲道：「咱們兄弟已經栽了，要殺，你動手就是。」

白少亭嘆息一聲道：「只要你能告訴我，仍然可以享盡天年，用生命充好漢是愚蠢的，你說是嗎？」

第三人道：「不，我不能說。」

白少亭惋惜的道：「這你就不能怪我了。」

長劍一吐，他又轉到第四人的身前。

「朋友…你呢？」

「我……我說……」

第四人嘴唇發青，全身都在不停的顫抖，可見死亡二字對他起了極大的威脅。

白少亭微微一笑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你說。」

說，他果然說了，只不過，他並非說出鏢貨現在何處，而是發出一聲痛極的狂呼。

白少亭見狀一呆，他不明白此人何以會突然呈現如此怪異的現象，及仔細查看一遍，原來他後腦的對口穴上，竟插上了一截細小的樹枝。

以樹枝遙擊穴道，認穴竟如此之準，而且他與此人近在咫尺，竟聽不到樹枝破風之聲。

那麼這位殺人者的功力，豈不是駭人聽聞！

不用說，來人必然是一位可怕的強敵，他的目的，顯然在殺人滅口。

不管來人多強，當前最緊要的是問出失鏢的所在，想到此處，他自然而然的向第五人瞧去。

這一眼瞧去，他竟然心頭一震，完了，此人已嚼舌自盡，口中正在冒着血絲。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眼看可以問出失鏢落在何處，竟被別人出手破壞。

他身形一轉，瞅着一片樹蔭冷冷道：「出來吧，閣下，現在該輪到你了。」

他猜的不錯，那位殺人滅口者，果然藏身在那片樹蔭之內。

被人點破行藏，自然要現身一見，他出來了，是一個文士裝扮的老人。

白少亭神色不禁一呆，冷冷道：「是你……」

在鄭州的雷雨之夜，鐵含烟曾經告訴過他此人的來歷，他是當今四大名家之一，東掌費彥衡。

這回輪到東掌費彥衡發怔了，他愕然道：「你認識老夫？」

白少亭哼了一聲道：「東掌費彥衡薄有虛名，其實只是一個藏頭露尾的卑鄙小人。」

東掌費彥衡勃然大怒道：「小子！你想死？」

白少亭道：「這要看閣下有沒有這份能耐了，不過在下有點不解，閣下雖是浪得虛名，也不應做出爲武林不齒的刦鏢之事。」

東掌費彥衡道：「小子休要滿口雌黃，你看到老夫刦鏢了？」

白少亭道：「在下沒有看到閣下刦鏢，但閣下殺人滅口作何解釋？」

東掌費彥衡道：「老夫平生最恨貪生怕死之人，賞他一截樹枝，免得讓老夫瞧着生氣。」

白少亭道：「就這麼簡單？」

東掌費彥衡道：「你如果不信，老夫也無可奈何。」

白少亭道：「就算這樣吧，你破壞了在下追查失鏢的綫索，必須還給在下一個公道。」

東掌費彥衡哈哈一陣狂笑道：「這麼說，咱們必須比划比划了，其實這倒不必忙在一時，老夫還有一點小事想跟你打個商量。」

白少亭哦了一聲道：「什麼事？」

東掌費彥衡道：「你姓白？」

白少亭道：「不錯。」

東掌費彥衡道：「這眞是一件遺憾之事，天下的姓氏多得很，你何必一定要姓白！」

白少亭一怔道：「閣下這是何意？」

東掌費彥衡道：「瞧你小子一臉聰明的樣子，原來笨得可以！」

白少亭怒道：「姓費的，別讓白某說出難聽的話來，閣下是當代武林的絕頂高人，要怎樣最好乾脆一點！」

東掌費彥衡面色一變道：「小子，你敢對老夫無禮！」

白少亭冷冷道：「這可不能怪我，是閣下爲老不尊。」

東掌費彥衡道：「老夫說你不該姓白並沒有錯。」

白少亭道：「此話怎講？」

東掌費彥衡道：「因爲你姓白，天下武林都不會饒你，老夫也放你不過。」

白少亭道：「這就奇了，在下姓不姓白，關天下武林什麼事，何況天下姓白的十分之多，難道你們都不放過？」

東掌費彥衡道：「那不同，別的姓白的也許不會武功，縱然會武，不一定是潼關人氏。」

白少亭道：「你怎麼知道我是潼關人氏？」

東掌費彥衡哈哈一笑道：「老夫久走江湖，關洛一帶是老夫舊遊之地，你想說謊，哼，那是你打錯了主意。」

白少亭淡淡道：「就算在下是潼關人氏吧，難道潼關姓白個個該殺？」

東掌費彥衡道：「你總算說對了一次，是要老夫動手，還是你自己了結？」

白少亭道：「別忙，姓費的，在下生死事小，總要將話說個明白。」

東掌費彥衡道：「你還有甚麼話要說的？」

白少亭道：「在下不明白，你們這樣做是爲了甚麼？」

東掌費彥衡哼了一聲道：「你是當眞不明白，還是故作痴呆？老夫警告你，拖延時間對你並沒有什麼好處。」

白少亭撇撇嘴道：「這麼說你姓費的是做了虧心之事了，否則你爲甚麼不敢告訴在下？」

東掌費彥亭雙眉一挑道：「老夫敢做敢當，有甚麼不敢告訴你的？」

白少亭道：「好，在下洗耳恭聽。」

東掌費彥衡道：「因爲潼關出了一個武林敗類，他正是姓白的。」

其實不必東掌費彥衡說明，白少亭早已知道他會說些甚麼，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他可以說白家是一羣武林敗類，也可以說他們是一羣盜匪。

白少亭不在乎東掌費彥衡如何汚衊，他唯一的希望是想套出誰是他毀家殺父的兇手。

因此，雖然他滿腔悲憤，仍壓着心頭怒火道：「於是你們就毀了潼關白家，當年雷雨之夜，向白家下手的，除了你還有那些高人？」

東掌費彥衡微微一呆，忽然縱聲一陣狂笑道：「小子，你這是不打自招，承認你是白龍的孽子了？」

白少亭冷冷道：「在下不必承認，但也不必否認，白大俠行道江湖，仁聲遠播，如果在下是他的後人，應該是一件十分光榮之事，告訴我，對白家暗下毒手的，除了你還有誰？」

東掌費彥衡面色一整道：「老夫是個何等人物，要殺白龍何須暗中動手？」

白少亭道：「憑東掌的身份，這一點在下倒有一點相信，只不過……」

東掌費彥衡雙目暴睜，怒叱道：「你只有一點相信？」

白少亭道：「不錯，而且這一點還有待考證。」

東掌費彥衡大怒道：「小子，老夫要活劈了你。」

白少亭道：「要打麼，在下一定奉陪，不過一個人的成名十分不易，閣下就這麼將往日英名輕輕斷送，在下實在替你惋惜。」

東掌費彥衡怔了一怔道：「這話怎麼說？」

白少亭道：「南槍北劍，東掌西刀，是當代武林的泰山北斗，聲譽之隆，天下武林當無人可及……」

東掌費彥衡道：「這還用你說。」

白少亭道：「那麼閣下就該笑傲風月，超然物外，好像那挺立名山的古松，不帶半絲人間烟火的氣息才對，可是閣下既參與謀害白龍大俠，再聽命於人，甘作鷹犬，閣下的一世英名豈不因而斷送？」

東掌費彥衡呆了一呆，忽然目射兇光，冷冷道：「小子好鋒利的嘴巴，不錯，老夫受人所託，要除去白龍的孽子，無論你的口舌如何鋒利，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辰了，廢話少說，出招吧！」

白少亭道：「在下說過，要打架一定奉陪，不過在下希望知道驅使你的主子是誰？」

東掌費彥衡數十年來縱橫江湖，予取予求，縱然是當代的一派掌門之尊，也不敢對他如此放肆。

無邊的怒火，使他鬚眉倒豎，他身上的青袍也因而無風飄動起來。

「哼，姓白的，這是你自己找死，接招！」

東掌費彥衡平生不用兵刃，是以掌上的功力名震當世，他此時含怒出掌，威力自是不凡！

白少亭面對武林的絕頂高人，從開始他就在小心提防着，然而這一掌，却幾乎要去他的生命。

掌力帶風，是一般功力高强之人必然的現象，如果掌出無風，以東掌費彥衡的身份來說，就難免要令人感到詭異了。

白少亭就是這樣，他只是呆了一呆，費彥衡的五指巳罩臨他的肩頭之上。

掌出無風，而又快得令人目不暇接，東掌費彥衡的掌上功力，實在令人莫測高深！

嗤的一聲，白少亭的肩頭巳被撕下了一片衣衫，總算他見機得早，矮身一個翻滾，逃過了一次危難。

不過這不能算完，他還沒有立穩足跟，掌影如同魚網，又由四面八方向他撒了過來。

他無法還手，因爲，他必須不停的逃避。

白家神龍九變身法，在當代應該是首屈一指的，然而他感到逃避東掌費彥衡的攻勢，幾乎次次都是危機在千鈞一髮間。

而且東掌的攻勢堅同天羅地網，他如稍一遲疑，就可能遭到毒手而遺憾終身。

只不過像這般一面倒的打法，他巳註定了是一個敗字，逃避，只是苟延殘喘而巳。

最後一個疏神，終於被東掌費彥衡的掌力印上他的前胸，他像斷了綫的風箏飛了起來，呼的一聲，直向一片山壁撞去。

他全身都貫注了簑衣神功，雖然無暇攻敵，自保應該還有幾分作用。

只是費彥衡這一掌勢如疾雷撼山，他縱能保得不死，重傷只怕難以避免。

何況他以如此勁疾的速度撞向山壁，縱然是銅澆鐵鑄，也難免要支離破碎，不必瞧看，就知道必然是一個十分悲慘的結局。

東掌費彥衡果然沒有瞧他，他緩緩摔轉身形，面頰上掛着一絲殘酷的冷笑。

因爲他完成了一項任務，白龍遺孽，變做他掌下的亡魂。

然而，他面頰上的冷笑像突然遇到奇寒，忽然凍結着了，他呼的一聲像風車般的旋轉過來，一雙驚詫的目光緊緊的向山壁瞧去。

他沒有聽錯，山壁之上並無支離破碎的血肉，自然也聽不到撞擊之聲。

就他的聽覺判斷，那是衣襟擦過樹林，响起刷的一聲音响。

這是不可能的，他不相信會發生如此怪異之事。

除非白少亭是精靈，是鬼怪，否則，只要他是血肉之軀，就難免血肉横飛的悲慘結局。

但事實終歸是事實，白少亭不見了，他像清風一般的突然消失。

東掌費彥衡久走江湖，年老成精，他見過不少怪異之事，却沒有一件比此事更爲離奇。

夜雨如霧，寒風似剪，似乎較適才更强勁了幾分。

他走近石壁，向它作了一番仔細的觀察。

石壁如同刀削，是一塊極爲堅硬的龐大青石，縱然用鐵鎚撞擊，也不易使它有所損傷。

唯一啓人疑竇之處，是石壁的中央，

生有一條寬約三尺，長達十餘丈的籐蔓及野草。

他足點山石，縱身而起，伸手抓着一條老籐，撥開野草，向裏面舉目打量着。

他一眼瞧去，先是一怔，忽然鬆掉山籐，躍下地面，然後仰天狂笑起來。

「這當眞是生有方，死有地，姓白的被老夫一掌，竟送往一個龍眠之地，哈哈哈……」

笑聲在山野中飄蕩，响起一陣陣空谷廻音，一條人影已在夜雨中一閃而沒。

× × ×

天地之大，無奇不有，但像白少亭這般遭遇，似乎奇得有點離了譜，只怕連他自己也不易相信。

原來適才他被東掌費彥衡一掌兜起，帶着强勁的衝力直撞石壁。

他雖是身受重傷，但神智尚未喪失，他知道撞向山壁必無倖理，却似乎身不由己的向山壁撞去。

費彥衡說的不錯，生有方，死有地，白少亭偏偏命不該絕，他竟然撞在那寬約三尺的野草之上。

野草是由石壁生出的，但草後却是一條僅堪容人的石隙。

他穿過野草，擠進石隙，噗的一聲，竟嵌在那狹窄的縫隙之內，巨大的震力，使他噴出幾口鮮血連人也跟着暈了過去。

他的身體懸空而立，被石隙緊緊的擠迫着。

這是罕見的奇數，費彥衡無論怎樣見多識廣，也從未見過如此怪異之事，勿怪他要縱聲大笑，不顧而去了。

因為東掌費彥衡，對自己的掌力十分自信，他相信適才那一掌痛擊，必已擊碎白少亭的內臟，再加上他嵌在狹窄的石隙之內，是神仙只怕也救他不活。

按常情而論，費彥衡的判斷，並沒有錯。

只是他忽略了白少亭身具簑衣神功，而且，那石隙之內，又蘊藏着一種地靈之寶。

因此，白少亭不僅沒有死，而且還因禍得福，此種結果，不是費彥衡所能預料的。

× × ×

「大嫂，妳瞧瞧，那兒似乎有一點燈光。」

說話的是鐵含烟，她招呼小菀瞧看那片松林。

她們與白少亭分開之後，便沿着右側聯袂急馳，只見丘陵起伏，叢莽處處，再加上風凄雨厲，要尋找刼鏢之人，實在十分不易。

直到兩個時辰之後，鐵含烟才發現了一絲燈光，勿怪她要指着小菀瞧看，而又大為興奮了！

小菀向燈光打量一陣道：「鐵姑娘，這點燈光似乎頗為蹊蹺。」

鐵含烟一怔道：「妳瞧出了甚麼？」

小菀道：「此時夜深人靜，風雨如晦，一般山居之人，早已進入夢鄉了，那點燈光豈不大異尋常？」

鐵含烟道：「咱們是尋找刼鏢之人，他們自然與一般山居之人有異。」

小菀道：「縱然如此，他們也不必將燈光顯露於風雨之中。」

鐵含烟道：「依妳之見呢？」

小菀道：「我担心這是一個陷阱，咱們必須從長計議。」

鐵含烟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縱然當眞是一個陷阱，咱們也不能就此放過。」

小菀道：「是的，咱們要去瞧瞧，只是咱們人單勢孤，必須多加一份小心。」

鐵含烟道：「這樣吧，咱們繞過松林，瞧瞧燈光之處有些甚麼？」

小菀道：「好的。」

她們藉丘陵掩護，繞過松林，逕向燈光之處撲去。

這是一幢頗具形勢的莊院，背依雄山，面臨清流，四週圍繞着莽莽蒼松，那盈耳的松濤之聲，宛如美妙的天籟一般。

鐵含烟與小菀由莊後越牆而入，是一片亭台水榭，佈置極見匠心的花園。

此時雖是天色晦暗，風雨未止，仍能瞧出遍地都是奇花異卉，及觸鼻的陣陣清香。

她們撲入一座凉亭，抹了一下髮絲上的水漬，然後妙目流轉，向四週作了一番打量。

良久，鐵含烟收回目光，瞅着小菀道：「大嫂……這像是達官貴人息影之處，咱們只怕白廢時間了。」

小菀螓首微頷道：「我也有同樣的想法，不過……」

她語音未落，一股尖銳而悽厲之聲忽然飄進她們的耳鼓。

更深人靜，除了風雨之聲，眞箇是萬籟俱寂，因而這一聲悽厲的慘呼，特別聳人聽聞。

她們呆了一呆，鐵含烟道：「是女人的聲音，大嫂，咱們去瞧瞧。」

小菀道：「好的。」

呼聲發自東北方，她們自信決不會聽錯。

只不過除了第一聲慘呼，再也聽不到半絲聲息了。

不管怎樣，她們仍向東北方撲去，因為她們具有一副俠肝義胆，而且也十分好奇。

東北那邊，屋宇相接，黑壓壓一片，如若那慘呼之聲不再飄出，要找到那被害者，將是十分不易。

她們首先躍上屋頂，希望能發現一點燈光，結果她們失望了，放眼四矚，只瞧到一片風雨。

鐵含烟悄聲道：「大嫂，怎麼辦？」

小菀道：「別忙，除非那人已經遇害，否則她還會呼叫的。」

她的判斷十分正確，一股異聲果然又飄了過來。

但那異聲入耳，她們不禁神色一呆。

它十分低沉，幾乎完全為風雨之聲所掩蔽。

不過她們發呆的原因，並不是為了那異聲的低沉。

因為它不是呼叫，而是一種扣人心弦的呻吟。

婉轉哀鳴，如訴如泣，似悲哀，又似興奮，而且音韻抑揚，又像在歌唱一曲美妙的樂章一般。

女人的情緒最易為外物所感染，也是最易波動的。

這也難怪，更深人靜，夜雨如泣，在這般時辰，如此景況之下，人們的心情總是有點徬徨空虛的，再加上那扣人心弦的呻吟，她們的心境，自然在游離中而為它所控制了。

雨絲流過她們的秀髮，滴落在她們的睫毛上，究竟是雨水還是淚珠，沒有人能夠分辨，因為她們的眼角是如此的潮濕。

她們的雙脚在移動，似乎有點不由自主。

最後，她們跳了下來，經過了無數的房廊，重重的門戶，來到一間寬大華麗的房間之內。

論陳設，紅氈綉幃，獸鼎傳香，分明是一間女兒家的閨房所在。

然而，她們目光所及，却不由得血脈墳張。

因為她們瞧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地獄。

一名全身赤裸，一名酥胸半露的女郎，被綁在兩側的木樁之上，她們花容慘淡，鞭痕被體，似已遭受過無情的摧殘。

另有一名姿色不俗的少女，正在地氈之上婉轉哀鳴，一名手持皮鞭的彪形大漢，正一鞭鞭向那名少女惡狠狠的抽去。

以如此慘無人道，天人共憤的酷刑施予幾名美麗的少女，縱然是天性冷漠之人，也不能無動於中，鐵含烟小菀自然難以忍受。

一聲嬌叱，鐵含烟向那手執皮鞭之人撲了上去，劍光如同驟然而發的急雷，直剁彪形大漢的前胸。

彪形大漢自然早已瞧到了她們這兩位不速之客，他也想到她們會揷上一手，因此，當鐵含烟騰身出劍之際，他的皮鞭已經搶先揮出。

他的估計沒有錯，只是低估了鐵含烟的功力。

皮鞭抽出一半，便被鐵含烟一把抓着，他剛剛暗道一聲不好，劍光一閃，已然透胸而入。

一劍除掉惡人，鐵含烟方自一喜，但那婉轉呻吟的少女却忽然一聲尖叫，由紅氈之上躍了起來。

「啊，强盜，女强盜，妳敢殺死我的丈夫！」

這名少女只穿着一身輕紗，雪肌玉股隱約可見，她不僅一躍而起，同時由地氈下抽出一柄短劍，像瘋虎一般向鐵含烟劈去。

鐵含烟這一驚眞箇不小，她決未想到那彪形大漢會是這名女郎的丈夫。

仗義救人，用心頗佳，如今却平白的犯下殺人之罪，就有點進退不得了。

自然，對這名女郎的攻擊，她如何還敢還手？除了避讓，她實在別無良策。

以鐵含烟的一身功力，在一般情況之下，只守不攻，應該不會有問題的。

然而，這名身着輕紗的女郎，竟具有不可忽視的身手，短劍帶起的勁風，使燭光搖搖欲熄，而且步法靈活，招式詭異，劍芒森森，劍風颯颯，招招不離鐵含烟的要害大穴。

這已經是足够鐵含烟震嚇的了，更令她吃驚的是，那柄短劍的顏色。

它泛着一片藍光，而且形式古雅，必然不是凡物。

據傳說，漢代名匠野山人曾鑄有一柄毒劍名叫「勞宮」。就它的形式猜測，八成就是那柄「勞宮毒劍」。

此劍見血封喉，無藥可救，而且劍柄之上，刻有七招勞宮劍法，招式之毒辣陰狠，不下於劍身所淬之毒。

不過，傳說此劍封存於皇宮大內，故百年以來，它從未在江湖之中出現，現在居然為身着輕紗的女郎所有，不由不使鐵含烟大為詫異。

只是詫異無法扭轉事實，勞宮毒劍的鋒利劍芒，好幾次差一點就堪堪划破鐵含烟的衣衫。

鐵含烟那不讓鬚眉的性格，雖是狂傲了一點，不過她走南闖北，是經過大風大浪的，面對强敵毒劍，她反而將奔放的心神收攝了起來。

她將劍交左手，右手取出鐵旗，口中一聲嬌叱，展開了鐵氏門中旗劍雙絕的獨門招式。

在一陣反擊之後，她終於穩住了陣脚，雖然她不想擊傷對方，最起碼也不能任人宰割。

此時另兩名綁在兩側的女郎，已換上勁裝撲入鬥場，這兩人使的是刀，瞧她們出手的招式，似乎擅於合擊之術。

一旁觀戰的小菀，早已注意到這兩人的動靜，一見她們輕易的離開被綁的木樁，就知道她們必然會參與搏鬥。

以三對一，她怎能袖手旁觀，因而縱身一躍，接着這兩人狠鬥起來。

小菀的功力，與鐵含烟在伯仲之間，只不過她習得白家的神龍九變身法，在搏鬥中就佔了便宜。

這兩名使刀的女人，聯手合擊之勢看來十分凌厲，但碰到小菀，她們也無可奈何。

不過，此項惡鬥對鐵含烟小菀是不利的，因為她們不能再傷人，人家都毫無顧忌的盡出狠招。

而且她們的對手，目前雖是只有幾個女人，但很可能對方還有帮手，一旦敵人大批湧至，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因此，小菀在搏鬥之中向鐵含烟傳音道：「鐵姑娘：此非善地，咱們最好立即撤離。」

鐵含烟也傳音道：「小妹也有這一打算，咱們走。」

她們同時一招震退對方，翻身一躍，雙雙穿窗而去，

穿窗逃走，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的，大不了碰到幾個巡邏的，她們不難從容對付。

令人想不到的，她們却遭到空前未有的難題，甚至直接威脅到她們的生命。

因為她們躍出窗外，便如在萬丈高樓失足一般，身軀一陣翻滾，竟像隕星一般急劇下瀉。

鐵含烟驚呼一聲道：「大嫂，遭了，這兒是懸岩削壁，深不見底。」

小菀嘆道：「是的，想不到咱們會糊裏糊塗的葬身此地，眞教人死不瞑目。」

含鐵烟中一抖掌中的鐵旗道：「抓着

這個，大嫂，要死咱們也死在一起。」

小菀伸手一撈，一把抓緊了旗布，接着長長一嘆道：「咱們這樣一死，可有點苦了他了……」

鐵含烟道：「是的，咱們屍首無存，教他到那兒去找咱們。」

她語音甫落，小菀忽然驚叫一聲道：「小心！」

原來小菀發覺下面情形有異，因而出聲向鐵含烟招呼。

她們下墜的速度十分之快，鐵含烟剛剛要低頭瞧望，掌上已傳來一陣巨震。

如非她們內力不弱，這一震非將她們震得鬆開鐵旗不可。

她們沒有鬆手，震力也迅速消失，而且，她們不再下墜，好像忽然之間遇到救星。

及擧目打量她們的處境，不禁神色一呆，跟着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面對死亡的威脅，居然會歡笑出聲，這兩人豈不是有點不知死活！

其實這也難怪，任何人遭到與她們相同的際遇，也難免會啞然失笑的。

因爲她們一個抓着鐵旗的旗桿，一個抓着鐵旗的旗布，兩人之間，相隔約莫三尺的距離。

這三尺遠近的空間，正好碰上一株由削壁斜斜生出的老松，於是，她們就在樹幹的兩側懸掛着，像一對天秤似的。

鐵含烟向下面深不可測的絕谷瞧了一眼道：「總算咱們命不該絕，能够有一株大樹棲身也是好的。」

她們攀上了大樹，算是鬆了一口氣，但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憑空呆在半天裏，這種滋味也是難受得很。

此時夜雨已停，明月在天，削壁附近的景物，可以一覽無餘。

距大樹右上方約莫一丈左右，有一個黑忽忽的洞口，看情形，可能是一個天生的岩穴。

鐵含烟忽然靈機一觸道：「大嫂，在樹上終非了局，咱們何不到洞裏去碰碰運氣！」

小菀道：「好的。」

她們削了幾截樹枝，揷入削壁的裂隙中攀沿前進，峽谷間罡風十分猛烈，幾乎吹得她們翩翩欲飛。

這一丈左右的距離，無異是一條十分可怕的死亡綫，只要稍一失手，或木椿發生脫落，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她們步步爲營，終於到達了那個岩洞，反視來路，眞箇是怵目驚心。

小菀抹了一把汗水，向洞裏打量一眼道：「此洞斜斜上升，好像頗爲深遠。」

鐵含烟道：「不錯，咱們先調息一下，再到前面瞧瞧。」

她們此時都有全身疲乏的感覺，爲了應付未來，調息是必須的。

好在她們身負上乘武功，片刻之後，體力便已完全恢復。

鐵含烟首先躍起來道：「好了麼？大嫂。」

小菀道：「好了，咱們走。」

這是一個天然岩穴，洞徑高大，深邃曲折。

她們先是併肩而行，約莫盞茶時分，空間逐漸縮小，只得一前一後而行了。

鐵含烟走在先頭，由於洞中十分黑暗，因而前進的速度極爲緩慢。

忽然她向脚下一望，說道：「不好，前面只怕藏有野獸。」

小菀道：「如果藏有野獸，另一端必有出口，小心點，別讓牠負隅反噬。」

此時她們向兩側分開，各自緊貼洞壁，四目烱烱的向前面瞧去。

鐵含烟說的不錯，在前面兩丈之外，有四點綠色光芒，如果牠們是毒虫，必會嗅到腥臭之味，沒有腥味自然是野獸了。

小菀道：「這兩個畜牲阻住咱們的去路，不除掉牠們，出洞就有困難，咱們以甩手箭法賞牠們兩劍。」

鐵含烟道：「好。」

她們甩手擲劍，噗噗兩聲，兩點綠芒應手而減。

四點綠芒只減了兩點，有一頭野獸竟能劍下逃生，她們方自一呆，忽然，颼的一聲輕響，那頭野獸已由她們之間急馳而過。

這是她們犯了一項錯誤，在甩手出劍之前，並未分配誰對付那兩點綠光。

結果兩柄長劍奔向一處，自然有一頭野獸能劍下逃生了。

不過由那逃生者的速度及體型猜想，牠可能不是一個龐然大物。

不管怎樣，她們淸除障碍的目的已達，因而暗凝功力，步步爲營的緩緩前進。

到達野獸中劍之處，她們握着劍柄，用力向外一拔。

「啊……」

這一拔劍，竟帶起一片塵土，還現出一股靑濛濛的光輝，無怪她們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了。

原來她們殺死的野獸，只是一隻較大的蜥蜴，被她們的雙劍釘在離地二尺的岩壁之上。

她們拔起雙劍，岩壁上竟現出一個小洞，這當眞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非劍穿洞壁，怎能發現其中別有洞天。

鐵含烟以鐵旗將破裂之處開大，兩人擧步跨了過去。

這也是一個天然的岩穴，但是經過人工整修的。

地面較前洞平坦，碍路的岩石及鐘乳均已清除，兩壁嵌有發着燐光的石片，光綫雖暗，却已能瞧出洞中一切。

忽然，小菀啊了一聲道：「鐵姑娘，妳瞧。」

鐵含烟順着小菀所指之處一瞧，忍不住歡呼一聲道：「咱們的鏢……」

她彈身一躍，向着五只鐵箱撲去，粉頰之上，是一片興奮的表情。

但那興奮之情十分暫短，因爲她已瞧出那只是五只空箱。

縱然明知那是空箱，她還是一個一個的將它們掀開。

人就是這樣，不到黃河心不死，明知鏢貨已失，還是要瞧一個究竟。

上面四只鐵箱是別人開過的，由撕毁的封條推想，此點必然不錯。

最令人不解的是第五只鐵箱，那完整嚴密的封條，證明它原封不動。

依常情推想，此等情形似乎決無可能，賊人既已掠去四箱明珠，爲什麼會留下一箱不動？

鐵含烟向小菀看了一眼，粉臂一抓一擰，已扭斷鐵箱上的鐵鎖，然後撕開封條，猛力打開箱蓋。

「啊……」

她們目瞪口呆，向鐵箱裏面瞧着，無數的疑問在她們腦海中盤旋。

空的，原來這只鐵箱之中，只有幾隻空的鐵盒。

再檢查封條，沒有錯，字是成煌的親筆，印是鐵旗鏢局的印章。

「這是怎麼回事？大嫂。」

小菀道：「很難說，我實在想不出它的原因。」

「難道是成叔叔監守自盜？」

「妳認爲可能麼？」

「不可能，成叔叔俠肝義胆，與我爹情同手足，他不會做出如此卑鄙之事。」

「那麼咱們唯一能做的，只有向此地的主人查詢了。」

「對，咱們走。」

「別忙，鐵姑娘，此事咱們還要從長計議。」

「大嫂之意是……」

「此處藏龍臥虎，由適才與咱們拚鬥的三名女人就可想見一般，咱們的力量太過單薄了，不如先找到相公之後再說。」

「好吧。」

她們沿甬道繼續前進，約莫三丈遠近，便已到達盡頭。

出口之處，有階梯上昇，階梯頂端是一個可以旋轉的圓盤。

鐵含烟轉動圓盤，立即現出可容兩人併肩而行的洞口。她們騰身而起，雙雙撲出洞外。

現在她們置身在後園的一座凉亭之內，晚風習習，夜雨已止，半邊新月，正放射着無限的光輝。

但如此美好的夜色，却有一絲令人難耐的凉意，鐵含烟及小菀更連打兩個寒噤，感到這座後園之內，似乎隱藏着無比的危機。

小菀向四週瞥了一眼道：「鐵姑娘：此非善地，咱們快走。」

她語音未落，忽然响起一聲冷哼。

「想走？嘿嘿……那有這麼便宜！」

隨着話聲，由林蔭之中走出一名青衣老者，他身後還跟着一羣男女，爲數達百人之多。

所謂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既然走不了，就不能壞了鐵旗鏢局的名頭。

於是，鐵含烟冷哼一聲道：「你想咱們不走？哼，那是你打錯了主意！」

青衣老者哦了一聲道：「不走就好，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們殺了人總得還給咱們一個公道。」

鐵含烟道：「你是誰？」

青衣老者道：「太行山中第一家，妳應該有過耳聞。」

鐵含烟一震，暗忖：「這一下可糟了，怎麼誤打誤撞，碰上了這個魔頭。」

原來此人姓智，名叫不平，是黑道中的第一高手。

他不止是武功過人，黨徒之衆，在當代武林中也是首屈一指。

因而他這個太行山中第一家，不止是威鎭黑道，實際上連各大名門正派也要對他憚忌三分。

他的妻子黑裏嬌，也是一個江湖聞名的風雲人物，鐵旗鏢局惹上了他，實在是一項不幸。

鐵含烟沒有想得那麼多，而且她也不甘示弱。

於是她淡淡道：「原來閣下就是橫行江湖强盜頭兒智不平，當眞幸會得很。」

智不平只是面色微變，他身後已响起一片怒罵之聲，鐵含烟語出傷人，可能會引起一場惡戰。

第一個越衆而出的，是一名黑衣少婦，她並不陌生，就是那位身着輕紗，被皮鞭抽得婉轉哀鳴的女人。

她名祝巧巧，是黑裏嬌的內侄媳婦。

黑裏嬌的內侄黑霸，就是被鐵含烟一劍洞胸的彪形大漢。

他長於用鞭，也喜愛用皮鞭抽打他的妻妾。

難得的是祝巧巧也甘心被抽，因而他們時常擧行這項閨中遊戲。

最糟的是鐵含烟殺了黑霸，殺夫之仇祝巧巧焉能不報。

鐵含烟與小菀不明究裏而義憤，因而管上了這樁閒事。

她們曾經動過手，鐵含烟對祝巧巧的勞宮毒劍頗存顧忌。

不過那是她不願傷害對方，動手之時難免感到縛手縛脚。

現在不同了，智不平是刦鏢的賊人，太行山第一家是一個賊窩，她出手就不必再存顧忌了。

而且敵衆我寡，她與小菀處於絕對的劣勢，在如此情形之下，她只得放手一拚了。

但祝巧巧剛剛撲出，便被智不平喚着，這位當代黑道的第一高人，似乎還有話要向鐵含烟詢問。

「姑娘可是姓鐵？」

「不錯。」

「鐵旗鏢局名滿四海，姑娘闖莊殺人，必然有一個合理的交待！」

「咱們追尋失鏢來到貴莊，聽到慘呼而仗義救人，這個交待，閣下認爲是否合理？」

「合理，不過姑娘殺的是老夫的內侄，這一點姑娘沒有想到吧？」

「這……」

「好，咱們先不談這個，還有一點希望姑娘能說個明白。」

「什麼事？」

「鐵旗鏢局揚威江湖已近百年，據老夫所知，貴局還沒有保過空鏢的往事。」

「你是說那幾只鐵箱？」

「不錯。」

「那是說，閣下承認是你們下手刦鏢的了？」

「老夫沒有否認。」

「哼！鏢是閣下所刦，你豈不多此一問？」

「這麼說咱們是空言無益了，好，巧巧，妳去向鐵姑娘領教幾招，記住，咱們要的是活口。」

——未完——



民間俠義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塔里木風雲（十四）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白朗吸收了秦莎莎爲他的小組織中的一份子，當兩人攀上了小山坡，探查敵營時，就被敵人的「空城計」弄得大吃一驚，白朗和莎莎在小山坡上靜待觀看一場火併，不久馬洛夫率領着一羣人往山上衝，遭到埋伏的人頑强的還擊，白朗和莎莎則躲在一旁小沙丘上，靜觀這場好戲，馬洛夫這一羣俄國人被擊敗後，白朗和莎莎重新研究他們的下一步行動，莎莎按白朗的計劃回到他原有的那組織中去，而白朗則回到娜麗莎等人這邊來，娜麗莎向白朗滙報抓到一位俄國老學者……

安排妙絕計

大家都笑了，朱七道：「頭兒，還是你行，這老雜碎眞會裝，可是到了你面前，他的狐狸尾巴就藏不住了！」

娜麗莎則滿臉歉咎地看着白朗道：「主人，對不起！」

白朗一笑道：「沒什麼，妳們的經驗太嫩了，如何鬥得過這種老狐狸！」

娜麗莎道：「可是主人，你根本不知道經過的情形，只是一見他的面，怎麼就知道他的眞正身分呢？」

白朗笑道：「他們分明是有所爲而來的一批大陰謀客。假如他只是一個做幌子的教授，在突圍的時候，怎麼會有四名槍手保護他呢？而且他們逃亡的方向，不是走向邊境而向這邊，這證明他們是去會合另一批人。」

娜麗莎狠狠地瞅了沙哈夫一眼。白朗笑道：「然後就是他的運氣不好，恰恰遇到了我這個人。我雖然沒到過俄國，却有

氣煞奪寶人

一位俄國老師，我對沙漠如此熟悉，就是契柯夫教的。他怎麼能瞞得過我呢？」

沙哈夫道：「我的確是莫斯科大學的教授。」

白朗道：「這個我相信，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教的是列寧和史太林的革命理論，是個標準的黨員！」

沙哈夫不響了。白朗道：「沙哈夫！你還是合作一點的好，現在只有我能保護你了。如果我把你交給這兒的人，大家會把你的骨頭拆了！」

沙哈夫道：「你們可要小心，我只是一時被擒，等我的大隊人馬回來，你們就慘了！」

白朗笑道：「如果你是在指馬洛夫，那你就會失望了。他不會回來了！」

沙哈夫一怔道：「怎麼會呢？他們有四十個人，都是訓練良好的槍兵！」

白朗道：「除了他本人之外，還剩下

四個人，其餘都被殲滅了。馬洛夫此刻已經奔向阿爾里西。」

沙哈夫的臉上成了一片灰色，比先前狼狽多了，顯然是白朗提出那個地方名擊倒了他。

片刻後，他才喃喃地道：「怎麼可能？怎麼能，他們是被誰打垮。」

白朗道：「襲擊你們的人擺了一個空城計，留下了四名槍手。」

沙哈夫叫道：「四名槍手能夠消滅一隊訓練精良的槍兵，而且還有一個極爲優越的指揮官。」

白朗一笑道：「別忘了還有一個我在那兒。我一個人放倒了你們二十個人，那四名槍手也殺了十多個，所以馬洛夫只有落荒而逃了。我相信你們在阿爾里西還有接應的人，可是沒有了那些槍械彈藥，人家是否肯拚命呢？」

沙哈夫低下了頭。白朗道：「這次你們的兩個任務都澈底的失敗了。沙哈夫，即使你回去，也免不了被遣放到西伯利亞集中營的命運，你考慮清楚一點，是否還要守住你的那些秘密？」

沙哈夫沉思了片刻才道：「白先生，我要向你們的中國政府要求政治庇護。」

白朗道：「你已經失去資格，因爲你是失敗的戰俘。」

沙哈夫道：「我不是被中國政府的軍隊捉住的，你只是一名土匪頭子。」

白朗一笑道：「不錯，我是土匪頭子，因此我不會白白地把你交出去，我會拿你來換一筆錢。」

「你可以把我賣給中國政府？」

「當然，我會優先考慮這件事，但是我也得拿一點東西出來，使中國政府相信你值多少錢。所以，你先得給我一點值錢的保證。」

沙哈夫道：「不行！我的情報只有在見到了中國政府人員，我才能說出來！」

白朗微笑道：「沙哈夫，你要弄明白，現在你並沒有解說的自由，如果你不肯告訴我，等到別的人來問你的時候，你就會很不舒服了！」

白朗話說的很客氣，可是沙哈夫接觸到四周那些人仇恨的眼光，不禁凜然而驚。這時候，他才意識到自己的孤立、無助與處境的危機，尤其是娜麗莎的兩個妹妹，更是虎視眈眈地盯着他，恨不能咬下一塊肉來。

遊牧民族雖然是在中國的境內，却由於跟俄國接界，經常會受到俄國人的騷擾和欺凌。他們對俄國人早有一種民族性的仇恨，先前因爲他通曉維吾爾的歷史，而且也會說維吾爾話，她們所以才對他較爲禮遇。

可是白朗一開口就拆穿了他的謊言，證實了他是個大陰謀家，是這一次掠奪者的領隊，自然要恨之入骨了。

沙哈夫抖着道：「白先生，我要說的事是關係着兩個國家的機密！」

白朗冷笑道：「你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頭目，還不配知道兩個國家的機密。」

沙哈夫道：「不！這一次却不是。我們以考古器材爲名目，運來了四十箱的槍械，每箱是十支步槍，另外還有四萬發的子彈！」

白朗道：「這個我知道。馬洛夫已經給了我一百枝槍，跟一萬發子彈了。那些槍雖是新的，却都是些過時的老式貨品，性能並不怎麼樣！」

沙哈夫道：「在我國而言，已經是好的了。我們自己的軍隊都是用那種槍，有的還在使用沙皇時代的舊式毛瑟槍呢！我們不是一個很富有的國家！」

白朗笑道：「你們不是自誇爲社會主義的樂園，是無產階級的天堂嗎？」

沙哈夫苦笑道：「白先生，你既然認識契柯夫，自然也很了解我們的實情。社會主義的天堂，只是給參觀者看的樣品，我們的人民，大部份都苦得很，好在他們一直都苦慣了。沙皇時代他們是農奴，現在他們是奴工，換了個統治者而已，根本上沒多大改變。因此我們必須要完成世界革命，當這個世界都成爲社會主義的天下時，我們的人民生活就會好過了！」

白朗道：「這眞是個偉大的發明，你們的天堂居然是建在別人的國土上的。」

沙哈夫道：「沒有辦法，因爲我們的土地太貧瘠，資源太缺乏，人口又太多，要想改善生活，只有在別人的頭上打注意。我們雖然出產毛皮與魚子醬，但是我國的人民却極少能享受，百分之九十九都運到西歐，去換回米麥糧食了。我們不但人民苦，政府也一樣的窮，我是一個高級的官員，可是我的生活，過得和大家一樣地苦，連過冬取暖的煤塊都是配給的，每天只夠燃燒兩個小時的火爐……。」

白朗道：「但是你們却很慷慨，居然有大批的武器彈藥，免費地送給別的國家的人。」

沙哈夫道：「不是免費的，是高價賣出的。」

白朗也是一驚道：「高價賣出？賣給誰？」

沙哈夫說道：「賣給一個維吾爾部族，在阿爾里西交貨，代價是每枝槍一袋金沙。」

白朗道：「這倒是一筆好生意。一袋金沙是廿兩重，而且是質地很純的沙金。在我們內地，至少可以買到五枝更好的槍了！你們倒是會挑主顧！」

沙哈夫道：「不錯！這個價錢是很高，可是他們有錢却買不到槍，沒有一個人肯賣給他們。」

娜麗莎叫起來道：「我知道你們要賣給誰了，一定是那個號稱沙漠之狼的胡波王公。」

白朗也爲之一怔道：「娜麗莎，胡波王公是誰？」

娜麗莎道：「主人，你對沙漠這麼熟，怎麼會沒聽過沙漠之狼胡波的名字？」

白朗道：「早些年我是在沙漠上活動的，這幾年我不大來了，他若是在最近才崛起的，我就不會知道。」

娜麗莎道：「胡波原是個小部族的酋長，可是他的行爲不檢，專門破壞王公大會的公約，從事搶刧掠奪，王公會議把他逐了出去，他就在沙漠中四下流竄，召集

收容各部族的敗類從事强盜生涯．王公大會曾經議決，誰發現了他，立即通知所有的族人，展開圍剿。可是這傢伙太狡猾了，始終抓不到他，因爲他的手下有很多漢人，有時他化身爲漢族的商人，當面看見他也不容易辨認出來。眞是一個阿拉大神的叛徒！」

沙哈夫道：「他却出得起價錢！」

娜麗莎道：「你們居然敢賣槍械給他，不怕引起牧民們的公憤嗎？」

沙哈夫道：「這是一樁秘密交易，我們原是準備在這兒挖出一批考古資料後，把槍械給他們，用箱子裝了考古的研究資料，用以掩人耳目。」

娜麗莎道：「他們的金沙都是搶刦來的，自然用得大方。這四百枝槍若是交到他們手上，你知道有多少族人要受到他們的殺害，你們簡直不是人……。」

她越說越憤怒，拔出了腰間的小刀就要刺過去。白朗却一把拖住了道：「娜麗莎，別衝動，也別跟他們講理性，他們只懂得唯利是圖，那有什麼道義，何況受害的又不是他們的人，等到胡波的勢力更爲强大時，需要更多的槍，他們自然又可以發更大的財了。」

娜麗莎道：「就爲了這個，我才要殺他！」

白朗笑道：「不可以，我已經保證他說實話就可以得到安全的保護，他已經說了實話……。」

娜麗莎道：「主人，我父親把我們送給你，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查出胡波的下落，因爲他會跟漢人搭訕，甚至於搶刦維吾爾的女人做女奴，出賣給漢人……。」

白朗笑道：「我知道妳父親是個很慷慨的人，可是這次他居然把三個嬌艷美麗的女孩子送給了我，未免也大方得過度，我知道他一定有目的。」

娜麗莎道：「我們雖然另外負有任務，可是我們仍是主人的奴隸，永遠會侍候主人的。」

白朗笑着說道：「我很感激妳們的盛情。」

娜麗莎道：「不！只要主人能帮助我們，消滅了胡波，你就是我們所有維吾爾人的恩人，我們都會感激你……。」

白朗道：「這個胡波既然已經在沙漠上掀起了這麼大的災禍，爲什麼會很少有人聽說他的名字呢？我雖然近來不大到沙漠，但是我的朋友還是經常出入沙漠的，我怎麼一點消息都不知道？」

「因爲主人的朋友都是漢人，維吾爾人是很自傲的民族，我們中間出了敗類，不願意讓外人知道。我們希望用自己的手法去消滅叛徒，可是半年過去了，我們却全無成績，我父親正好遇見了主人，才想到間接借重主人的力量。」

白朗笑笑道：「我保證爲你們找到胡波，也答應帮妳們消除這個禍害。」

娜麗莎連忙帶了兩個妹妹跪在地下，一再地吻着白朗的鞋尖，口中不住地說着：「謝謝你，主人！阿拉賜福你！」

這是最高的敬禮，白朗泰然地接受了．白朗道：「起來吧！要找到胡波，我們就需要沙哈夫更多的消息與實話，妳可不能再傷害他。」

娜麗莎道：「主人！一切都是以你的意思爲主，但是沙哈夫必須要說實話。」

白朗笑道：「我會知道他說的是否實話，假如他不誠實我就把他交給妳們！」

沙哈夫當然知道交給這三個女孩子的命運將會如何，連忙道：「我說實話，我知道的都說出來。」

白朗笑笑道：「你們爲什麼要在阿爾里西交貨？」

沙哈夫道：「不知道，這是胡波自己指定的交貨地點，大概他在那個地方比較有把握吧！」

白朗不再問胡波的事了，改口問道：「你們除了賣掉槍械外，還有一個任務是什麼？」

沙哈夫道：「是挖取一批珠寶。這是一批中國人向我們買槍的代價，結果因爲槍械被人刦走了，他們不肯付錢，雙方起了衝突，那個人帶了珠寶，逃到這個廢墟中，就沒有再出來。我們知道他的珠寶一定藏在裏面，就是不知道在那裏。於是，就組成這個考古隊，逐寸的挖取。」

「挖到了沒有？」

「沒有！因爲還有十分之二的地方沒挖。可是，我們已經沒有時間了。白先生，那批人佔據了營地，恐怕還沒有時間去挖取，你必須要趁早！」

白朗笑道：「你能担保那兒一定有珠寶嗎？」沙哈夫道：「本來我還不敢確定，但現在我却敢確定了。如果沒有珠寶，那批人不會拚了命來襲擊我們，佔據那個廢墟的！」

白朗看看一旁的秦非非，笑了一下道：「你雖弄錯了，却也是錯有錯着。那個廢墟中是埋着一批珠寶，却不是你說的那一批，而是一個珠寶商人在臨死前藏在那兒的。珠寶原先是放在墓中的殉葬物，被那個商人發現了，沒來得及取出來，就病死在那兒。你們考古倒是考對了地方，那兒的確是個寶藏！」

沙哈夫張大了眼睛望着白朗。白朗一笑道：「你也許是個中國通，可是你對中國懂得太少，無論如何，你們的任務是註定失敗的，現在你去休息一下吧！娜麗莎，妳們負責看管他，但是不許傷害他，要想抓到胡波，這個人還大有用處呢。」

娜麗莎答應了，押着沙哈夫下去了，却不似先前那麼恭敬了。牛老三這才低呼了一聲道：「頭兒，想不到在沙漠裏，居然又冒起了一股勢力來，咱們居然毫無所聞，這實在是太糟糕，也太危險了。看來我們派在外面的弟兄，還要多多加强一番功夫才行。」

白朗微笑道：「我們在雪山，他在大漠闖天下，風馬牛不相及，你那麼着急幹嗎？」

牛老三道：「話不是這麼說．很多出塞的生意人都要經過雪山，咱們收了他們的保護費，就得盡到力。」

朱七道：「那也只能管到咱們的地界爲止，總不能一直保護到他們的貨物完全脫手。從前的鏢局走鏢，也有個分寸的，

不能一個勁兒的從頭保到底。」

牛老三不服氣地道：「咱們雖然不必一路管到底，可是出界之後，可能會遭到那些麻煩，我們總應該招呼一聲。幾年來，雪山的聲譽就是這樣建立的。從甘肅到西康，青海，咱們的雪山弟兄脚跨三省，却只守着幾條主要的道兒。那些客戶們有些寧可繞道多走幾天，都要選上咱們管的地區，心甘情願地納上一筆保護費，不就是因爲我們的保護得力嗎？如果到頭來仍然出毛病，他們又何必找了來。」

朱七道：「那個胡波還沒有動過咱們的客戶。」

牛老三横起眼睛道：「等他們動了起來就來不及了，雪山弟兄保護下的客戶們，沒出過一次錯，這塊金字招牌樹起來不容易，可不能讓人給砸了。再說隣近出了這麼一夥人，咱們居然連個影子都沒撈着，這也是笑話。」

白朗點點頭道：「朱七，老三的話一向都是糊塗懵懂的，這次却是比你明白。這個叫做沙漠之狼的傢伙，對我們雪山的確是一個威脅。他現在雖然還沒有明目張胆地吃到我們頭上，但祇要有那麼一回，雪山的招牌就穩不住了，我們倒是不能不聞不問了。」

朱七笑道：「頭兒說的是，我也沒說不管，只是跟老牛抬抬槓而已。而且，咱們的弟兄倒也不是光吃飯睡覺不幹活兒。前些日子，玉門外哨的熊九已經遞過了消息，說是有一批人在大漠裏闖混，一半是維吾爾人，一半是漢人，專門向維吾爾的小股部落下手……。」

白朗笑道：「你怎麼沒告訴我呢？」

朱七道：「那幾天頭兒沒在山上，我聽了叫他密切注意那批人的行踪，選幾個老靠幹練的弟兄，盯緊他們。因爲他們只向維吾爾下手，而且本身又是漢回雜處，我想這可能是人家自己部族的糾紛，我們不便插進去，現在一聽，很可能就是這批傢伙！」

白朗點頭笑道：「你處置得很對。熊九手底下的人手夠不夠，對方有一大夥人，他的人手調配得開嗎？」

朱七說道：「應該沒問題。目前，咱們雪山的名兒很吃得開，別處的弟兄們都閒着沒事兒，我叫他集中全力去注意那批人，多少也能湊個十來個人的，假如眞是那一夥子，熊九也一定跟着到了阿爾西里了。」

白朗笑道：「那就好了，我本來還發愁人手不夠，時機又急迫，從雪山調人來，時間上又怕太遲，有了熊九那批人就差不多了！朱七，你這次處置很得當，看來以後我可多交給一些責任給你担負了。」

朱七忙道：「頭兒，這可不行，因爲你不在，我才想出主意，心裏還一直在担心着呢！後來接到你的吩咐，叫我們趕到安西，準備出塞上大漠。我還在高興，想能私下碰上熊九問問情形，要是沒什麼，就叫他們趕緊回去，因爲沙漠裏究竟不是咱們的地界，犯不着多事。」

白朗道：「不！你的作法很對，換了我也是這樣決定的。玉門關外雖不是咱們的地界，但是與我們生計却休戚相關．正如老三說的，如果客戶們出了關得不到保障，誰也不肯跑去送命的，咱們雪山的生計就斷了。所以，我答應娜麗莎她們，帮助她們掃蕩胡波，其實還是爲了我們自己．目前那一夥人雖然還不敢碰我們，可是等他們的勢力壯大了，就不見得了，那時要消滅他們也費事了。」

牛老三道：「不過朱七這擅作主張後，不回頭兒報告一聲，實在太混球。要不是剛好擠在節骨眼兒，他還不肯說出來呢？萬一出了點事，責任該誰負？」

朱七道：「會出什麼事？」

牛老三道：「熊九帶了十幾個人，要去盯住胡波近百條槍，而且對方又都是一批亡命之徒，一個形跡不密敗露，豈不全叫人家給呑了。」

朱七道：「熊九是個老江湖，大漠上的情況比我還熟，我這點知識還是一大半向他學的，他自然懂得謹愼小心處理，不會出問題的。」

牛老三道：「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這是大漠，不是在雪山的地界內，隨時都能找到弟兄們呼應。」

朱七被駁得沒話說了，只得道：「連頭兒都說我的處置對了，你又編排我的什麼不是。」

牛老三道：「我不是存心找碴，是跟你說理。你別自以爲聰明，覺得做對了。若是眞的對了，你就不會提心吊胆，瞞着不敢告訴頭兒了。」

白朗笑笑道：「朱七的前半截措施是極對的，發現了異狀，斟酌輕重，立刻措置。如果他要等我來處理，很可能就盯不住那批人了。不過老三的顧慮也對，在大漠上不比他處，沒有別人可以爲掩護，要盯住一批人而不露形跡，那很不容易，萬一叫人發現了，若是力量不夠，很可能連骨頭都找不回一根來！朱七，你在派完熊九之後，該另外再通知大寨，調度一批人去接應的。」

朱七道：「頭兒，你不在山上，我能調動得了誰。山上其他幾位頭兒對我跟牛老三，都像是仇人似的，除非是小麗姑娘，還能作個六分主，可是那時她也不見人影，我只好叫熊九自己設法，跟另外幾條路上的人多連繫，取得呼應。」

牛老三這次居然帮着朱七說話了道：「頭兒，這倒是眞的。雪山大寨的人，只有你才調得動，我們若去說，不碰一鼻子灰才怪，還是派在外路的弟兄們，靠得住一點。朱七跟他們打過招呼，大概不會出岔子。」

白朗皺皺眉頭道：「大寨裏的情形我很清楚，不過以後不會有這種現象了。這次回去，我要把幾個特別老大的哥兒們放出去。」

「放出去？放到那兒去？」

白朗道：「安西城裏咱們有幾處買賣，入息很不錯，讓他們上那兒享福去。」

朱七道：「那還得了，帳目上絕對清楚不了，而且不出幾年，那些買賣全得砸了。」

白朗道：「吔」是他們自己的，[illegible]

買賣叫他們去管，大寨就不再過問，一切由他們自理。」

牛老三道：「頭兒，你是說那些生計送給他們？」

「是的！他們究竟是雪山的元老，呆了一輩子應該給他們有個歸宿的地方！」

牛老三道：「這不公平，那是雪山全體弟兄的血汗收入掙下的，怎麼能便宜幾個人。」

白朗笑道：「老三，你別小氣，那些生計給他們，弟兄們絕不會受損失，值多少錢，一文不少，有人抵出來，咱們可以另外再設新的行號！」

牛老三道：「誰？誰會出那筆錢？」

白朗道：「秦家姊妹倆。莎莎決定把那筆珠寶捐出來給山寨，正好把那批搗蛋鬼逐散出去，今後大寨由她們姊兒倆照管着，就會上下一心了。」

牛老三翻翻眼道：「她們姊兒倆答應了？」說着看了秦非非一眼。

白朗笑道：「你能把周嫂拉過來，她們姊兒倆多少也會賣我這個面子吧。」

秦非非忙道：「白爺言重了。我們姊妹既然把下半輩子全交給了你，自然一切由你處理……。」

牛老三道：「可是那批珠寶還沒到手呢！」

白朗道：「飛不掉的，莎莎已經去點數了，等他們替我們挖出來的時候，我們去接收就行了。」

秦非非却憂慮地道：「白爺，我姊姊去不會有危險吧！那批人可都不是什麼善男信女！」

白朗笑道：「妳放心，只要按照我的計劃，準可萬無一失。現在我們也該配合行動了。非非、朱七、老三跟着我出動，小馬，你去帮着娜麗莎姊妹們，押着那個沙哈夫，隨後出動。」

他把小馬叫到身邊，指示了一番後，就開始帶着三個人出發了。騎着馬趁着黑，慢慢地摸索前去，快接近營地的時候，地平綫上已透出曙色。

白朗吩咐大家下了馬，留下了朱七跟牛老三，帶了秦非非向着營地慢慢地掩近過去。

秦非非很緊張，牙齒格格地發响，白朗用手攬住了她的腰部道：「非非，妳是不是很害怕？」

秦非非說道：「是的，我的確很害怕的。」

「有什麼好害怕的，那都是妳的自己人。」

秦非非輕嘆了一口氣道：「白爺，姊姊早把我們的底細全告訴你了。在那個圈子裏，沒有一個是自己人，越是自己人越可怕，因為他會在毫無防備下給你一刀子。何況現在，他們未必再把我們看做自己人了。」

白朗笑笑道：「莎莎還沒有傳出信息，可見妳們的意圖還沒有拆穿，妳這個自己人還可以混下去。」

秦非非道：「說不定姊姊現在已經失去了自由，根本無法傳遞消息了。」

白朗道：「不會的，只要她沒死，她就能傳出信息來，而那些人在沒有得到珠寶前，縱然對她有點懷疑，也不會要她性命的。」

秦非非愕然道：「白爺！你跟姊姊是如何約定的？」

白朗道：「我給了她一個小口哨，含在嘴裏，如果她受人監禁，目的暴露，就吹起口哨來！」

「一個口哨，這麼遠也能聽得見？」

「是的，那是一種特製的口哨，吹的時候，聲音可以傳得很遠很遠，最遠可以到二十里外！」

「就算能到達這麼遠吧！那些人也不會准她吹呀。」

白朗笑笑道：「這種口哨叫蟻哨，發出的聲音很奇怪，人的耳朵是聽不見的，非得加上特殊的耳塞子。」

「世上還有這種奇怪的事，一定要帶上耳塞才能聽見聲音，敞開了耳朵反而聽不見？」

「是的！一頭螞蟻在覓食時，找到了一頭死去的蚱蜢，比牠大上幾千幾百倍，牠自然搬不動，可是牠守在那兒，沒多久，就來了很多螞蟻，很多在別處覓食的螞蟻，也像是得了通知，趕去帮忙了，這是怎麼回事兒呢？」

秦非非搖了一下頭道：「我不知道，我從來也沒有詳細研究過螞蟻，我最怕這些小蟲！」

白朗輕嘆道：「別小看牠是一頭小蟲，却有很多我們人類不及的地方，最難得的就是牠的通信方法，牠們會嘶叫，只是那聲音太尖了，尖銳到我們的耳朵無法聽得見，這種聲音能傳到很遠，也只有牠們的同伴能夠感受得到而及時趕去，我的蟻哨就是根據這個道理而做的，所以莎莎若是被禁了起來，當着他們的面都可以吹奏，他們也不會注意的，只有我能聽見。」

秦非非欽佩地道：「白爺！你還眞能，會的眞多。」

白朗一笑道：「雪山的天下是我赤手空拳打出來的，要在一批豺狼中爭下地位，總得有兩下子的！」

秦非非笑道：「那麼我姊姊現在沒問題了？」

白朗道：「是的，我相信不會有問題的，就算他們對她起了疑心，但是在珠寶還沒挖出之前，是不會對她怎麼樣的，何況還有周嫂在招呼她。」

秦非非道：「希望是如此，可是姊姊也沒有法子挖出珠寶呀，那張圖還在我身邊。」

白朗一笑，道：「我們這就送圖過去呀。」

「當眞要把圖交給他們？」

「自然了，否則又怎麼能使他們相信呢？何況挖出珠寶來還要一番力氣的，我們的人手不足，樂得由他們代勞了，等他們挖出來後，我們再接手過來。」

秦非非道：「白爺！我實在很担心，他們有二十條人槍，我們才祇有這麼幾個人……。」

白朗笑道：「別怕人多，人多有什麼用，大鼻子有百來名槍兵呢！還不是被打

得落花流水，只剩了幾個人，狼狽落荒而逃。」

「那到底不同，現在我們要對付的都是有經驗的殺手，不是那些動作遲笨的俄國佬！」

白朗笑道：「我絕不看輕敵人而大意，但是我也不會把敵人看得太重而氣餒，妳不必担心了，照我安排的計劃去做，絕不會有錯的。」

他們慢慢地終於溜進了營地，營地上還在冒着烟，有些地方還在冒火，呈現出一片戰後的刦相。

不過由於人數的原故，這批新佔領者顯然未能再派出那麼多的崗哨了，所以偌大的營地有了很多的空隙，那些空隙所能到的都是些不重要的地方。

這給了白朗許多的方便，他帶着秦非非，很快地就找到了一個石道的進口，進入陰暗的地下。

因為這兒本就是一些早先王公的墓地，俄國人在這兒進行故事，倒也說得過去，地下有很多巨型的石窖，以及石棺之類，棺蓋都被打開了，棺中陪葬的珠寶等物，早就被人偷走了。

有些是被很久以前的盜墓賊偷去的，有些却是被那些俄國大鼻子偷走的。

白朗點了一支火摺子，居然找到了一支還能用的火炬，拿在手中向前走着。

這些地下的墓室很大，像是迷宮似的，白朗在裏面穿行着，似乎很熟悉。

秦非非詫然地道：「白爺！你以前來過了？」

白朗道：「這上面我到過，這下面我還是第一次來到，妳又想到什麼了？」

秦非非道：「可是我看你穿來穿去，像很熟悉似的，絕不像是第一次才來。」

白朗道：「這兒的墓室都是一個樣子的，看起來複雜，但是只要摸清一座，每一座都能通行無阻，沙漠上沒有什麼好的建設師，他們都是照着一兩張傳下來的圖樣建造的，所以並不難走。」

「白爺！你對沙漠了解得眞多。」

白朗道：「我在沙漠附近打天下，也在沙漠裏討生活，自然對生存的環境有一番深刻的了解。」

「現在上面那些人在幹什麼？」

白朗笑道：「當然是在挖地，周嫂帶去的那張圖上可以指出大致的方法，莎莎去了，在口頭作進一步的指示，一直等妳的圖送到了，才可以起出珠寶。」

秦非非取出了那張圖，大致地對了一下，忽然道：「白爺！我發現藏珍的地方就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這是兩個相對的石人，兩頭石駝，我們都已經經過了，再到前方十七步的地方，有一具石棺，不就是那一具嗎？」

白朗看了一下她的圖道：「這上面可沒有記着什麼石人石駝呀，也沒有什麼石棺，只是一些圓圈，方塊……。」

秦非非笑道：「原圖是很清楚地註明的，可是我們怕萬一圖落在別人手中，才把那些註明擦掉了，換上這些暗記，三個圓圈是人，兩個圓圈是石駝，那是駱駝背上的兩個駝峯，四方塊是棺材……。」

白朗笑着道：「這倒是，別人就是偷到了妳們這張地圖也是白搭，看不懂上面的鬼畫符，仍然是找不到那些藏珍的！」

秦非非道：「是的，這是姊姊的設計。她把原圖拿來，改頭換面，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就是防備着萬一遺失，也不怕被人奪去藏珍！」

「妳姊姊是個了不起的女孩子！」

秦非非道：「她不但比我美麗，也比我聰明，只是一開始沒走正路。白爺，多虧你把她引向了正途。她會學得很好的，只要你給她機會！」

白朗笑道：「妳們都是好姑娘，只是我很抱歉，不能給妳們很好的機會，只能讓妳們去管雪山大寨，那還是一批窮兇極惡之徒……。」

秦非非感動地道：「白爺，你別客氣了，誰說雪山大寨不是最規矩的，只要跟你在一起的就沒有壞人。何況我們姐妹倆也不是沒見過世面的，一直就是跟那些窮兇極惡之徒在一起，你要是給我們找一個正正經經的歸宿，我們還眞不習慣呢！」

一面說着，一面來到了石棺面前。白朗道：「藏珍是在石棺裏，還是在石棺下面？」

秦非非笑道：「白爺我考考你，藏珍的藏處不出這口石棺，您想是在那兒？」

白朗道：「這倒是費煞猜測了，我來想想看。在石棺裏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很容易被人發現，不安全，自然也不會在石棺底下！」

秦非非哦了一聲道：「為什麼？」

白朗道：「據說藏珍時，只有一個人，他絕對無法抬起這麼沉重的石棺，把珠寶藏進去的！」

秦非非道：「那珠寶會在那兒呢？」

白朗道：「既不在下，又不在中，自然是在上面了。這具石棺高有三尺，而地窖高有九尺，平時手是無法夠到頂的，但是站到石棺上，就可以摸到頂了！」

他跳上了石棺，用手敲着石塊嵌成的壁頂。終於聽見其中的一塊聲音有點不同，又端詳了一下，然後用手抵住那方石塊，使勁往上一頂，石塊被推了上去。他順勢推向了一邊，露出了一個一尺來寬，三尺來長的方形深洞。他把火炬伸向洞中一照，隱隱看見了一口木箱。伸手把木箱慢慢地拖過來，那口木箱也是長方形的，比空洞略小一點，必須對得很好，才能拿下來。

慢慢地取了木箱，交給了秦非非道：「拿去吧！這就是你們姊妹倆拚命來尋找的珠寶了！」

秦非非接在手中，倒是有點難以相信道：「白爺！你好像就是藏寶的人。我雖然有圖，但是圖上也只有一段——寶在棺上——四個字的指示，我正在思索那句話的意思，你却已經把東西找到了！」

白朗笑道：「藏寶的只是一個人，他匆匆地把寶物藏起，自然不會太費事的，所以我把困難的地方刪除，往容易的地方去想就行了！」

上面傳來叮叮的聲音。秦非非笑道：「上面還在挖呢！我們却已經輕易地取到

了寶物了！」

白朗道：「怎麼！他們的地圖上是說明要挖取的？」

秦菲菲道：「原先我們也不知道有地道可以通下來，以爲必須要在上面開出一條路通下來！」

「開出一條路通下來，上面怎麼知道是什麼地方呢？」

秦菲菲笑道：「那個藏寶人進來後，把出路的通道炸坍了，所以必須另外再挖一條路通進來。他在地圖上作了記號，標明了地點，却不是藏寶的地點，只能挖進地道，所以那張地圖很少有人看得懂。」

白朗一笑道：「這個畫圖的人倒是眞有點腦筋。」

秦菲菲把箱子的蓋打開，看見了裏面珠光寶氣的珍珠寶石，臉上不禁有着神往之色。

女人對寶石，天生的喜愛。她賞玩了一陣，最後却仍然蓋了起來道：「白爺，這些東西要怎麼辦？」

白朗道：「東西是妳們的，妳怎麼問我呢？」

秦菲菲道：「東西也不是我們的，只不過我們不願意這批東西再落回那些人手中去了。姊姊要我交給你，話是在她臨走時，當面交代的，你也聽見的！」

白朗道：「我一直沒想到這問題，因爲我的計劃不是由我們先發現珠寶的！」

秦菲菲道：「那你的計劃是怎麼樣的呢？」

白朗道：「憑心而論，我對得到珠寶的信心並不強，我想到的各種計劃中，並沒有包括珠寶在內，我只想如何把我們每一個人安全地帶回去。」

秦菲菲道：「那我們把寶石還放回原來的地方去！」

白朗道：「放回去，妳捨得嗎？」

秦菲菲道：「沒什麼捨不得的。我的想法也是一樣，我覺得人比財寶重要得多。如果我們拿走了這一箱藏珍，那些人絕不會讓姊姊活命的！」

白朗看了她一會，輕聲說道：「菲菲，妳是我看見的最可愛的女人，也是第一個把到手的千萬財富又推出去的女人。」

秦菲菲有點吃驚，但仍紅着臉道：「白爺！因爲我從來也沒想到我會有那麼多的財富。」

白朗指着盒子道：「這裏面每一顆都是價值連城的珍寶，很多人辛苦一生，未必能賺到其中的一顆。」

秦菲菲却笑笑道：「可是得到它們的人又怎麼樣呢？他們未必能永久地擁有它，很可能還爲它短了命！」

白朗一笑道：「乖女孩兒，妳是個最能看得開的女孩兒，因此，妳可以抓上一把！」

秦菲菲怔道：「抓上一把，這是幹嗎呀？」

白朗笑道：「抓上一把收起來，大概已經夠你們姊妹倆這一輩子吃喝享用了，剩下的還是放回原處，我們未必能再得到，但却可以保住莎莎跟周嫂的性命。」

秦菲菲道：「只要人活着，我們餓不死的！」

白朗一笑道：「但是要跟我一塊兒到雪山去，却是很花錢的。尤其是要把雪山裏幾個人的天下買過來，所以妳必須要帶一批錢去！」

秦菲菲不禁猶豫。白朗道：「抓一把好了，這兒不會有確定數目的，誰也不知道藏珍有多少。那個畫圖的人已經死了，我沒想到這批寶藏是如此之豐富。」

秦菲菲打開盒蓋，抓了一小把，約莫是十多塊鑽石與寶石道：「這就夠了，每一塊都可以賣上個好幾十萬大洋呢？足夠買下你的雪山大寨了！」

白朗一笑道：「妳也很識貨呀！抓的都是值錢的！」

秦菲菲笑道：「我們在沒出來之前，已經先學過鑑別寶石了。因爲我們知道藏珍很多，不一定能全部都帶回去。就算帶回去，也不打算全部交賣出去，自然要留下幾塊，最好當然是留下值錢而又不佔地方的。」

白朗道：「收起來吧！現在就算丟掉其餘的，也不算虛此一行了。」

秦菲菲道：「白爺，我絕不貪心，收起的這些，我也沒打算全要，可是我不主張把其餘的留給那些人，他們得到了之後，將不知道造成多大的禍害。」

白朗笑道：「妳放心，他們不會得到的，這批東西在身邊是很燙手的，不知有多少人動心思呢？現在就有許多人爲它拚命了，將來還會有很多人。我會儘量地保全它們，不落入那些人的手裏去。只不過目前必須要靠它們去保全莎莎和周嫂！」

他把箱子蓋好，再放回原位，蓋好石塊，跳下石棺道：「現在我們可以去找莎莎了！」

秦菲菲道：「不必去找，我們可以守在這兒，等他們自己找下來的！」

白朗一笑道：「我就是這個意思。來吧！我們可以找個角落躲起來，我想他們最少還要兩個鐘頭，才能找到這兒，在這兩個鐘頭裏面，我們還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

他們兩個人在墓穴裏找了一下，聽見了上面的挖掘，也找到了那條被炸坍而封住的出口。白朗一笑道：「這個人實在很笨，祇封掉一個出口，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不費力氣進來的！」

秦菲菲笑道：「白爺，那些人並不像你那樣，對這些墓道如此的熟悉。」

白朗道：「妳們一開始說起這件事，我就知道有問題。大漠上的古墓有限，我每一處都來過，裏面眞要有藏珍的話，絕對輪不到妳們來取了！」

秦菲菲道：「我不知道大名鼎鼎的白龍還是個盜墓賊！」

白朗道：「不是我，是大漠上的維吾爾人。這些古墓都已有幾百年了，幾百年來，他們已經挖過每一處墓道了，所以根本就沒有橫財可發了。」

「可是我們沒有騙你，確實有一批藏珍呀！」

「這批珍寶只是你們的人藏在這兒的，可不是原有的。」

「地下本來也不會有珍寶，所有的藏珍都是人藏進去的。因此，誰藏的都沒有關係，問題是誰取到手而已！」

白朗微微一笑道：「說的也是。菲菲，我發現妳也很能抬槓，這張嘴不比妳姐姐差到那兒去！」

「我們姐妹倆的口舌一向都是最尖利的。白爺，如果你想耳根清淨的話，現在把我們扔掉還來得及，否則將來可有你受的了！」

白朗笑道：「我不怕，叫人閉口的方法很多，最有效的就是把它堵上和叫她忙得沒工夫開口！」

秦菲菲還要開口，白朗却伸出一隻手，掩上了她的嘴。因爲墓穴中已由頂上透下了一絲光亮。

接着是沙沙的石塊與細沙由光亮處漏了進來，還有人聲說道：「好了，好了！終於挖通了。喝！下面好大！」

那是一個男人的聲音，接着有一根繩子垂下來。一個人順着繩子溜了下來，然後又是一個！又是一個！

先後下來了五個人，都是武裝的漢子，手上執着火把，腰裏別着槍。上面還有人問道：「下面怎麼樣？」

下來的人道：「是一個地下的墓道，很大很大！」

上面問道：「莎莎，這究竟是怎麼說呢？」

然後就是秦莎莎的聲音道：「我記得也是藏在墓穴裏面，詳細的地點，應該把非非手中的地圖帶來。」

「妳爲什麼不把地圖拿來呢？」

秦莎莎的聲音冷笑道：「你倒想得容易，白朗有那麼好說話嗎？他看着我把地圖交給非非，才讓我出來的。現在照我的記憶中是符合了，最好還是……。」

上面的人打斷她的話道：「既然沒錯，就照妳的記憶來找吧！不必要什麼地圖了。下去！」

秦莎莎順着繩子下來了，跟着是另一個男人，三十多歲的年紀，臉上有一道疤，却顯得很精明。

這兩個人下來後，那人道：「莎莎，妳好好地想一下，那批珠寶藏在那裏，別玩花樣！」

秦莎莎却憤怒地道：「郭明生，你這是什麼態度，好像你是我的上級似的！」

這個姓郭的傢伙却冷冷地一笑道：「莎莎，很對不起，我不是妳的上級，却也不是妳的部下，而是特別指派在藏珍事件上的監察員。只要我認爲必要，可以隨時接替妳的指揮權。所以，妳最好是跟我合作！」

秦莎莎冷笑道：「你是否認爲現在已經是必要呢？」

郭明生冷冷地道：「不錯，現在已經是必要了。妳跟周佩芬因爲久離職守，已經被取消了指揮權，早就由我接替了，所以現在我可以命令妳！」

秦莎莎却不理他這一套，將眼一橫道：「郭明生，少跟老娘來這一套，你這個監察員沒人會承認的！」

郭明生怒道：「媽的！我有上級的親筆簽署，誰敢不承認？」

秦莎莎道：「我就不承認。他們憑什麼派人來監察！」

郭明生冷笑道：「凡是屬於這個組織行動的，組織都有監督的權力，妳不承認也不行！」

秦莎莎堅持地道：「我就不認帳，你又能怎麼樣？」

郭明生怒道：「我能怎麼樣？我能斃了妳！」

他惡狠狠地掏出了槍，秦莎莎一點都不在乎，可是先前下來的兩個大漢却伸手到腰間，各扣了一支飛刀在手。秦莎莎擺手道：「老二、老三，別理他，他不敢殺我的，除非他自己也不要命了！」

那兩個漢子想是對秦莎莎十分關心，雖然秦莎莎那樣說了，他們仍然不肯收刀，目光炯炯地盯着郭明生！

郭明生有點吃驚地道：「王二、王三，你們想幹嗎？」

那個叫王二的漢子說道：「姓郭的，你最好少動你的槍，這一次是你的運氣好，爲了要垂繩下來，我們把刀插回腰帶上去了，現在刀已在手頭，就沒有那麼好說話了，你乖乖的把槍收起來，而且少去摸它！」

郭明生意外地道：「王二！你這是對我說話？」

王二說道：「不錯，就是對你這王八蛋說話。前一陣子由於組長不在，由得你這王八蛋神氣，現在組長已經來了，就沒有你說話的份子。我再說一次，把槍收起來！」

郭明生道：「組長！你說的就是周佩芬？」

王二道：「是的！我們可不管你是什麼玩意兒。在這兒，祇有組長一個人是頭兒，誰都得聽她的！」

郭明生冷笑道：「周佩芬這個組長算老幾，老子是上頭派來的監察員，比她大得多了……」

王二道：「我不管你有多大，只知道在這行動小組裏，組長才是頭兒，我們只聽她一個人的，她要我們保護大妞，我們就不准你在她面前動槍！」

郭明生道：「莎莎，這兩個傢伙腦筋是否有問題？」

秦莎莎笑道：「絕對沒問題，他們是周嫂一手提拔起來的助手，也是她最忠心的弟兄。這兩個人加入組織，只衝着周嫂一個人，除了周嫂之外，他們可不認識什麼上級，更不知道什麼組織監督權力，因此你最好聽他們的！」

郭明生冷笑道：「難怪妳堅持要他們跟下來了，原來他們是妳的心腹死黨！」

秦莎莎道：「他們不是我的死黨，是周嫂的死黨，我的四個人都被你留在上面了！」

郭明生道：「妳知道自己有四個人在上面，自然也知道我在上面有幾個人？」

秦莎莎道：「我當然知道，除了周嫂跟我的四名心腹外，還有十二個人，都是你的狐羣狗黨！」

郭明生冷笑道：「妳能明白就太好了

，我佔了絕大多數的優勢，隨時都可以吞掉妳們的！」

秦莎莎笑道：「郭明生，你實在太差勁了，你只是在上面佔優勢，不是在這兒佔優勢，我故意把自己的人留在上面，只要求老二老三兩個人下來，就是要解除你的優勢，使你變得乖一點！」

郭明生冷笑道：「我有槍，我不相信他們的刀會快過我的槍子兒？」

秦莎莎道：「但也不會慢多少，在你的槍彈能殺死我們一個人之前，他們的刀也解決你了！」

郭明生的手還是持着槍，可是王二與王三分開來站在他的兩側，兩柄飛刀比住了他，毫不放鬆！

王三從不開口，這時才冷冷地道：「姓郭的，你神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把槍收起來，聽見沒有？」

郭明生不甘受威脅道：「憑什麼？我先斃了你們！」

秦莎莎笑道：「這傢伙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老二給他臉上再添一道疤！」

話才說完，王二的手一抬，一柄飛刀已經脫手。刷的一聲，擦着郭明生的臉過去，插進一邊的的石壁上。

等刀子插進壁上，郭明生才覺臉上一涼一熱，然後有點微微發癢的感覺。連忙用手一摸，摸到濕漉漉的，對着火光一看，滿手鮮血，才叫道：「你們敢傷我？」

王二的手中早已扣好另一把飛刀，冷冷地道：「這祇是警告，如果你再不聽話，下一刀就插進你的心口了！」

郭明生看看那枝插在沙壁上的刀，那雖是土沙的牆壁，却因爲風乾壓緊的原因，也非常結實。而王二的刀居然沒入大半，這一刀如果插在身上，就足以致命了。

他雖有一把槍，也有一手快而準的槍法，却不敢輕易嚐試。因爲他計算過，他最多只能佔先一發，可是在雙刀夾攻下，他自己非死不可！

於是他笑了一下道：「莎莎，這是何苦呢？大家都是爲了工作，完成任務才是最重要的，否則誰都沒命！」

秦莎莎冷笑道：「話是不錯，可是上級明明贊成我負責的，却又弄了個你來監察，是什麼意思呢？」

郭明生道：「那只是怕你們力有不及，要我在暗中帮助妳們！」

秦莎莎冷笑道：「放屁，這本來沒有關於組織的事，却要你們來硬插一手，明明是想吞掉那批珠寶！」

郭明生道：「莎莎！這是什麼話，這筆財富是屬於公有的，誰也不能私吞了下去！」

秦莎莎道：「但這是一筆很大的財富，那一個單位抓在手裏，就會增加一筆可以動用的經費，所以你才想插一手，從我的手裏接過去！」

郭明生笑道：「莎莎！妳明白就好。因爲上級也在鬧窮，大家都需要爭一脚。正因爲互相都有顧忌，才會交到妳們這個小組來執行，不然那會輪到妳們！」

秦莎莎冷笑道：「既然交給了我們，你又憑什麼？」

郭明生笑道：「憑我們組裏棋高一籌呀！預先在你們小組裏就安插了人。所以這筆經費，我們的組織撈上一份並不爲過吧！」

秦莎莎道：「不行！我不答應！」

「莎莎！妳別傻，妳們小組才幾個人，如果繳上去了，再發下來的也有限，倒不如跟我們合作了，將來我們四六折夥，我們佔六成，撥出四成歸妳們！」

秦莎莎問道：「就是我們這兩個組分了！」

郭明生笑道：「那四成是妳們的私下收入，對外，全由我們出面收下了，好在這是特支的經費，無須報帳的。莎莎！組織裏的情形，妳也不是不知道，上級沒有經費，一切都靠自理，還不是誰撈到算誰的。就算到了手，這一路回去，恐怕還有很多單位要截取呢，沒有我們撐腰，妳們還是過不了關的！」

秦莎莎道：「你們也不行，胡波那一關就要來了，你們又過得了那一關嗎？」

郭明生道：「妳放心，我們祇要珠寶到了手，胡波是絕對弄不去的，他那兒有我們的人！」

秦莎莎說道：「胡波手下也有你們的人？」

郭明生笑道：「當然了，我們是無孔不入的，連你們這組，我們都擠得進來，更何況是胡波那兒呢？因此我勸妳乖乖的合作，沒有我們的介入，妳們根本就無法回得去。我已把情勢說了，妳可得想想清楚！」

秦莎莎一笑道：「郭明生，我知道你們神通廣大，也知道這次跟來的人裏，有大部份都是你們的人，所以我才不跟着大隊走，寧可去找上白朗帶路，就是爲了不受你們的控制！」

郭明生笑道：「妳是個很聰明的人，因此妳也知道，在什麼時候，才能夠保全自己！」

秦莎莎道：「我曉得。所以這筆珠寶，我不想先挖出來，只要一見到東西，我們恐怕都沒命了，你會把我們都殺掉，然後再獨吞掉的。」

郭明生回答道：「那妳完全可以相信我……。」

秦莎莎冷笑道：「郭明生，少來這一套。在我們這個組織裏，沒有信任兩個字，誰都不可以信任。何況你吹得太離譜了，四六折成，說得倒好聽，你有這麼大的權力嗎？連你們那個狗屁組長也不敢答應我們帶走四成，你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監察員，就敢作決定了。得了吧！老郭，你給我老實點，咱們先談好條件！」

「條件，還有什麼條件？」

秦莎莎道：「珠寶我保管，起出來後，還是由白朗他們護送着，等回到關裏的時候，你們再把那六成接手過去。在這以前，你們動都不准動一下！」

郭明生冷笑道：「妳在說笑話了，到了關裏，妳還肯把六成分給我們？」

秦莎莎道：「我不肯也沒辦法，究竟是你們人多勢衆。不過到了那兒，你想憑實力硬吃掉我們也不行了。那時，我們的

人手都集中了，還可以拚一下的！」

郭明生說道：「白朗也沒有這麼好說話！」

秦莎莎笑道：「這一點你錯了。經過這一段時間的觀察，我發現他是個絕對講信義的江湖人……。」

郭明生哈哈一笑道：「莎莎！別來這一套了，在一筆財富之前，我不相信有人能講信義的？」

秦莎莎道：「那祇是你沒看見而已，你却不能說沒這種人呀！他有多少次可以把我的藏珍圖奪去的，可是他却連看都不看一下！不信你可以問周嫂！」

郭明生笑道：「不必問誰。莎莎，我清楚得很，白朗是在雪山開寨立窰的大當家，可不是什麼仗義疏財的大俠客。他也不是三歲的小孩兒，會被妳的那套萬里尋找父骨的故事給騙了，貼着老本來護送妳這一趟，更不是什麼憐香惜玉的大情聖，看上了你們姊妹的姿色，來向妳獻殷勤。莎莎！別自認妳長得漂亮，妳就是倒貼，人家還未必理睬呢……。」

秦莎莎不禁火了，開口叫罵道：「郭明生，你在放什麼驢子屁！」

郭明生冷笑道：「秦莎莎，妳也弄清楚，老子已經表明了身分，是上級派到妳們這個小組來當監察員的，而不是妳的部下。」

秦莎莎道：「可也不是我的上級！」

郭明生一笑道：「那可不能這麼說。老子的地位比妳高、實力比妳強、形勢比妳好，就可以代替妳的指揮權！」

秦莎莎道：「如果我不接受呢？」

郭明生冷笑道：「妳可以試試看，我不剝掉妳的三層皮，整得妳哭爺叫娘，就是妳養的！」

秦莎莎將臉一沉道：「好！那我就等着看好了！」

郭明生的槍口指了過去，秦莎莎不甘示弱，手上早已拿着一口飛刀比準他。郭明生冷笑道：「妳的飛片子雖快，但是能快過我的子彈嗎？」

秦莎莎道：「我沒試過，不過可以試一次的！」

郭明生怒道：「臭婆娘，妳以爲我不敢殺妳！」

秦莎莎冷笑道：「諒你不敢，因爲你還得指望我指出藏寶的地方！圖在我妹妹那兒，只要你殺了我，你再也別想拿到那張圖了？」

郭明生冷笑道：「沒圖也沒關係，已經到了這裏，總不出在那些石槨中，一口口地翻，我不怕找不出來！」

「哈！要是這麼容易找到，大鼻子早就翻去了，還輪得到你們來檢便宜。你一定要跟我來硬的，郭明生，我寧可送給白朗，也不會叫你趁心！」

郭明生陰沉地點了一下頭道：「臭婆娘，妳終於說出老實話來了，妳跟白朗串通好了！」

秦莎莎冷笑道：「我要是跟白朗串通好了，還會來找你，白朗在雪山的人手還會比你少！」

郭明生笑道：「他的人多，沒帶來也是白搭！」

他們兩個人吵得熱鬧，那兩個大漢中的一個說話了：「老郭！別吵了，我們要爭取時間！」

秦莎莎道：「笑話，你們急我不急，我已經關照過菲菲，要是我不回去，就叫她跟白朗說實話，然後帶着藏珍圖先躲開，帶足了人手再來！」

郭明生道：「那妳們是存心想背叛組織了？」

秦莎莎冷笑道：「我們組裏全是你們的人潛伏，本來也不能算是個組織了！」

郭明生道：「可是，我們總還是自己人！」

「鬼的自己人。我們這圈子裏，自己人挖自己人最厲害。我要是把藏珍給了你，很可能就落個屍骨無存！」

郭明生一時拿她沒辦法了，祇有道：「好了！莎莎，我們雖然插了進來，但是究竟這是一筆公欵，誰撈到也落不下私囊的，若是把妳們都留下，而只剩我的人回去，上級同樣不答應的，妳的後台也未必肯甘休，所以我答應妳的承諾，絕對守信用！」

秦莎莎道：「可以，一切按照我的條件，你們不得碰到那些藏珍，珠寶一直由我們保管，入關再分！」

郭明生見嚇不倒她，只得軟化了道：「好！我依妳，現在妳該把地方指出來了吧？」

秦莎莎道：「我沒這麼傻，把你的人調上去，讓周嫂下來……。」

郭明生道：「那我怎麼知道妳在搗什麼鬼！」

秦莎莎道：「你可以留在這兒看，但是只有你一個人，你的人都不能留下！」

郭明生叫道：「那怎麼行！妳們不吃了我才怪。」

秦莎莎道：「我們怎麼敢那麼做，你的人把守住了下面出口，我即使宰了你，也會活活困死在底下。」

郭明生四下看了一下才道：「這兒也許另有出口？」

秦莎莎道：「我不知道，即使有也不行，我們既沒有食水口糧，也沒有馬匹，還能跑到那兒去，這兒是沙漠，你的人控制了食水口糧就控制了我們。」

郭明生沉吟未決，那兩名大漢中的一個道：「郭兄弟，秦莎莎說的也是。這樣吧，我上去，換成周佩芬帶個人下來，大家三對三，這樣誰都不吃虧。」

秦莎莎本來還想反對的，郭明生道：「這是最大的讓步了。秦莎莎妳不信任我，我也是不信任妳。」

秦莎莎想了一下，終於道：「好，你們上去一個人，換周嫂跟劉拐子下來。」

郭明生道：「爲甚麼要換那個討厭鬼呢？」

秦莎莎冷笑道：「因爲我知道他是另一個圈子的人，這件事兒大家都插了手，乾脆就多幾個人知道，劉拐子可是上頭派來的，諒你也不敢動他，這樣子大家安全一點。」

（下期續完）

凶刀

詭計傳奇中的傳奇故事

杜飛・文

杜飛先生在「詭計奇中奇」，牛刀小試初露身手的第一篇作品：「詭計奇中奇——凶刀」，開創了江湖奇情小說的境界。寓武俠、推理、文藝傳奇於一爐，保證讀罷令人擊節三歎。

（一）

白溝鎮的薛海欣薛大爺愛收集古今兵器是遠近知名的，他在那些破銅爛鐵上花了不少錢，用「破銅爛鐵」這四個字去形容薛大爺心目中的神兵利器，多少有點兒諷刺的意味，其實，如此形容也有它的緣故，譬如說，薛大爺常常在親友面前展示的一把寶劍，據說是某某朝代某名將的佩劍，可是在別人眼裏看來，只不過是一段生了銹的廢鐵而巳。

薛家大院在白溝鎮上是數一數二的大宅子，偌大的庭園，廣闊的東西兩廂，却很少有人知道東廂十幾間房內擺的全是刀槍劍戟，薛大爺每天大部份的時間都在這兒消磨掉，別人都認為他發了瘋，而他却自得其樂。若非至親好友，想跑進薛家大院的東廂房參觀他的收藏，那是休想。

因此，雖有大部份人對於薛大爺的愛好嗤之以鼻，却也有一部份人對於他的收藏滿懷神秘與好奇。

這一天大約是清明過後的三、五天，黃昏前下了一陣大雨，入夜又停了，氣候不暖不凉。吃過晚飯，薛海欣正在堂屋裏叭嘰叭嘰地吸着旱菸袋，跟了他半輩子的老家人薛福悄沒聲兒地到了他身邊。

「大爺！」薛福太了解主人的個性，薛海欣常常會陷入冥想，為了不使主人受驚，所以他的聲音非常輕。

「嗯！」薛海欣連頭都沒有抬。

「有客。」

「哦！」薛海欣這才抬起頭來，旱菸桿也離開了嘴唇。「是誰呀？」

「沒見過……」在主人的責怪還沒有出嘴之前，薛福連忙又接着說：「他……他說：有一把刀……一把很名貴的刀要請大爺您過目。」

就在這一瞬間，薛海欣的神情完全變了，眼光格外有神，全身都充滿了勁道，猛地站了起來。

「薛福！將來客迎到書房，沏茶，上好的鐵觀音……你在書房外面守着，不准任何人進來打擾，快去，快去！」薛海欣撣撣長褂子上的菸灰，整整衣領，極為興奮地向書房走去。

其實，薛海欣並不喜愛讀書，幼時，在嚴父的逼迫下勉强讀完了四書，等他成為薛家大院的主人之後，他才發現書本不僅僅可以使人獲得智識，而且還可以襯托一個人的身份，因此，他才佈置了一間書房，不是挖苦他，儘管書架上羅列琳瑯，他却很少翻閱，他寧願去觸摸那些銹跡斑爛的兵器，也不願去動動那些整潔如新的書籍。

薛海欣在書房中剛坐定，來客就被帶進來了，這些捧着神兵利器上門求售的人，薛海欣見過很多，除了極少數的古董商人之外，大都是破落戶的子弟，要不然，也不會將家傳之物拿出來賣了。

來客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薛海欣如此認定不是沒有道理的。瞧吧！身上那件大褂子已經磨起了油光，領口也毛了邊，臉上的神色明顯地露出了窮困潦倒的殘酷現實，眉宇間却還殘留了幾許傲氣……薛海欣從不放鬆初見面的觀察，這對以後的討價還價會有大有幫助。

唯一令薛海欣稍稍感到意外的是這個持寶刀登門求售的人比以往那些都年輕，最多不會超過三十五歲，他的腋下挾着一個長布捲兒，大概就是薛福口中所說的「一把很名貴的刀」吧？

薛海欣微笑地打了一個手勢請對方入座，然後冷冷地等待着薛福沏茶待客，他內心已經無比地激動、渴求，但他必須竭力隱忍着，如果對方够精明，看透了他的內心，要起價來就會獅子大開口了。

一直等到薛福沏好茶，退出，掩上了書房的門，薛海欣才緩緩地開了口。

「聽說你帶來了一把刀？」

「是的，」少年客人的聲音很輕。他好像在進行一件羞於為人所知的壞事。

「能讓我見識見識嗎？」

少年客人沒說什麼，雙手將腋下的長布捲兒捧了過去。

薛海欣的寶庫中也收集了不少名刀，捲布兒一到手，他就發現這把刀似乎格外沉重，他輕輕地放在桌上，緩慢地解開布捲兒。不管他內心有多麼激動，他的動作仍是慢條斯理的。

刀鞘就很講究，是用鹿皮作的，包捲的紫銅皮發出暗紅的色調，刀把上鐫刻着蟠龍的圖案，當薛海欣手握刀把的那一瞬間，他幾乎以為自己是歷朝某一叱咤風雲的名將，這大概就是他喜愛收集兵器的最高樂趣。

他的左手按住刀鞘，右手緩緩將刀拔出，才拔了一半，由於心臟的加速跳動巳使他的雙手顫抖無力了，他從來沒見過這樣一把鋒利的刀，刀背約二分厚，刀鋒却是薄如紙，刀身泛出湛藍的光芒，使得這間書房的色調都變了。

薛海欣猛一用力，又將刀身插入鞘內，振聲問道：「要賣多少錢？」

他已不够冷靜，否則他絕不會用這種口氣，對方看出了他的喜愛，一定會獅子大開口。

「不賣。」回答着實令人意外。

「不賣？」薛海欣以為他聽錯了。

「不賣。」回答仍是那樣肯定。

「這倒奇了，既然不賣，你將這把刀拿到我這兒來幹什麼呀？」薛海欣逐漸冷靜下來，他已想到這可能是對方的詭計，藉此抬高刀的身價。

「薛大爺！方才我就向門房的人說明白了，只是要請薛大爺過過目……」

「是要我估估這把刀的價值？還是……？」

「聽說薛大爺收集了不少神兵利器，見過不少名劍寶刀，所以想請薛大爺見識一下，這把刀究竟是不是一把凶刀。」

「凶刀？」薛海欣似乎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字眼。

「薛大爺如果有興趣，小的可以敍述一下這把刀的『身世』。」

「哦！這倒有趣。」薛海欣故意漫不經意的說。

少年客人喝了一口茶，這才緩慢地開了口說：「這把刀是一個走火入魔的匠人打造的，為什麼要說這個匠人走火入魔呢？是有緣故的，他收集了不少名刀，將它們熔於一爐，最後一次淬鋼時，用的不是清水，而是七個嬰孩的血，刀成之後，這個匠人就瘋了，他就用這把刀割斷了自己的喉嚨。」

油燈的火苗在搖曳，使少年客人的臉上浮現着陰影，薛海欣身上也有一股涼颼颼的感覺。

「刀一入世，就落在清初吳三桂手下一個大將的手裏，這位大將剽悍勇猛，以往在戰場上斬將搴旗，無往不利，有了這把寶刀，必定如虎添翼。事實與想像正好相反，他帶刀上陣，恃仗刀利，揮刀砍向敵人的盾牌，刀彈回來，反而將他開膛破肚，血染黃砂……」

薛海欣看着面前的刀，就好像那把刀隨時會自動出鞘割斷他咽喉似的，竟然用手推着桌子，使他的座椅退後了一些。

「也不知過了多少年，這把刀落在一個江湖俠客的手裏，這位俠客一向有仁義之風，而且厭惡殺戮，自從得到這把刀之後，性情大變，大開殺戒，最後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用這把刀引頸自刎了。」

「這些……恐怕都是人云亦云的傳說吧！」薛海欣禁不住插了一句嘴。

「薛大爺，請你靜靜往下聽……這把刀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不知所踪，到了民國初年，它又出現了，那是鬍帥還在關外，他手下有一個親信侍衞買了這把刀，當天晚上那個侍衞就用這把刀行刺鬍帥，結果是行刺未成，侍衞反而死在亂槍之下。」

薛海欣端起茶來喝了大半碗，這個故事聽得他口唇焦燥。

「前年，這把刀又落到北京琉璃廠路南一個古董商的手裏，隔不了幾天，這個古董商就被抄了家，全家都被北洋軍殺了頭，原因是在他的店裏搜出了一卷反抗北洋政府的傳單，凶刀的惡名到此也就被認定了……我父親早年曾在東洋讀書，收集了不少名貴的東洋戰刀，而且他老人家頭腦很新，不信鬼神，自然更不會相信凶刀的傳說，就買下了這把刀……」

「你不放心，所以拿來教我看看，是嗎？」

少年客人站了起來，左手握着刀鞘，右手將刀拔出了鞘，剛才薛海欣只拔了一半，當這把刀完全顯露時，薛海欣才發現刀尖部份有紫黑色的汚漬，彷彿是凝固的血。

「鄉下關於鬼狐的傳說特別多，我父親就將這把刀帶回故居，當晚就宴請諸親好友，講述這把凶刀的故事，他的用意很明顯，想藉這把凶刀的故事來澄清那些有關鬼狐的傳說，他明知是把凶刀還買下了它，足證他不信這些邪說……唉！誰知道他老人家話還沒有說完，可怕的事情就發生了。」少年說到這裏，突然渾身發抖，似乎恐懼的意識巳籠罩了他的身心。

「莫非令尊也……」

「我父親養了一頭很名貴的德國獵犬，那條狗和他幾乎是形影不離的，說着說着，我父親就拔出了這把刀，指着他的愛犬大罵妖狐，可憐那隻狗兒毫不知大禍臨頭，竟然還舞動爪子去撩撥這把凶刀。銳利的刀尖在頃刻間插入了牠的心窩。」

薛海欣想嘔吐，他眼中巳出現了那種血淋淋的場面。

少年客人的敍述太過出神入化了，他站起來，連當時的動作都描繪出來了。

「當時在場的人都嚇得大驚失色，那頭無辜的獵犬在悽慘的嗥叫，我父親好像在一場噩夢之中，他用腳尖踩住了狗的頸項，就這樣……」他作了一個手勢。「利刀往下一拖，朝狗腹一剖到底。」

薛海欣咬住了牙，拼命吸了一口氣，差一點將晚飯時吃點「餑餑」熬魚一鍋煮給吐了出來。

「我家有兩個力大無窮的長工趕緊衝上去將我父親按住，奪下了這把刀……」

「這是多久的事？」

「昨晚。到現在為止，我父親還在又喊又鬧的，迫不得已，咱們用繩索把他老人家給綑起來……」

「府上住在……？」

「三槐村。」

三槐村因村頭上有三棵老槐樹而得名，距離鎮上只有三十里路，不管從那個角度去判斷，薛海欣都沒有理由去懷疑這個故事的眞實性。

「小伙子！你講的故事可眞把人給嚇壞了。」薛海欣緊張地說：「你老子不信邪，我信，這把刀你帶回去吧！夜已很深，我也不留你了。」薛海欣竟然下了逐客令。

「薛大爺，小的以爲你見過很多神兵利器，必然有獨到的眼光，想不到……」

「小伙子，如果你不說出這一段嚇人的故事，我或許會出個高價買下這把刀，如今我既然明知是把凶刀，我幹嗎要惹禍上身呀？」

「小的也無意出賣這把刀，既然是把凶刀，又何必讓它去繼續害人呢？」

「那你又何必漏夜帶這把刀到我這兒來？」

「小的只是希望將這把凶刀放在府上的寶庫中一陣子，讓那些神兵利器鎮鎮這把刀的凶煞之氣，刀的本身是無辜的，咱們總不能……」

「對不住！對不住！」薛海欣一個勁兒地推辭：「我不敢冒這個險，小伙子，你還是請回吧……薛福，送客！」

那少年客人一臉失望的神色，在薛海欣嚴峻的逐客令之下，他也只得帶着那把凶刀走了。

「大爺！」薛福關心地問道：「你怎麼沒買下那把刀呀？」

「別提！別提！」薛海欣連連揮手。

這一夜，薛海欣徹夜未得安睡，翌晨，他也沒有進他的寶庫，他眞躭心他收集的那些刀槍劍戟，其中那一件突然發了凶性。

（二）

不管薛海欣多麼想忘掉這件事，但他却無論如何也揮抹不掉那麼深刻的印象，幾番猶豫，又幾番心動，最後他決定把這件事弄個清楚，吳三桂麾下大將陣前殉難的事相隔多年已無從查問，三槐村有人發瘋，錯將愛犬當妖狐的事總是可以查問明白的。

派出去兩個精明的人家，到了傍晚，這兩個家人去帶了回報。

三槐村有個姓郭的，早年曾在東瀛求學，還得了什麼博士學位，在北洋政府還幹過什麼長之類的官兒，前幾天退休還鄉，正在大宴親友的時候發了瘋，以凶刀殺狗的事並沒有得到證實，但是與那少年客人所說的部份情節却是脗合的。

少年客人就是那位郭博士的兒子嗎？應該不會假，唯一令薛海欣不解的是，那麼好的家境，少年客人爲什麼穿着那麼寒酸呢？

薛海欣正在納悶，家人薛福來報：

「有客求見！」

又是一個從未登門過的生客，約莫四十來歲，穿着講究，態度、氣勢，都可以看出是個見過世面的人。

來客自稱姓沈，單名一個魁字，打那兒來，幹什麼行業，就一字不提了。寒暄之後，來客就單刀直入地說明了來意。

「聽說薛大爺昨天新買了一把寶刀，所以特地趕到瞻仰，瞻仰！」

「沈先生恐怕弄錯了，最近我並沒有買進什麼刀。」爲了避免麻煩，薛海欣也沒有提到那把凶刀的事。

「薛大爺！你愛惜珍藏，不肯示人，原無可厚非，不過，沈某人爲了尋找一把刀已經化了十幾年的光陰，所以，只要有關刀的消息，都在沈某人的注意之中，薛大爺，沈某人只要看一眼，連手指尖兒都不去碰它，而且出了府上大門之後，絕不再提，薛大爺，君子重在一諾……」

「沈先生！我過去倒是購過不少古刀，至於昨天，我並沒有購進什麼寶刀，眞的，請你相信我。」

「薛大爺！」姓沈的並沒有就此放鬆，仍是緊緊地盯着：「一個收藏家都有强烈的獨佔慾，我明白，可是，我要尋訪的這把刀，對我却是非常重要，也許，薛大爺收購的這把刀與我要尋訪的那把刀毫無關係……」

「如果正是你要尋訪的那把刀呢？」

「那我就以高價向薛大爺收購。」

「沈先生，落在一個收藏家手裏的東西往往是無價的。」

「那麼我就竭盡所能，再加上苦苦的哀求。」

「沈先生，我不否認，也不承認我昨天是否收購了那把刀，你先說說看，你要尋訪的那把刀是什麼模樣的。」

姓沈的立刻向薛海欣索取紙筆，畫了刀的樣式，還加以詳細地說明，薛海欣邊聽邊激動，因爲沈魁他要找的這把刀正是昨晚那個少年客人帶來的凶刀。「沈先生！不瞞你說，我曾經見過這麼一把刀。」

「眞的嗎？」姓沈的顯得非常激動。「刀在誰的手裏？」

「沈先生！我想，刀在誰的手裏用不着告訴你，因爲刀的主人無意出賣。」

「薛大爺！如果我出相當的價錢呢？」姓沈急着追問。

「難道會有人爲了這樣一把刀而傾家蕩產嗎？」

「薛大爺，恕我冒昧地問一聲，聽說府上的寶庫中收藏了不少的名貴刀劍，它們的總值是多少？」

「這並沒有很正確的估計，據我看，最少也要值十萬大洋。」

那時候的十萬大洋可以買千頃良田。

「如果我出十萬大洋買那把刀，刀主人會賣嗎？」

薛海欣幾乎嚇呆了，得到凶刀的人不是凶死，就是發瘋，連這個只是想得到這把凶刀還沒有得到的人都已經發了瘋，若不發瘋，他怎肯以十萬大洋的高價去買一把刀。

「沈先生！你在說笑話！」

「我很認眞。」

「沈先生！那麼，我要冒昧問一句，那把刀對你爲何如此重要？」

「這是我們沈家代代相傳的祖宗遺命，以任何代價買回這把刀，那十萬大洋是祖上留下來的財產，我只是要遵奉沈家列祖列宗的遺訓。」沈魁說這番話的時候，臉上神色肅穆已極。

「沈先生！恐怕令祖先的遺命不會如此單純吧？」薛海欣好奇地追問。

「個中當然還有不足爲外人道的秘密，如果薛大爺有口德，我倒願意奉告。」

「沈先生，請放心，我只是因爲酷愛刀劍，所以才對刀劍的掌故隱聞充滿了好奇，無意探人隱私，更無意揭人隱私。」

「唉！」沈魁神色凝重地說：「其實，也沒有什麼隱私，先祖曾爲吳三桂手下的大將，在陣前殉難，下葬時，甲冑、衣冠，靴蹬齊全，唯獨缺了這把佩刀，所以，列祖列宗遺留下了這個訓言，務必要找到這把刀歸葬於地下，以慰先祖的在天之靈。」

薛海欣驀地一震，這和那少年客人所說的凶刀故事不是脗合嗎？

「沈先生居停何處？」

「暫宿鎮上的『百合客棧』。」

「沈先生，我剛才就說過了，我曾經見過這把刀，不過，在沒有徵得刀主人同意之前，我不便突然引見，這樣吧，我可代你探探刀主人的口風，明兒這個時候我再去向沈先生回話。」

「那就太感激了，」姓沈的從懷中掏出一張莊票，「這裏是五千大洋的莊票，如果刀主人願意成全我的一片孝心，就請薛大爺代爲落定，再擇吉日一手交刀，一手交錢，對於薛大爺費神之處，當另外酬謝。」

「這……」薛海欣面有猶豫之色。

「薛大爺已成爲遠近知名的刀劍名家，一定不會弄錯的，近年來，我也訪問過不少對古刀古劍有研究的名家，據他們說，像這種形式的刀，還不會有第二把。」

姓沈的告辭走了。

薛海欣看看那張莊票，是北京「蚨瑞祥」的莊票，對銀錢來往上，他是老經驗，那張莊票是全國通用，任何錢莊都可兌現的「鐵」票，這表示那姓沈的確有以十萬大洋買回祖先佩刀的決心。

這一夜，薛海欣又失眠了。

（三）

一大早，薛海欣就備了套車，帶着薛福往三槐村趕去，平心而論，他如此熱心，並非有什麼企圖，這一生中，他玩過不少古刀名劍，但他從來還沒有聽說過如此令人難忘的有關刀劍的故事。

郭家在三槐村是望族，一問便知，可是當他來到那個出過洋博士的府邸之前却使薛海欣有點兒失望，門牆斑剝，荒草蔓徑，這位官居顯赫的博士怎不斥資將故居修飾一番呢？

進了大門，更是汚泥盈塘，蛛網遍處，薛海欣不禁暗暗生疑，那位退休的洋博士前兩天不是就在這兒宴請親朋戚友嗎？

通過荒蕪的庭園，登上石階，郭家的大廳就呈現在眼前，大廳的氣象就不同了，像是最近才修整過，大聽中央一張圓桌上還有剩菜殘餚，在廳的中央有神龕，供着祖宗牌位，那個薛海欣所熟悉的長布捲兒也供在上面。

那個少年在大廳的側門出現，仍是那身起了油光的大褂子，略感訝異地迎了過來。

「哦！原來是薛大爺！」

「郭少爺！恕我來得太冒昧，一來是要向你道歉，前晚對你太不客氣了……」

「薛大爺那裏話，趨吉避凶，乃人之常情。」

「二來我想探望、探望郭老太爺。」

「眞不巧！家父的失神，一直沒有復甦，昨天已送到北京就醫去了。」

「郭少爺，你的心情一定不好，本來不應該問東問西的，可是我又蹩不住。」

「沒關係，薛大爺如果想知道什麼，小的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令尊退隱林泉，回到故居，怎麼沒有將宅子加以整修呢？」

「不瞞薛大爺說，這兒鬧鬼狐已經鬧了許多年，早就沒人住了，家父就是不信邪，前晚的事有人說就是鬼狐作祟。」少年說着，眼光向大廳一個角落裏一瞥。

那兒有一床蘆蓆蓋着一堆東西，薛海欣看了一眼，心頭一陣狂跳，他看到了一隻狗腿。

「唉！不知道是凶刀作怪，還是鬼狐作祟，」薛海欣安慰地說：「反正不幸的事已經發生了，令尊還保留了一命，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如今這把凶刀你打算如何處理呢？」

「前晚我還來不及表達我的意思，薛大爺就下了逐客令……小的認爲這樣一把刀，毀之棄之都未免可惜，所以我想將這把刀送給薛大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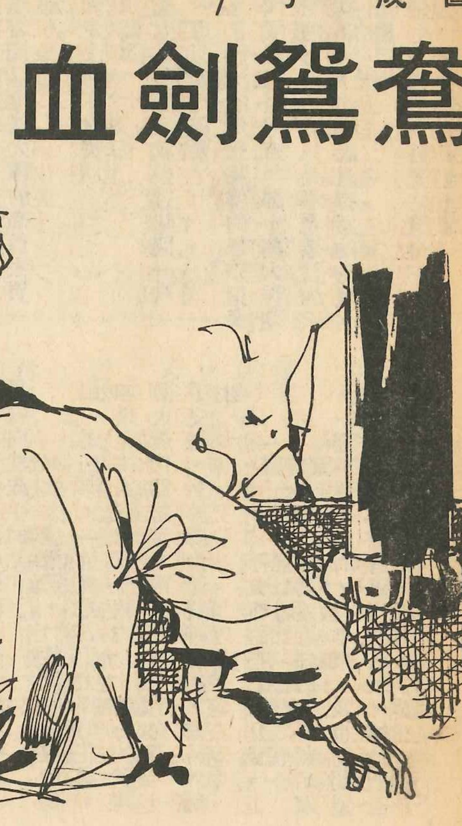
「送我？」薛海欣幾乎懷疑自己聽錯了。

「是的。咱們郭家可不能賣東西，再說這把凶刀送給別人，別人也不一定敢要：送給薛大爺是再理想不過了，將這把凶刀放在那些神兵利器之間給鎮壓鎮壓，也好除他的戾氣。」（以下轉入一〇四頁）

長篇武俠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　成・圖

血劍鴛鴦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甘霖父女及小寶在洪湖巧遇龍江釣叟，打退湖江三惡，事後，釣叟把血劍來歷告訴甘霖，始知小寶原是苗疆前土司之女的兒子，而其生父則是季方公子。釣叟原來與小寶頗有淵源，因此趁甘霖等湖畔歇息幾天之中，指點鳳嬌及小寶武功，並故意教授鳳嬌幾招奇招，用以挫挫小寶的驕氣。七天後，釣叟催甘霖等上路，鳳嬌與小寶先行，甘霖隨後，半途見釣叟茅屋被焚，但不見釣叟前來，只得繼續前進，來到一市鎮，在一飯舖用膳……

深入三湘地　頻遇可疑人

書生可不也盯在人家臉上望，那頭兒偏左又偏右。那人笑了，笑得也秀色，說道：「我倒知道你瞧我幹甚麼，小哥兒，你瞧我臉上這刀疤吧？你怕不怕？」

小寶眉兒一挑，却挨近了些說：「我才不怕哩，喂，是不是壞人拿刀來砍，你告訴我，我專打大壞人，我替你報仇。」

那窮書生差點沒縱聲大笑出來，但顯然適時忍住了。說：「好啊，只可惜那壞人本事大得很，小哥兒，你可太小了，這麼說，你必也練過功夫吧。」說着，不禁向甘霖和鳳嬌溜了一眼。

鳳嬌叫道：「過來，小寶，才說你聽話，快過來，咱們要的茶送來啦。」

誰會去對一個潦倒的書生多瞧一眼，小寶跑回來，三人就忙忙吃了飯，立即上路。大出甘霖的意外的是，走到日落時候，仍未見有對頭人現身，那終南三惡想必已嚇破了胆，不敢在這左近再停留，且不用說了，人屠戶與湘江一判只怕還沒過漢江，但玉羅剎呢？分明是一直跟踪在終南三惡後面，一心想檢便宜，怎麼也不見影蹤？

那小寶簡直就是個小猴兒，蹦蹦跳跳，鳳嬌幾番把他揪了回來，要不是奔前，就是躲到樹上，必要鳳嬌尋他不着，生了氣，他才又在遠遠的一株樹上跳下來，雖是頑皮得令她生氣，但小寶那一身俊功夫，却又不由她不喜愛，而且還暗中較量上了。

鳳嬌在那小巧的輕功之上，比起小寶來可欠缺得多了，但這幾日中，和小寶在那山岩上追逐，無形中增進了不少，終於連她自己也感覺出來了，當眞連他這個小人兒也不如麼，可就是不如，就是抓不住這小猴兒。

那小寶又竄到一株大樹上去了，忽然發出一聲歡呼，叫道：「姊姊，快瞧！快瞧！啊！多美。」

鳳嬌騰身上樹，只見土山後面，金波萬頃，一片汪洋，不禁也一聲歡呼，向後面的甘霖叫道：「爹，快來瞧！」

北國生長的孩兒，烟波萬頃的景象也見不到，何況萬頃金波，原來是夕陽投落

了滿江斜暉。

是滿江，那土山後，仍是揚子江，但流過了巫山三峽的揚子江，那湍急的江流失去了束縛，奔放近似泛濫，何況那是洞庭湖的水口，只見大江對岸，下流一片火紅，甘霖也啊了一聲。原來他雖不是初次路經此地，但却初見名副其實的赤壁。是夕陽的餘暉把那下流頭的石壁染紅了，成了一片赤壁。

赤壁，正是天下未三分，赤壁鏖兵，周郎與劉備聯盟大破曹兵，一舉殲滅曹操八十三萬人馬的古戰場。

就在那工夫，驀聽鸞鈴聲响，來路上奔來了一匹白馬，甘霖的心頭一震！玉羅剎！

馬上可不是玉羅剎，好險，若不是小寶淘氣，把鳳嬌和他引上樹上，早已被玉羅剎追上了，只見她躍馬上了土山，那馬在山上打了個盤旋，便四蹄不動了，江風吹拂得她衣袂飄飛，馬上的玉羅剎似乎怔住了，在向四下裏眺望。

甘霖低聲急道：「別出聲！」

鳳嬌偏不聽話，但話聲如耳語，說：「爹，你認識她麼？她是誰？」

甘霖道：「別大聲了，這是個極厲害的魔頭，也爲了咱們這血劍而來的，我已和她見過面了，也上了她的當。」

鳳嬌啊了一聲，道：「爹，可是你說過的那個玉羅剎。」

幸是相隔得遠，那大樹和那小土山頂相隔不下十丈，枝濃葉又密，玉羅剎倒也沒發現他們，瞧她那種神情，顯然是迷惑了。這麼說，她是一路跟隨他們下來的了，分明是因失去了他們的蹤跡，才迷惑起來。

好險，甘霖暗叫了聲慚愧，因爲玉羅剎一抖韁，那馬邁開四蹄，落下土山去了，越過土山，可見江邊的房屋，原來山下是個市鎮。

甘霖目不轉睛，仍然盯在那土山上，這個玉羅剎狡猾得很，生怕她又溜回山上來。

鳳嬌咦了一聲，說：「爹，噯呀！小寶呢？小寶那去了？」

那孩兒可不是不在樹上了，他本是在兩人頭頂的橫枝上，難怪沒聽他出聲了！甘霖大急，還用說麼，必是小寶得知那馬上的女子就是玉羅剎，悄悄溜下去了。咦！這孩兒，糟了。

鳳嬌道：「不好，他必是追趕玉羅剎去了。爹，記得那日爹和那老爺子說起這玉羅剎麼，你們一轉背小寶就對我說，早晚遇上了，他要替爹出氣，他一定是找玉羅剎去了。不成，我得去把他揪回來。」

但她才一脚滑落，已被甘霖揪住了，急道：「不成，你去不得，那日這玉羅剎哄得我當她是好人，告訴她血劍是在你身上，從水路走漢江來了，待得後來遇到這終南三惡，才知她敢情是爲血劍來的，而且更厲害，更狡猾，那晚你們落在廟中，幸是沒碰到，却不知她這些日在何處，怎生咱們才一上，她又現身跟踪來了。」

鳳嬌道：「但小寶，他……」

甘霖道：「你這放心，別瞧他人小，可聰明絕頂，那玉羅剎又沒見過他，必不會有事的。」

兩人等了一會，玉羅剎顯然走了，小寶也沒回來，可連甘霖也忍耐不住了，這才溜下樹來，奔上那土山，驀聽一聲馬嘶，兩人循聲望去，只見夕陽暉裏，玉羅剎那白馬正沿着江岸，向下流頭狂奔而去，眨眼已成了一個小白點，相去何止五七里地，但馬上却不見有人。

鳳嬌一聲歡呼，說：「爹，這必是小寶使壞，把她的馬打跑了，噯呀！但人呢？小寶他……」

甘霖一見他也明白了，不用說，是小寶冷不防刺了那馬屁股一下，必是刺，不是打，那馬才驚躍狂奔，玉羅剎必然也因冷不防，坐不穩馬鞍。

甘霖捋鬍莞爾，他可不担心了，那日在沔陽城外，小寶戲耍湘江人屠與湘江一判，皆他親眼所見，就算玉羅剎比那兩人更厲害些，武功更高，但小寶既然脚點湘江人屠的頭，那魔頭也奈何小寶不得，這番可是刺玉羅剎的馬，就算那玉羅剎從狂奔的馬上立即跳落來，必也找不到小寶。

可不是那遠去的奔馬後面，現出人影來了，人影雖然不大，但玉羅剎的紫衣在夕陽暉裏，有閃光發出，一瞧就認出她來，可不見小寶。

玉羅剎顯然是追趕那馬，去得更遠，更遠了，馬快人也快，江岸雖然一片平陽，只不過盞茶工夫，便連人馬也不見了。

鳳嬌便是再大聲些，也不怕被她聽到，甘霖說道：「那不是小寶麼，呵呵，這個頑皮又可愛的孩兒。」

小寶現出身來了，原來他在坡上的一株樹上跳落下來，鳳嬌和甘霖連忙迎了下去。

小寶嘻嘻笑道：「老爹，你把她說到厲害得了不得，敢情也稀鬆平常，她再也尋不到咱們了。」

甘霖道：「咱們快走，不可停留，隨我來。」

他在前面帶路穿過那小鎮，到了河邊，立即雇了一隻船，這水路甘霖已不是初次行走了，和岳陽相隔不過二十餘里水路，這時正當枯水季節，那洞庭湖水倒灌入揚子江，是以逆水而行，但那水口寬闊，船行仍然極快，掌燈時候船已到了岳陽。

三人捨舟登岸，甘霖道：「你們瞧見了麼，那便是馳名天下的岳陽樓了，我倒有了主意，咱們不進城了，就在那樓下左近，尋個店房住下，明兒也不進城，就便雇一隻船，入洞庭湖，從常德走沅江。」

鳳嬌和小寶順着甘霖手指處瞧去，只見湖畔有一座高樓，燈火輝煌，湖邊已有了夜霧，便也蒙上了一層燈暈，直如樓在雲端，更加那樓下的前後左右，萬家燈火，看來更如繁星一般。

小寶拍手叫道：「好啊，老爹，咱們去樓上逛逛可好，眞好看。」

鳳嬌也附和着說道：「爹，去吧，這時候落店也還早。」

甘霖見兩個小人兒眼巴巴望着他，笑道：「你們不用急，我不但帶你們去逛，那樓上也賣酒飯，咱們到樓上吃飯去。」

小寶和鳳嬌喜得心花怒放，不料甘霖竟會一口答應不說，還要帶他們去樓上吃飯，自然是喜出望外。

原來甘霖老江湖，深明虛實之理，正

因這岳陽樓乃是名勝古蹟，遊人最多，日夜川流不息，像玉羅刹這樣的追踪他們的武林高手，絕想不到他們敢去，必是落在偏僻街巷小店，是則反倒更安全了。

那小寶最是個不安份的，甘霖話聲未落，小人兒早奔了去，鳳嬌叫道：「小寶，別跑，等一等。」

好，小寶精靈得很，這一夥追踪他們的武林高手，又大半認得，有他當先前去，反倒最妙，甘霖便也不阻止，一路留神，隨後前去。

那岳陽乃是洞庭湖入口之地，可遠航湘資沅澧，人烟輻輳，商賈雲集，上岸即是河街，入夜時候，行人也最多，倒也沒見有可疑之人，到了那岳陽樓上，只見鳳嬌一人倚窗而坐，叫道：「爹，這裏有座兒。」

甘霖一怔！小寶呢？

他見到小寶了，可就不僅怔住了，而且發楞，只見小寶跪在一張櫈上，面對着一人，在說話兒，竟是午間在那鎭上所遇到的窮書生，燈光之下，那臉上的刀疤，更顯眼了，今日他們分明先上路，這書生怎麼倒走在前頭來了？

甘霖再向樓中掃了一眼，就沒有一個武林中人，若非仕宦，便是商賈，也有像那窮書生一般的學中之人，這岳陽樓本是名勝古蹟，往常留連的，最多是騷人墨客，携酒來遊，更添情趣，而今賣了酒，可就添了銅臭。

甘霖雖不是墨客騷人，但年老見識多，便也懂得一些風雅，因是也就不以這書生爲異了。

那書生見甘霖走近，正所謂一回生，二回熟，竟像老相識般，含笑點了點頭，也就不由甘霖不點頭，道：「小寶，你可又頑皮了，快過來。」

小寶說：「老爹，他也往南邊去，叫他和咱們一道走可好？」

甘霖道：「胡說。」北邊來，要不往南邊去，也不渡大江了，那有何奇，鳳嬌在那面也叫：「小寶，快過來，你瞧這裏多好看。」

原來是烟波推生出了一輪皓月，也給湖面披上了一層薄紗，眞個是烟籠寒水月籠紗，浩渺洞庭，頓又一番景象。

甘霖要了酒菜，他不敢飲酒，但登臨名勝，豈可無酒，也罷，應個景兒，他手捧酒杯淺酌，欣賞的可不是景，而是人，是那上上下下飲酒的樓中人，心想的是：玉羅刹既然隨後跟踪而來，必也算計到他們渡過大江，來了岳陽，算計一下看，她追着了馬，渡江而來，也該到了，這時候，必然在大街小巷的客棧中尋找；找不到呢？會不會到這裏來。

他心中一動，放下酒杯，急忙催着兩人吃了飯，即忙下樓。

原來甘霖已打完了主意，落店就不如落船，若然連夜開船，豈不是出其不意，趁現下時候還早，船家多未就寢，重酬之下，必能雇到船。

鳳嬌一怔，說：「爹，咱們要到那去啊。」

那甘霖帶着兩人，急匆匆的走下了河岸，竟會不是落店。

甘霖道：「落店也是睡覺，不如去船上過夜倒便當，快走。」

那鳳嬌如何會不知她爹的心意，但叫道：「噯呀，那可不行，呂叔叔約好在這裏等的，尙未見到呂叔叔，咱們可不能落船。」

不料話聲未落，只見河岸上有人一掀竹笠，忑怪，沒雨又沒太陽，那人倒戴着竹笠，只見那人走近兩步，道：「三位要船呀？可巧得很，我便有船直放沅江。」

啊！甘霖心頭一震，洞庭湖水路可通湘資沅澧四條江，這人怎知他們要去沅江呢？

却聽鳳嬌一聲歡呼，揮着手叫道：「呂叔叔，原來是你。」

可不是那呂苗子麼，若不是見他吊着左臂，眞還一時認不出他來，皆因那湖邊太黑了，那呂苗子又變着聲調說話，是以一時都沒法認出他來。

小寶突然飛身縱起，向呂苗子撲去，小寶無論見到誰，都立即親熱的，自也跟着鳳嬌叫，說：「呂叔叔，原來是你。」

呂苗子啊呀一聲，幸是甘霖身手快，呂苗子也閃身得快，才沒被撞倒，小寶已被甘霖拖了回來，但痛得呂苗子直列咀。

鳳嬌埋怨道：「小寶，呂叔叔的傷那會這麼快好得了，你眞莽撞。」

呂苗子道：「還好，被我躲過了，快上船吧，這裏不是說話之處。」

敢情呂苗子早雇了船在湖邊等候，甘霖和鳳嬌大喜，甘霖道：「老兄弟，虧你想到了，這時候再雇船，還眞不容易。」

呂苗子帶領三人落船，不料那船不在近處，而是泊在岳陽樓南邊僻靜之處，孤舟泊在兩株大柳樹下，雖是春寒料峭天氣，那樹葉却未盡落，柳絲把船隱蔽住了，若不近前，還眞發現不出。

那船家早已睡了，甘霖道：「不用掌燈了，這月色已夠明亮。」

呂苗子會意，道：「不瞞老鏢頭說，這些日來，我一直守候在岸邊，今日你們的船抵岸，我已見到了，爲的是要暗中查看有人跟踪沒有，這才沒招呼你們，你們上岳陽樓，我也守候在樓下，老鏢頭請放心，我並未發現有可疑之人。」

甘霖道：「老兄弟，眞難爲你了，你越老越精明了。」那心下不禁感到慚愧，若然一開始就帶着這呂苗子在身邊有多好，當眞是人老精，鬼老靈，可比他還强。

那船家已起了身，敢情呂苗子不但雇下了船，而且備下了被褥，一切柴米應用之物，都已備辦了，身邊有銀子，辦起事來自然容易。

甘霖見船家起了身，道：「這湖上可以夜航，今晚月色也好，不如開船吧。」

呂苗子見他才已落在船中，仍不斷向岸上望，心下就明白，知道必然有人跟下來，便也不多說，即刻吩咐船家起航。

那船家也不說甚麼，是以立即答應，喚起船伕，那料船家的竹篙才點到岸上，船伕還沒抽起跳板，只聽岸上有人喚道：「喂！你們等一等，我搭個便船可好？」

那船家在船頭道：「你這客人知咱們的船去那裏？這船被人客包下了，前邊多的便船，我這船可搭你不得。」

說着，已一篙點在岸上，那船亦滑離了岸邊。甘霖在聞聲之頃，早已在艙中瞧得明白，可怔住了，小寶却先嚷了起來，說：「啊呀！姊姊，你瞧，是他！」

是那個臉上有刀疤的窮書生，不差，便是在月光下，亦看得出他那臉上的刀疤，甘霖一時說不出話來，今日午間相遇，那可說是巧，岳陽樓相遇，可就不是巧，而且令人奇怪了，他一個文弱的書生，倒走到了他們前頭，而且顯然早在岳陽樓飲上酒了，這番若不是跟踪在他們身後，怎會來到這荒僻之處搭便船。甘霖左手按着劍柄，出到船頭，道：「原來是你這先生，船家說得不差，先生知道我們這船要去何處？怎知對先生方便呢？」

那窮書生連奔帶跑，氣喘喘，說道：「適才聽得你這同件說了，有船直放沅江，可不是巧啦，我也有急事，要去沅江，求老丈方便則個。」

相距那麼近，氣喘豈會不聞，甘霖不覺放開按住劍柄的手，原來呂苗子先前所說被他聽了去，才遲疑間，那窮書生眼巴巴望着小寶和鳳嬌，兩人也跟着出艙來了。央求道：「小哥兒，姑娘，求你們替我說句好話，上了船」我變戲法兒給你瞧。

甘霖却把他渾身上下打量過了，這窮書生在這樣寒涼天氣，還穿着一件單薄衫，可見是眞窮，若然身邊藏着兵刃，那是掩藏不住的。

小寶已叫道：「好啊，我最喜歡瞧變戲法兒，敢情你也會。姊姊……姊姊……老爹，讓他上船來，好不好啊？」

甘霖已迅速在心中作了個決斷，就算這窮書生可疑之處甚多，但他今日幾番相遇，已一再瞧得明白，這人的眸子正而不邪，從未向他們身上多注意一眼，只怕眞個僅是巧合，這才說道：「好吧，出門人，那裏不與人方便，先生既然是順道的，就請上船吧。」

那窮書生千恩萬謝，人家客人已答應了，船家還有甚麼不答應的，將來上岸，少不了要賞他的茶錢，立即拉了他一把，那書生一上船，船也立即離了岸。

呂苗子已把被褥鋪開了，抽了條褥子給他，道：「先生委屈些，那艙門口也遮得風雨。」呂苗子大字也不識一個，對讀書人最是敬重，又道：「先生要是還沒吃飯，倒還有些飯菜，只是早已冷了。」

鳳嬌忙道：「人家連酒也喝過了，誰要吃你的冷飯。小寶！你……回來。」

小寶已溜了過去，道：「你說變戲法兒的，快變來我瞧。」

那書生笑道：「戲法要變，可早了些，小哥兒，快去睡一覺，待你醒了，我就變給你瞧瞧。」

那甘霖已經吩咐船家，說道：「我們也不是急着趕路，不過是貪圖清靜，船家，你把船駛去僻靜處泊了吧，待天明再開船。」

船家應了道：「只不過要清靜，得駛遠些，這裏近着岳陽，沿岸都有人家。」

那鳳嬌已把小寶拖去後艙，强他躺下了。甘霖見那書生也在艙口躺了下來，艙外欸乃聲聲，船已搖得遠離岸邊了，這才問起呂苗子的傷，呂苗子道：「老鏢頭你忘了，那年我這右腿上被砍了一刀，比這點傷重多了，十天不到便沒事了，現下已差不多大好了，只不過使不上勁。」

甘霖道：「也罷了，你年紀大了，怎能與年青力壯時相比，却是這幾日，你可曾有發現那終南三惡麼？」

甘霖說時，那目光可盯着書生瞧，只見那書生蜷臥在艙口，枕着手臂，並未動彈一下，也不掉過頭來，顯然在細心的欣賞四周景色，對他們的談話毫不關心。

呂苗子道：「却也沒見，倒是老鏢頭這幾日在何處，令我好生担憂，你們再不來，明日我已決心回去尋找了。可惜那日老鏢頭晚了一步，那三人那是老鏢頭你的敵手。甚……甚麼？終南三惡？那三人便是終南三惡！」

那終南三惡在江湖上大大有名，吃鏢行飯的，沒見過，可也聽到過，但像雙鳳鏢局這樣的小買賣，可也休想被人家瞧得上眼，何況這些年來已少走鏢了，少人提及，也就漸漸淡忘了，呂苗子像是才陡然記起上來。

甘霖點了點頭，道：「老兄弟，現下你知道那人是誰了，說來慚愧，話也太長了，詳情我慢慢告訴你，總算是吉人天相，而且可說是逢凶化了吉，一再遇到……貴人。」

甘霖瞧了鳳嬌和那小寶一眼，小寶總是小孩兒，才躺下不久，便已在鳳嬌身邊睡着了，艙口那書生竟也鼾聲微聞，潦倒窮愁瞌睡多，看來還眞不假，甘霖當下把離了開封，所經所歷的事，低聲對呂苗子說了，祇把個呂苗子嚇得目瞪口呆。

甘霖道：「我們早知這把血劍不尋常了，要不然人家豈會用萬金重託，却是萬萬想不到，連我們從未聞過名的武林高手，而且這麼多，竟才上道，就來爭奪，老兄弟，我們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現下你明白我爲何要連夜開船麼，今日那玉羅刹只不過被引開去了，今晚遲早必會尋到岳陽來。現下倒不用担心了，我一路小心，水面不見有船踪，岸上也不見人，你吩咐船家泊了吧，這崖下倒也僻靜，雖說連夜走得越快，去得越遠更好，但白天靠岸，可不及在水面上安全。」

呂苗子道：「說得是。」當下吩咐船家把船泊去崖下。這一路行來，還眞是少見這樣僻靜之處，崖雖不高，但那伸展到水面的參差不齊的樹木，恰像把船隱蔽了，黑夜之中，便是崖上來人也不易發覺。

甘霖道：「我們睡一會吧，今天可跑了不少路，人要是不服老還眞是不行。」

今日他沒了代步，跑了這麼遠，何況一路担譬受怕，現下一鬆弛下來，那得不倦。

那書生的呼吸之聲可聞，到底是個斯文人，初時那輕微的鼾聲也不聞了，但從那均匀的呼吸，已可知他睡得極熟，那小寶與鳳嬌，更是早入了夢鄉。

船家在後梢下也睡去了，微波輕拍着船舷，那規律的聲響，加上湖面清涼的徐風，最易催人入睡，但在睡夢中，大夥兒驀然被一種聲響驚醒了，甘霖的劍就在順手邊，武林中人，尤其是保鏢的，多年來早已養成了一種習慣，是在睡夢中驚醒，立即抓劍，咦！劍呢？

小啓：「惡人萬歲」續稿未到，是期暫停。

劍巳不在身邊，他分明在睡前放在枕下的，放在枕下自不怕有失，但劍却失去了，這一驚，非同小可，他跳了起來，大夥兒不明究裏，自也都跳了起來。

甘霖道：「不好！」忙找錦盒，但錦盒仍在包袱中，爲了小心，他作了枕頭，鳳嬌的血劍綁在背上，從沒離過身，却聽小寶叫道：「噯呀！這人怎麼不見了？」

那艙口下的書生不見了，甘霖的雙鳳劍乃是一長一短兩柄，短劍貼身，倒未失去，忙拔了出來，道：「我去瞧瞧。」

那小寶更快，早飛身上了岸，鳳嬌亦跟着跳上岸去了，待得甘霖上去，那呂苗子豈能沉得住氣，也拉出刀來，隨後上岸去了。這些年來，耳濡目染，也跟着學了武功，不怕學得晚，就怕學不勤，十多年來，那刀上也還眞有點功夫。

四人跳上岸，不料湖畔連一個人影也見不到，小寶跑得更快，和鳳嬌兜了個大圈子回來，甘霖却守在崖上，隱着身形查看，他不再担心鳳嬌了，他這閨女也巳勝過他，這些日得到龍江釣叟指點，只不過是稍加指點，便化腐朽爲神奇，在他一雙老眼看，簡直這幾日工夫，就不下他數十年苦練之功，是以他非是不担心女兒，而是若有人找來，他担心也沒用，他在女兒身邊，也帮助不了她。

甘霖提心吊胆，不大工夫，小寶在前，鳳嬌隨後，都回來了，兩人到了崖頭。鳳嬌道：「爹，全沒有人啊，你說怪不怪？查遍附近就是連半個人影也見不到。」

呂苗子說道：「老鏢頭，端的是甚麼聲響？像有一喝斥，也像有兵刃碰擊的聲音？」

甘霖道：「是，你聽得不錯，我巳驚醒過來，仍清清楚楚聽到兵刃碰擊的聲響，走吧，既然別的都沒失去，且回船去再說，倒別把那船家嚇壞了。」

鳳嬌道：「爹，但你那劍？」

甘霖道：「那不過是有銀子就可隨處配得到的劍，倒不稀罕。」

鳳嬌道：「誰稀罕劍了，但別的東西一件不失，就是失了劍，還有那個書生，也不見了，爹，你不覺得那書生和失去的劍有關麼？」

甘霖捋着蒼髯了，道：「那自然有關，其實我早留上心了，只不過怕說出來令你們害怕，故爾沒說，我早發覺那書生的奇異之處了，你們想他分明還在飲酒，我們的脚程可不慢，但來到那岳陽樓，他却已在那樓上又飲上了，看來巳到了不少時候。」

鳳嬌噯呀一聲，道：「當眞有點蹊蹺，我怎麼沒想到。」

甘霖道：「你這娃娃多少點年紀，不過初在江湖上行走，初生之犢，不心懷戒懼，自然就會忽略了。不過，我這雙老眼不花，知道他不是江湖中人，也不是壞人，故爾才不言語。」

鳳嬌怔了怔，道：「爹，你說他不是江湖中人，我說，他跟隨我們，又跟上船來，只怕有用心。」

甘霖不停向四外打量，不放過那崖上的風吹草動道：「還用你這丫頭來說麼，我說他不是江湖中人，不過是他不是在江湖中討飯吃的人，也早瞧出他是爲我們而來，但却並無壞意，我們上岸來，不見人，他與我的劍又皆失去了，我倒有些明白了。」

鳳嬌眼兒睜得更大了，說：「爹，你是不是說今晚來了敵人，他借用了你的劍，把敵人打跑了去。」

甘霖道：「我正是這麼想，要不然，怎會別樣一件不少？尤其是我們身上的……」他拍了拍背上的包袱，自從龍江釣叟說錦盒中有大秘密後，那包袱便再不離身了，睡時作枕，醒來立即背上。

甘霖又道：「走吧，我們快回船去，快快躺下，但兵刃要放在順手邊，我想那書生必會回來，我們暗中留神，且看他怎生回來。」

四人當下回到船中，那小寶總是走在前頭的，相距還有數丈，已一躍落到船頭，只見他竟然忽地一縮步，顯然是吃了一驚。

那跟隨在後的鳳嬌巳咦了一聲，回身向甘霖招了招手，隨向艙下一指。

甘霖跳上船頭一瞧，也怔住了，只見那書生仍然躺在艙口下，鼾聲隱傳，那鼾聲輕勻而有規律，像是他壓根兒就沒離開過，仍然熟睡未醒。

甘霖向三人擺了擺手，忙跳進艙，早見他那把劍，亦在原來他作枕頭之處。

甘霖不由打了個呵呵，不過不很响，向船頭的三人招手道：「進來吧，看來我們是庸人自擾，這位先生其實在這裏。」

那書生揉揉眼，像是被驚醒了，坐了起來，說道：「各位回來啦，失敬失敬。」說着，大大打了個呵欠。

小寶從甘霖胳下鑽了過去，說：「哈，我曉得啦，原來你是在變戲法兒。」

鳳嬌可瞧出不對來，也明白他爹那一聲哈哈，叫道：「小寶，過來，爹，看來我們倒失敬了，敢情人家是……」

那書生嘆了口氣，道：「慚愧，原來各位大雅，我倒成大俗人，好教姑娘兒笑，放着這萬里烟波，洞庭寒月不欣賞，却去尋找醉裏乾坤。」

甘霖本想假裝不知，暗中查着，既然這書生不像是對頭人，便不說破，不料他苦笑，搖頭，眞像慚愧得很，心想：「莫非仍然看差了。」

鳳嬌哼了一聲，說道：「你裝得可眞像啊，別以爲就瞞得了我們。」

書生瞪着鳳嬌，說：「甚麼？姑娘說話？我……瞞了各位？」

鳳嬌接着說道：「原來你是眞人不露相……」

甘霖忙喝道：「丫頭，不得無禮。」隨含笑道：「我等失敬了，原來先生是位高人，適才多謝先生，把來人打跑了。」

甘霖心想：且看他又如何言語？

那書生搔着頭迷惑道：「誰來了，又被誰打跑了，啊呀！莫不是適才有賊？」

他像才發現各人都手中拿着兵刃，可又眞像是見到刀劍就怕的書生，而聽到賊就更怕。

甘霖幾乎也要搔起頭來，說：「難道適才不是先生把我的劍拿去了，把賊人打跑了麼？」

不料那書生陡然打了個哈哈，說道：「原來各位誤會，我也誤會了，適才我酒

醉了，想上崖上去方便，但又害怕，我見老人家的劍露出在枕外，便順手拿去伎胆，是了，是了，我一不小心，把劍跌了一下，必是那聲响把各位驚醒了，以爲……這可是我的不是了，各位原諒則個。」

說着，兜頭一揖，甘霖瞧了那先前失去的劍一眼，不錯，這書生雖睡在艙口下，但同在一個前艙，那船能有多大，劍若滑出枕外，船又不停在搖晃，自是容易滑出枕外的，他伸手就可取去的。要不然，這湖邊空曠崖上若瞧出有人，豈有連人影也見不到的。

甘霖道：「是了，原來眞是誤會，大家快睡吧。」

後梢那船家伸過頭來，在艙下說道：「客人放心，那洞庭湖早些年倒有賊，賊窩在君山上，而且那帮賊子聲勢浩大，後來被官兵勦滅了，現下最是太平不過，其實，便有賊子，也光顧不到我們這船頭上來。」

說着，大大打了個哈哈，那言下之意，顯是見這幾位客人衣着平常，又無財貨，便有賊也把你們瞧不上眼，太以大驚小怪。

甘霖道：「那就再好不過，恁地時，我們就放心了，大家都睡了吧。」

甘霖那睡得着，這窮書生雖然說得有理，仍然半信半疑，劍從手中跌在石上，自然也有聲，但可與兵刃碰擊之聲有別，豈有分別不出的，只不過他是從睡夢中被那聲音醒驚吧了，因是也才半信而仍疑。

一會，鼾聲自四外入耳，尤其是後梢那船家的鼾聲最响，但甘霖一直到天明，都是在半睡中，却了無警兆，他不時瞧那艙口的書生一眼，但人家一直連動彈一下也不會。

天亮了，東方天際現出了魚肚白色，甘霖才闔了闔眼，不料呂苗子一聲驚呼，把他醒驚了過來，只聽鳳嬌也叫道：「爹，快起來，快瞧！這這是……這是怎麼回事？」

甘霖跳了起來，一驚，只瞧了一眼，巳驚得呆了，這是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他們不是睡在船上，船巳不見了，但仍是在原來泊船之處的岸邊崖下！

他伸手一摸，包袱仍作枕，那錦盒仍在。一時間感覺事情不妙，連忙說道：「鳳嬌，妳瞧妳那背上的……」

鳳嬌道：「我早巳摸過了，劍仍在背上、噯呀！還有小寶呢？小寶！」

不僅小寶，還有那書生，呂苗子的臉也白了，是嚇得白了，道：「莫非……莫非……老鏢頭，這洞庭湖我們巳走過不知多少次了，常聽人說有水怪！莫不是遇到水怪了吧！」

鳳嬌一聲尖叫，道：「那麼小寶……小寶他是不是被妖精吃啦？」

要知道這幾日來，小寶和她最是親熱，只怕她便有兄弟，也不會和小寶一般親密。

甘霖早騰身上崖，向四外眺望了一下，近岸之處那有船影，但遠在雲天之間。

鳳嬌和呂苗子也跟踵上來，甘霖道：「罷了，你們看，這天色。」

天色清朗，太陽照在身上，暖暖的，鳳嬌又一聲驚呼，道：「噯呀，怎麼沒……沒影子！聽說……人死了，作了鬼，才沒……」大太陽下，人竟沒影，嚇得她臉兒也白了。甘霖道：「胡說，這是正午了，日正當中罷了。」

鳳嬌斜了斜她身子兒，可不就有影子了。

呂苗子把頭上的牛心髻也抓亂了，花白了的長髮在風中飛舞，道：「不過天明前閉了閉眼，怎生就中午了，我說……我說……」瞧了鳳嬌一眼，怕嚇壞了鳳嬌，他却不往下說，但都知道他要說的又是鬼怪。

甘霖道：「世間那來甚麼鬼怪，我倒有些明白了，我們被人點了穴道，抬上岸了，顯然還是好意。是了，是了，是他，一定是他。」

鳳嬌道：「爹，你是說那書生？但怎麼又不把小寶也送上岸來？爹，你說，小寶不要緊麼？」

甘霖道：「人家若是殺我們，再多幾條命也沒了，再說，我們身上的東西不少，唔，不是壞意那自是好意，人家要我們捨舟登陸，必是前途水路有人攔刦。」

鳳嬌道：「爹，說得是，那船却仍然往湖裏去了，若有人跟踪，自也是跟到湖裏去了，那知我們却上了旱路。」

甘霖蹬了蹬脚，道：「慚愧，我是早該想到的，別的不知，那玉羅刹和鬼影手是跟下來了，誰也猜得到我們入苗疆，必走沅江，我眞蠢。」

呂苗子低下頭去，道：「老鏢頭，這麼說，可是我不好，幾乎害了你們，我才蠢，竟沒想到。」

鳳嬌的眼兒望着她爹直眨，說：「我們可都走眼了，敢情那麼個窮書生，人家眞人不露相。呂叔叔，其實你不知有這麼多事故，如何怪得你，再說，這一來可不更妙了，若是有人跟踪在後，那自是跟那船，走沅江水路了，我們却走旱路，豈不就一路無阻。」

甘霖道：「但也不能遲延，快走吧，我們得遠離湖邊，而且不走大路，走。」

三人立即起身，往南面走去，也不問路，而且見到人就避開，夜裏也找個農家歇宿，第二天，中午就到了汨羅江，只見那渡口人夫騾馬成羣，遠遠就看到似有武林中人混雜其間，甘霖加了份小心，道：「且慢，這裏雖然巳不是洞庭，但是南下的陸路，那追踪我們的人，若有人也走陸路，豈有想不到我們會避開大路，而且這一帶巳是那湘江人屠戶和湘江一判的地頭了，還是別打這渡口過江，隨我來。」

那汨羅江乃是魚米之鄉，江中多的漁舟，離開渡口，輕易就見到了一隻漁船泊在岸邊，呂苗子上前，才叫了聲船家，甘霖霍地把呂苗子一拖，低喝道：「別出聲，快退！」

那呂苗子與鳳嬌雖不知何故，漁船不過只得兩個漢子罷了，更未回過頭來，而且那船泊在柳蔭下，看不眞切，但兩人也急忙退回。

江邊樹木多，春初時候，正是枯水季節，是以三人才從土堤後轉出來，相距那泊舟之處少說有六七丈遠，也是甘霖發覺

得快，也退得快，待得船頭那人轉過身來，三人早已隱身在土堤後面了。

鳳嬌道：「爹，你認得那船上人？」

甘霖道：「雖不認識，但那船上的人，分明不是漁家，你沒見那人身上帶着兵刃麼？」

鳳嬌一怔！眞沒料到她爹闖蕩江湖數十年，竟然這麼胆怯，若然連見兩個江湖中人就要躲，還出來保甚麼鏢。

那呂苗子也不以爲然道：「老鏢頭，你……」

甘霖嘆了口氣，道：「我知你們的意思，你們忘了，我曾告訴過你們，這是湘江人屠戶和湘江一判的地頭，這兩人若是在酒樓或是大道相遇，也不在意，你們瞧，他們不是若有所待麼？」

大家都低聲說話，那船上人却是粗大喉嚨，只聽那船頭上的漢子道：「奇怪，我分明聽到有人呼喚，喂！你聽到麼？」

後梢那漢子抱膝坐着，道：「我可沒聽到，不過一眼就可望出老遠，這岸邊沒人啊，必是你聽錯了。這裏又不是沒人烟的地方，人來人往，堤那邊有人也說不定，你別大驚小怪。」

船頭那漢子搔搔頭，說道：「只怕眞是我聽錯了，你說，這是打那兒說起，派我們到這兒來喝西北風，放着渡頭在那邊，誰會到這裏來過渡，今日已是第六天了，那有人來，喂，還有酒沒有？」

後梢那漢子道：「昨晚你守夜，早被你喝完了，那裏還有，再說，一會上頭就有人來巡查了，要是見我們喝了酒，吃不了可要兜着走，待查過了，你去沽罷，我也悶得慌，也想喝兩口。」

鳳嬌一伸舌頭，果然她爹有眼光，一眼就瞧出船上人有異了。

甘霖低聲道：「快走，果不出我所料，那湘江人屠戶是何等人物，既然北上去攔截我們，這一帶是我們必經之地，他們豈會忽略的。」

鳳嬌的眉兒一揚，道：「爹，雖說這兩人不是漁人，但我們也得過江，若然人家人多勢衆，上下流都有備，難道就不過去了，諒這兩人武功也平常，不如……」

甘霖面色一沉，道：「你可知甚麼叫打草驚蛇？走，快隨我來。」

當下順着那土堤，往西奔了去，不料湘江人屠戶這麼厲害，雖未追來，但仍在這裏佈下天羅地網，想來洞庭的水面上，必也如此。

果然他料得不差，他吩咐呂苗子走在前面頭，皆因沒人認得他，父女兩人遠遠跟在後面，走出了不下二十多里地，有船之處，必然發現有可疑之人，再往西，可就入湖了。甘霖好生焦急，那呂苗子道：「老鏢頭，我有一個法兒，我們找個地方歇了，夜裏找一隻無人的小舟，神不知鬼不覺地渡過江去，不就行了。」

甘霖道：「不錯，好辦法。」

大家都餓了，雖然炊烟處處，但是市鎮不能去，農家也不能走近，怕的是露了相。

呂苗子說道：「老鏢頭，你瞧，那山坳裏有一座半毀了的破廟，必沒人居住，還是我去買些吃食的來。」

甘霖道：「也只好如此了，但你也得小心，要知那終南三惡可認得出你來。」

父女兩人避開有人之處，有路不走，繞道到了那破廟。原來那廟是燬於火，殿堂塌了一角，但兩邊的廂房仍然完好，殿後也有幾間僧舍，不過都已鏢封，不見有人居住的迹象。

甘霖和鳳嬌查看了一遍，鳳嬌道：「爹，我們就在這後面歇息吧，若是有人來，不怕被人先發覺。爹，你歇着，我再去瞧瞧。」

她轉到廚下，只見爐灶都完好，還有個水壺，那廚下可不像那僧舍一般佈滿了蛛網，倒像新近才被人使用過，灶裏的柴灰仍新。

鳳嬌取過瓦壺來一瞧，可怔住了，壺裏不但有水，而且還有餘溫，但她立即釋然了，大江以南春早，必是春耕的農人，就近燒水飲用，因是倒喜了，呂苗子便買了食物前來，可沒水喝。

當下在灶裏生起火來，重新去井口取了水，那灶前的柴枝竟還有不少，越覺猜想的不差。忽然想到水是燒了，若然沒碗盞，可也不便，一眼便見案上有個大櫥，近前打開一看，鳳嬌不禁一聲歡呼，不料裏面不但有碗盞，而且還有臘肉，一陣酒香撲鼻，便連鳳嬌嗅來也覺出酒香，可見那酒是眞香。

她那管許多，立即把那一方肉拿去井口洗淨了，立即煮了，心想：且不去說給爹聽，待會有酒有肴，必教爹驚喜一下。

她又搜尋出些米麵來，更是喜極，不，她得在呂叔叔回來之前，把飯菜都做得好了，也教呂叔叔驚喜一下。

她只顧高興，全不想這是人家的食物，火在灶裏歡笑，她哼着曲兒，直到飯菜都弄好了，才聽到她爹的聲音，是在同呂苗子說話，說道：「你沒見那烟麼，適才我見她在井口打水，必是我們燒水了，我一直在前後查看，又怕有人跟踪而來，這丫頭不知又在淘氣甚麼了，這半天也不出來。」

原來甘霖並沒歇着，鳳嬌聽話聲漸近了，忙不迭提酒捧菜，溜了出去，她溜得快，繞過那井口，先前她已見到僧舍中有桌椅，只不過積塵太厚，她躲在一株樹後，只見她爹和呂苗子進那廚中去了，才奔到僧舍，抹去桌椅上的塵埃，把杯盤擺好了，只不過僅找到一個酒杯，沒法，只有委屈呂苗子用盞代杯。

她把酒也斟上了，只聽外面有人咦了一聲，說：「老兄弟，你何時買了酒來？先前不見你携有酒啊？」

呂苗子道：「沒有啊，好香，那來的酒香？」

鳳嬌一躍出房，笑嘻嘻說道：「爹，這酒不壞吧，快來，不但有酒，還有菜，呂叔叔，你買了甚麼來。」

兩人急忙進房，甘霖睜大了眼，說：「鳳嬌，你從那裏取來的？哼！可是又不聽話了，你你……這丫頭。」

鳳嬌笑道：「爹，你別寃枉人，誰亂跑啦，我連這廟也沒出，不過是廚裏現成的，也不知是甚麼人留下的，離天黑還有好半天，爹快來和呂叔叔喝兩杯。」

甘霖面色一沉，道：「那更不應該了，丫頭，你豈可不告而取。」

呂苗子道：「老鏢頭，我們吃喝這酒菜，留下銀子不就行了，算是我們買他的，我原來也想買壺酒來，偏是那農家沒有。這酒眞好。」

呂苗子雖不是嗜酒如命，但那酒太香濃了，甘霖本也不敢飲的，既然這破廟恁地荒僻，他已够小心的了，但並未發現有人跟踪，看看天色也早，便也端起酒杯，道：「請，老兄弟，我們走南闖北，還眞沒飲過這樣好的酒，少飲兩杯，也誤不了事。」

老哥倆個可就飲上了，湖南臘肉最是有名，也眞名不虛傳，這廟似無人居，可又有酒有肉，杯筷齊全，却又只得一杯一箸，盞可代杯，手也可代箸，小小一壺酒，喝光了也不怕醉倒。

不料兩人不過兩杯落肚，甘霖一聲呵呵，說道：「老兄弟，何眞沒用，不過喝得幾口，你怎麼就有醉意了。」

呂苗子也斜着眼，道：「老鏢頭，看來你也不是海量，怎麼也醉了。」

老哥倆個指着對方打哈哈，鳳嬌不過剛去把燒的一砵米飯取來。啊！爹和呂叔叔可不是醉了，搶過酒壺說：「爹，別飲了，沒想到這麼香的酒，竟這麼厲害。」

雙鳳鏢局雖然生意不好，甘霖也沒了老妻，但廚下也還有人，但大夥兒的飲食，可全由鳳嬌打理的，每餐少不了酒，兩人的酒量如何，她豈有不知道的，便是喝得再多些，兩人也從沒今兒一般，指着對方打哈哈，似這般醉態可掬的模樣，還眞沒見過。

那兩人那裏肯依，呂苗子伸手來奪，道：「那可不行，鳳姑娘，再賞我一盞，我可沒醉，你爹才醉了。」

甘霖却冷不防，把酒壺搶了過去，說：「雖說我醉啦，我我……啊！」

鳳嬌也一聲啊呀，皆因她伸手要奪回酒壺來，甘霖的酒壺竟已出了手，不是掉落，而是飛了起來，只聽一聲怒喝，道：「好哇，偸我的酒喝，兩個老賊，一個小賊。」

鳳嬌一跳旋身，只見一個老花子正從窗口跳進來，分明正跳進窗來，但那酒壺却已在他手中。

那甘霖和呂苗子是有醉意了，但也只是醉意，甘霖大吃一驚，皆因他適才抓住的酒壺，竟然脫手飛去，飛去老花子手中，若然這些日來，不是連遇武功高絕的奇人，也許他還不會明白，那酒壺分明一股奇大的力道，從他手中奪去的，而這老花子相隔少說在一丈之外，他們在屋中，人家可是在窗外，呂苗子與鳳嬌不明白，他可明白。

甘霖一躍而起，伸手按劍，老花子說：「好，你這老賊偸了我的酒喝，還要行兇。」

誰說鳳嬌不明白，她爹又不是把酒壺擲出窗外去的，而且一瞧老花子那一雙精芒暴射的眼睛，便知是一位內家高手，迎着可沉得住氣，忙不迭對她爹一擺手，她那老花子，笑道：「唷！原來這酒肉是老爺子你的，是我取來的，我以爲是人家吃剩下不要了的，老爺子，你現在先別生氣，酒是喝了你兩杯，但是這臘肉可還沒動過你的。」

呂苗子把櫈子一推，站了起來，說：「老花子，酒便是你的，喝了你的，給你幾錢銀子就是了，甚麼賊不賊的，要不見你大把年紀……」

老花子正眼也不瞧他，怎麼忽然嗅了嗅，說：「這是什麼味兒？」

鳳嬌見他目中精芒已歛，放了心，却也奇怪，也嗅了嗅，說：「老爺子，只有你那酒的香味兒，也有臘肉香，沒甚麼怪味兒啊。」那藏在背後的手，却向呂苗子直搖。

老花子說道：「誰說沒有，是了，一定是苗味兒。」

鳳嬌見他說得認眞，也不禁一怔，向屋角瞧了瞧，說：「沒有啊，老爺子，這屋沒貓啊。你回來得正好，我把杯筷替你擦乾淨，算我不好，老爺子，我給你賠個不是。」

說着，鳳嬌已經用衣襟把甘霖用過的杯筷擦得乾淨了。

老花子道：「我說有就有，是苗子的臭味，不是貓味，你這妞兒必是少出門，要是去過雲貴有苗子的地方，你就嗅得出來了。呸！怎麼搞的，好臭，好臭！」

甘霖和鳳嬌都大吃一驚，若然甘霖原有些醉意，也被驚得不醉了，那有甚麼苗味兒，便是蒙藏苗夷各族生活習慣有異，因飲食居住有別，確也各有不同的異味兒，但呂苗子不是苗族，而且久離苗疆，豈有特異的味兒，顯然這老花子知道他們的來歷，自然也知道他們護送血劍下苗疆。

父女兩不自覺互望了一眼，也不自覺退了一步，呂苗子大怒，叫道：「呔！老花子！你……」

驀然間也醒悟過來，當然他身上沒甚麼苗味兒，不用說，老花子不過知道他們的來歷，是在存心戲耍，一瞧身邊這父女兩人的面色，登時由怒而驚，也退了一步，還伸手拉刀。

鳳嬌急忙對他使了個眼色，上前道：「老爺子，敢情你是在說笑，不知者不罪，請多多原諒，我替你斟酒啦。」

老花子對她又瞧了一眼，是上上下下把她仔細打量了一眼，點着頭兒，說道：「好好，不怪他也稱許你了，妞兒，接住了，看在你這張甜咀兒上頭，我且饒了他兩個。」

他一揚手，鳳嬌幾乎沒接住那酒壺，其實那酒壺緩緩飛向她面前，正因是緩緩飛來，別說甘霖父女了，便呂苗子也心頭一凜，那壺中還有大半壺酒，拋出來的力道若是小了，脫手就會跌下，不料却像長了翅膀一般，分明那是一股內力托着，向鳳嬌送去的。

鳳嬌忙不迭伸手接住，忙替他斟上了，說：「老爺子，你坐啊，其實我們也不會白喝你的，雖然以爲是人家剩落不要了的，也正在商量好走時，留下銀兩，作爲買你的。」

這老花子說他們偸，那有多難聽，鳳嬌只道說得委婉，不料老花子一瞪眼，說：「妞兒，你知我這酒值多少銀子！好，拿銀子來。」說着，向鳳嬌伸出手來。

鳳嬌道：「多少？」大不了一錢銀子，最最上等的酒，三兩錢也買得到了。

老花子却道：「人家爲了一萬銀子賣

命，我這酒可是用命換來的，妞兒，將本求利，要不要算點利息，算你二千兩不多罷，一萬加二千，就是一萬二千兩，小妞，拿來。」

鳳嬌的眼兒瞪大了，那咀兒張大了就閉不上來，甘霖和呂苗子自也是目瞪口呆。那季方公子託他們護送血劍下苗疆，正是一萬再外搭二千兩盤費銀子，若然先前老花子說甚麼苗味，也許他眞是嗅覺靈敏，呂苗子自幼生長苗疆，又黑又瘦，還可說他瞧出些甚麼來了，現下可再也不用懷疑了，甘霖那還忍得住，這一路南來，連番遇到強敵高手，早已現出去了，每當那樣的時候，那句老話便又上了心頭，是福不是禍，是禍就躲也躲不過。

甘霖一揚頭，走上一步，拱手道：「我們是明人不作暗事，你是怎麼個稱呼，好，今兒你可等到我們了。」

這老花子身邊並沒帶兵刃，他們三人可帶着四劍一刀，再說，鳳嬌得到龍江釣叟指點了這幾日招術，別說劍術大進了，他也受益不少，當眞會怕了一個老花子不成。

武林中是能人衆多，可還沒聽說過有這麼個老花子，難道眞個是一朝經蛇咬，十載怕了井繩。甘霖只是微一拱手，那左手一滑落，可就落到劍柄上了。他是不得不小心，皆因這個老花子可巳露了兩手，若眞爲了血劍而來，自然也就不是等閒之輩。

老花子忽然打了個哈哈，說：「好，明人不作暗事，我問你，小寶那娃娃在何處，好哇，你拐走了我那娃娃，把他藏去何處了。」

鳳嬌啊了一聲，喜道：「老爺子，原來你是小寶的爺爺？」

甘霖的手又滑落了，若這老花子是小寶的爺爺，可就不是爲血劍而來的了，他雖然尙不明白其中關連，但也巳知道小寶與血劍有關，若這人眞就是小寶的爺爺，那可眞要謝天謝地，這番可有大幫手了。

老花子點了點頭，道：「你這妞兒果然聰明，都怪我管教不嚴。」驀聽嘩的一聲響，桌上的碗盞皆跳離了桌面，老花子一伸手，接住了那跳離桌面的酒杯，喝了一口，說：「好酒，好些年沒喝到這樣的好酒啦。」

原來是他提起小寶，登時怒形於色，驀可裏一拍桌子，只因那酒杯跳了起來，杯中有酒，怕酒潑了，好身手，竟伸手接了下來，若不是見到他面上的怒色，還以爲老花子取杯的法兒有別。

傍邊的三人都驚而不奇，驚的是他突然發怒，而既然小寶那麼一點年紀，巳有那好身手，這老花子也可想而知了。鳳嬌心下可樂了，怎麼年紀大了，那心性倒更像小孩兒，這老花子分明提起小寶就惱，敎他怎會不惱，小寶從他身邊溜跑了不說，而且寃了他，他必是尋到荷澤，從烏婆婆那裏打聽出小寶北上的消息，又追到邯鄲，想必是那個甚麼宋老爺子事後醒悟了，他才沒再上當，追上京城去找小寶口中那個岳大叔，要不然，那會這麼快就趕了來，要是上京去兜了個圈兒，少說也得一個多月才能南下追到此地。但他在氣惱之下，眼看那酒杯跌落下來，杯中酒就會潑出來，便連惱也忘了。

好酒，只不過一口酒下肚，那氣惱早拋到腦後去了，老花子不但閉上了眼，而且連鬍梢兒也滿是滿足的笑意。眞像那酒好到有銀子也不易買到似的。

呂苗子在舐咀唇，甘霖也不禁……總算他一生謹愼，好酒而不敢貪杯，那巳然伸出來的舌頭，也立即縮了回去，心下倒有些歉然，他走南闖北這麼年了，眞還沒飲過這麼香醇的好酒。

鳳嬌又替他斟上了，她爹和呂苗子的饞相，可沒瞞得過她，說道：「老爺子，你好意思獨個兒喝麼？噯啊！你嚇了我一跳。」

是那老花子一把將鳳嬌手中的酒壺搶過，緊緊抱在懷中，瞪着眼道：「若不是瞧在他替我照顧了那淘氣的孩兒，今日我豈能甘休，再想喝我的酒，休想休想。」

鳳嬌笑笑道：「老爺子，你敢情眞小氣。」

甘霖喝道：「丫頭不得無禮，我們一時冒昧，巳把這位前輩的酒喝了不少，巳好生愧歉。」

老花子瞧了甘霖一眼，說道：「你倒也知道好歹，別瞧這臘肉也乃三湘佳肴，等閒你們也吃不到，有銀子也不易買，就給了你們吧。」

甘霖道：「不用了，我等巳買了食物在此，前輩你請便，不敢再擾。」

甘霖改口以前輩相稱，這老花子白髮如銀，七老八十了，他的頭髮方才花白，老了他少說十多二十歲，其實，人家不過衣衫上多了些補釘，舊而不破，而且乾乾淨淨，那是甚麼花子，說人家是個窮老頭兒，倒還不差。

鳳嬌道：「老爺子，却是還沒請敎，怎麼個稱呼，你是追趕小寶來吧，怎麼也不問一聲，你知小寶在那裏麼？」

那老花子呵呵笑道：「我要不知，你這妞兒倒會曉得麼？」

鳳嬌道：「你！你曉得？」不禁瞪眼瞧着老花子，心中一動：那窮書生帶走了小寶，這老爺子也衣衫破舊，莫非是一路的？

甘霖也心下生疑，道：「老前輩若知小寶的下落，我們可放心了，不瞞老前輩說，今日一早醒來，昨夜本是睡在船上的，不料醒來却在岸上，小寶連船巳失了踪跡，我們担心了一日，前輩爲他而來，倒不担心麼？」

那老花子又一聲呵呵，說：「我爲何要担心，我把那孩兒送回他老子手中去了，不知有多開心才是。」

甚麼？那窮書生原來是小寶的爹？甘霖驀地在額上一拍，道：「慚愧，老前輩這一說，我倒記起來了，不怪那先生好生面善，像在那兒見到過。原來我們爲他臉上的刀疤所愚。」

鳳嬌問道：「爹，你說……那先生是誰？」

甘霖點頭道：「原來是他，鳳兒，我這老眼昏花，不料你也走眼了，原來那先生便是季公子，只因抹了一臉晦氣，又貼上了一條刀疤，我們竟認不出來。這一說，前輩，你是一直跟在我們後面的了。」

那老花子被甘霖一聲前輩呼喚，竟也

受之不辭，道：「那倒不是，若非遇到釣叟，我幾乎追過了頭，幸好被我趕上了，昨夜却也僥倖，剛好在那湖邊尋到你們，也替你們趕跑了賊子。」

三人都啊了一聲，甘霖道：「那麼，不是我聽錯了，原來是前輩相助，我這裏謝過了。」

老花子道：「謝我的輪不到你們，該謝的，早謝過了，却是我和小寶他爹一商量，血劍要緊，你們的行踪巳露，哼，那小子多大年紀，學過幾天功夫，竟敢以血劍爲餌，想令江湖轟傳開去，引出我那苦命的徒兒來，眞不知自量，但現下後悔巳來不及了，沒法兒，只有敎他帶着小寶，眞打水路南去，把幾個魔頭誘開去，我却暗中護送你們走這條路來，總算你們機警，沒白日渡江，否則行踪可又敗露了。」

雖然在意料之中，甘霖仍不免一驚，皆因這老花子是小寶的爺爺，竟也恁地言語，若然不是有大來頭，極其厲害的人物擱封，他豈會面色如此凝重。道：「莫非是湘江兩個魔頭追趕來了麼。」

那老花子點了點頭，道：「有道是：強龍難鬥地頭蛇，令人防不勝防，來，姑娘，這酒你也喝上一口。」

老花子把酒杯向鳳嬌遞了過去，鳳嬌說：「我……老爺子，我可不會喝酒，也不喜歡，沒的糟塌了你這萬金也買不到的酒。」

老花子突然打了個哈哈，說道：「我說萬金難買，是一些兒不假，不過珍貴的不是酒，而是酒中之物，妞兒，你要是喝上兩口，可不是沾沾唇兒，你就能百邪不侵，就不怕人家在你們飲食裏下毒了。」

鳳嬌眼笑眉開，說：「老爺子，原來你適才是和我鬧着玩兒的，你這酒當眞能夠飲了就百邪不侵麼？」

甘霖也欣然色喜，這麼說，老花子這酒故意放在那裏給他們飲的了，心下不在歉咎，也鬆了口氣，現下才知原來人家季公子並未置身事外，雖說帶給他們極大的兇險，但他們原知是有兇險的，想想看，萬兩銀子作酬，何嘗虧負了他們，他不也爲了這萬兩銀子才點頭收麼，便死也死而無怨，眞個是鳥爲食亡，人爲財死。

不，現下好了，這些日來巳是有驚無險，現下有了季公子暗中保護，還有龍江釣叟和這個小寶的爺爺，還有甚麼怕的。

便是那呂苗子也大喜，他巳聽到甘霖說起湘江人屠戶和湘江一判，當眞那人屠戶是個有名的毒魔，可就不能不留神了。

呂苗子道：「那苗疆之中，當眞是人人皆知，只要是劇毒之藥，他必出高價收買，三五年就要派人入苗疆收買一次。」

老花子道：「八成兒你這苗子也賣過毒藥給他，差點兒就自食其果啦，不過你們放心，來，小妞，把這酒飲了，你們再也不用怕他們，只管大搖大擺走路，這幾年我巳少在三湘行走，這兩個賊子越來越胆大妄爲，難得有這機會，我得好好教訓教訓他們。」

鳳嬌忙接了過來，那酒眞香，而且一點也不辣喉嚨，鳳嬌兩口就喝了，說：「老爺子，當眞這是甚麼酒，聞着香，敢情還有甜味兒，你再給我一杯行不行？」

老花子又一聲呵呵，說：「你倒像被寵壞了的小寶那孩子，貪得無厭，豈能讓你糟塌了，若不是怕他兩人飲了，你不知道沒飲，我才不來和你們相見哩，快走吧，那兩個賊若知我也來了三湘，若害怕了，躲了起來，可就違反我們的原意了，快走快走。」說着連連揮手。甘霖應了聲是，道：「尙請前輩指示路徑。」（未完）

凶刀

（本文承自第94頁）

薛海欣未必敢收藏這把凶刀，可是，有姓沈的願意出十萬大洋買它，轉手之間便賺了一筆鉅欵，這豈非天意？人都有貪念，薛海欣又豈能例外？

「不過，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姓郭的少年又說。

「你說，你說！」

「請薛大爺將這座宅子買下。」

「什麼？你要賣祖宅？」

「薛大爺，這是迫不得巳的事，家父失神發瘋早晚會痊癒的，如果他老人家將來堅持還要回到故居，不知道又會發生什麼古怪的事，如果宅子賣掉，他老人家就斷掉這個念頭了。」姓郭的少年言辭懇切，一片赤子之情洋溢於言表。

「好吧，你要賣多少錢？」

「兩萬大洋。」

這不是一個小數目，可是，在十萬大洋高利的誘惑下，這兩萬大洋就不在薛海欣的眼下了。

他帶走了那把凶刀，也帶走了姓郭的少年，他要立刻趕回去完成這筆交易，免得對方後悔，這座荒蕪失修的宅子將來如何處理，薛海欣想都不去想，最少他幫助姓沈的完成了心願，也帮助郭家處理了那把凶刀，而他自己却賺進了大洋八萬元。

回到家，立刻和那姓郭的寫了一份契約，當然也付清了那兩萬大洋。當他送客人出門時，不禁好奇地問：「郭少爺！你家境不惡，爲什麼穿得這麼破爛呢？」

「家父瘋了之後，有一位長輩告訴我，這把凶刀賣來賣去的價錢一直很高，也一直在有錢人手裏打轉，可能是這把把刀嫉妬富有的人，所以教我穿得破爛點。」

薛海欣的疑問總算是得到了圓滿的解釋。

送走少年，薛海欣連忙到客棧去拜訪那位姓沈的，據客棧的人說，昨夜的確有這麼一個客人投宿，不過，在薛海欣到來的前幾分鐘巳經離去了。

（四）

薛海欣化了兩萬大洋……不，是化了一萬五千大洋買了一把刀，是他所買的刀劍中最昂貴的一把，當然，還附帶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你也許要說，最少他還落下了一座古宅，如果你這麼說，你就錯了，因爲沈家壓根兒就沒有這樣一個兒子，擧家都住在北京的郭家當然也不承認這筆買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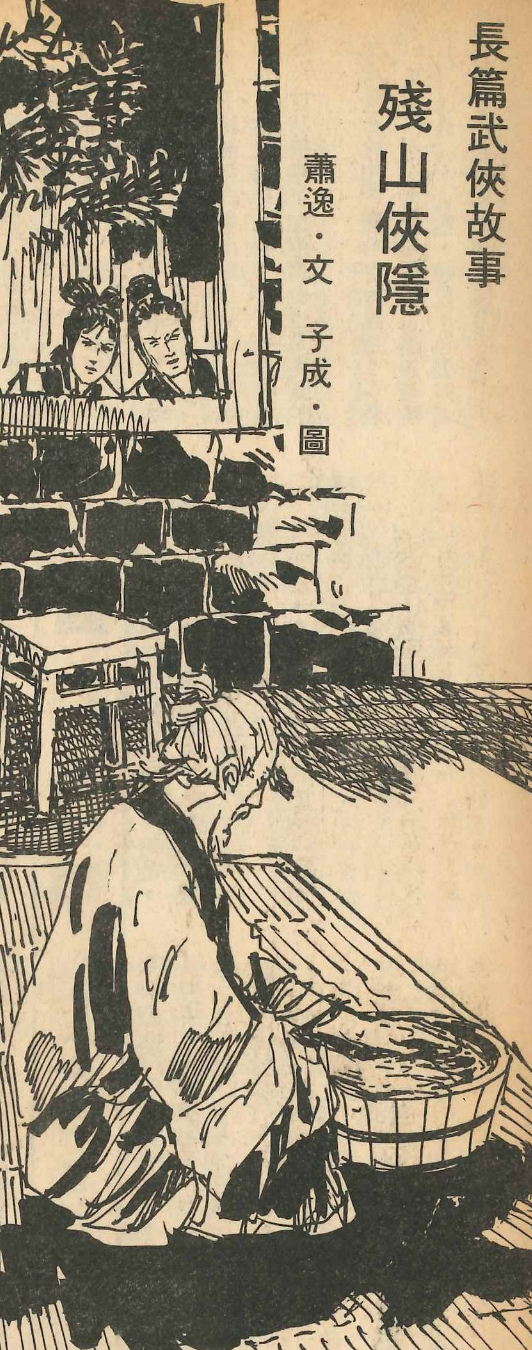
那麼刀究竟値多少錢？大概只有北京琉璃廠路南的一個古董商人最清楚，這把刀是在半個月前以大洋三十五元從他手裏賣出去的。

（本文轉載時報周刊）

長篇武俠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古浪與桑魯歌在灘頭分別力戰谷小良及石懷沙，搏鬪正劇，哈門陀突然而至，先後擊斃谷、石二人；哈要古偕行，古不允，哈不欲強爲，無奈獨自離去。古、桑再乘船就道，直放重慶，豈料童石紅已先在船上等候，古驚喜交集，偕之同行。船抵重慶，因未獲桑九娘通傳，不能逕赴桑家堡，古、童只得暫住旅舍等候召見。半夜，焦大娘至，與古相遇於花園，告以九娘欲將桑燕相許，古浪因情有獨鍾，頗感爲難，事爲童石紅所知……

夜探桑家堡　巧遇老怪人

古浪打斷童石紅的話題，說道：「妳不必說這個話，在未到此以前，我就知道事情會很困難，不過我一定會克服的。」

童石紅依然道：「還是我離開這裏好了……」

古浪不悅道：「不行！妳可不能離開我……」

童石紅又驚又喜問道：「爲什麼？」

古浪俊面一紅，雙目閃出了光輝，說道：「因爲……我愛妳！我們已經有婚約了！」

儘管古浪是江湖男兒，到底他才二十歲，一生尚未說過這些話，所以俊面也是通紅的。

童石紅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一雙秀目中閃着淚光，深情而又感激的望着古浪。

古浪有種莫大的憐愛，他情不自禁的把童石紅攬入懷中。

這兩個年青人，這一刻都深深陶醉在愛情之中，彼此誰也不說一句話，只是緊緊的擁在一起，享受着對方的溫情……。

突然，一聲尖銳的冷笑，把他們嚇得立刻分開，驚慌的望去。

又是那個美麗的魔鬼！

桑燕穿着一身勁裝，鐵青着臉，怒火在燃燒她，使得她美麗的臉龐看來越發恐怖。

古浪及童石紅羞怒交集，一言不發的望着她。

桑燕張口欲言，但是她未能說出一個字來。

古浪冷靜下來，先開口道：「姑娘有什麼見教嗎？」

桑燕的秀目轉動了一下，說道：「眞是不巧，又被我撞着了！」

她這句話深深刺傷了古浪和童石紅，但又偏偏無話可說。

桑燕冷笑一聲，說道：「這才眞正倒霉，白天晚上都遇見鬼！」

古浪再也不能忍耐了，喝道：「姑娘！妳休得出言不遜！」

桑燕大怒，叫道：「你們大白天作這種事，不是鬼是什麼？」

古浪大怒，喝道：「這是我們之間的事，干你屁事！」

這句話如火上加油，桑燕一步跨了過來，指着古浪的鼻子道：「不要臉！不要臉！」

古浪氣得頭發昏，極力的強忍着，說道：「姑娘，我已經再三忍耐，妳不要再逼我了！」

桑燕又指着童石紅大罵：「不要臉！臭女人……」

古浪熱血再上翻，再也忍耐不住，翻起一掌，只聽「拍」的一聲脆响，桑燕指着童石紅的那隻手臂，已經被古浪打了下來！

這下不得了，桑燕發狂一般，跳起叫道：「不要臉，你們這對狗男女！……」

她雙掌如電，向古浪的胸前推來，手法快得出奇，勁力也是非凡。

古浪雖然在盛怒之下，但總是有些顧慮，閃身讓開，大叫道：「姑娘！妳再不住手，我可要無禮了！」

可是桑燕那裏肯聽，運掌如電，怒罵不已，聲音傳出了老遠。

立時驚動了很多人，都紛紛跑出來，團團圍觀，急得桑燕連連跺脚。

桑燕雖然身手不凡，又在盛怒之下，但是她的武功到底與古浪相差很遠。

古浪雖然也是怒不可遏，但是他終是投鼠忌器，有所顧慮。

桑燕急得不住的跺脚，偏又是沒有辦法。

正在這時，突聽一聲大喝道：「燕妹住手！」

桑燕雙掌一收，閃開在一旁，指着古浪道：「你別想進我們家門！」

古浪怒道：「我就要進去！」

桑燕冷笑道：「走着瞧吧！」

她很快的跑下石階，對着圍觀的衆人叫道：「滾！滾！有什麼好看的？」

那些人也許是知道桑家小姐的厲害，立時紛紛跑開了去。

古浪見桑燕如此失常和暴虐，眞是大出意料，心中的氣憤更不用說了！

剛才喝止桑燕的，正是桑魯歌，他扶着古浪的肩頭道：「我們回房再談吧！」

面對着桑魯歌，古浪有一種說不出的愧憾，嘆了一口氣，對童石紅道：「我們上樓去！」

他們同時上了樓，進入了古浪的房中，桑魯歌把門掩上了，說道：「舍妹太任性，剛才多有得罪，還請兩位多諒解！」

古浪嘆了一口氣道：「唉！都是我不好，以致弄得如此不歡的情況，實在愧憾之至！」

桑魯歌搖手道：「此事絕不能怪你，舍妹一向冷靜溫淑，最近不知怎麼變了性子，眞是叫人費解！」

古浪面上一紅，心中的話却又說不出來。

桑魯歌又道：「不知道這丫頭在姑婆面前說了什麼話，我姑婆最疼愛她……只怕你要見她老人家不太容易呢！」

古浪點頭道：「我知道！此來已然歷盡千辛萬苦了，但求能盡力而爲，無愧於先師錯愛之德，便是功德無量了。」

桑魯歌點頭道：「古浪，我很佩服你的勇氣，姑婆她老人家脾氣太怪，所以事情到現在很難說……」

古浪見他說話時劍眉緊鎖，這才知道自己想要見桑九娘，果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但是，事到如今，自己也絕無退縮之理，苦笑一下，對桑魯歌說道：「我盡我的力量就是了！」

桑魯歌接口說道：「我一定會盡力協助！」

古浪很感激的拉着他的手，道：「魯歌，你我萍水相逢，難得你古道熱腸，一片友愛，我也說不出什麼感激的話來。」

桑魯歌搖搖頭笑道：「不必說了！我總是不能看着這羣江湖惡魔對付你一個人吧！」

說到這裏，他站起了身子，說道：「現在我還不知道怎麼作，等我回去以後，看看情形再說吧！」

古浪等送他到門口，說道：「我以後一定設法改善我與令妹的關係，決不再開罪她了！」

桑魯歌一笑道：「我回去也要教訓她，好了！回頭見！」

等桑魯歌去後，古浪和童石紅一同回房。

爲了避免閒言，古浪便把房門大開，二人商談着桑家堡的事。

古浪說道：「桑九娘怪癖是意料中的事，不過師父命我前來，一定是事有可爲，否則他老人家洞悉前因，是不會如此吩咐的。」

童石紅道：「我看我暫時離開一下，或許桑九娘會讓你進去也不一定。」

古浪搖頭道：「一樣！妳去了也是一樣！」

童石紅着急道：「那麼我們究竟怎麼辦呢？」

古浪思忖了一下，毅然道：「我想今天晚上去探一探桑家堡！」

童石紅聞言，不禁大吃一驚！說道：「桑家堡大概不是普通地方，你本來是他們的客人，若是這麼一來，被他們發現，那就更不好辦了！」

古浪搖搖頭，說道：「我的想法與你不同，我想如果她決心要見我，無論如何冒犯她，她總是要見我的。」

童石紅問道：「那麼你看她是不是決心要見你呢？」

這時由於房門開着，所以他們說話的聲音都非常小，古浪走到門口，向外張望一下，並沒有人影。

他這才轉過身子，壓低了聲音道：「由這一路上，他們對我的作爲看來，絕不是無緣無故的，否則他們出動這麼多人來接應我，算是什麼名堂？」

童石紅低下了頭，用着微帶感傷的聲音說道：「也許他們只是爲了你和桑姑娘的親事……」

古浪搖了搖頭，說道：「絕不是只爲了這一點，桑九娘有名的怪癖，一定還有些別的原因。」

他雖然嘴上如此說，但心中還在猜疑，如果桑家堡只是爲了婚姻之事接應自己，那麼這時自己拒絕了婚事，只怕再見桑九娘，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不過事到如今，就是桑九娘不見，自己也要去硬闖的！

童石紅的神情很是黯然，顯然桑家堡提出的婚事困擾了她。

古浪看在眼中，笑道：「妳不要爲此事煩惱，天底下的事，原沒有一蹴而至的，桑九娘的怪癖，只是無理取鬧罷了！」

童石紅不安的說道：「我看還是因爲我的關係，若是我離開這裏，事情總會簡單些……」

古浪搖頭打斷她的話，說道：「快不要說這些，即使妳離開這裏，還是於事無補，只平白增添我的困擾而已！」

童石紅想不到古浪的轉變竟是這麼快，對自己的感情如此深厚，芳心極喜。

她靜靜的打量着古浪。

只見他身軀偉岸，俊目揚輝，明亮得如同天上的星星，閃爍着智慧的光芒。

兩道濃黑的劍眉，尾梢微微向上翹起，顯示出他堅強的性格，鼻樑挺直，薄薄的嘴唇，新刮的鬍子，留下了淺淺的兩片青印，益發增加了他男性的粗獷美。

這時他手扶窗檽，劍眉微鎖，閃亮的目光，射向街心，有幾絲煩惱之情溢於面孔，使他看來更加誘人。

童石紅覺得一陣莫名的心跳，臉也紅了，她憶起了在船頭的那一幕，她希望再度接受他有力的擁抱，倚在他雄壯的胸脯上……。

這一段長久的沉默，古浪覺得有些奇怪，他的目光從街心移了回來，接觸到童石紅的目光。

童石紅一陣猛烈的心跳，趕緊把目光移開，臉已經通紅了。

古浪也感到一種奇特的意味，他輕輕站了起來，走到童石紅身前，低聲說道：「以後不要再說離開我的話了！我們不是已經定了親了麼？」

童石紅激動的站了起來，目光含淚，撲進了古浪的懷中。

古浪雄壯有力的臂膀，把她緊緊的摟着，童石紅緊貼着他溫暖强韌的胸脯，幾乎喘不過氣來，眼中的淚水滾滾的流着。

長久以來的相思，得到了補償，她心中充滿了感激。

良久，古浪輕輕把她扶開，見自己的胸襟上，已沾滿了一大片淚痕。

古浪不禁笑道：「妳爲什麼哭了？」

童石紅紅着臉，破涕爲笑，低聲道：「我……我不知道，也許是太高興了。」

古浪縮回了手，笑道：「妳回房休息吧！我要去打聽打聽桑家堡的情形。」

他們一同離開古浪的房間，來到了隔室，童石紅笑道：「你早些回來。」

古浪含笑點頭道：「晚飯以前我一定回來。」

說着轉身而去，童石紅一直望着他雄壯的背影，消失在樓梯口之後，這才轉入房中。

古浪下得樓來，掌櫃的知道他是桑府的客人，巴結得要命，立時丟下了一大叠帳簿趕了過來。

這掌櫃的年紀五十左右，却是個娃娃臉，頭頂禿了一塊，穿着件黃銅色的夾襖，一雙黑鞋面的布履，看來很是神氣。

他老遠的彎着腰，笑道：「古少爺，你可是要遊船？」

古浪搖頭笑道：「我一路坐船才到，那有興緻再要遊船！」

掌櫃用力地拍了拍自己的腦袋，罵道：「我眞該死？怎麼忘了你是坐船來的！那麼，你是要騎馬，你那匹馬眞好，我們已經洗刷乾淨了，眞像是龍駒一般，格老子……」

說到這裏，發現說出了粗話，趕緊停了下來，臉上的表情很是尷尬。

古浪笑道：「你怎麼老把我往外推？不是叫我騎馬就是叫我坐船，我倒想在這裏跟你聊聊呢！」

掌櫃的連連點頭，說了兩句文言，道：「榮幸之至！榮幸之至！」

他立刻把古浪讓到雅座，命小二泡上了兩盃上好的淸茶來。

在他認爲，這是他接近貴人、拍馬屁的大好機會，所以態度愈加恭謹了。

古浪看在眼內，很是厭惡，但他仍然忍了下來，喝了一口茶道：「掌櫃的貴姓呀？」

掌櫃的彎下了腰，笑道：「不敢！小的姓何，單名一個旺字！」

古浪點了點頭，假作閒談，問了問他生意方面的事。

何旺自是一一回答，古浪這才知道，原來這家旅店乃是桑家堡所開的。

除此之外，他們還經營了很多大企業，如井鹽，造船，絲織等，所以桑家是四川省第一富豪，堪稱富可敵國。

古浪不禁暗暗驚訝，忖道：「想不到桑九娘還有這等雄心和魄力！」

古浪想着便問：「桑九娘可常出門的麼？」

提到桑九娘，比提到皇帝老爺子還要嚴重，何旺的臉上立刻有一種肅然起敬的表情。

他費力的嚥下一口口水，說道：「她老人家可是難得出門，這五六年來，只在這兒吃過一頓飯，此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她了。」

古浪點了點頭，說道：「年紀大的人，都不大願意出門的！」

何旺吸了一口氣，說道：「這位老人家可不同，年紀雖大，精神比誰都好，她問起了賬務，可是在行透了……」

他一說就沒尾，古浪趕緊打斷了他的話道：「他們住的地方你去過沒有？」

何旺趕緊搖頭道：「唔……那怎麼是我們去的地方？別說我，連縣太爺都去不得呢！」

古浪問道：「這是爲何？」

何旺乾瞪着眼，說道：「這……我就不曉得了！」

古浪慢慢的喝着茶，一邊又問道：「他們既然如此富有，所住的房子一定很大了！」

何旺的勁兒又來了，吸了一口氣道：「乖乖！要說房子，整個『南山』都是他們的，『南山村』就在後山……」

才說到這裏，突見一個長衣打扮的中年人走來，何旺的話立時停止。

古浪又問道：「『南山村』？這名字倒不錯，地方一定很美吧！」

何旺支吾着道：「是，是……很……很美……」

這時那個穿着長衣的中年人，向何旺招了招手。

何旺立時站了起來，笑道：「古爺！我告個便！」

古浪含笑點頭，何旺立時走到那男子身旁，他們低聲的談起話來。

何旺的臉色變得很快，似乎有些驚惶，向古浪這邊飄了一眼。

古浪心中暗忖道：「莫非是與我有關的？」

他們二人低聲的談了一陣，那中年男子很快的又走了出去。

何旺雖然很不自在，餘悸猶存的走了過來。

古浪心中已然有了幾分明白，但是並沒有表露出，問道：「怎麼？那人是誰？好像帶來了什麼壞消息似的。」

何旺輕輕搖頭道：「沒什麼！沒什麼……只不過是家裏出了點事，沒什麼大了不起！」

古浪笑道：「那麼你再坐下來聊一聊

吧！」

何旺答應一聲，坐下之後，却顯得極度不安，與剛才大不相同。

古浪笑道：「他大概還有什麼別的話告訴你吧！」

何旺忙答道：「沒有什麼，只是閒聊，說是九娘她老人家中午時分往青城山去了！」

古浪一驚，問道：「你是說她今天出門去了？」

何旺面上一紅，點頭道：「是……是他告訴我的。」

古浪先是驚嚇異常，但是他是個聰明絕頂的人，繼之一想，立時就明白了。

何旺一直偷看着古浪的面色，但却沒有什麼發現。

古浪含笑自如，放下茶盃，笑道：「唔——看樣子，還要過幾天，等她回來才能見面了！」

何旺很快的接口道：「她老人家這一次出門，恐怕一年半載也回不來呢！」

古浪聞言頗爲不悅，沉着臉道：「怎麼？聽你意思好像不願意我住在這兒！」

何旺嚇得趕緊站了起來，鞠躬哈腰道：「唷！少爺！你是貴人，我怎敢……」

古浪心中很厭惡，揮手道：「好了！好了！快去準備晚飯，待會兒送到我房間去！」

何旺碰了一鼻子灰，連聲答應着退了下來，但是他的表情反倒輕鬆多了。

古浪心中很氣憤，忖道：「你們以爲這樣就可以阻止我嗎？」

他越想越氣，拂袖而起，向何旺大喝道：「快些送飯來，我要出去！把馬給我備好！」

何旺嚇了一大跳，連聲答「是」，古浪很快的走上樓上去。

古浪氣冲冲的登梯而上，當他剛走完這一段樓梯時，突然右邊的一間房門打開，走出了一個白髮老人。

那老人出得房來，立時哈哈笑道：「唔！古浪！好久不見了！」

古浪一驚，抬頭看時，却是久不見面的琴先生。

他穿着一件淺淡色的長衫，白髮飄飄，手中仍然拿着那枝竹笛。

古浪不得不停下步子來，點頭道：「原來是琴先生，你來了多日了吧！」

琴先生把那枝笛子放在袖口中，搓着兩隻乾枯的手掌，笑道：「可不是！爲了能够與你相晤，我已在此住了兩日了！」

古浪冷冷說道：「有何見教？」

琴先生笑道：「這豈是三兩句說得完的，請到我房中，我作個東，咱們邊吃邊談如何？」

古浪搖頭道：「對不起，我還有客，明天早上再談吧！」

說罷之後，不容琴先生答話，竟自偏頭而去，匆匆回房。

琴先生笑道：「也好！明天早晨再談吧！」

古浪心中煩悶，加速脚步回到房中。

他才在房中坐定，立時聽得扣門之聲，古浪叫道：「進來！」

童石紅應聲推門而入，她換了件墨綠色的衫裙，雲鬢方理，頭後紮着一塊紫紅色的絲帶，出落得淡雅清麗，引人入神！

古浪含笑站了起來，說道：「妳可曾休息過？」

童石紅淺淺一笑，說道：「小睡了片刻！」

古浪點頭道：「好！他們馬上就會送飯來了。」

童石紅在古浪面前坐了下來，這時他們二人，就如同是一對新婚夫婦似的。

古浪暗中打量她，只見她清麗可人，一片純樸，嬌媚之中，還帶有幾分稚氣。

他心中暗暗忖道：「所幸我的選擇沒有錯，她比桑燕要善良得多了！……」

才想到這裏，童石紅問道：「你在想什麼？」

古浪驚覺過來，連忙答道：「在想剛才的事。」

於是把剛才和何旺所談的情形，以及遇見琴先生的事，詳細的說出來。

童石紅秀眉微蹙道：「這麼說來不是麻煩了麼？」

古浪搖頭道：「自我入江湖以來，沒有一件事是不麻煩的，但是我相信一定有辦法可以解決！」

童石紅見他說話時，劍眉飛揚，一臉豪氣，心中很是佩服。

她突然說道：「晚上我要隨你去！」

古浪笑道：「這是我第一次去探查，地勢不熟，說不定會有什麼危險，妳還是不去的好。」

童石紅笑道：「我與你一樣，自小就入江湖，經過了不少磨練，是不怕什麼危險的。」

古浪想了一下，點頭笑道：「也好，天黑之後我們一起去。」

這時小二開上飯來了，二人邊吃邊談，把一些不稱心的事擱向一旁，談談說說，倒也非常快樂。

古浪心中忖道：「想不到和女孩子在一起，談談說說，竟是如此快樂的事！」

飯後，已是初更時分，古浪由窗口望了望天色，說道：「現在還不够黑，再等一下吧。」

說到這裏，便見何旺跑來，說道：「古少爺，你的馬備好了，再不出去，天就要晚了。」

古浪雙目一轉，說道：「天色已晚，我不出去了，你把馬卸了吧！」

何旺顯得有些不大高興，但是也無可奈何，答應一聲，轉身而去。

古浪笑道：「這掌櫃倒也是個鬼靈精呢！」

他們又談了一陣，時已二鼓，古浪把燈光撥得如同豆大，對童石紅道：「妳回房倒扣房門，我們可以走了。」

童石紅答應了一聲，回到房中。

古浪等她走後，把門扣上，將窗戶推開一縫，左右打量了一下。

寒夜如凍！鴉雀無聲，冷風颯颯，侵人體膚，除了風呼林嘯之外，沒有一絲動靜。

古浪再也不遲疑，身子一側，已如一團棉花般，飄出了窗口。

但是他的身子並未向下落去，而是點在窗下的一根橫木上。

古浪穩住了身形之後，轉身把兩扇窗

戶輕輕的拉上，側頭看時，童石紅也正與自己作同樣的安排。

他心中很高興，忖道：「這個姑娘倒是個老江湖！」

他們彼此打了一個手勢，只見兩條人影，飛弩似的，由小樓上倒射下來。

這兩條黑影，離着地面還有六尺之時，雙雙一個旋轉，輕如落葉般的落下了地，時間竟是不差分毫。

古浪對童石紅的眞功夫素不了解，這時見她有如此不凡的身手，不禁驚喜異常，忖道：「看來她倒是個好帮手呢！」

才想到這裏，突覺一陣寒風，掃體而過，二人不禁同時一驚。

古浪立時轉過了身，雙目如電，向四下掃視一週，但是卻毫無發現。

童石紅也湊了過來，低聲道：「不會是人吧！太快了！」

古浪心中也很懷疑，忖道：「如果是人的話，必定是哈門陀一流的人物，才有這等的身手！」

童石紅又接口道：「林木在十餘丈外，除非是神仙，否則絕對沒有這麼快的身手！」

古浪搖頭道：「誰知道，別管他，咱們走！」

於是這一對少年男女，展開了身形，疾如流星一般，很快的翻上了這一片小山坡。

由於雪停了好幾天，這小山坡上的積雪已化，潺潺流着雪水。

古浪打量了地形，向西指了一下，說道：「往這邊走！」

童石紅答應了一聲，二人又如流星一般，馳下這小山坡。

他們所去的地方正是南山之西，也就是往桑家堡的正道。

片刻工夫，他們已經跑完了這片小山，地勢漸漸平坦。

二人踏上了一條白石砌成的道路，兩旁均是住家，夜靜如死，有時還可以聽見屋裏的鼾聲。

古浪及童石紅把脚步放慢了些，各自小心戒備着，因爲他們知道，桑家堡高人極多。

尤其是古浪，他知道桑九娘就是前兩代筆主之妻，連阿難子見了她也要施禮！

一路之上，靜盪盪的，二人脚下如飛，但是也未帶出一絲聲息。

疾奔了一陣，兩旁的住家都消失了，地勢漸高，那大塊的白石竟修成了石階。

古浪停下了身子，低聲說道：「好氣派！」

童石紅也輕聲問道：「這桑九娘到底是什麼人物？」

古浪略爲沉吟，說道：「以後我再告訴妳。」

他打量着這一帶的地形，只見正道兩旁山林茂密，無路可尋。

古浪思索了片刻，對童石紅說道：「我看除了這條路，沒有別的途徑可走，我前妳後，我們靠着山邊向前走吧！」

童石紅搖了搖頭，答道：「我看，我們還是分左右兩邊，同時向前好些，你認爲如何？」

古浪點頭道：「這樣也好，我們不要再躭擱了，路上要倍加小心！」

於是二人倏然分開，從左右兩旁，同時向上移動。

他們全神貫注，就是風吹草動，也要觀察良久，因爲除了桑家堡的人外，他們還要防備那些不曾露面的老人。

霎時之間，已經上來了數十丈，但是一些動靜也沒有，二人都覺得很奇怪！

又上來了十餘丈，仍是毫無警兆，二人漸漸安心，行動也不像方才那麼隱密。

古浪心中忖道：「這一排石階，也不知有多高？……」

童石紅及古浪相距約有二丈，兩人平行而進，不時交投一下目光，緊張之中，又滲有幾分奇趣。

童石紅忖道：「我眞幸運，能够得到他的愛……」

才想到這裏，突聽遠處一個低沉的聲音喝道：「什麼人？」

古浪及童石紅同時一驚，二人不約而同，把身子一挫，隱入了一叢矮樹之後。

古浪由樹隙中望去，只見十餘丈外，有一點燈光閃亮。

緊接着出現兩個年青人，爲首之人，手中提着一盞燈籠。

那後面之人問道：「馬哥們兒，你看見什麼了？」

姓馬的向古浪隱身之處指了一下，道：「好像有人，格老子一叫就沒有了。」

後面年青人道：「媽的！那個敢來探桑家堡？我看準是你昨兒沒睡好！……」

姓馬的說道：「小妞關照過，出了事那個担呀？」

古浪聞言忖道：「哼！這個丫頭好似算準了我要來……」

那人的話又傳了過來！「好好！依你的，我們下去看看！」

說着，燈光搖曳，兩個年青人提着燈籠向下走來，後面那人還在低聲的唱着四川小調，唱的是：「八月裏來呀桂呀花開——小妹妹高樓綉呀匝襪帶兒，繡到那三更郎還不來喲——啊唷！郎呀——你來！你來！我給你繡朵大紅花戴——」

他聲音低啞，唱得怪腔怪調，古浪幾乎忍不住要笑出來。

打燈籠的也受不了，叫道：「好了！格老子，半夜裏眞和鬼叫一樣，喉嚨好像喝了婆娘的尿似的！」

古浪暗笑，忖道：「四川人說話却也損得很……」

這時他們已走近了，那人又唱道：「車么妹兒啊！車么妹兒啊！車呀么妹兒……哇……」

唱了一半，一聲怪叫，原來一陣急風湧來，那盞燈籠立時滅了。

原來他們漸漸的接近了，古浪右掌微揚，一陣急風，將那人手中所提的燈籠掃滅，四下立時一片漆黑。

後面那人正唱得高興，不禁被嚇得「哇……」的一聲怪叫。

馬哥們兒也嚇了一跳，但是他還是鎭定着，大聲叱道：「格老子你叫甚麼了？就是你鬼叫鬼叫的，自己嚇自己！」

唱歌的人萎縮着說道：「風……剛剛那一陣風……」

馬哥們兒氣得在他腦袋上給了一掌，

罵道：「你他媽的，又不是堂客（女人），還怕風吹呀？」

唱歌之人稍爲冷靜下來，摸着頸子，口中唏哩呼嚕的說道：「不過那陣風有點邪……」

才說到這裏，馬哥們兒又罵道：「邪你媽的頭，帶了火沒有？」

那人被他一連串的罵明白了，說道：「對！我這裏有火，先點上燈再說！」

說着，掏了出來，馬哥們兒說道：「給我。」

他接過了火摺子，才要打燃，突聽樹叢之中一片輕響。

馬哥們兒一驚，大聲喝道：「是什麼人？」

話未說完，一條人影自天而降，撲面而至！

嚇得這二個人同時怪叫，但是馬哥們兒還沒有叫出聲來，已經撲通一聲，栽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原來這突然現身之人，正是古浪！

那唱歌之人早已嚇得發了昏，痴立在那裏，口中發着「啊……啊……」之聲，聲音沙啞。

古浪以一隻袖子，掩住了臉的下半部，沉聲道：「不准叫！」

那人立刻戛然而止。

古浪又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人抖了半天才道：「我……我叫劉勾子……」

古浪心中好笑，忖道：「爲什麼叫這等名字？」

嘴上又問道：「你是作什麼的？」

劉勾子說：「我今年二十四，四川灌縣人，家有八旬老母……」

古浪氣笑不得，喝道：「說這些作什麼，我又不殺你，快告訴我，你在桑家堡作什麼？」

劉勾子這才說道：「我是巡哨的。」

古浪冷笑一聲說道：「堂堂桑家堡，竟會派你這種膿包來巡哨！」

他說到這裏，又望了那倒地的馬哥們兒一眼，繼續道：「桑家堡在那裏？」

劉勾子伸手向上指了一下，說道：「不遠……就快到了。」

古浪又問道：「除了你們以外，還有什麼巡哨護莊的人？」

劉勾子伸長了脖子道：「有啊！那些護莊的師父可厲害，不像我，我最膿包，最沒出息，最差勁……」

說到後來，竟一連串的罵起自己來，古浪連忙喝止了他。

古浪又問了半天，却是得不到要領，忖道：「像他這等不重要的人物，絕不可能知道很多，這桑家堡確是不簡單呢！」

他不但不因這兩個巡更的人差勁而輕視桑家堡，反而更爲担心。

他把馬哥們兒提起藏在樹後，然後在劉勾子脅下一點，劉勾子立時軟癱下來。

古浪把他連燈籠一道，與馬哥們兒放在一起，緊靠着，然後說道：「天氣冷，你們擠油碴好了，你可以慢慢的玩你的『車么妹兒』！」

古浪安置好他們，童石紅也現出身來，二人連連躍上了七八丈，隱蔽在樹後密處。

童石紅低聲說道：「這片地方太大，不知那個姓劉的，說的是不是實話？」

古浪道：「諒他不會騙我……石紅，在我們沒有了解情況之前，最好能够避免與他們衝突，在不能有什麼作爲之前，不要讓他們認清我們的面目！」

童石紅點了點頭，表示同意，但又道：「不過他們一定會懷疑到我們！」

古浪接口道：「充其量只不過懷疑罷了！走！」

一言甫畢，身如輕風，已經拔出去五六丈，其快如電！

童石紅也連忙追了上去，黑夜之中，這兩條人影，就如同是兩個幽靈一般，閃躍如飛，刹那之時，已經上來了數十丈。

童石紅緊跟在古浪身後，見古浪突然停止，閃向一旁。

她也連忙按下身子，已經到了古浪身後，低聲問道：「怎麼了？」

古浪用手向前指了一下，低聲道：「到了！」

童石紅攏集目光向前望去，只見巍巍峨峨，好大的一爿宅子。

大白石的牆有兩丈多高，兩扇朱漆的大鐵門，在風燈之下閃閃發光，兩個紅色的大字嵌在門首，寫的是「桑盧」。

這一爿大宅子深遠廣闊，氣象威嚴，宛如深宮王府，不可窺視。

古浪吸了一口氣，低聲道：「好大氣派！」

童石紅也是驚異不止，他們雖然年紀青青，但因久走江湖，見過不少世面，却從來不曾見過這麼宏偉廣闊的私宅。

古浪仔細的打量，不見一個人影，靜悄悄的。

天風冷冷，吹得人遍體生寒。

由於圍牆太高，古浪等無法看見宅內的情形。

他身軀稍微移動一下，低聲說道：「這裏太亮，我們找個暗處入宅！」

說完了這句話，他身形一幌，已然斜着出去了五六丈遠，童石紅也在後面緊跟着。

二人沿着石牆向西轉去，一連出去了數十丈，燈光才照不到。

童石紅低聲說道：「討厭的燈，這麼亮！」

古浪放低了聲音，說道：「我先上去看看，看我的手勢你再動。」

童石紅點頭答應，古浪又仔細的向四下望了望，不見有別的動靜。

他又低聲吩咐了童石紅幾句，這才一長身，一陣清風，已經撲上那高有兩丈的白石牆上。

古浪隱在一株樹上，雙目如電，向四周遊梭不已。

這果然是一爿極大的宅院，院中有白石修砌的石道，縱橫交錯。

在數十丈外，有一排修葺甚好的房屋，其中有一間，隱隱透出燈光，其他的幾間房都是一片黑暗。

附近這塊地方，除了這排房屋外，沒有其他的房舍，古浪抬目遠眺，其他的房舍都在十餘丈外。

他心中忖道：「桑家佔了這麼大一塊地，到底住些什麼人呢？」

他又細心的察看一陣，這才向童石紅作個手勢，童石紅立時飄然而來。

他們二人聚在一起，童石紅問道：「看見什麼沒有？」

古浪指着那排房屋道：「除了這些房子，什麼也沒有看見！」

童石紅打量了一下，說道：「啊！眞像皇宮內院一般！」

古浪皺眉道：「這麼大一片地方，就算是他們沒有人護莊，只怕也察不出什麼名堂來。」

童石紅接口道：「不知道那桑九娘住在什麼地方？」

古浪接口道：「她住的地方，一定更隱蔽了……」

他說着，思索一下，自語道：「我看……只有再尋一個人問一下……」

童石紅說道：「那麼我們就快點行動吧！」

古浪點頭道：「好！妳緊跟着我，不要跑遠了。」

說過之後，身如落葉般，由數十丈高的高牆上飄了下來。

他的行動可說是謹愼已極，才一落地立時就隱在大樹後面。

童石紅心中暗笑，忖道：「他簡直把我當成孩子一般，處處照顧我，好像我不會武功似的……」

她雖然這麼想，但心中也很高興，因爲古浪對她的關愛已在不知不覺中流露出來，使她感到非常興奮。

這時古浪又在向童石紅招手，童石紅笑笑，低聲應道：「來啦！」

她一語甫畢，如同一團棉絮般，輕飄飄的落在古浪身旁。

古浪見她毫不在意，連忙道：「此處能人太多，我們還是小心的好，否則就丟人了。」

童石紅心中好笑，嘴上答道：「好！一切聽你的就是！」

古浪這才一笑，說道：「走！我們過去踩踩那間房子。」

二人同時掩着身形，向那排白石砌成的小房舍逼了過去。

黑夜之中，那間小房舍的燈光，透射出老遠。

好在這爿大宅子之中，可以掩遮身子的地方很多，諸如樹叢、花壇、假山……等等。

古浪以極快的身形，一連幾個起縱，已然撲到了那排小房舍的背面。

他這裏才撲到，童石紅也緊緊跟着來到，她這才開口說話，古浪已搖手止住了她。

古浪向她作個手勢，要她跟在自己身後，不可妄動。

童石紅只好點頭答應。

古浪可是絲毫都不敢大意，因爲他知道強敵太多，丁訝又不在自己身旁，而且自己還要照顧童石紅的安全。

看到童石紅這麼不在意，古浪忖道：「這個姑娘眞是不知道厲害，早知道還是不要帶她來的好……」

他輕身提氣，沿着這排長長的石舍向前走去。

那一間間的房舍都是黑暗的，古浪也曾窺視一二，但是都被關得極爲嚴密，也聽不出有人熟睡之聲。

但是他並不大意，快走到那透着燈光的小房間時，却聽到了一陣陣水聲。

古浪一怔，忖道：「莫非是有人正在洗澡？」

古浪判斷如果有人洗澡，不可能是女人，便向童石紅示意。

童石紅也明白了，立時止步不前，古浪偷偷掩了過去，湊在窗縫中向內窺探。

他一望之下，便嚇了一大跳。

窗內燈光昏暗，照耀着一個坐在石牀上的人。

他並不是在洗澡，但是腿前放了一隻木盆，木盆之中盛滿了水。

這坐在牀上的人，是一個七旬左右的老者，他滿頭白髮，面容消瘦，一雙精光四射的大眼睛，不時閃出了光芒。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長衫，非絹非絲，閃閃發光，足下也是一雙白鞋，看起來全身都是白，很是怪異。

這時他的雙袖高捲，露出了枯瘦的兩節手臂，向下平伸，小指不住的顫動在那木盆之中，發出一陣陣「嘩嘩」的響聲。

古浪注目望去，只見那盆水，變成了無數根小小的水柱，由木盆之中立了起來，接着又落了下去，不時的發出聲響。

古浪猛然間想起江湖中一種久已絕傳的，名叫「千綫釣魚」的功夫，不禁大爲吃驚！

這種功夫已經絕跡了數十年，很多老一輩的人物，也只是在傳說中聽到，想不到現在自己竟然開了眼界。

更想不到的是，在自己進入桑家堡之後，第一眼所看到的人，就是這等人物！

他向童石紅點了點首，童石紅立時湊了過去，一望之下，也是驚駭不已。

二人正在心驚之際，突聽遠處有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很快的傳來。

古浪及童石紅同時一驚，但是古浪鎭靜如恒，他判斷那脚步聲，是由房子的正面傳過來，立時向童石紅示意，要她不要移動。

童石紅也是與古浪同樣的心理，二人按兵不動，靜觀其變。

那飛越之聲越來越近，終於停在房舍之前，室內的老者也停止了練功夫，把長長的袖子放了下來。

接着，便聽一人說道：「金爺爺，你還沒休息？」

古浪一聽心中稍微安定，因爲這說話的人，正是桑魯歌。

那姓金的老人，抬目向窗口望了望，用着沙啞而蒼老的聲音說道：「歌兒，這麼晚還來，有什麼好消息嗎？」

桑魯歌在門外說道：「金爺爺，讓我進來說可好？」

古浪聞言忖道：「看樣子這金老必是個非常人物……」

想到這裏，便聽金老說道：「門未上栓，你自己推就行了！」

接着桑魯歌推門而入，他身着一件深灰色的長衫，英氣勃勃，很是俊逸。

他入房之後，立時向金老行了一個大禮，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金爺爺！」

金老臉上沒有一絲笑容，擺了擺手說道：「自己尋個座兒吧！」

桑魯歌答應了一聲，坐在他的對面，望了望地上的那盆水，臉上帶着異常的笑容，目光之中，也有一種希冀的神色。

金老只是靜靜的看着他，一言不發。

桑魯歌的目光，移到老人的臉上，說道：「金爺爺，你可要傳我新功夫？」

金老說道：「倒是有這個意思……」

話未說完，桑魯歌已興奮的叫道：「謝謝你！金爺爺，你眞好！……」

金老搖了搖手，打斷他的話說道：「先別謝我，我還沒有說現在就傳你呢！」

金老的話使桑魯歌很是失望，一雙俊目盯在老人的臉上，張口欲語，但又說不出話來。

金老緩緩的說道：「世界上的事，都是有來有往，我一再的傳你功夫，你難道不爲我辦事麼？」

桑魯歌低聲道：「我每天都在關心你的事，……」

金老問道：「上次向你說的話，你可曾對九娘提過？」

一招傷敵的武功

小雲

中國的功夫，名聞天下，雖然目前它始終是搏擊方法當中的一種，不過，照專家估計，若干年後，中國的功夫必然發展到全世界去，各國居民都練習它，把它代替了西洋拳，或者摔角，爲甚麼呢？唯一的因素就是中國功夫根本就含有拳術與摔角兩種方式，此外，中國的拳脚還有另外一種優點，每一些絕招都含有特殊的功夫在內，如果某一個人練習一種功夫，久而久之，便可一招傷人，跟西洋拳的拳法不同。

並非說西洋拳或摔角本身有缺點，事實上中國功夫變招極多，各門各派都有優點，而且要經過剳馬或打沙包之類的基本動作，加上了本門拳術對拆，然後變成一名武林高手。既然搏鬥之前所做的功夫特別充足，而且招式變化無窮，眞的打起來，當然是佔盡上風，要是生死之間的搏鬥，中國功夫當然遠遠的佔盡優勢。

舉例言之，使用兩隻指頭就插盲對方一雙眼的一招「二龍爭珠」，它就是生死之間決勝的秘密武器。下邊施展撩陰腿，或者打爆對方喉核的絕招「三仙歸洞」，又或一拳打中對方頭頂百會穴的「獨劈華山」，這些絕招都是中國功夫所獨有的，以上不過隨手舉出，事實上成爲一招殺人的功夫，一共有六十多招，不過，大多數師傅都不願意把它說出來，免得門人隨意殺傷，僅此而已。試問西洋拳或羅馬摔角，有甚麼本領能夠匹敵呢？倘若時間長了，世界各國都懂得中國功夫的原理，自然會對它刮目相看。

照專家的看法，中國功夫最爲值得自豪的就是「練功」，拳理方面，各國都有特色，至於練功，遠比不上中國功夫那麼包羅萬有，故此它能够「獨步武林」。

泰國拳脚飛身撞擊沙包，上面打脺，下面踢脚，非常熱鬧，可是，它的練功僅止於此，一拳一掌的功夫，就付之厥如，招功更加脆弱，眞的展開生死門，那是門不過中國功夫的，大俠甘鳳池有一次在蘇州的一間酒樓飲茶，嫌酒保來得太慢，酒保斟茶之際，他把那個鐵水保翻轉過來，保底朝天，只用右手的中指戳下去，登時使鐵水保露出一個洞，這種指勁非苦練十年以上，無法辦得到，甘家虎爪功至今仍是响噹噹的，這種功夫就十分出色。

聞說苦練過甘鳳池虎爪的拳師，落場交手，一掌當胸打出，接近對方，即時變成虎爪，因爲他不是以爪出擊而是以掌出擊，對方猝不及防，隨時上當，那一爪千變萬化，見手抓手，見拳抓拳，不管抓住對方肢體的某一部份，隨即使勁一揑，對方發生劇痛，那個虎爪化爲冲天掌，以掌撞擊對方的下頷，順勢變成三指功，搶抓對方咽喉，如果落空，再變虎爪，向對方的臉孔打落，任何一招都是一招取勝的，因爲他的指頭堅如鐵石，故此有特殊威脅。

鐵橋三的橋手堅如鐵石，人所共知，可是，他的橋手另有一種妙用，却非一般人知情，原來那雙橋手好像汽車加油一般，隨意把它的力度增加，要是對方有三百斤力，他的橋手加到三百五十斤力，對方有五百斤力，他的橋手加到六百斤力，其實對方有千斤之力，他仍可運用「加力」之法去壓倒對方，因此名揚天下。

鐵橋三不止是可以把全身氣力聚於橋手，還可以把氣力放在一雙脚，他在柳堤之上剳馬，叫人用繩子繞住他的雙臂，集合二十名壯漢之力，不能够把他拉動分毫，這一手功夫就相當的驚人。有一次鐵橋三坐雙人抬的大轎，嫌轎伕多嘴，說他的壞話，他運用「千斤墜」的武功，使自己的身體變成重達千斤，轎伕如何能够把他抬起來呢？愈來愈加沉重，只好把他乘坐的轎放下。

坐着的時候最難使勁，鐵橋三竟然可以使他變成千斤重壓，那種功夫不知道他如何練習成功，至今很少人做得到了，另有金鐘罩鐵布衫等功夫，也是中國獨特的功夫之一，苦練已久，眞的可使整體堅如鐵石，棍打不傷，這一類的功夫跟鐵沙掌相似，起碼要苦練十年八載，能够練成一門獨特的功夫，那就可以壓倒强敵，故歐美專家研究中國功夫之後，找到一個結論，認爲中國的拳技只是許多種打法當中的一種，眞正有本領揚威耀武的東西，不是拳脚，是甘家虎爪或千斤墜之類的「功」。

桑魯歌答道：「我當時就跟她說過，後來又問了好幾遍！」

金老目光一閃，急切的問道：「她怎麼說？」

桑魯歌顯得有些喪氣，低下了頭，說道：「姑婆不答應！」

金老聞言霍然而怒，他用力拍了一下牀板，憤然的站了起來。

桑魯歌似乎嚇了一跳，也緊跟着站起來，不安的望着他。

金老操着破銅一般的嗓子，大叫道：「他媽的，她眞的當我怕了她？我如果不是爲了當年的諾言，早就他媽的拂袖而去了！……」

桑魯歌見他發這麼大的怒，在一旁也不敢接口，雙目跟着他的身子打轉，顯得很是焦急。

金老又罵道：「這個老婆子，佔山爲王，越來越他媽的脾氣怪！你去告訴她，不答應也得答應，否則我立時就走！」

看樣子，他似乎有不少積怨，這時一齊發洩了出來。

他來回踱了兩步，又道：「聽說這幾天有人要進桑家堡，可是丁訝又來了？」

古浪心中一動，忖道：「他也認識丁訝？」

桑魯歌搖了搖頭，回答道：「不是丁老。」

金老哼了一聲道：「不是他是誰，我告訴你，如果是丁訝來了，你叫他來看看我，我有話要跟他說。」

桑魯歌面上越顯得焦急道：「金爺爺，眞的不是丁老要來，來的另有其人！」

金老轉過身子，問道：「誰？除了他還有誰敢進你們的皇宮內院？」

桑魯歌面上一紅，說道：「金爺爺，你儘挖苦我們……來的是『春秋筆』下一代筆主！」

金老似乎吃了一驚，說道：「怎麼？阿難子已經找到了傳人？」

桑魯歌道：「是的！」

金老走到桑魯歌的面前，問道：「這一代的筆主是什麼樣的人物？阿難子可是也來了？」

桑魯歌道：「阿難子已經在青海坐化了！」

金老啊的一聲，古浪忖道：「看樣子，這金老一定在此住很久了。」

桑魯歌又道：「新的『春秋筆』筆主是一個年青人，名叫古浪，比我還小。」

金老的眉頭一皺，自語道：「這麼年青？想來他必定有些超人的地方，否則阿難子不會看上他……這就難怪了……」

他說着，有意無意之間，目光向窗戶掃來。

當古浪及童石紅接觸到他閃亮的目光時，不禁都立時閉上了眼睛。

這時又聽金老說道：「你回去吧！傳你功夫的事以後再談！」

桑魯歌哀求着道：「金爺爺！這事又不能怪我，你別把對姑婆的氣，出在我的身上……」

話未說完，金老已道：「別說這麼多廢話，反正你們都是姓桑的，這總不是假的吧！」

桑魯歌莫可奈何，默默的站了一會，這才施禮而退，顯得快快然！

桑魯歌走遠之後，古浪心中忖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姓金的，看來來頭還……」

才想到這裏，便聽金老自語道：「外面的事變化可眞不小，阿難子已然坐化了，眞叫我慚愧呀！」

古浪聞言忖道：「如此看來，他與阿難子倒是早認識的了……」

想到這裏，便見金老對着窗戶，說道：「春秋筆主駕到，請到舍下一晤，不必在外面受風寒之苦了！」

古浪等大驚，這才知道金老早已發現了自己，不禁怔在那裏，不知進去好還是不進去好。

金老又接口道：「不必多疑，我若與你爲難，也不容你窺探這麼久了！」

這時童石紅也向古浪示意，意思叫他進去，而自己留在室外。

古浪忖道：「這樣也好，省得她一個姑娘家跟着我，叫我不好解釋！」

他想到這裏，便道：「老前輩如不嫌擾，晚輩自當拜見！」

金老哈哈笑了起來，說道：「原是我邀你，怎麼嫌擾？前門未上，你快些進來吧！」

古浪只好轉到前面，推門而入。

室內一團暖氣，古浪行了一個禮，說道：「晚輩不能多留，少時有人望見，有些不方便……」

金老搖搖手，說道：「不要緊！我這裏他們是不敢隨便來的！」

他說着話，一雙眼緊緊瞪着古浪。

他看到一個年青健壯，英俊清秀的少年俠士。

古浪穿着一身深黑色的長衫，足下一雙薄底軟靴，長身而立，劍眉飛揚，俊目揚輝，果然是天地間難得的英才！

金老像是欣賞一幅古畫，又像是品玩奇珍異寶似的，把古浪從上望到下，仔細的看個不停。

古浪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含笑道：「老前輩召喚，不知有何見教？」

金老這才滿意的嘆了一口氣道：「唔——阿難子果然慧眼獨具，能尋到你這等人才，『春秋筆』必可光耀天下了！」

古浪笑道：「老前輩過獎了！」

金老坐在了床上，說道：「我一點也沒有過獎，你坐下來！」

古浪便坐在方才桑魯歌所坐的那張椅子上，面對着這個古怪的老人。

古浪也趁機會，仔細的打量他，只見他長得慈眉善目，面貌清秀，忖道：「他年青的時候，必定是個英俊的男子！」

這時金老已說道：「天這麼晚了，你到桑家堡來作什麼？」

這句話問得古浪無言以對，支吾着說道：「這……」

金老笑了笑，很快的接口說道：「可是桑九娘這個婆子不肯見你！」

古浪點點頭，說道：「先師阿難子也曾說過，要見桑九娘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先來看看！」

金老點了點頭道：「阿難子叫你來，必然有些囑咐吧！他有沒有提到什麼人可以助你？」

（未完）


新


夢